

王鹏帆译  
(日) 岛田庄司 著

推理小说之神**岛田庄司**首次“降临”内地  
《**占星术杀人魔法**》  
史上布局最为宏大、诡计最为离奇的推理作品  
决定了日本推理小说以后五十年的发展方向  
在美国、欧洲、日本及台湾地区再版百余次  
销量超过一百万册  
最新修订本

# 占星术杀人魔法

---

【日】島田庄司



# 目录

序	.....	1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50
第三章	.....	79
第四章	.....	100
第五章	.....	131
第六章	.....	171
第七章	.....	197
第八章	.....	242
第九章	.....	257
第十章	.....	280
第十一章	.....	291
第十二章	.....	301
第十三章	.....	306
第十四章	.....	312
第十五章	.....	325

第 十 六 章	341
第 十 七 章	364
第 十 八 章	386
第 十 九 章	398
第 二 十 章	408
第 二 十 一 章	433
第 二 十 二 章	454
第 二 十 三 章	467
第 二 十 四 章	475
关于本书	503
我所知道的島田庄司	509



---

## 序

---

在我知道的事件里，这是最离奇诡异的一件。像这样不可能的犯罪行为，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恐怕以前不曾发生过。

昭和十一年（西元一九三六年），东京发生了连续杀人的奇怪事件。但是和这个事件有关联的人，都不可能完成案子内的杀人行为。因此，这可说是一个找不到凶手的命案。（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这个命案就像没有出口的迷宫。四十多年来，日本国内不知多少人绞尽脑汁，想要找出命案的凶手。但是到了昭和五十四年（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我涉入这个案子的时候，仍然陷于迷宫当中，毫无头绪。其实，这个案子留有详细的纪录，而且所有破案的线索，也都曾一一公诸

于世，为什么还是没有人可以解开谜团呢？或许只能说这个案子实在太匪夷所思了。

本书将在描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以清楚、公开的形式，将解谜时需要的所有线索，都呈现在读者眼前。

---

## 第一章

---

这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小说，本来我没有意识到它让别人看见。不过，既然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就不得不考虑到被别人看到的可能性。因此，为了我自己，我必须说明，这是一本既可以做为遗书，又具有事实根据的真相报导“小说”。万一，在我死后，我的创作可以和梵谷的遗作一样，带来可观的财富，那么，是否正确的从“小说”读懂我个人心声，并且将此做适当的处理，则由读者自己决定。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梅泽平吉我被恶魔附身了。

我体内显然存在着和我的意志背道而驰的物体。我的身体只是受这个物体差遣的傀儡罢了。这个东西实在太邪恶了。它一再地凌辱我，利用



各式各样的方法，让我感到不寒而栗。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一只如小牛般巨大的蜗牛，伸出触须，一面分泌出黏稠的唾液，一面穿越过我的房间。它慢吞吞地从桌子底下探出身子，然后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地板上蠕动前进。某一天的黄昏，黑暗沿着房间的四角和窗户的铁格子，慢慢地弥漫开来。我很清楚地知道：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静悄悄地潜藏着三两只壁虎……种种景象，都是我体内的那个物体，有意让我看到的。在一个春天的清晨，我差点被刺骨的寒风冻死，那也是附身于体内的恶魔的杰作。随着我的青春消逝、体力渐衰，体内的恶魔也开始肆无忌惮地发挥魔力。

根据克鲁斯斯（棒槌学堂注：KELSUSU罗马帝国的副执政官）的说法，要驱除附着于病人体内的恶魔，必须先给病人面包和水，然后再用棍子殴打病人。

《马可福音》上也记载着：“夫子，我带着我的儿子到您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身，无论在哪里，鬼都会捉弄他，把他摔倒，让他口吐白

沫，咬牙切齿，让他的身体愈来愈衰弱。我请您的门徒把鬼赶出去，可是他们却不能做到。”

自幼时起，我就一再为了驱逐体内的恶魔，而忍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因为，我从小就发现了它的存在，我也曾在一本书上，见过这样的一段文字：“中世纪时，有人在被恶魔附身的患者面前点燃一大炷香，等对方发作而倒地时，立刻拔下患者的一束头发，放入事先预备的瓶子里，然后盖紧瓶盖。这样一来，恶魔就被关在瓶子里，而患者也随之恢复正常。”当我自己发作时，也曾央求身边的人如法炮制一番。然而，受托的人往往不是嗤之以鼻，就是说：你怎么不自己先试试看呢？然而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有时候我也会变成一个疯狂的人，所以大家便把我归类为癫痫症这个可怕又平常的名字。

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大概绝对无法理解吧！那种痛苦已经超过生理现象的领域，也超越了羞耻心或荣誉感等微妙的精神层次，就像在庄重的仪式之前，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俯首叩拜一般。那

种时候，我领悟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虚幻。在我的身体里面，很显然地，寄生着一个和我唱反调的恶魔。因为它是球状的，所以也许应该像中世纪时所说的，称它为歇斯底里球吧！

平常，它都盘据在我的下腹部或骨盆附近，不过，有时候也会拨开胃和食道，窜升至咽喉。这是每周一次的例行工作，而且一定在星期五进行。那时，正如圣居里洛斯所描写的，我会瘫倒于地面，舌头痉挛，嘴唇也不停地颤抖，同时口吐白沫。在那时，我耳边清晰地传来恶魔们凄厉的笑声，同时也感觉到它们用铁槌，把无数根尖锐的铁钉，钉进我的身体里。

蛆、蛇、蟾蛛等，是后来才出现的，人或动物的尸骸也会出现于房间，还有恶心的爬虫类会靠近我的身边，啃噬我的鼻子、耳朵、嘴唇，同时发出“咻——咻——”的吐气声，散发出浓浊的恶臭。所以，我对于在巫术的祭祀或仪式上，多半会准备很多爬虫的事，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

另外，最近我不曾口吐白沫（近来几乎不曾昏倒过），但是每到星期五，就会感到胸中的圣痕在流血。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比昏倒更艰苦的考验。当时的心境，就像自己变成了十七世纪的卡达莉娜·伽莉娜修女，或威尔赛·毕却利那样因得道而喜悦。那都是体内的恶魔在逼迫我。因此，我才会做出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我不得不采取行动。那个行动，就是藉恶魔之助，创造出一个完全符合恶魔的要求的完美女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位完美的女性也可以说是神，按照通俗的说法是魔女。总之，那是全知全能的女人。

最近我常常作那个梦。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同一个梦。梦境往往是一切妖术的起源。我把蜥蜴的肉烧成灰，然后和上等葡萄酒混合，涂在身上，然后入睡。如今已变成恶魔傀儡的我，不，已经成为恶魔的化身的我，每个夜晚，都在幻境中，见到那个利用合成技术创造出来、完美无瑕的女人。她所拥有的美，不是我这支秃笔所能描绘的，除了虚幻的美感之外，她也具有真实的精神、力量以及美妙的体态。因此，我再也无法克

制自己想在现实中见她一面的强烈欲望。只要能亲眼看到她，我觉得死而无憾。

这个女人就是“阿索德”。哲学家的阿桑德。我把她叫做阿索德。而她正是我花了三十年以上的的时间，在画布上追求的理想女性，也就是我的梦想。

我认为人类身体可以分为六个部分，那就是头、胸、腹、腰、大腿以及小腿。

在西洋占星术里，人体这种袋状物，正是宇宙的投影，也是缩小体。因此，这六个部分都各有各守护的行星。

头部是由牧羊座的守护星♂（火星）来支配的。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头部，是牧羊座的支配领域，而因为牧羊座是由♂加以守护的，所以可以说：头部是从♂获得力量的。

至于胸部，则同时是双子座及狮子座的支配领域。因此是由双子座的守护星IO（水星），与狮子座的（太阳）共同守护。又，如果这个人体是女性，则胸部的范围也包含了乳房。这么一来，这个部位就又属于巨蟹座的支配领域，因此

也受到巨蟹座守护星☾（月亮）的守护范围。

因为腹部属于处女座，故由处女座的守护星☿（水星）来统治。

腰部是属于天秤座，应该受天秤座的♀（金星）支配。只是，若是女性的话，必须考虑到子宫，亦即有生殖机能的部分，这么一来就成了天蝎座的统治领域。换言之，这里是由天蝎座的守护星♄（冥王星）统治的。

大腿部相当于射手座的范围，故而由射手座的♃（木星）来支配。

小腿属于水瓶座，顺理成章地在水瓶座♎（天王星）的统治之下。

人类的肉体即如上所述，根据行星之特性，而各自拥有优于别人的部分。举例来说，牧羊座的人头脑比较发达，天秤座的人腰部比别人强。这些部位，是根据太阳在其出生时那一瞬间的位置而决定的，不过，若反过来说，也可以说每个人的特质都是由单一部位决定的。由于这些星座的祝福，只能及于身体的某一部分，因此，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超凡脱俗，凌驾他人之上。

有人头脑比较发达，有人腹部比较健壮，每个人身上都拥有一个优于别人的部位，四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如果从这些人当中，抽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如头脑发达者的头部、胸部饱满者的胸部、腰部结实强健者的腰部……试想一下集合了六种人的精华后，所组合成的肉体，将会呈现出何种能量呢？那将是一个集合各行星的祝福于一身，浑身散发着无数光芒的Newtype。这样的人，如果不是超完美的人，那会是什么呢？

大体上说来，具有力量的东西，多半兼具美感。如果这个散发光芒的肉体，是由六位处女组合而成的，那么，她应该成为拥有一切完美特质的“女人”。对一个不断地从画布里追求完美女性的人而言，面对即将展现于眼前的完美杰作时，我当然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近乎恐惧的憧憬。说起来真是何其幸运，最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竟然发现了这六名处女的存在。不，如果说得更正确一点，是我偶然发现了和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六位少女，她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星

座，身体也各自拥有不同的行星之祝福；这个发现，激发了我创作阿索德的灵感。

说起来也许会令人惊讶，我是五个少女的父亲。

我的女儿依序为和荣、友子、亚纪子、登纪子、夕纪子。不过，和荣、友子、亚纪子等三人，是我第二任妻子胜子与前夫所生的。夕纪子是我和胜子的亲生女儿，而登纪子则是我和前妻阿妙所生的女儿。夕纪子和登纪子正巧是同年。

由于胜子曾经学过芭蕾，于是她便利用闲暇，教这些女孩子芭蕾与钢琴。除了我的五个女儿外，这个房子里还有两名少女，她们是我弟弟良雄的女儿冷子与野风子。我的这两位侄女，因为良雄所租的房子太小，所以晚上的时候就睡在这里的主屋的房间里。就这样，我们家经常有一群少女。

不过，胜子所带过来的长女和荣，此时已经出嫁了。所以住在家里的女孩子其实只有六人，那就是友子、亚纪子、夕纪子、登纪子、冷子、野风子。至于她们各自所属的星座为：和荣是明



治三十七年（一九零四）生的山羊座，友子是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零）的水瓶座，亚纪子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生的天蝎座，夕纪子是大正二年（一九一三）生的巨蟹座，登纪子是同一年生的牧羊座。另外两位侄女，冷子也是大正二年（一九一三）生的处女座，野风子是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生的射手座。

我家有三个已满二十二岁的少女，这六位少女如同定做一般地碰巧凑在一起。从头部到小腿部，分别受到各个行星眷顾，在星座上完全没有重复。我逐渐地感到这件事并非偶然，这是特地为我而收集的材料。恶魔命令我利用这些材料创造贡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长女和荣现年三十一岁，因为她的年纪太大，而且体验过婚姻生活，况且现在的住处也离此甚远，故不列入考虑。由上至下，依序为头部：牧羊座的登纪子，胸部——巨蟹座的夕纪子，腹部——处女座的冷子，腰部——天蝎座的亚纪子，大腿部——射手座的野风子，小腿部——水瓶座的友子，依照这个顺序，各取一个部

位加以组合。虽说腰部属于天秤座、胸部属于双子座的处女更合乎理想，然而，目前还无法达到那种理想。

再者，由于阿索德是“女性”，故胸部应视作乳房，腰部应视作子宫，从这个观点更能印证这件工作的意义。对于这份幸运，我不知道应该感谢上天？还是感谢魔鬼？

这个阿索德的制作过程，必须完全依照纯粹的炼金术之处方，否则她就无法得到永恒的生命。这六名处女都是金属元素，虽说目前仍是卑金属，不过，不久之后经过提炼，就能升华为黄金，也就是阿索德；就像拨开乌云，现出晴朗的蓝空。这是何等美妙的现实啊！

啊！一想到这里，我就浑身颤抖，无论如何我都想亲眼目睹自己创造出来的阿索德。只要能见到阿索德，我也就死而无憾了：我之所以耗费了三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在画布上恶战苦斗，完全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影像——阿索德。试想，要是能够不用画笔，亲手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

呢！世界上所有艺术家的梦想，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是有史以来，谁也不曾想过的事情，是具有完美意义之创作。不论是黑魔术的弥撒，炼金术的贤者之石，抑或追求女性肉体美的雕刻，和这个阿索德的创造比较起来，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做为这个艺术品素材之少女们，不得不提早结束世俗的生命。她们的肉体大致上都需经过两次的横切处理，然后取出需要的一部分，剩下的二部分残躯就丢弃（但是登纪子和友子提供头部及小腿部分，所以她们只须做一次横切处理，所以剩下的只有一部分）。她们虽然保不住凡俗的生命，可是，她们的肉体经过精炼，进而升华为永恒的生命，想必她们也不会反对吧！

作业的开始，必须遵循炼金术第一原质的原则，也就是必须从太阳在牧羊座时着手。

担任头部的登纪子之肉体，由于是牧羊座，故必须利用♂来夺取她的生命。（♂是火星的符号，在炼金术中则代表铁的意思。）

担任胸部的夕纪子是巨蟹座。所以必须用☾加以杀害。（☾是月亮的标识，在炼金术中则代表银。）

担任腹部的冷子是处女座，因此须咽下IO而死。（IO是水星的符号，在炼金术中代表水银。）

担任腰部的亚纪子是天蝎座，天蝎座的支配星现在虽是♅（冥王星）。不过若以尚未发现冥王星的中世纪为基准，则应利用♂来夺取她的性命。

至于大腿部的野风子则是射手座。故须利用♃使其丧命。（♃是木星的意思，在炼金术中则是锡的记号。）

担任小腿部的友子是水瓶座，水瓶座现在的支配星虽然是♁（天王星），不过在中世纪时尚未被发现，故由♄代替。所以最好利用♄使其面对死神。（♄是土星，在炼金术中则代表铅。）

如前所述，顺利得到这六块肉体之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清洁那些肉块的完整身体，以及我本身的肉体。这件工作必须使用由葡萄酒与某

种灰混合而成的材料。

其次，用♂的锯子把所需求的各部位肉体一切下，然后把十字架组合在浮雕板上，再加以组合这些肉块。虽然也可以像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似地，用钉子固定这些肉块，但是，我不希望在这个完美的“作品”上面留下皱纹及伤痕，所以，我会希望阿索德能如同魔术女神海克提的神谕一般，事先做成木雕像，并且以小蜥蜴来装饰。

接下来就进入准备隐形火的阶段了。就像宏达奴斯一样，许多炼金术师都以为这个隐形火，是真正的火焰，于是实验一再地失败，真是愚蠢。其实，所谓不会沾湿手的隐形水，或不会发出火焰的隐形火，都是某种特殊的日盐及香料。

然后就是寻找构成黄道（十二星座）的各要素。亦即在羊、牛、乳儿、蟹、狮子、处女、蝎子、山羊、鱼等动物之中，尽可能地取出可以到手的动物肉片与血水，然后加上蟾蜍与蜥蜴的肉片，放在锅里煮熟。这一锅东西就叫“阿达诺鲁”，也就是所谓的黄金炉。

煮“阿达诺鲁”时，心中必须默念的巫术咒语，也最我费尽一番心思，才从巫术室日籍里找出来的。那是一本由奥利盖里斯，或圣希波留多斯所写的书。

“来吧！来自地狱、地上，以及天上的邪魔，还有街道、四方的女神啊！带来光明、徘徊于午夜，成为光之敌、夜之友的你啊！听到犬吠及见到血腥就兴奋莫名的你，徘徊于坟场，与鬼魂为伴的你啊！嗜食人血，为人间制造恐怖的你啊！戈噜戈、摩路诺（棒槌学堂注：咒语）千变万化的月神啊！请您用仁慈的眼，来为我所献上的真品作见证吧！”

煮好以后的“阿达诺鲁”必须密封于“哲学之蛋”中。而且，这颗蛋，必须一直保持和孵蛋时的母鸡同样的温度。这颗蛋在不久之后，就会升华为“帕那滋”（巫术中的万能药——棒槌学堂注）。

藉着帕那滋的药力，六个部分的肉块终于组合而成一个肉体，这就是阿索德——一个全知全能、拥有永恒神力之肉体，是与光同盟的女性生

命。成就了附有光环的肉体、在将永垂不朽的阿索德之后，我也会变成阿迪普德（洞悉宇宙奥秘的人）。

人们经常以为使卑金属变为黄金的法术，就是玛格奴斯欧普斯（MAGNUS OPUS伟大的杰作之意，一般称之为炼金术——棒槌学堂注），这种观念简直荒谬无稽！也许，就像天文学是脱胎于占星术，然后再逐步进展一般，炼金术在化学发展的初期，也有过极大的贡献，不过，现代的化学家虽然明知此一事实，却由于自卑感作祟，竟然把炼金术说成低俗的法术。这种情形就像成名之后的学者，为了顾及颜面，居然公然说酗酒的父亲并非自己的父亲一样。

炼金术的真正目的，其实是更高层次的。那是把隐含于一般常识、习惯下的现实本质，在完美的意义上，具体呈现的方法。换言之，就是把“美中美”，或者“崇高的爱”等单纯而至上的意念加以实现。在淬炼的过程中会遭到彻底的改变洗净，原本在世俗所要求的危险平庸思想里，如同铅一般毫无价值的意识将会提升为某种精巧的、

如黄金般的物质。以东洋的思考来解释的话，真正的炼金术，大约相当于“禅”，像这样把所有事物永恒地完成的创作行为又叫做普遍性的救济，而这才是炼金术真正的目的。因此，世俗的炼金术士即使曾经真的能把废铁炼成金，我也会认为他们的炼金行为，只是一种行骗的障眼法，他们其实大半都是骗子。

许多不能达到炼金术个中奥秘的人，经常为了找寻第一原质，而钻入牛角尖。其实，炼金术的原质并不局限于矿物。巴拉克鲁斯不是曾说过，第一原质是“到处都有，并且陪着孩子一起玩游戏”的东西吗？因此我认为真正的第一原质，如果不是女人的肉体，那么还会是什么呢？

看到这里，我自己很清楚人们都认为我是个疯子。也许我和别人有相异之处，然而，身为艺术家，这是很自然的事。这种迥异于别人之处，大概就是所谓的才能。如果只是把前人所创造的东西，略加修改而完成的一件作品，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作艺术作品。我认为，唯有在对抗中，才有创造。



我绝对不是喜欢血腥的人。不过，身为一个创作者，在见到人体解剖时的感动，却令我永难忘怀。因此，我经常情不自禁地憧憬被置于非平常状态的人体。从小时候起，我就有种强烈的渴望，想为脱臼的肩膀作素描，同时，也不只一次地想要观察随着死亡的接近，而逐渐松弛的肌肉。我认为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吧！

在此，我要略微介绍一下自己。说起来，我开始迷上西洋占星术，是因为在十几岁时，受到一位和母亲过从甚密，且在当时也十分罕见的西洋占星师的影响。这位占星师曾经很准确地预言我的人生，后来我也曾向他请益。他是荷兰人，本来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后来由于过度沉迷占星术，而丧失传教士的资格，从此靠占星术维生。在明治时代，不用说东京，即使全日本，恐怕也只有他一个西洋占星师。

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七时三十分，我生于东京。太阳宫为水瓶座，上升宫为处女座，由于上升点（出生瞬间的

东方地平线)上面有h(土星),导致我的生活受到h的强烈影响。h是我本身的星座,也是我的人生象征。我后来迷上炼金术,也知道了h在炼金术中,同时也代表了炼金所需的第一原质——铅。因此我希望利用自己艺术家的资质,去了解使矿物升华为黄金的技术。

在人的命运中,最能为人的命运带来试炼和耐力的,就是土星。以前那位占星师就曾经推算过:我从人生的起点,就拥有某种决定性的劣等意识,因此我的人生就等于一部不断克服此种障碍的历史。如今回顾起来,我的生涯果然如他所说。

我的身体谈不上健壮,幼年时身体特别虚弱,还曾被警告过要避免烫伤。但是念小学时,我还是被教室的暖炉烫伤右脚,至今还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

至于人生的另一阶段,将同时与两个女人来往的预言,也可从登纪子与夕纪子两个同龄的女儿身上得到证明。

预言说双鱼座拥有♀（金星），所以我会对双鱼座的女人产生好感，但我却娶了狮子座的女人为妻。而且在二十八岁左右，我将面临对家庭负责的考验。正如那位占星师所预言，我先和双鱼座的阿妙结婚，后来，有一段时期我迷上窦加（法国印象派画家），他经常以芭蕾伶娜为模特儿。而我那时的模特儿，就是我现在妻子胜子，在一见钟情我强烈地追求她后，让已为人妻的胜子为我生下一个女儿，那就是夕纪子。我周旋于阿妙与胜子之间。结果她们于同年先后各生下一个女儿，那也是造成我和阿妙离婚，再和狮子座的胜子结婚的原因。那一年，我正好二十八岁。

阿妙现在在都下保谷经营香烟摊，那栋房子是我买给她的。登纪子似乎时常去探望她。不过，我所担心的登纪子，和其他女儿也处得很好。我也常常觉得对不起阿妙。虽然已经分开二十年了，然而这份愧疚感总是挥之不去，最近反而更为强烈。现在，我甚至在想，要是将来阿索德能为我带来一笔财富，我要全部送给阿妙。

另外，那位占星术师也曾预言，我的晚年，将是既孤独又寂寞的，不是住进医院或养老院，就是在精神上远离尘世，生活于幻想世界。这一点也完全料对了。我现在一个人窝居在由院子一角的仓库改造的画室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就连主屋那边，也很少去。

还有，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占星术师说得最准的一点，那就是由 $\Psi$ （海王星）与 $B$ （冥王星）重叠的第九宫。这暗示了我能在超自然界里，过着纯粹的灵性生活，并且具有内在启示与神秘力量，同时会迷上被视作异端的宗教，从事邪法与巫术的研究。此外，这也暗示了我会无端地到国外流浪，性格与境遇也会因此产生极大的转变。他说，依照月亮的圆缺来判断，那种转变应该是在十九岁至二十岁的时候。

命盘上只要 $\Psi$ 和 $B$ 重叠，这个人的一生就会发生相当怪异的事，以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生于两星进入作用最强的第九宫时。于是我的后半生，便一直受到这两个煞星支配。十九岁时，我离开日本，并以法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国流

浪。这段海外生活，使得神秘主义的人生观深植我心。

其他还有许多细节，也都和预言不谋而合。其实我年轻时根本不相信西洋占星术，因此会下意识地采取和那位占星师所说的话相反的行动。但是万万想不到，最后的结果却总是符合占星术所言。不只是我，我们一家人，或和我有关系的人，似乎都受到不可思议的命运作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周遭的女性。这些和我有关的女人，不知何故婚姻之路都相当坎坷。

就从我自己说起吧。第一任妻子和我离婚，而我则是现任妻子胜子的第二任丈夫。而现在，我已决意赴死，因此不久之后胜子又要二度丧夫。我父母的婚姻也失败，听说祖母的婚姻也不美满，胜子带来的女儿和荣也于最近离婚。

友子已经二十六岁，亚纪子也二十四岁了，由于家里的房子很大，而且她们和她们的妈妈十分亲密，所以似乎都不想结婚，再加上世局变幻莫测，日本或许即将和中国开战，战事一旦爆发，就算她们结婚了，也有可能成为寡妇。一想

到这里，她们就宁可维持现状。反正已经习得钢琴与芭蕾之技艺，不愁无法自立。况且胜子对军人并无好感。

既已对婚姻死心，胜子和女儿们，便开始把兴趣转移到金钱上面。她们认为六百多坪的土地，如果不加利用，未免太过可惜，于是再三催促我将老宅主屋改建成公寓。我已经告诉胜子她们，将来我死后，房子可以由她们自由决定。弟弟良雄现在还在租房子，所以大概也会赞成吧！因为如果顺利改建成公寓，他们大约可以一辈子不愁衣食。回想起来，只因为我是长子，就独自享有一切家产的继承权，这对良雄确实很不公平。不过，尽管我也曾考虑过既然房子那么大，不妨让良雄夫妇也搬来主屋住，然而不知是弟媳绫子太过客气，抑或胜子不愿意，他们至今仍在附近租房子。

总之，除了我以外，大家都赞成兴建大型公寓。所以对于唱反调的我，自然就有意疏远。这种时候，我就会开始怀念起阿妙。阿妙除了温顺的优点之外，实在是个乏味的女人，不过，这点

总比胜子她们强。

我之所以坚决反对盖公寓，是有原因的。现在住的目黑区大原町老家，有仓库改造的画室，我对这样的工作室相当满意。而且可以从窗户看到一片绿树，这令人心情愉快。一旦改建成公寓后，这些树木将会被许多好奇的眼光所取代，成为窥视我的工作室的据点吧！由于大家都听说我是怪人，不免想窥探我。对创作而言，被窥探的干扰是最糟的事，因此我绝对不同意在我有生之年，将主屋改建为公寓。

我自孩提时，就常被这个现在已改建为画室的仓库的阴森气氛所吸引。童年的我，就有在完全密闭的地方才能安心的倾向。不过，既然要做画室，就不能太过阴暗，于是我在屋顶开了两个大天窗，而且为了怕有人侵入，又安装了两面铁窗，然后又在上面镶两片玻璃。除了加上两个天窗外，所有的窗户也都加装铁窗，并做了浴厕和梳理台。另外，这间仓库本来是两层的建筑，我把二楼的地板打掉后，这里就成了有挑高屋顶的平房。

为何大部分画室都喜欢高的天花板呢？因为，空间愈宽敞，愈具有开放感，比较适合创作，此外，若要作大幅的画作时，太低的天花板就会显得碍手碍脚的。虽然把画架放低，就不会碰到天花板，只是，大画有隔一段距离浏览的必要，这时候就需要较大的墙面和空间，因此宽大的场所也就相对成了必要。

我实在太需要这种工作场所了，所以从军医院弄来一张附有轮子的床后，就干脆在这里住下来。床脚附有轮子，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推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睡觉。

我偏爱高的窗子。秋天的午后，坐在宽阔的地板上，看着不时飘落在方格子窗户上的枯叶，觉得枯叶恰似五线谱上的音符。抬头看墙壁上尚未改建之前的二楼窗户，也是一种享受。这时，我总是不知不觉地哼著“卡布里岛”或“月光小夜曲”等优美的旋律。

仓库西面和北面的墙壁外面，就是围墙，是没有窗户的；而南面的窗户也都封死了，所以是个光线无法射入的窗户，但也让我有一片相当宽



大的墙壁。其实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仓库刚建成时，外面还没有用大谷石做的墙。仓库的东面有一个做为出入口的门，以及新建的厕所。

北、西两面没有窗户的墙壁上，挂着我倾注心血完成的十一幅作品。这些都是以十二星座为主题的百号大作品，我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完成第十二幅。

现在，我打算开始画最后的牧羊座。由于这是我的终生事业，我的画一旦完成牧羊座的作品，就着手进行阿索德的制作，只要能亲眼看到它完成后的模样，我就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在欧洲流浪时，也有过一次感情经验。当时我在法国遇到一个名叫富口安荣的日本女子。

明治三十九年（一九零六年），我第一次踏上巴黎的石板路。我彷徨无依的青春期，就是在这条石板路上度过的。当时一个完全不会说法语的日本人，想在这条街上遇到同胞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那真令人惶恐不安！在月明之夜，一个人走在那条街的街头，会觉得全世界仿佛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不过，不久之后我就逐渐习

惯巴黎的生活，也能讲几句简单的法语，那种被遗忘的不安，反而变成耐人寻味的哀愁，于是我开始漫无目的地在拉丁学生区闲逛。

对落落寡欢的我而言，巴黎的秋天分外迷人，当我走在石板路上，听到落叶飘落地上的声音时，忽然觉得开始懂得欣赏周遭的一切美好事物。——灰色的石板路，和落叶的颜色十分相称。

我喜欢上居诗达夫·摩侯（Gustave Moreau）这个画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谢佛德街十四号，就是摩侯的博物馆。摩侯和梵谷这两位画家，一直是我的心灵粮食。

某个晚秋的日子，我如往常一样地在巴黎街头散步，然后在卢森堡公园的梅迪西喷泉附近遇到了富口安荣。当时，她正斜倚在喷水池旁的石栏上，茫然地注视前方。附近的树叶已落尽，树枝宛如老人的血管般，兀自伸向铅灰色的天空。那一天气温骤降，对异乡游子来说，凛冽的寒风更令人备感凄凉。

一看安荣就知道她是东方人，我基于一份亲切感而走近她。她那种不安的表情，对我而言十分熟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意识地认为她是中国人。

由于她也以颇亲切的眼神看着我，我就用法语和她搭讪着，说今天起就进入冬季了。虽然在日本没有这个习惯，当时我认为用外国话开场白，应该具有安抚作用。不过，显然我错了，那竟是一个拙劣的问候法。她神情抑郁地掉过头去，迅速转身离去。我一时张皇失措，使下意识地用日语对着她的背影大喊：“你是日本人吗？”当时她回过头来，脸上写满信赖的表情，于是，我突然有个预感：爱神已经在向我招手了。

梅迪西喷泉附近，一到冬天就有人卖烤栗子。热呼呼的烤栗子，加上小贩喊“chaud”（棒槌雪天那个注：法文“热的”之意）的声音，总会引诱着人们去购买。我们经常一起吃栗子。因为同是身处异乡的日本人，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

安荣虽然和我同龄，可是我是一月生的，她是十一月底生的，因此实际上几乎相差一岁。她是为了学画，而专程前来巴黎的富家千金。我二十二岁，她二十一岁时，我们一起返回日本。不久之后，巴黎就被卷入欧洲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

回到东京后，我们仍然继续来往，我也打算和她结婚，不过，由于在东京的情况和孤独的异乡巴黎不同，安荣身边经常围绕着一群追求者，再加上她的个性活泼外向，我们很自然地就黯然分手，后来就听说她结婚了，而我们有一阵子没再见面。

我和阿妙结婚时是二十六岁。当时良雄在府立高中（现在的都立大学）车站前的和服店工作，这段姻缘就是在半开玩笑的情况下结成的。那年母亲不幸病逝，遭受丧母之痛的我，在寂寞的煎熬下，根本不想过问对方是什么人，而且我已经继承家业，也算得上是个有资产的人，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不过，命运之神可真会作弄人，就在我结婚数月后，突然在银座遇到久违的

安荣。仔细一瞧，她还带着小孩。

我说：“你果然结婚了。”

她却回答：“已经和先生分手了，目前在银座经营一家画廊兼咖啡馆。店名是根据一个难忘的地方取的，你要不要猜猜看？”

我说：“难道是梅迪西？”

她答道，“不错！就是这个名字！”

我把自己的作品全部委托她代售。当然，销路并不好。她虽一再劝我举行个展，但是我一向不热中二科会或光风会等艺术奖，所以一直没有什么表现，自然没有什么名气，更何况我一向最讨厌自我宣传。她也来过我的画室，我还为她画了一幅肖像，准备将来若是在梅迪西举行个展时，把它列入作品中。

安荣是明治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射手座，她儿子平太郎是明治四十二年（一九零九年）生的金牛座。她曾经暗示我：说不定平太郎是你的儿子呢！也许这只是一向爱开玩笑的她的一贯作风，不过，仔细算起来，时间倒也符合。而且，她特地取“平”字，似乎也显得颇有含意。

要是她说的是事实，那也只能说：一切都是命！

我是一个旧式的艺术家，对于最近流行的毕卡索或米罗等艺术家的前卫性作品，一点兴趣也没有。对我而言，只有梵谷和摩侯的创作，才是我心仪的好作品。

我深知自己的观念较保守。可是，我素来偏好能让人深切感受到“力量”的作品，缺乏力量的绘画，在我眼中只是加上绘画涂料的木板及布匹罢了！不过，若是能让人深切感受到“力量”的作品，就算是抽象的东西，只要能够让我理解，我还是能接受。因此，毕卡索的一部分作品，或以自己的身体为画布的隅江富岳，都还是在我喜欢的范畴。

不过，我认为技术是创作时的必要条件。艺术作品当然应该和孩子把泥巴丢到墙壁上的结果截然不同，与其去欣赏那些所谓抽象派画家的作品，我觉得车祸后残留在马路上的轮胎痕迹，反而更能令我感动！印在石子路上的强烈轨迹、鲜红的裂痕、或是由碎石里渗出来的血滴、形成强烈对比的黑白线条……这些都具备了完美作品的

条件。也可以说是除了梵谷及摩侯的创作外，也能令我感动的作品。

我将过去的自己说成古板保守是另有目的的。我喜欢雕刻，可是我却是属于喜欢人偶甚于塑像的人。在我眼里，塑工十分精致的金属雕塑像，只是一堆废铁。总而言之，过于前卫的东西，我都不能接受。

年轻时，我在府立高中车站附近的一家洋装店的橱窗里，发现了一位魅力十足的女性。虽然她只是人偶模特儿，却让我深深着迷；我每天都要到那家洋装店的门口看看她。只要有事必须经过车站前，不管必须绕多么远的路，我都会特意经过那家店，甚至有过一天去看五、六次的纪录。因为我持续欣赏了一年多，所以她穿夏装、冬装、春装等的模样，我都不曾错过。

要是事情发生在现在，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要求店主把她让给我，可是，当时我只是个小毛头，而且又非常害羞，那种话实在说不出口。此外，当时我也没有钱。

我向来不喜欢烟雾迷蒙的地方，更无法忍受醉鬼的破锣嗓子，所以很少涉足酒店。不过，那时我却经常去一家叫做“柿之木”的酒店。因为里面有位老主顾，是制造服装人偶模特儿的业者。

有一次我藉着几分醉意，要求那个人让我参观他的工作室。当然，那里并没有登纪江，也找不到具有她的百分之一魅力的女人。也许在一般人看来，那间工作室里的所有人偶，无论是容貌或体态，都和登纪江相差无几。然而，我却一眼就看出其间的差异。其价值的差异，就如同珍珠链和铁丝圈一样。

登纪江就是我为那位模特儿取的名字。因为当时有位叫登纪江的当红女星，和那个模特儿的脸十分神似。我被那个没有生命的登纪江迷住了，不论白天或夜晚，她的倩影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写了许多赞美她的诗，也开始依照记忆中的影家偷偷地为她作画。如今回想起来，那正是我展开绘画生涯的起点。

那家服装店的隔壁是一家生丝批发店，经常有载货的马车在那里卸货。我可以装成在观看马



车，然后一面欣赏登纪江。她那优雅的脸庞、栗色的秀发，那发丝看起来有点僵硬；纤细的手指，还有顺着裙摆下来的小腿曲线，即使已经过了三十年，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我曾经见过她在橱窗里等待换衣服时的全裸模样。当时内心的震撼，实非笔墨能形容，就连以后有了男女经验时的内心感受，也远不及那次来得强烈。那一瞬间，我双膝抖颤，几乎站不稳。

看过登纪江全裸的模样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非常迷惑于为何女性的下体会长毛，更不能明白下体内部所拥有生殖机能的意义与价值。老实说，在我的人生里，因为登纪江而改变的部分，实在多不胜数。例如：我偏好发丝粗硬的女性、特别容易感受到哑女的魅力。有如植物般，动也不动的沉静女性，很容易让我对她们的肉体产生想象力……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的艺术观了，显然的，我欣赏女性的角度，与我的艺术观背道而驰。连我自己都觉得奇异。这从我同时热爱摩侯和梵谷两

个画风明显相异的画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也想过：如果我没有遇到登纪江，或许我的艺术观和欣赏女性的角度，就会出现一致的情况了。

我的前妻阿妙，就是一个像植物一般的、像人偶一样的女人。但是，我体内的另一个我，却以艺术家的内心激情，追求我的另一个妻子胜子。

我和登纪江之间的感情，算得上是我的初恋。然后，在那个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三月二十一日，登纪江竟然自橱窗里消失了。那是春天，也是樱花开始吐蕊的时节。

当时，我内心的冲击，真是无法描述。我觉得一切都变成幻影，心痛难愈。不，不只如此，经历了这件事，我也醒悟到目前我所拥有的一切，终有一天会失去。因此，我跑到欧洲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我之所以选择欧洲，是因为登纪江的气质，很接近我当时看过的法国电影。我抱着几分期待，心想到了法国，说不定能遇到和登纪江相似的女子。

几年后，当我拥有第一个女儿时，便毫不犹豫地给她命名为登纪子。因为，她的生日和登纪江自橱窗消失的日子相同，也是三月二十一日，我深为这种不可思议的命运安排而迷惘。

于是，不久后我就相信橱窗里的那个登纪江，也是牧羊座的。同时，我也相信橱窗里的登纪江永远无法属于我，所以她投胎转世，来做我的女儿。所以，我知道女儿登纪子长大以后，那张脸必然会愈来愈像登纪江。

不过，这个女儿的身子却很虚弱。

走笔至此，我不禁为自己第一次注意到这件事而感到惊讶。我最疼爱登纪子，而正由于她的身体不健康，所以我是不是因此下意识地想为她创造和她完美的脸庞相称的肉体呢？

的确，我也察觉自己单恋着登纪子。登纪子是牧羊座，不过，因为她生于火与水交界之日（牧羊座的守护星是火星，前一个双鱼座则是水星，三月二十一日正好是这两个星座交界的日子），可能有点躁郁症的味道。每当她闷闷不乐时，我一思及她娇弱的心脏，便无法克制内心的

怜爱之情。我必须坦白地说，那种感情绝对超过父女之情。

除了长女和荣，以及两个侄女冷子与野风子之外，我都分别为女儿们画过半裸的速写。登纪子的身材不大丰润，右下腹有颗小痣。当时，我确实想过，要是登纪子的身材也像她的脸蛋那么完美，那该有多好啊！

其实登纪子的身体并不是最瘦弱的。或许友子的身体，与我没有见过的冷子与野风子的身体，比登纪子更加羸弱。我对登纪子的感情，完全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感情，我深深爱着她。

仔细想起来，我的亲生女儿，除了登纪子以外，只有夕纪子，所以我特别爱登纪子，也不算太不自然吧！

我对于青铜做的人体雕塑作品完全不感兴趣，但是有一件唯一的例外。数年前，我再度到欧洲旅行，在我眼中，罗浮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雷诺瓦或毕卡索的东西也不会感动我，更别说是罗丹的雕刻。但是，当我在荷兰的阿姆斯特

丹，参观了一位名叫安德列·米佑的无名雕刻家的个展时，受到极大震撼。参观那次个展之后，那股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让我几乎有一整年的时间完全丧失了继续创作的勇气。

展览会场是在一个弃置已久，几乎成为废墟的旧水族馆内。从电线杆上垂下来的男人的尸体、放在马路旁边的母女尸首，似乎都飘散出已经腐败的强烈尸臭。（大约一年后，我才走出那个震撼，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一场展览，我所见到的只是雕塑的作品，不是真的尸体。）因恐惧而扭曲的五官、因为面临死亡时的痛苦，而激起的求生意志、喷张的肌肉……人们垂死时挣扎的模样，淋漓尽致地被刻划出来了。那种逼真程度，让我忘却眼前的尸体只是一座金属制造的作品。按理说，铜像应该具有柔和的曲面和单色，可是那些作品呈现出来的量感，却令人忘了这些。最精采的，是一个溺死的作品。一个男人站在水中，用力按住一个戴着手铐的男人，把他的头投进水里。那男人临死前，口里还吐出一串串连成细锁链般的水泡。好像是为了让参观者看得清楚

一点，那个作品放在真的水槽内，是整个幽暗的会场里唯一的明亮之处。

那简直就是杀人事件的现场。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有过那种震撼的经验！

参观完那个展览之后所产生的虚脱感，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我觉悟到潦草的创作绝对无法超越那种作品，于是下定决心创作阿索德。我相信创造阿索德的艺术成就，必然可以凌驾其上。

我还必须留意狗的动静。在那个死亡的艺术展场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哀像。当声音的频率超越两万赫兹以上，人的耳朵是听不见的，但是狗却可以听到三万赫兹的尖锐高音或还未成声的尖叫。而走在我前面的妇人手上抱的约克夏敏感地做了反应，它确实听见了。

制作、放置阿索德的场所，必须利用精确的数学计算方程式来推算。

如果只是制作，那么大可使用我现在的画室。但是，一旦六名少女同时失踪，我的工作室一定会成为调查的对象。就算警察不来查问，胜子也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因此必须寻找一个新

房子。制作阿索德的地方必须也是放置阿索德的场所。地点若在乡下，就不用花大钱，而且我也担心在阿索德完成之前，或在我死之前，这本手稿就被发现，所以在此我不写出明确的场所，只能说是在新泻县。

这本小说说起来是阿索德的附属品，所以我认为它应该和阿索德一起被放在日本帝国的中心。这本小说是不该被单独看到的。为阿索德提供身体的一部分的六位少女所残留的身体，则应该被归还于日本帝国中各星座所属的场所。

我认为应该根据土地所产的金属，来决定该土地所属的星座。亦即产♂（铁）之地为牧羊座，或属于天蝎座。产（金）之地为狮子座。同样地，产☾（银）的地方属于巨蟹座，产♂（锡）的土地为射手座，同时也是双鱼座所支配的土地。

依照这个想法，登纪子的残肢应该放置于属于牧羊座的产♂之地，夕纪子的残躯应放在巨蟹座的产☾之地，冷子的残躯置于处女座产IO（水银）之地，亚纪子的残躯应置于天蝎座产♂之

地，此外，野风子则放在射手座产U之地，友子放在水瓶座产h（铅）之地。如此一来，阿索德才能成为空前的伟大创作，赋予她身上的神奇力量，才能尽量发挥。这项工作任一环节都不能稍有疏失，只有一一完成，才能成就“玛格奴斯·欧普斯”。

究竟为何要创造阿索德呢？那并不是像我画西洋画那样，是一种个人的即兴创作行为。我对艺术的执着及美的憧憬，当然是永无止境的，然而，我创造阿索德，却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执着与对美的憧憬。阿索德不同于一般作品，她是我为大日本帝国而创造的。日本帝国已经误入歧途，创造了错误的历史。不自然的皱折在历史年表上处处可见。如今我国正在创造史无前例的大皱折，长达两千年的过错，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如果再走错一步，日本就会从地球仪上消失。亡国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为了拯救国家，我才决心做此空前的创举！

不用说，阿索德在我心目中，不但是美的化身，同时也是神，更是恶魔。她是一切咒术的象



征，也是所有魔法的结晶。日本人只要把国家的历史回溯到两千年前，就不难发现类似我的阿索德之存在。不用说，那就是卑弥呼（译注：古代日本邪马台国女王，据说能通鬼道、惑众人）。

在西洋占星术中，日本帝国属于上天秤宫。由这点看来，日本人本来应该是个性开朗，喜爱庆典活动及社交活动的民族。后来，由于受朝鲜系民族的支配，更进而受到中国儒教文化的影响，于是孕育出极端压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看来略带阴郁的民族性。

就拿佛教来说吧。日本的佛教经由中国传入，原来的佛教教谕几乎完全丧失。我甚至认为日本也不应该向中国学习汉字，因为汉字实在太复杂。总之，我认为日本帝国应该恢复邪马台国时代的女王制，才是正道。

日本是个神国，物部氏的主张是正确的。舍弃重视契、袞，以及利用太占来测知神意的传统日本，却听信受外国思想洗脑的苏我氏之花言巧语，而中途改信佛教，其报应一定会出现在后来的历史中。

就这一点而言，日本的民族性和大英帝国也许有共通之处。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若放诸海外，大约只有大英帝国的骑士精神足以相提并论。

失去卑弥乎的现在我的阿索德将是未来拯救日本帝国的圣者，所以必须准确地置于日本的中心。至于那个中心究竟在哪里呢？由于日本的标准时间，是以通过明石的东经一百三十五度为基准，因此似乎可以将之作为日本国南北向的中心线。不过，我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太无稽。若是借用那个尺度，日本帝国的中心线，很明显地应该是在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

日本列岛像一张美丽的弓，但是弓内到底涵盖了哪些领域却很难断定。一般认为位于最东北的，应该是堪察加半岛前的千岛列岛；最南端的最小笠原诸岛南方的硫磺岛。不过，我认为应该是冲绳群岛的波间照岛，因为以纬度来论的话，它处于更南的位置上。硫磺岛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这个岛是日本帝国的“箭头”。

日本帝国像被维纳斯支配的天秤座，其版图形状如弓，具有优美特质。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

世界地图，都不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像日本这样以优美弧线连成的美丽列岛。其形状令人联想到匀称姣好的美女曲线。搭在这个弓形岛上的箭，是延伸至太平洋的富士火山带，箭尖端发光的宝石就是硫磺岛。所以，这个岛对日本帝国而言，未来将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至于搭在日本列岛上的箭，以前也曾发射过。沿着地球仪缓缓而行，可以通过澳洲下方，掠过南极之侧，贯穿好望角，至于南美方面，则可连接巴西。巴西是日本移民最多之地。若再往前进，则能通过前述的大英帝国，再穿越亚洲大陆，返回日本。

日本列岛东北端的位置，也应该正确地记住。千岛列岛的大部分，应该包含在日本列岛中。虽然有很多人认为幌筵和温尔古丹岛也是日本领土，可是这些岛都在堪察加半岛附近，而且由于面积较大应属于大陆，故应把春牟古丹岛以南的诸小岛列入日本领土。这样计吐夷岛和罗处和岛之间的区划，说不定就能有个公断。不过，既然自古即命名为千岛列岛，故其大半应视作日

本列岛的一部分。否则，和南方的冲绳诸岛就无法平衡。这些小岛群，可以比做装饰弓的两端之流苏。籍着这两条流苏，把日本列岛这张弓，自大陆垂挂下来。

春牟古丹岛的东端是东经一百五十四度三十六分，北端是北纬四十九度十一分。其次是西南端，西端是与那国岛。这个岛的西端是东经一百二十三度零分。

如前所述，日本帝国的南端应视为硫磺岛，不过，对于真正的南端也不妨顺便一提。那就是位于与那国岛东南的波照间岛。此岛南端的纬度为北纬二十四度三分。硫磺岛的位置则为岛的南端为北纬二十四度四十三分。

接下来关于东西方位，若以东端的春牟占丹岛与西端的与那国岛为中心线，所求出的平均值来看，则为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这条线才是日本帝国的中心线。它连结了伊豆半岛的前端、新泻平原的正中央，以及向最北处膨胀的部分。

富士山脉也是大部分都在这条线（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四分），这条线对于日本帝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在日本的历史上，也是意义非凡。过去是这样，未来也是如此。因为我具有灵能力，所以我很了解，也可以很明确地说：这条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线，是非常重要的。

这条线的北端，有座弥彦山。据说山上有座弥彦神社。这座神社在咒术的意义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处应该有块神石，相当于日本的肚脐。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地方，日本的命运可是掌握在它手里呢。我临终前的唯一心愿，就是拜访这座弥彦山，也希望我的子孙能替我完成遗志。我经常感到这条线，尤其是北端的弥彦山在呼唤我！

这条线上，从南开始，排列着四、六、三这三个数字。这三个数字加起来是十三，正好是恶魔最喜欢的数字。我的阿索德，将置于这个十三的中央。



---

## 第二章

---

“这到底是什么嘛？”御手洗合上书，向我丢过来，又回到沙发上躺着。

“你已经看完了？”我说。

“嗯，是梅泽平吉的手记嘛。”

“你觉得怎么样？”我兴致勃勃地问。可是，已经筋疲力尽地御手洗却只“唔……”了一声，久久没有下文。过了会儿，才说：“好像在看电话簿噢！”

“这个人对于西洋占星术的见解如何？好像有很多错误嘛！”

听我这么问，御手洗乘势摆出一副占星术权威的姿态，说道：“他的话太过武断了。因为决定身体特征的，与其说是太阳宫，毋宁说是上升宫。单凭太阳宫来判断，似乎太过偏颇。不过，

其它地方大致都说对了，基本常识倒是没什么问题。”

“炼金术方面呢？”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他有根本上的错误概念。以前的日本人经常犯这样的错误。例如把棒球当作美国人的精神修养之类的，以为没有打中球，就得切腹谢罪一样的荒谬。不过他认为不可能把铅炼成金的想法，比其他那些同行还是高明些！”我，石冈和己，一向对冠上神秘或谜等字眼的事物感兴趣，简直到中毒成瘾的地步，只要一个礼拜不看这类书，毒瘾就会发作。于是必须马上到书店，寻找封面上印有“谜”字的书。就是有这种嗜好，所以会知道像邪马台国争论、三亿元抢劫案等，至今仍留下谜团的事件。这些都是从书上得知的。不过，日本至今留下许多谜团的多数事件当中，最具有谜样魅力的，首推发生于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与二、二六事件同时发生的占星术杀人事件。

在我和御手洗因为机缘而接触的无数案件中，它是最令人难以理解，也是最异乎寻常的一



个。尽管我们已经绞尽脑汁了，却一直无法做最合理的解释。这个命案的怪异、不合逻辑，而且其规模之庞大简直匪夷所思！我的说法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整个日本都被卷入这个事件的谜团之中，而且，尽管全日本的能人异士都殚精竭虑，为此争论了四十年以上，直到一九七九年的现在，当时留下的谜团依然存在。

我自认智商不低，所以也想挑战这个谜团。但是在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却有“尚未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的苦恼。

在我出生时，就有出版商把梅泽平吉的小说式手记，配合事件经过的文件，编成一本“梅泽家占星术命案”，这本书不久即成为畅销书，并且引起数百名业余侦探的兴趣，展开一连串的推理辩论，形成一股热潮。但是这个命案却愈辩愈成谜，所有的人就像进入迷宫一般，始终找不到凶手。不过，这个空前诡异的事件，却反映出太平洋战争前夕的日本，成为那个黑暗时代的象征。我想这才是日本人对这个命案，产生浓厚兴趣的主要原因吧！

事件的详细经过容后再述，不过，最令人不寒而栗，以及无法理解的部分，则是手记中所述梅泽家六位少女的尸体，后来逐一在日本各地被发现，并且从那些尸体上，发现了代表其所属星座的金属元素。然而，在那些少女被推断的死亡时间点上，梅泽平吉早已死亡；其它有可能涉及杀人的嫌疑犯，全都有不在场证明。而且那些不在场证明，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来，都不想是有意制造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除了那些被害的少女之外，所有手记中曾经提及的人物，都不可能作出那种疯狂的行为。换句话说，除了以死的平吉以外，无论在动机上或理论上，应该没有人会作出那样惊人的杀人之举！

争论的结果，最后是被“手记没有提及的外人”杀害的说法，占了上风。当时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热烈争辩的景况，就像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般地激烈。总之，凡是人类想得到的答案，都有人提出来，我个人也想不出可以超越那些所谓“这个答案才是真的”的答案。

这股大家参与破案的热潮，一直延烧到昭和三十的年代（一九五五～一九六四），今年来则有奇特的脑力激荡比赛还在试图突破。市面上甚至还陆续出版了一些解谜之书，但内容总令人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认真思考过。原因不外乎与那件命案有关的出版品“太好卖了”。这种一窝蜂的情况，令人不禁联想到美国西部的淘金热。

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言论，当然首推警政署长的意见，或是首相的看法。不过，政治人物的说法总是十分保守。比较骇人听闻的论调，则是纳粹的活人实验说，及日本境内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说法。在这种奇怪的论调影响下，大家开始绘声绘影。有人说：真的耶！我在浅草看到那一伙人在跳舞。甚至有人说：我也差点被他们吃了。由于日本各地都有类似的传闻，于是某家杂志社，甚至还策划了一次“人肉的吃法”之座谈会，邀集那些相信食人族说法的人和烹饪专家，畅述各人的意见。

不过，后来又出现了UFO（不明飞行物）的外星人理论。这应该算是资优生的答案。一九

七九年，正是科幻小说盛行之际，不用说，它也是顺应好莱坞的科幻片潮流而生。话说回来，最近这股推理旋风再度盛行，也是为了配合好莱坞推出神秘电影的步调吧！

可是，上述的外人杀害说法，很明显地都有一个致命的漏洞。那就是，外人如何能看到平吉的手记，以及这个第三者（外人），有什么必要非依照手记的内容，进行杀人的犯罪行为不可呢？

关于这一点，我也曾想过：是否有人利用早已存在的梅泽手记，来达到杀人的目的？也就是说，假设有个男人爱上六名少女中的一名，因被对方拒绝而起了杀机；于是为了故布疑阵，便照手记上的方法，把其它五名少女也一并杀害？不过，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来，这个想法都难以成立。首先，六位少女在母亲昌子（即平吉手记中的胜子）的严格管教下，根本不可能有男女感情的纠纷，这是警察调查的结果。此事若发生在现代，也许还有可能，但昭和十一年那个时代，似乎难有可能了。况且，就算真有这么一回事，那

个男人似乎也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地杀了另五名少女，再一把尸体丢弃于日本各地吧！照理说，他应该会选择更简单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疑点，那个男人怎么会有机会看到平吉的手记呢？

基于这些理由，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假设。不过，包括警方在内，二次大战后却出现了一种大胆的假设：他们怀疑那是军事单位的特务机关的杰作。因为，战前军方确实执行了许多一般民众无法知悉的秘密事件或计划，只不过规模都没有“占星术杀人”的事件那么大。至于军方对她们处以极刑的理由，也许是因为昌子的长女一枝（手记中的和荣）的丈夫是中国人，所以她有间谍的嫌疑。的确，若从这件事发生后的翌年，便爆发中日战争这一点来看，这种推论倒也符合事实。

我认为：如果想要凌驾前人的假设，得到这件空前惨案的解答，首先必须解决的事，就是突破之前那些假设所不能突破的疑点。尽管要找到凶手破案，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想要突破某些

疑点，我认为应该是办得到的。不论是军方杀人的假设，或外人行凶论，毫无例外地都拥有共同的疑点。那就是：凶手为何能看到平吉的手记？以及是否有必要按照一个平民所描述的方法，做出那种残酷的杀人行为？

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一向活力充沛，喋喋不休的御手洗，不知怎么地，竟然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因此，即使遇到了这种高度的挑战，也提不起兴趣。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为他作一番介绍。

御手洗是具有艺术天赋的人，十分情绪化，例如他不经意地买了一只牙膏，发现味道很好，就能刷上一整天；而一旦发现平常最喜欢的餐厅的餐桌，变得“毫无价值”，也会闷上三天，每天长吁短叹的。所以我不能说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的行动虽然大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只是，即使连以后和他交往的时间也算在内的话，我想也不会再见到他如此沮丧的模样。

不论是去洗手间或喝水，他都像一头濒死的大象，行动迟缓，就连接待偶尔来占卜的客人，

也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看惯他平日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我觉得他平常的言行，是比较令人安心的。

大约一年前，由于发生了一件事，我才认识了他，后来就经常到他的占星术教室逗留。要是学生或客人来他的事务所，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义务助手。有一天，一位姓饭田的妇人突然跑来，自我介绍说和一件著名的占星术命案有关，是其中一位当事人的女儿；并且拿出一份不曾让别人看过的证据资料，请求协助，当时我震惊得几乎停止呼吸。只有那个时候，我才首次庆幸自己能认识御手洗，同时，对这个怪人也刮目相看起来。看来，这个默默无闻地年轻占星师，在少数人眼中，还小有名气嘛！

那时候的我，差不多都已经忘了占星术命案的事，然而，不用多久我就回想起来，而且为这突然而来的线索欣喜若狂。但是，说到我们这位重要人物御手洗仁兄，他虽身为占星术师，却不知道这么有名的占星术杀人事件。因此，我只好从自己的书架上，拿出那本《梅泽家占星术杀人

案》，一面挥去灰尘，为他说明其中的来龙去脉。

“那么，后来写这本小说里的梅泽平吉也被杀了吗？”御手洗露出痛苦的表情。

“对呀！这本书的后半部写的很详尽，你看了就知道。”我说。

“我不想看，因为字体太小了。”

“这又不是图画书！”

“书的内容你都已经知道了吧？请你转述其中的要点，不就好了吗？”

“好是好，只怕我说得不清楚。我的口才可没你好！”

“我……”

御手洗马上接口，但也许是太累了，没有力气，所以只说了一个字就住口了。要是他一直这么安分，那就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了。

“好吧，我就先把一连串相关事件的大概情形说一遍，好吗？”

“……”



“好吗？”

“好哇……”

“这件占星术杀人案，大概是由三个独立事件组合的。首先是平吉被杀，其次是一枝遇害，第三就是阿索德命案。这本书中说了：手记的作者梅泽平吉，在写完手记的五天后，也就是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早上十点多，发现死在手记上所说的，由仓库改造的画室里。而象奇幻小说的手记，则在画室的书桌抽屉里被找到的。

“不久，距平吉被杀的目黑区大原町有一段距离的世田谷区上野毛，梅泽平吉独居的长女和荣（一枝）也被杀害了。由于这是一件疑似窃盗命案，且死者有被强暴的迹象，故可断定凶手是男性。有人认为这件命案的凶手可能与其他命案无关，这个事件也许只是单纯的偶发事件。我也认为，站在客观的立场来看，那种可能性确实很强。可是，因为它正好发生在平吉命案及阿索德命案之间，所以自然而然地被联想到那是梅泽家惨剧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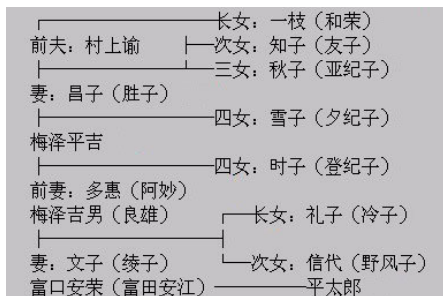
“发生了一枝命案后，事情还没有结束，接着好戏才上场。没多久，平吉手记里的连续杀人案，竟然也成为事实。不过，尽管说这是连续杀人命案，但看起来受害者却似乎是同一时间死亡的。这就是所谓的阿索德命案。梅泽家就是这么一个被诅咒了的家庭。不过，御手洗兄，你可知道平吉的尸体被发现的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御手洗略显不耐，简短地“嗯”了一声，作为回答。

“对！就是二、二六事件的日子。咦？你居然也知道那件事？嗯，是否这本书里也有记载？”

“让我想想看，应该如何来说明这个空前的连锁命案呢？还是先从平吉手记里出现的人物开始说吧！首先，我想介绍他们的真实姓名。这本书的这里有一张表（图一）。你过来看看吧！”

梅泽平吉：明治19年(1886)1月26日生 水瓶座 A型 50岁

梅泽昌子：明治17年7月26日生 狮子座 A型 51岁



梅泽多惠：明治21年2月25日生

双鱼座

A型 48岁

村上谕：明治15年7月1日生

巨蟹座

A型 53岁

一枝：明治37年12月28日生

摩羯座

A型 31岁

知子：明治43年1月20日生 水瓶座 A型

26岁

秋子：明治44年10月25日生

天蝎座

A型 24岁

雪子：大正2年7月9日生 巨蟹座 A型

22岁

时子： 大正2年3月21日生 牡羊座 A型

22岁

梅泽吉男： 明治20年2月8日生 水瓶座

A型 49岁

梅泽文子： 明治22年6月6日生 双子座

A型 46岁

礼子： 大正2年9月5日生 处女座 A型

22岁

信代： 大正4年11月29日生 射手座 A型

20岁

富田安江： 明治19年11月27日生 射手座

O型 49岁

平太郎： 明治41年5月4日生 金牛座

O型 27岁

“平吉所写象小说一样的手记人物，多半是假名，大部份都是同音异字（棒槌学堂注：日语里的同音异字，例如和荣的发音为kazue，一枝的发音也是kazue；胜子和昌子的发音都是masako）。图一里，括弧内的名字，是手记使用的名字。由于这些命案所牵涉的人实在太复杂

了，如果不看这张图，就很容易混淆。

“不过，其中也有不同字也不同音的，那就是小说中的野风子并非信子，而是信代。还有富田安江的姓也改为富口。大概是因为找不到适当的汉字来代替富田吧。此外，其子平太郎在小说中也未改名。也许是由于“平”这个字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太郎一名也找不到适当的汉字来取代吧！我想，这种推测应该不会错。年龄也有注明，不过是以事件发生当时的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为准。”

“连血型也写出来了么？”

“嗯，关于血型方面，随着事件的说明之推展，你就会了解。前面提到的人物的血型，是必要的部份。其次，小说中的人物之插曲，似乎都有事实根据，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事实，那就是有关平吉的弟弟吉男的事情。他是位作家，在旅游杂志写些杂文，同时也为报纸写连载小说。他们可说是一对艺术家兄弟。平吉命案发生当时，吉男正好去东北地方搜集写作材料。吉男平日的行踪，确实是飘忽

不定的，只是，命案发生时，他的不在场证明，曾经得到证实。关于那一点，以后再详细说明。因为我会把每个人犯罪的可能性，做概括性的说明。对了，关于昌子的部份，也必须再加以补充。她本来姓平田，娘家好像是会津若松的望族，曾和贸易公司经理村上谕相亲结婚。一枝、知子、秋子三人都是她和村上谕所生的女儿。”

“富田平太郎呢？”

“事件发生时，平太郎是二十七岁，未婚，好像在帮母亲照顾画廊。如果他真是平吉的儿子，那么，他就是在平吉二十三岁那年出生的。”

“是否可由血型判断出来？”

“这很难说。因为富田安江和平太郎母子都是O型，平吉却是A型。”

“富田安江虽然是平吉在巴黎时代交往的异性，不过在昭和十一年时，她好像也常常和平吉来往吧？”

“好像是那样。如果说平吉在外面和谁见面，那个人很可能是安江，平吉好像很信任安

江。这大概是安江也了解绘画的关系吧！对于自己的妻子昌子，以及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们，平吉似乎不怎么信任。”

“哦？那他为什么要和昌子结婚？昌子和安江处的怎么样？”

“好像不太好。只有在路上偶然遇见时，才会打招呼。虽然安江好像常常到平吉的画室，不过总是避开昌子，直接回家。平吉之所以喜欢那间画室，始终独居的原因，也许和这个有关吧。因为画室就在后面的栅门附近。安江去找他时，可以不和他的家人打照面。换言之，平吉很可能还爱着安江，当初并不是平吉抛弃安江的。他很快地就和多惠（阿妙）结婚，想必也是基于失恋时的空虚。而和昌子结婚的原因，可能是昌子在某些方面和巴黎时代的安江十分神似，所以他又很快爱上昌子（胜子）。 ”

“那么，这两个女人是否会握手言和……”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平吉没有再和前妻多惠见面吗？”

“似乎完全没有。倒是女儿时子经常去保谷探望生母。因为她担心母亲一个人照顾香烟摊会太累了。”

“这个平吉真无情啊！”

“嗯，平吉不曾和时子一起去看多惠，多惠也不曾到过平吉的画室。”

“当然，多惠和昌子也是水火不容啰。”

“那还用说吗？对多惠而言，昌子是抢走自己丈夫的情敌呢！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你还蛮了解女性的心理的嘛！”

“……”

“时子既然那么担心她妈妈，为何不和她一起住？”

“这点我也不知道。女人的心里很难捉摸。”

“平吉的弟弟吉男，还有弟媳文子，和昌子是否很亲近？”

“好像很亲近吧！”

“可是他们又不喜欢和昌子一起住主屋，只让两个女儿大大方方地住在那里。”



“也许他们的内心还是有所不满吧！”

“安江的儿子平太郎呢？和平吉处得来吗？”

“那我就知道了，因为书上没有写。书上只有写平吉和安江来往密切，经常到银座安江所开设的梅迪西去。我想他们应该处得不错吧！”

“嗯。前言的部份，大概就是说了这些吧。总之，梅泽平吉这个男人，就象从前许多艺术家一样，行为总是不受世俗规范，因此会衍生出相当复杂的人际关系。”

“说的也是。那你自己也要小心啰！”

“什么话？我是很有道德观念的人，根本不了解那种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人往往不了解自己。前言就到此为止吧！石冈兄，请你赶快开始说明平吉被杀的详细情形吧！”

“我对这个问题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是吗？”御手洗露出嘲弄的笑容。

“不用看书，我也可以讲得很清楚。不信的话，书让你拿。啊，那张有图表的书页先不要动！”

“该不会凶手就是你吧？”

“什么？”

“要是你是凶手就好了。你只要象现在这样躺在沙发上，我就可以把事情解决。把电话拿起来报警就好了，要不然干脆你帮我打吧！”

“胡说些什么呀！你忘了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吗？我看起来像四十多岁的人吗？……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也想解决这个事件吗？我好像是听到这样唷！”

“就算你没听错吧！我是有这个想法，否则我干嘛坐在这里，上你这个无聊的课。”

“嘿嘿嘿！”我不自觉地发出轻笑，接着说，“老兄，这可不是普通的命案呢！只要一步走错，就前功尽弃了。就算是福尔摩斯在世，也不见得……”

御手洗打了一个无聊的呵欠，我只好很快地接着说：“二月二十五日白天，时子离开梅泽家，到保谷看她妈妈多惠，直到二十六日早上九点多，才回到目黑。而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发生二、二六事件这一天，东京下了一场三十年来罕

见的大雪。这点很重要。

“时子一回到家，就开始为平吉做早餐。因为平吉只吃她做的东西。她把早餐拿到画室时已经快十点了。她敲了半天门，里面都没回应，于是绕到屋侧从窗户往里面看。这才发现平吉躺在地上，地板上还有一滩血迹。时子吓得魂不附体，一路尖叫着跑回去，叫来姊妹们。她们合力把门撞开，然后走近平吉身边，这才发现他的后脑勺有一个圆形的伤痕，好像是被用平底锅重击致死的。他的头盖骨破裂，部分脑部重伤，而且自鼻口出血。因为抽屉里的钱财及若干贵重物品并未遗失，由此研判平吉的死并非窃盗杀人。于是才从抽屉里找出那本诡异的手记小说。

“挂在北边的墙壁上，被平吉称为毕生精品的十一幅绘画，并没有遭到破坏。平吉的第十二幅画，也就是最后的作品，则仍然放在画架上，那幅画还在打底稿的阶段，尚未涂上颜色，也并未遭到破坏。至于煤气暖炉，在少女们进入现场时，仍然有一些火星。虽然火势并不很旺，可是也没有完全熄灭。这种时候，就要感谢侦探小说

所带来的知识了。由于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碰到窗户下面的脚印，以及画室里的各个角落，所以刑警抵达时，现场依然保留得十分完整。前面已经提到过：前一天晚上东京下了一场三十年来罕见的大雪，所以从画室到栅门为止，都残留着清晰的脚印。请看看那张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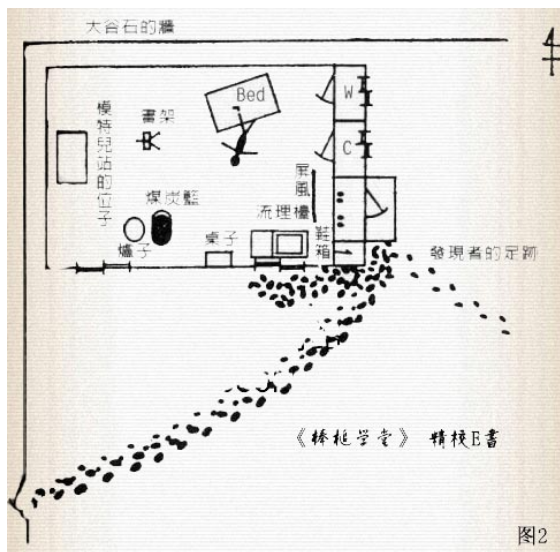


图2

你看到脚印了吧！这应该是极珍贵的线索。由于东京到处积雪，才能留下这个让人意外的线索。那些脚印正好是案发当晚留下來的。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脚印显然不是同一个人的，而是男鞋循着女鞋的足迹行走的脚印。然而却很难让人认为这两个人是同行而來的。因为从他们的脚印重叠的情形看来，可以推断他们应该不是一起来的。(图2)

“当然，他们也有可能是同时来的，因为若是一前一后的走，脚印也可能重叠。不过，如果是同行而來的，又有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因为，男鞋印一出画室，就转身走到南边的窗户，并在窗户下留下混乱的脚印，才转身回去；而女鞋印并没有停下来等待的痕迹，反而呈现出以最短的距离走向栅门的情形。如果这两人是同时走出画室，那么男鞋印应该与女鞋印有一段距离才是。事实上，男鞋印是踩在女鞋印上。换言之，男鞋印应该是较晚离开的才对。栅门外面就是柏油路。十点多发现尸体时，已经有不少人、车经过，所以，从栅门出来后，就都不见了。”

“嗯。”

“由于下雪的时间是重要关键，所以必须说清楚。据说目黑区一带，是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左右就开始下雪。东京这个地方因为以前从未下过这么大的雪，因此没有人以为东京也会下到积雪的程度。然而，那场雪却从下午的两点，一直下到午夜十一点半才停止，大约下了九个半小时。连续不断的大雪，当然惠造成积雪的情况。到了第二天二十六日早上，大约八点半左右起，又下了十五分钟左右的雪。不过，这次的雪是稀稀疏疏地忽下忽停。下雪的前后时间大约是如此。你了解了吗？总共下了两次雪。”

“现在再回头谈谈脚印的事。由于脚印上也积了一层薄雪，所以一般认为那两人至少都是在雪停前的半小时进入画室的；而且是在十一点半到翌晨八点之间，以女鞋在前，男鞋在后的次序离开画室。因为是在雪停之前半小时来的，所以来时的脚印早已消失了。”

“其次，如果再由这些脚印推断一些事实，就不难推断穿男鞋的人和穿女鞋的人，及平吉三

人，的确曾经在画室会过面。我说的没错吧。女鞋先来，见了平吉之后回去，然后男鞋来，杀了平吉之后离开。那么现场脚印不应该是这样。这就是这件命案的奥妙处。也就是说：如果男人是凶手，则女鞋客人一定会看清楚对方的脸。反过来说，若女人是凶手，也是同样的情形。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男人是后来才离开的。难道在凶手行凶时，他会在一边袖手旁观，等凶手离去后，又踱到窗口，依依不舍地练习原地踏步，才离去吗？”

“以上所说的，都是假设凶手是一个人的说法。那么，如果那两人共同犯下罪行，又如何呢？如果是这种假设的话，就必须考虑到下面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有个令人无法想象的疑点，那就是，被杀的平吉曾服过安眠药。安眠药是从他的胃里化验出来的。当然距致死量还差一大截，那是为了治疗失眠而服用的。就算设想他是自己服用也不为过。只是，吃了药之后就被杀了。如果那两人是共犯，那么平吉就是当着两位客人的面吃下安眠药的。很玄吧！在一个很亲近的人面

前服用安眠药，那还说的过去；但是是两个人，他是当着两个人的面吃的药吗？难道那两个人都和他很亲近？因为在客人面前吃安眠药，万一睡着了不是很失礼吗？生性孤僻的平吉，也会有那种关系亲近的人吗？”

“因此，还是只有一个凶手的可能性较大。据我推测，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十一点半，雪停了，女鞋先告辞。于是只剩下平吉与男鞋。那时，他就吞了几颗安眠药。不过，这个假设也还有漏洞。若是与女人相处，说不定他真会吃几颗安眠药，因为女人在体力上没有威胁性，而且平吉确实有几个比较亲近的女性朋友。但是，对方是男的，就令人怀疑，平吉是否有关系如此亲密的男性友人呢？安眠药问题实在很令人头痛。我现在所说的犯罪手法，都是从这四十年来的，反复被提出来讨论，所得到的结论，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总之，虽然仔细分析起来有点奇怪，可是若是从脚印来推断，就只能得出这个结果，别无他法。看来，凶手就是那个男人，而女人则看到凶手的脸。你认为那女人会是谁？”



“难道是模特儿？”

“噯！我也是这么想的。模特儿应该就是见过凶手的目击者。可是，当年警方曾数度呼吁那位目击者出面，并保证绝对保守秘密。然而那位模特儿却始终没有露面。经过了四十年，到了今天，要找出那位模特儿，更是难上加难，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了。千呼万唤的证人呀！不过，这点等一下再说吧。我们先说一件事，那就是：一般模特儿是否会一直摆姿势到午夜十一点半吗？除非是和平吉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么说来，就不可能是一般的家庭主妇或未婚少女了！”

“但是，仔细一想，她也有可能因为没带伞，只好留下来等雪停再走。不过，就算画室没有伞，那又怎样，平吉也可以去主屋借呀！于是，又有人说根本不存在这位模特儿，因为她至今仍未现身，警察虽然积极寻找，也一无所获。因此，有人怀疑，那些脚印只不过是歹徒故布疑阵。这个假设，也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因此大家有种山穷水尽的感觉。所以我们再从已知的事

实来看。首先那两个人的脚印都是前进的。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从回转的痕迹以及着力的方向，正确地推断出。”

“其次是这两个人的脚印，都是只走一次。换句话说，如果女鞋印在前，男鞋印随后踏上，也绝对不可能变成只有一个男鞋印。因为，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某些地方两个轮廓重迭。不过，由于从早上八点半起就覆盖着少量的雪，所以应该很不容易看出来。对了！虽然听起来有点荒谬，也许凶手是用爬的。可是根据实验结果，如果用爬的，两手套上女鞋，两脚则穿男鞋，慢吞吞地爬行，也不可能造成这样的脚印。因为男鞋的脚步幅度比女鞋大得多了。”

“所以，有关脚印的假设就到此为止。其实，平吉命案最耐人寻味之处，并非脚印的问题。就像平吉的小说里所描述的，这间画室的所有窗户，包括天窗在内，都装有牢固的铁栏杆，平吉对这类事有点神经质，这铁窗嵌得很牢，而且并没有被卸下的痕迹。首先，所有的铁窗都无法从外面卸下。如果能卸，装这窗子就没用了。

那种情形，就像人待在一间只有一个门的房子里，只能从那个门出入一样，想必凶手也不例外吧！这个入口的大门和平常的大门不太一样。那是一扇西洋式、向外面开启式的门，不过却附有滑杆式的门栓。大概是平吉旅居欧洲时，看到法国乡下的民房大都使用这种门，他很喜欢，所以也如法炮制。如果从里面关起来，就可以把装在门上面的门栓，插进墙壁的洞里加以固定。然后再把横杆上的锁头向下旋转，就可以把墙洞的凸出部份盖住，通常皮包型的方形门锁，就会挂在凸起的孔里。”

御手洗闭着眼睛陡地张开，然后缓缓地 from 沙发上站起来。

“是真的吗？”

“嗯，没错，当时那间仓库完全是一种‘密室’的状态。”

---

### 第三章

---

“不过，那不是不可能呀，不是吗？方形锁？若是如此，只能想象凶手在已经上锁的密室里杀了平吉，又从密洞逃出去？”

“警察也被这件命案搞得焦头烂额，他们也做了地毯式的搜索，可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密洞。就连钻进马桶的可能性也被否定了；而凶手的身材矮小的假设，也完全被推翻了。如果只是滑杆式的门栓，倒还有被做手脚的可能，但是，门上还有方形锁，那就根本不可能做手脚，因为一定得从里面锁上。还有，窗户附近凌乱的脚步，究竟表示那个男人在做什么呢？还有，必须确定一下平吉死亡时间的推定。那大约是以二十六日凌晨零时为中心的前后一个小时，换句话说，就是二十五日晚上十一点到二十六日凌晨一点之间。

所以，十一点半雪停前约莫有半小时的时间带，是应该特别注意的时间。其次现场有两点较特殊之处，其一是如图（图二）所示，床和墙壁并非平行，而且平吉的一只脚垂到床下。由于平吉平常就有随兴所至移动床铺的嗜好，所以也许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过，如果要从这一点来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也可以说这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另外一点就是平吉原本留着山羊胡子，可是尸体的脸上却没有胡子，这一点也令人疑窦。据其家人指证，两天前看到平吉时，他的脸上还留有胡子。至于我为何说这点可疑，那就是他的胡子似乎不是自己处理掉的，而是被凶手处理掉的。胡子虽然不见了，却不是被剃掉了，而是被剪刀剪短了。认为胡子是被凶手处理掉的理由，是因为尸体身边留有少许胡渣，而且，画室里面没有见到，也没有刮胡刀。这不是很奇怪吗？于是，又有人怀疑死者不是平吉，而是他的弟弟吉男。这么说是因为胡子虽然看起来像是被剪掉了，但也有可能是懒得剃。平吉和吉男长得很像，简直就像一对双胞胎，而吉男没有留胡子。也许是平吉

借故叫吉男来到画室，再对他下毒手，或者是相反的情形……这种假设似乎有点像少年侦探小说，不过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平吉的家人已经很久没有看过平吉不留胡子的样子了，再加上脸部也可能因为头部被击而变形，所以很难确认。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平吉既然是个疯狂的艺术家的，可能为了阿索德而不择手段。现场的解说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再谈平吉小说中的人物，和这件命案有关的所有不在场证明吧！”

“等一下，老师。”

“什么事？”

“你上课的速度太快了，我连打瞌睡的时间都没有。”

“你这算什么学生！”

“我在想密室的事。关于密室和脚印的看法，应该还有很多吧？”

“四十年来的各种说法，你都要听吗？”

“我想多了解这一部分。”

“一时之间，我也不能完全想起来。不过，就先说一些我想到的吧！因为天窗有二层楼高，所以就算把床铺竖直，也不能够爬到天窗，从天窗出去；而且，即使爬得到，上面也还有铁栏杆及玻璃。室内既没有梯子，也没有任何可以达到此一目的的工具。就连那十二幅画，也看不出丝毫被移动的痕迹。至于那根煤气炉的烟囱，则是白铁皮制的，就连圣诞老人也爬不上去。而且里面还点着火。此外，墙壁上连接烟囱用的洞，小得连头都塞不进去。情形就像这样，总之，根本没有可以穿身而过的洞或隙缝。”

“窗户是否有窗帘？”

“有！啊，对了，画室里面好像有一根长棍子，用来拉动高窗的窗帘的。可是，棍子放置的位置是距离窗户较远的北面墙壁前，靠近床的地方。而且那好像是一根非常讲究的东西。”

“嗯，窗子有锁吗？”

“有的有，有的没有。”

“我是说脚印凌乱处的窗户。”

“没有锁。”

“嗯，那么你再说说看，室内还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重要的。你在这张图上看到的，可以说是全部的东西了。包括一张床、油画的颜料、画具，以及书桌里的文具、笔记本、手表、一些钱，似乎还有地图集，都不是什么可疑的东西。平吉似乎故意不放任何资料在画室，也没有杂志或报纸，他好像不看这些刊物。此外更没有收音机、录音机之类的东西。那个房间里的东西，都和作画有关。”

“咦，那么围墙栅门的锁呢？锁住了吗？”

“那栅门的锁是要从里面的，不过好像早就坏了，可以很容易地从外面撬开，所以锁了也等于没有锁。”

“太粗心大意了！”

“就是嘛！平吉遇害前，食欲很差，又因失眠症而服用安眠药，身体十分虚弱。这个栅门实在应该锁紧才对。”



“平吉的体力很差，再加上服用安眠药、后脑还被钝器重击，在这种情况下‘被杀害于密室’之中……这件事实在太奇怪了，完全不合理嘛！”

“而且还被剪掉胡子！”

“那倒没什么关系！”御手洗有点不耐烦地挥挥手，“从后脑被重击致死这一点看来，这样的命案当然可以确定是他杀。可是为何要在密室行凶呢？密室行凶的目的不就是要让人看起来象自杀吗？”

我在内心暗自得意。因为对于这一点，我已经有了解答：“这就牵涉到安眠药的问题了。我刚才说过的，平吉可能是在一男一女两位客人前吃安眠药的，至少也是在男人面前吃。在这两种可能性当中，后者的可能性应该比较高。当然，对方一定是平吉的熟人，而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由此可见，对方不是吉男，就是平太郎了！”

“除了手记中提到的人物外，平吉没有其他亲近的友人吗？”

“还有在梅迪西认识的二、三位画家，和在附近的小酒馆‘柿木’认识的二、三位酒友。其中，经营服装人偶工厂的绪方岁三，是手记中曾经提及的人物；还有绪方的雇员安川民雄。但他们和平吉大都只能说是认识而已，并没有深交。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去过平吉的画室，而且也只是去过一次；这个人和平吉的交情，也谈不上多亲近。所以，要是命案当晚，他们之中的某个偷偷溜到画室，那应该是那个人第一次进入平吉的画室。如果这些人的话可信的话，平吉不至于当着他们的面吃安眠药吧！”

“警方可曾侦讯过吉男和平太郎？”

“两人都没有嫌疑。因为他们都有难以查证的不在场证明。先说平太郎，二十五日晚上，他在银座的画廊‘梅迪西’，和富田安江及朋友玩扑克牌，一直玩到十点二十分左右，朋友才回家，平太郎和妈妈也各自回到二楼的房间睡觉，那时大约是十点半。前面已经说过，目黑地区的雪，在晚上十一点半时停了，所以杀人者必定在雪停前半个小时前就到达画室。而这样的话所花的时

间只能在三十分钟之内；就算大雪湮灭脚印的时间只需二十分钟，凶手也只剩下四十分钟的行动时间。但是，重要的是：大雪中行车速度会减慢，车子在下了大雪的马路上行走能在四十分钟之内吗？假设这一对母子是共犯又如何呢？现场留下的男女鞋印，虽然可以算是吻合了，时间上似乎也勉强办得到，他们只要等客人离开梅迪西，就可以出发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呀！要是凶手只有平太郎一个人，倒还说得过去。虽然有点牵强，还可以解释成他要为妈妈对不负责任的父亲报复；如果说安江也是凶手的话，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平吉和安江的感情很好，而且平吉的画作都委托安江代售，可说他们是事业上的好搭档，应该不会笨到对平吉下毒手。平吉死后，虽然画作的身价可以上涨，战后他的画也确实都以高价卖出。不过，由于他和安江并未正式签约，所以安江并不能从平吉的死，得到半点好处。反正不管怎么说，警方已经过实验证明，在午夜的下着雪的街道上，从银座绝对不可能在四十分钟之内到达画室，因此这对母子

犯罪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嗯。”

“接着来谈吉男吧！案发当夜，他正在东北一带旅行，直到二十七日深夜才回到东京。他不场理由虽然不够充分，可是他在津轻碰到熟人，对方为他作证了，细节很繁琐，如果你要听的话我再说。在平吉的命案上，像吉男这样提不出确定行踪的人相当多，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类问题。例如吉男之妻文子也是一样，她说由于丈夫去旅行，两个女儿又住在昌子家，所以只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不在场证明。”

“她会不会是那个模特儿呢？”

“当时她已经四十六岁了。”

“哦！”

“大致说来，那些女性的不在场证明，都难以查证。先说长女一枝吧，当时她已经离婚，独自住在上野毛的一栋屋子。当时的上野毛十分偏僻，没有人为她的不在场证明作证。再说昌子和那些少女。她们像往常一样，昌子、知子、秋子、雪子、礼子及信代，都聚在主屋闲聊，十点

多才各自回房休息。而时子因为去保谷探望生母，所以并不在家。梅泽家的主屋，除了厨房和作为芭蕾教室的小客厅以外，共有六个房间。因为平常平吉并不住这里，所以每个女儿各在一个房间，礼子和信代则合住一间，这本书也有室内分布的图。”

“虽然和案情也许扯不上关系，不过我还是说明一下，从一楼的客厅隔壁算过去，依序为昌子、知子、秋子的房间，走上二楼，以同样的方向来说，房间依次为礼子与信代，中间隔一段楼梯，然后才是雪子、时子的房间。会不会是某一个房间的女孩，趁着大家都睡着了之后，悄悄地进行行动呢？尤其是住在一楼的人，甚至可以从窗户出入。不过因为窗外的雪地上，并没有脚印，所以从窗户出入的假设无法成立。当然，也有可能从玄关出去，沿着围墙潜入栅门，再进入画室行凶。但是从玄关到栅门，一路都铺有鹅卵石，二十六日早上最早起床的知子，则说只有石头上有雪耙耙过的痕迹。由知子的证言推断，石子路上留下的脚印，也许只是送报生的。不过由

于只有她这么说，因此无法确定。”

“另一个地方就是厨房门口。昌子也说自己起来时，那里并没有脚印，不过，这也是只有她一个人这么说，警察来时，厨房门口的脚印已经相当凌乱了。另外一种就是爬墙，不过这也已经完全排除了。因为二十六日上午十点半左右，警方来调查时，积雪上面根本没有可疑的脚印。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证明爬墙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大谷石的围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铁丝网，想在翻越围墙，根本不可能。此外，有关不在场证明，还有平吉的前妻多惠与女儿时子。她们两人彼此作证。多惠说时子当时正在她家。不过，因为她们是母女，所以这个证词亦不足采信。”

“说起来，这些不在场证明都不够充分。”御手洗说。

“严格地说起来，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凶手。”

“说的也是，每个人都有嫌疑。二十五日当天，平吉可有作画？”

“好像有吧！”

“他找模特儿去了吧！”

“对。这个话题刚才只说一半。警方也认为，雪上的鞋印可能就是模特儿的。梅泽平吉起先经常委托银座的芙蓉模特儿俱乐部，帮他找模特儿，后来才转请富田安江介绍。不过，警方询问芙蓉模特儿俱乐部时，对方却说二十五日并未替平吉介绍模特儿，那些模特儿们更是异同声地说没有介绍朋友去画室。安江那方面，也说当天并未介绍模特儿给平吉。只是，平吉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二十二日，安江和平吉见面时，他曾经开心地说，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模特儿，和他想画的女人十分接近。他还表示，这次的作品，是自己最后的一幅大作品，一定要全力以赴；虽然不能画自己想画的女人，但是能够找到和那个女人相象的模特儿，实在太高兴了。”

“噢……”

“哎，你从刚才起就像没事人似地，只听不说，你要知道这可是你的工作呢！我只是从旁协助而已。你难道没有从我所说的话里，得到一点

点灵感吗？”

“还没有！”

“简直受不了你！这就是你的答案吗？总之，平吉最后想画的女人是牡羊座，时子正是牡羊座，所以一般认为他最后想画的女性，就是时子。不过，由于是裸画，所以很难叫女儿当模特儿，于是想找神似时子的模特儿。这种假设很合理吧？警方也是这么认为。”

“原来如此，言之有理！”

“警方为了找到那位模特儿，便拿着时子的照片，找遍全东京的模特儿俱乐部。不过，找了一个多月，还是毫无结果。只要能找到这女人，这件密室命案似乎就可以宣布侦破了。因为她见过凶手，可以指认对方，然而却始终找不到她。也许是由于二、二六事件的发生，而导致警力不足，总之始终找不到那个模特儿。仔细想起来，一般的职业模特儿和画家是不会太亲近的，而且也不可能摆姿势到晚上十二点，除非是为生活所迫的家庭主妇，或其他为钱而来兼差的人。也许她回家后，从报纸上看到以自己为模特儿的画家



被杀了，便吓得赶快躲起来。因为她是为了钱，才去当人体模特儿的，万一名字上了报，被邻居知道了，岂不是没脸见人。警方也考虑到这点，于是保证严守秘密，并一再呼吁她出面，可是却始终不见人影。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人知道那个模特儿是谁。”

“要是她是凶手，当然不会出面了！”

“啊！”

“这个女人也许是凶手。也许她杀了平吉之后，再故布疑阵，做出两个人的脚印。因为如果她在自己的脚印上再加上男人的脚印，别人就会认定凶手是男人，理由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所以……”

“这种假设已经被人否定过了。这个女人——就是模特儿，她如果想做出男人的脚印的话，就必须先‘准备’一双男鞋。还有，她怎么预知当天会下雪呢？雪是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左右开始下的，之前完全没有下雪的预兆。如果模特儿是晚上才来的，那就另作别论；不过据猜测，她应该是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左右进入画室的。这点

是由少女们的证词推断出来的，因为当时窗帘是拉下来的，表示平吉正作作画。因此，如果这个模特儿早有预谋要杀人，可是她又怎么知道那天会下雪？要事先准备男鞋呢？这就太令人想不透了。或者可以进一步地推论：她是否使用了平吉的鞋子？不过，据平吉的家人指证，平吉的鞋只有两双，平吉遇害后，那两双鞋子都在房间里。从现场地上的脚印看来，先做好脚印，或边走边做脚印，再把鞋放回房间，是绝无可能的事。所以，这个模特儿应和命案无关，而是工作完毕后就回家了。”

“如果凶手不是模特儿，那么会是谁呢？”御手洗说。

“啊，是呀！那会是谁呢？”

“可以假设是男脚印的主人吧？如果他事先就想到要在雪地上制造女人的脚印，只要先预备一双女鞋，就可以了。”

“嗯……这也有可能，因为他是在下雪时进入画室的。”我说。

“不过，再仔细想想的话，又会觉得制造脚印这种事，根本是多此一举的做法。因为如果凶手是女人，想到利用男人脚印的脱罪法，何不干脆穿男人的鞋，只留下男鞋的脚印，让人认为凶手是男人就好了？反之，若凶手是男人，也是同样的情形，只要制造女人的脚印就好了，不是吗？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让凶手非那么做不可……啊！”

“你怎么啦？”

“头好痛哦！总之，我本来只要你说明命案的经过情况，你却自己加了一大堆别人的无聊的意见，害得我头痛不已。”

“要不要休息一下？”

“没关系，你只要说明当时的状况就好了！”

“我懂了。现场完全没有类似遗物的东西，烟灰缸里也只有平吉的香烟和烟灰，平吉是个老烟枪。指纹都是旧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指纹。平吉曾用过好几位模特儿，所以那里当然会有一些可能是模特儿们留下的指纹。现场里找不到被视为可疑人物的男鞋印主人所留下的指纹。

不过倒是有吉男的指纹；当然啦，吉男也有可能是男鞋印的主人。另外，现场也看不出用手帕擦拭指纹的痕迹。如果单就指纹这一点来说，凶手可能是家族中的成员，也有可能是外人，甚至是任何心思细密，绝对不会留下指纹的人。总之，想从指纹上得到破案线索，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哦……”

“此外，画室里也找不出利用奇妙机关杀人的痕迹；例如冰块溶化后，推动石头砸在头的痕迹，或是把滑车挂在墙壁，而留下来的螺丝痕迹。总之，画室里没有任何疑似凶器的东西；里面的东西一如往常，既没多，也没少。”

“房里有十二星座画，有点美国神秘电影的气氛。如果凶手是人的话，必定属于十二星座的某一星座，平吉可以故意破坏某一幅画，来暗示凶手的星座，可是这种情形也……”

“很遗憾地，他当场死亡。”

“也没有暗示胡子被剪掉的事？”

“他是当场死亡的。”

“当场死亡呀！？”

“有关被称为目黑二、二六事件梅泽平吉命案的状况，到此全部说完了。如果你是办案的人员的话，你会怎么推理？”

“你说后来那七位少女全部被杀了？那么，那些少女就没有涉嫌了吧？。”

“嗯，话是不错，可是，也许平吉命案与阿索德命案的凶手并不相同。”

“的确。不过，不管怎么说，若从动机上来想：为了让老宅改建成公寓、或者偷看了平吉的手记，而意识到本身危险、或者为了让平吉的画价暴涨，那么少女们就有杀害平吉的动机……无论如何，在手记小说的出场人物里面找凶手，是很自然的事吧！其它人应该没有犯案的动机吧！”

“我也是这么想。”

“可是，他的画真的涨了很多吗？”

“不错。只卖一幅画，就能盖一栋房子了。”

“那么，他们不是盖了十一栋房子了吗？”

“嗯，画是自战后才开始涨价的。这本，也曾跃登畅销书排行榜，多惠也拜遗书之赐而得到好处，就连吉男也分到一笔钱。可是，这件命案发生后，中日战争随即爆发，四年后又发生珍珠港事件，警方无法全力进行侦查工作，以致这件不可思议的案件，错失办案的先机，就此走入迷宫。”

“可是，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吧？”

“没错！光是那街头巷议，就够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了。还有一位老炼金术研究家说，平吉的手记就是他恶劣品性的象征，他卑劣的妄想触怒了神灵，所以才会在密室中，被非人力所能做的手法杀害。类似这样的意见也不少，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论。关于这件命案，还有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那就是梅泽家的大门成了宗教家品头论足的热门地点。来自日本各地的宗教人物，相继出现在梅泽家大门口，比如说，有个高贵的中年妇人出现在大门口，一转眼进了接待室，便开始

就自己的教义，议论发生在梅泽家的事件。怪异的宗教团体、祈祷师、牧师、招灵的老婆婆，这类人物为了自我宣传，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地跑到梅泽家来。”

“那可真热闹！”御手洗脸上突然现出兴味盎然的表情。

“那些宗教人物的议论确实有趣。不过，你呢？对于这个命案，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凶手是神，那就没有我们出场的余地了。”

“凶手当然不会是神。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型的犯罪，如果能从理论上推断出答案，那就太有意思了！你觉得怎样，举手投降了吗？且不说阿索德事件，平吉的命案就是个大难题了！”

御手洗皱着眉头，苦苦思索：“……只凭你说的这些，确实很难推断凶手是谁……”

“我觉得重点不在凶手是谁的问题上，而是凶手如何行凶的手法上。受害者死在从里面上锁的空间里，这是密室杀人案。”

“啊！这个很简单嘛！只要把床吊起来，不就行了吗？”



---

## 第四章

---

“既然凶器似乎是面积不小的板状物，那么地板也有可能就是凶器。至于皮包锁的问题，根本不必去伤脑筋，因为那是平吉自己锁上去的。这样想的话，就可以把每个部份连贯起来了。平吉在他那本做为遗书的小说式手记里，曾经暗示过将要自杀，因此凶手大可故意在密室里，把平吉弄成自杀的样子。然而致命伤在后脑勺这件事，又让人判断平吉应该就是他杀。既然是他杀，就会有追查凶手的行动。不过，凶手或许不知道遗书的事。然而，凶手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只能认为是凶手的行动失败了。明明称得上是异想天开的伟大杀人计划，却……”

“哎呀！你实在太厉害了！当时的警察就不像你这样马上想到这一点呢！可是凶手到底是怎

么做的？”

御手洗沉默了半晌，似乎不太想继续说下去：“我觉得很荒谬，说起来也很麻烦！”

“那么我来帮你说下去吧。”我自告奋勇道，“那张床的床脚不是附有滑轮吗？凶手的计划是：先把离床最近的天窗玻璃卸下来，再垂下一条附有挂勾的绳子，钩住床的一角。因为平吉睡觉时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而且药量一再增加，只要行动小心的话，应该不至于吵醒他。接着再抛下另三条同样附有挂勾的绳子，然后缓缓地将整张床拉到天窗附近，再用割腕或服毒的方法，制造平吉自杀的假象。不过，事实却与计划大有出入，因为无法事先练习，四个人各据一方拉动那张床，本来就很吃力，也不容易平衡，结果靠近天窗时，床却倾斜了，于是平吉的头朝下摔倒地面。这个仓库改造的画室，当初是把二楼打掉再改建的，所以天花板与地板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十五公尺呢！”

“嗯……”

“一下子就能想到这一点，御手洗君，你实在很了不起呢！当初警方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一个月时间推理，才想到这一点。”

“哦……”

“但是，那些脚印究竟要怎么解释呢？你知道吗？”

“啊……嗯！”

“你知道了吗？”

“那个嘛，到底是怎么弄的？……让我想想看……”他拍着前额，“啊，对了！应该是这样的吧：窗户附近的凌乱脚印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凶手把梯子搁在那边的缘故。为了把床铺拉上去，屋顶上至少要有四个人，另一个人负责造成平吉是自杀的样子。这么一来，共犯就有五个人了。那么多人从梯子上下到雪地时，当然会造成凌乱的脚印。如此看来，两种脚印中，以为是模特儿的女鞋印，可能是真实的，男鞋印就大有文章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有腹案。一般的芭蕾舞者不都是踮着脚尖走路的吗？要在雪地上也这么走的话，就会形成踩高跷的痕迹。第一个人

这么走，然后第二个人、第三个人都这么走。只要利用同样的方法，循着前面的人的足迹走即可。不过，总是会有不太吻合之处，于是穿着男鞋的人，走在最后，再把那些脚印踏平就好了。理论上，只要走在最前面的人的鞋，比最后一个人的小，就可以掩盖前面的人的鞋印了。虽然说踮脚尖走路的鞋印，只要人多，鞋印多多少少还是会出现不合之处，可是，如果前面的人都用踮脚尖的方式来走路，最后一个人再用正常的方式行走的话，即使有一千人走过，最后的还是能掩盖住吧！”

“说得不错，您真是不简单！像御手洗先生您这样优秀的人才，居然在乡下地方当占星术师，真是国家的损失呢！”

“大家都没有眼光嘛！”

“另外，在下楼梯处，要让大家都踏在同样的地方，也很不简单，而且也会留下楼梯脚的印子，于是如你所说的，穿男鞋者最后再小心翼翼地掩盖那些脚印，于是形成图二足迹凌乱的样子。好，这一部分我懂了。可是接下来的部份

呢？”

我的问题似乎让御手洗不太舒服。他说道：“喂！你不饿吗？我可饿了。去着个地方吃饭吧！”

第二天，我很早就出门，前往纲岛的御手洗处。御手洗正在吃早餐。本来应该是火腿煎蛋的东西，好像被御手洗做成了火腿炒蛋。

“早安，正在吃早餐吗？”

我一出现，御手洗就做出用肩膀挡住盘子的动作：“这么早就来了！今天没有工作吗？”

“没有。你的早餐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呀！”我说。

“石冈君。”御手洗一边吃，一边顾左右而言他地，指着一个小小的四方形盒子，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打开来看吧！”

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新的过滤式咖啡机。

“旁边的袋子里有磨好的咖啡豆。配上你煮的咖啡，我的早餐会更好吃的。”他说。

我再转头看御手洗时，御手洗的早餐桌上，只剩下一杯水。

“昨天我们讨论到哪里？”御手洗边喝咖啡边问。和昨天的无精打彩比较起来，他今天的心情似乎还不错。

“只说到平吉被杀的部分，大约是整个事件的三分之一。我说他是在仓库改造的密室里被杀害的，而你想到把床吊起来的杀人方法。”

“唔……没错。不过那种方法还是有矛盾之处。昨天你回去后，我又仔细想了好久，但是……现在又把想到的事情忘记了。算了，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吧！”

“昨天，我也忘了说明某些部分。”我很快地接着说，“是和他的弟弟吉男有关的事。命案发生当天，吉男正在东北旅行。这几件命案被认为互有关连的主因之一，就是吉男和平吉长的很像，几乎象一对双胞胎，而且变成尸体的平吉的脸上，并没有留胡子。”

御手洗不发一言，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命案当天虽然没有人看到平吉，可是他的家人和富田安江都说两天前看见平吉时，平吉的脸上还留着胡子。”

“那又怎么样？”

“你不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吗？这证明平吉和吉男的确可能被掉包了。”

“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掉包的问题。吉男从东北旅行回来……那是什么时候？对，是二月二十七日深夜。回来后，他不是和妻女过着正常的生活吗？而且，他也和出版社有过接洽吧？如果真有掉包事，这些人不可能都感觉不出来吧！”

“嗯，这个我也知道。可是，如果我说到阿索德命案的部份，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肯定了。如果不让平吉在这个案子里活下去，接下来可又会十分棘手了。因为我也是个插画家，熬个通宵赶图，第二天和出版社的人见面时，出版社的人常说我简直像变了个人似的！”

“但是，做妻子的人，也会因为丈夫熬夜，而认错人吗？”

“因为交稿的时间都是在晚上，所以只要变个发型，再带上眼镜，也许就能瞒过那些编辑了……”

“案情的记录上，可有写命案发生后，梅泽吉男是戴着眼镜的？”

“这倒是没有……”

“我只好假定出版社的人都是大近视，但是一起生活了那么久的妻子，是很难骗的。如果连妻子都认不出来，那妻子必然也是参与杀人的共犯吧。这么一来，这一连串命案的凶手都是同一人，而且文子居然也对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也下毒手！”

“嗯……吉男也得瞒着他两个女儿啊呀，不对，这样一来他就有杀死两个女儿的理由了。例如：因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日子过得很艰苦，所以早就想过杀死女儿了。”

“希望你不要讲这些没凭没据的话！如果你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文子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她牺牲了丈夫或女儿，为的是得到公寓的产权吗？”

“……”

“那是杀鸡取卵的做法。还有，平吉和文子之间，有可疑之处吗？”



“没有！”

“这两兄弟都是怪人。如果不发生阿索德事件，别人也不会注意到他们的长相很相似，你硬要叫平吉复活！”

“……”

“总之，这两人掉包的说法，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可相信你昨天所说，平吉是被神所杀，遭天谴而死。如果硬要说平吉没有死，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吉男找到一个和平吉很像的第三者，然后再让他做平吉的替死鬼。这种假设，还比较合理。掉包或替身的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这种假设就此打住吧！你之所以会有这种假设，只是因为吉男提不出有利的不在场证明吧？只要能证明他说的是事实，兄弟掉包的假设就不攻自破了，不是吗？”

“关于这一点，你倒是很肯定嘛！到目前为止，你说的都很有理。不过，说到阿索德事件后，你恐怕就不敢这么肯定了，到时可别灰头土脸哦！”

“我等着你说下去。”

“哼，到时候你就知道……算了，现在来说吉男的不在场证明吧！”

“对了，可以查出案发当晚吉男投宿的旅馆吧！这样一来，不是很简单就可以得到不在场证明吗？”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因为，吉男说从二十五日晚上到二十六日早上，他都坐在夜快车里，这一点是很难证明的。而且，如果第二天早上他一抵达青森，就住进旅馆也就好办了。偏偏那天一整天他都背着相机，在津轻海峡一带走动，没有和任何熟人碰面，直到晚上才投宿旅馆。而且，他并没有事先订房，走累了才决定投宿的。唉，因为是冬天，所以没有预订房间也不怕没有房间住。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他太太想和他联络，也联络不到他。如果他是二十六日晚上才投宿于津轻的旅馆，便有行凶的可能。在目黑杀了平吉之后，二十六日一早赶至上野车站，然后搭前往东北的早班火车，确实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投宿旅馆。吉男说他自己二十六日一整天都在

津轻徘徊，二十七日早上就有熟人到旅馆找他。对方是作家梅泽吉男的读者，但那天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他们并不很熟。二十七日，吉男都和他在一起，中午的时候才搭火车回东京。”

“原来如此！这么说，二十六日拍的底片，就是吉男不在场证明的关键喽！”

“不错！吉男不是由于津轻下雪，才去东北的，这点倒很容易查证。换句话说，吉男到达津轻时，是初冬的景象，所以如果他所拍的底片不是当时的景色，那就是去年拍的。”

“确实是他自己拍的吗？”

“嗯，他好像没有朋友可以先在东北帮他拍照，再把底片拿给他。而且，这么做就等于是帮助他杀人。假设对方不明就里地帮他这个忙，万一警方侦讯时，也难保事情不会败露。应该没有人会帮吉男这个忙！所以，如果吉男想在这个事情上玩花样，就得自己动手。有意思的是：后来查了那卷底片，竟然是前一年秋天，亦即昭和十年十月在新宅拍摄的。这是一大关键。很戏剧化

吧？这是这本书的高潮之一！”

“哼，即使如此，也只能说他的不在场证明不够明确，并不表示兄弟掉包的说法就可以成立了。”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为了想早点看到你伤脑筋的表情，我就继续说下一个命案吧！可以吗？”

“当然。”

“第二个命案，就是平吉之妻昌子和前夫所生的大女儿一枝，在上野毛的自宅被杀了。这件案子发生在距平吉命案约一个月后的三月二十三日，死亡时间距推断为晚上七时到九时之间。凶器是一枝家里的玻璃花瓶。这件命案倒是留下了凶器。一枝好像是被这个花瓶打死的，我之所以说好像，是因为这是本案唯一令人不解的地方。这个被视为凶器的花瓶上虽然沾着血迹，却有被擦拭过的痕迹。和平吉的密室比起来，一枝命案的谜团较少。我这么说也许太轻率，不过，从外表看来，这确实只是一件极普通的命案，动机是窃盗。命案的凶宅里一片凌乱，衣柜被翻得乱七

八糟，抽屉里的财物和贵重物品也都不见了，谁都能一眼看出凶器就是那只被擦拭过的花瓶，根本没有擦去血迹的必要呀！花瓶上的血迹虽然被擦拭过，却不是用水洗干净，只是用布或纸擦拭，因此很快就验出上面有一枝的血。如果凶手要湮灭证据，应该把花瓶丢掉才对。奇怪的是，他不但不这么做，反而还特地擦去血迹，再放在隔了一扇纸门的邻房，仿佛有意告诉别人：这个就是凶器！”

“警方和战后的业余侦探，对这个花瓶有何看法？”

“他们说可能是花瓶上留下很清楚的指纹。”

“原来如此。也许花瓶并非凶器，只是不小心沾了少许的血液吧。”

“那到不是。一枝的伤口和花瓶的形状完全一致，这是毫无疑问的。”

“哦？莫非凶手是个女的？凶手下意识地擦干花瓶上的血迹，再放回原处。这种习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女性。”

“凶手一定是男人，我有确实的证据，足以证明你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一枝的尸体有被强暴过的迹象。”

“啊……”

“死后才被强暴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总之，一枝的下体内留有男人的精液。根据精液的判断，那个男人的血型是O型。警方对现在可能涉案人物逐一调查，结果发现除了平吉以外，只有吉男和平太郎有嫌疑。但是，吉男的血型为A型，平太郎虽为O型，三月二十三日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他却有不在场证明。因此，这件命案和平吉、阿索德被杀之事，或许完全无关。只是凑巧发生在这两者之间的不幸事件。即使不是这个命案，一般人还是会把梅泽一家说成是遭到报应‘受诅咒的家庭’。但其实，一枝根本没有梅泽家的血统。如果这件命案没有发生，似乎还好一点，却在这时候发生了这案子，正因为一枝的命案发生的时机非常敏感，就让人觉得整个事情愈发错综复杂了！”

“平吉的小说式手记里，并没有提到杀害一枝的计划吧。”

“不错！”

“一枝的尸体是何时发现的？”

“大约是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八点多。是附近的妇人送传阅板到她家，才发现的。虽说是邻居，可是因为当时的上野毛是个人烟稀少的乡村，这个邻居住距离很远的多摩川堤防边，才会那么晚发现。其实说得正确一点，应该可以更早发现的。因为那个妇人拿传阅板到金本家，也就是一枝的婆家时，是二十四日中午时分。当时大门没有锁，她进到玄关处叫了几声，里面都没有回应，她以为一枝出去买东西，于是把传阅板放在木屐柜上就走了。到了傍晚，这位妇人发现传阅板没有传到下一个人，所以又到金本家去看，当时天色已晚，屋内却未开灯，打开玄关一看，传阅板依然摆在原地，她才觉得事有蹊跷。却又不敢到里面看个究竟。只好先回家，等丈夫下班回来，再一起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一枝的婆家金本家是中国人？”

“嗯。”

“职业呢？是贸易商吗？”

“不，好像在开中国餐馆。听说在银座及四谷都有分店，生意做得很大，所以很有钱。”

“那么，上野毛的房子很豪华吧！”

“不，只是间毫不起眼的平房。这点很奇怪，所以才会传出他是间谍的谣言。”

“他们是恋爱结婚的吗？”

“好像是。由于对方是中国人，昌子自然激烈反对。一枝婚后也曾和梅泽家断绝来往，不过不久就言归于好了。然而他们的婚姻还是只维持了七年。在命案发生的前一年，金本知道中日之间紧张的情势后，就把餐馆卖掉，和一枝离婚回去祖国。他们的分手虽说是战争造成的，不过，他们的个性好像也不太适合，因为一枝根本没有与他同行之意。总之，一枝接收了上野毛的房子，因为改名很麻烦，所以就一直沿用金本的夫姓。”



“这个房子的主人被杀了之后，房子由谁继承呢？”

“应该还是由梅泽家的人接管吧！因为金本的日本亲戚只有梅泽一家。而且一枝没有生育，就算要把房子卖掉，因为曾经是凶宅，也得等命案被世人遗忘以后，才找得到买家。所以那栋房子就一直空着。”

“大家都害怕，不敢接近那栋房子吧？而最靠近一枝家的邻居，也只有多摩川附近的那一家，所以那里简直就像特地为制作阿索德而设的房子一样。”

“对嘛！那些业余侦探也都说那里就是制作阿索德的现场。”

“平吉小说里说是新泻县吗？”

“嗯。”

“这么说来，凶手杀了平吉之后，为了取得制作阿索德的工作室，才把一枝杀掉，他们是这么想的吧？”

“认为这里是工作室的人，就是这么想的。如果从后来的阿索德命案来看，这个凶手真是头

脑冷静、心思细密的人。用这栋房子作为制作阿索德的工作室，真是在适合也不过了。如果是较复杂的案情，警方必定会经常到现场找线索；但如果只是单纯的窃盗杀人案，判定之后就不会再去查证了。另一方面，凶宅附近既没有什么邻居，也没有亲戚，因为唯一的亲戚就是梅泽一家。只要用点头脑，就不难想象凶手故意制造窃盗杀人的假象，就是为了让房子变成空屋。不过，这种假设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一连串的命案的凶手，是男人，而且血型是O型。虽然也有人主张不必锁定平吉的小说式手记里出现的人物，但是，如果考虑到阿索德事件，实在无法想象这会是外人犯下的毒手。从现有的嫌疑者中找凶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依照上述的条件，那么嫌犯只剩下富田平太郎一个了。他是男人，血型是O型。然而，又有两个理由令人难以断定平太郎就是凶手。第一点，他确实有不在场证明。一枝遇害时，他在银座的梅迪西和三个朋友聊天，女服务生也可以作证。第二点，如果他是凶手，那么平吉应该也是他杀的。不过，这

样一来，又会遇到密室反锁的问题了。如果是他杀了平吉的，应该是在模特儿回去之后才下的手……可是，这里还有疑点，假设平太郎是为了画作买卖，来画室找平吉，而平吉可能在和自己并不亲近的平太郎面前吃安眠药吗？或者，是为了让人以为凶手是平吉亲近的人，所以在杀平吉之前，先逼迫平吉服用安眠药……可是，平太郎可能会做这么麻烦的杀人行动吗？暂且不管这个问题。假设确实是他杀了平吉，那么他离开画室前，得先从里面把门锁上，再行离去。这也是一个难题。因此，要证明平太郎是凶手，就必须先解决门从里面反锁的谜题。”

“嗯，说到难题，还有很多吧？平吉自认为那十二幅画是毕生杰作，平太郎如果是画商，应该在平吉将这些画交给自己贩卖再杀害对方才对呀。既然买一幅画的钱就能买一栋房子，当然是难得一见的杰作了！”御手洗说。

“对呀！”我说道，“平吉所谓的毕生杰作，只有这已完成的十一幅，其它都是些小品，而且，大多数都是为这些大作而作的习作，剩下的

则是带有狄加画风的作品及芭蕾伶俐的素描。这些作品都寄放在安江处，而且并没有卖得高价。”

“嗯，可是，如果说一枝命案的凶手，与梅泽家有关的一连串事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那么这个凶手应该是个性冲动，意志薄弱的人，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头脑冷静的智慧型罪犯。也许是个连自己的性别和血型都分不清的糊涂蛋呢！”

“啊！”

“从刚才所提的一连串理由来说，O型的平太郎应无嫌疑。对了，还有一点，如果他是独自行动，从梅迪西到梅泽家，在雪地中开车绝对不止四十分，就时间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基于上述的理由，应可排除平太郎的嫌疑，这样一来，就形成凶手是我们所想不到的外人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这件神秘命案中得到的推理的乐趣就减半了。不过，希望得到乐趣，也许本来就是一种奢望。”

“嗯。”

“所以我也认为一枝被杀之事，和梅泽家的一连串事件全然无关，只是凑巧夹在中间的突发事件。”

“这么说，你不认为这里是制作阿索德的地方？”

“嗯，你说的没错……说凶手是为了制作阿索德而杀害一枝……这一点我很难认同。一个疯狂的艺术家的确能令人毛骨悚然，可是如果发生于现实生活中，就让人无法解释了，因为他无法在一片黑暗中工作，至少夜里一定要点上蜡烛。这么一来，邻近的人难道不会发现吗？发生过凶杀案的空屋里，有不明的光线，警方一定会对此事充满兴趣，而上门调查的吧。警察来时，如果是自己的家，就可以要求警察拿出搜索状，来阻挡警察进入；然而这只是一栋空屋。换成我，就会找一间没有人知道的空屋，来进行这件事。否则，根本无法专心工作，而且作品完成后，也无法慢慢欣赏。”

“嗯，言之有理。可是有很多业余侦探都说这里是制作阿索德的工作室。”

“他们是假设凶手为了占有这间房屋，才把一枝杀掉的！”

“可是，如果从血型的问题来看的话，凶手是局外人的成分比较大。”

“对，你分析得对。这里的看法就开始有点分歧了。”

“嗯，除非把一枝的命案当作偶发的窃盗杀人，否则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的凶手就得是局外人了……不过，这样……一枝命案不就无解了吗？”

“是啊！”

“若是当成偶发的窃盗案，凶手可能就找不到了吧。”

“话是这么说，但御手洗兄，这种无解窃盗案，很多都破不了。例如我们到北海道旅行，然后杀了一个独居的老太太，劫走她藏在床底下的积蓄，那么警察也不可能怀疑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和她毫无关联，这样的悬案真的非常多。谋

杀、蓄意杀人的案子，凶手一定拥有明确的动机。在这样的案件中，总有一天这些动机都会辩明的。而警察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查证所有涉嫌人物的不在场证明。然而，深究起来，整个梅泽事件之所以会陷于胶着的原因之一，就是动机的问题。之后的阿索德事件，几乎没有人有足够的动机，唯一有此动机的人，只有梅泽平吉一个，可是他却早一步死了！”

“确实如此。”

“我不认为梅泽事件的凶手是外人。把凶手假设为与平吉毫无关联的外人，这实在有点不负责任。”

“所以，按照你的说法，一枝的命案应该是偶发的窃盗杀人吗？……嗯，我懂了，还是请你再把一枝命案现场的状况再仔细描述一遍吧！”

“这本书上有张图：

只要看这张图就一目了然了。除此图之外，并没有其他值得再说明之处，是一桩毫无疑点的案件。一枝是穿着和服躺在地上，身上的和服也很整齐，只是没有穿内裤。”



图3

“啊？”

“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当时的习惯就是那样。衣柜的抽屉全部被拉出来了，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屋子，钱全部不见了。这个房间有一座三面镜的梳妆台，这里倒是没有被破坏，东西摆得很整齐，梳妆台上的摆饰也井然有序。被视作凶器的花瓶，则倒在隔了一扇纸拉门的隔壁房间的榻榻米上。其次，一枝的尸体被发现的位置，也如图三所示，不过，那个地方并没有打斗的痕迹，所以不像是第一现场。据研判，一枝应该是



被杀后，才被移尸至陈尸现场的。凶手杀人时，如果用力猛烈，伤口必然很深，血也会四处飞溅，不过陈尸处四周并无血迹。她是死后才遭强暴，所以凶手自然会把尸体移到较方便的地方。从整个现场的情况看来，找不到一枝被击毙的场所，这是相当奇怪的一点。”

“等一下！她是死后才被强暴的吗？”

“嗯。”

“是真的吗？”

“很像是那样。”

“这就很矛盾了。你刚才不是说一枝的服装很整齐吗？要是像你所说的，这只是偶发的窃盗杀人案，那个笨贼会在强暴了一枝的尸体后，再把她的衣服弄整齐？”

“啊……嗯，这个嘛……”

“算了，再继续说下去吧！”

“嗯，找不到第一现场的确很奇怪。而且若要在房子之外的地方找寻第一现场，也有点怪。不，也有人在研究它的可能性，甚至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真要在其他地方下手也并不是

完全不可能，但是我想不出这么做的道理何在。警方再仔细地检查现场后，又发现梳妆台的镜子是三面镜，镜子的表面擦得相当干净，不过仍然可以看出有少量的血迹，而且血迹和一枝的血型一样。”

“这么说，她是面对镜子化妆时遇害的？”

“不，从尸体的情况看来并非如此。因为她脸上几乎没有化妆，据说是在梳头发时遇害的。”

“面向镜子？”

“对，面向镜子。”

“咦？这样一来又不合逻辑了。这栋房子是平房吧！”

“对呀！”

“从这张图（图三）看来，梳妆台的旁边有扇纸门。面对镜台而坐时，背后的方向是有纸门的走廊。这个小偷如果要潜入房间杀害面对镜子的一枝，只有从隔壁房间打开隔扇过来，或是打开拉门，从一枝的背后偷袭两种方式而已。假设他是从后面来的，一枝应该可以从镜子里看到

吧。难道她会坐着挨打？不可能的，应该会立刻夺门而逃吧！那么，如果从旁过来呢？由于是三面镜，所以小偷的影像也会反映于镜中吧？即使看不到，只要听到拉开隔扇的声音，一枝也应该有充分的时间回过头去看个究竟。一枝是从正面被袭击到额头的吗？”

“不，等一下……还是不对。我想她应该是背对凶手，凶手从背后偷袭她的后脑。”

“嗯，和平吉遇害时的情形一样。这意味着什么？……算了，另外还有一个从窗户爬进来的方法，可是这样一来就更奇怪了。难道她会一面梳头发，一面等着小偷从窗户爬进来吗？还是很奇怪，我绝不相信是小偷干的。一定是熟人，否则根本讲不通嘛！一枝是坐在三面镜的梳妆台前，凶手进来时，她居然不回头也不逃走，反而束手待毙，这岂不是匪夷所思吗？她必然是面对镜子，也从镜中看到一步步走近的人，而依然维持原来的姿势。所以这个人一定是熟人，而且关系还相当亲密。我敢和你打赌，一枝一定从镜子里看到对方的脸，而且我绝不相信他是个小偷或

冒失鬼，因为他曾仔细地擦过镜子里的血，这就表示他想隐瞒他们的亲密关系，这是一条很大的线索！我想，这两人很熟，而且是有肌肤之亲的。因为当时的女人，不可能在自己不熟的男人面前，背对着他看镜子梳妆打扮，除非是和她有肉体关系的男人。但是，这也不对，既然关系如此亲密，何必在她死后强暴她呢？应该在她生前享受鱼水之欢啊！难道他们是在之前性交？被杀之前？”

“我也不知道为何会变成死后才遭强暴，但是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不过案情很奥妙，也许和事实正好相反呢？”

“会不会是偏好强暴尸体的男人？那种人大概有精神分裂症。总之，这个凶手和一枝的关系一定很亲密，一枝当时是否有这样的男友？”

“很遗憾，根据警方彻底调查的结果，她当时身边并没有这样的人物。”

“哎呀，真的要举手投降了。啊！不不，我想起来了！化妆！你刚才是说一枝没有化妆吗？”

“唔……”

“三十多岁的女人，在那样男人面前也不化妆吗？……对了！是女的，石冈兄，那个人是女的。不，不对！怎么可能有会射精的女人呢？石冈兄。这点暂且不管，如果凶手是女的，而且和一枝熟识，她也许会背对凶手坐着，也许不化妆。凶手把花瓶藏在背后，笑容可掬地靠近一枝，一枝既逃不掉，也无法回头。可是，至于精液的问题嘛……对了，假设她带着某个男人的精液，来找一枝的呢？所有关系人中，可以简单地拿到精液的女人，只有吉男之妻文子。她只要拿丈夫的就行了，但……这也不对啊！吉男是A型的。”

“关于这一点，是可以靠检验的结果来了解真相的。一天前的精液和当天的精液不会一样吧！这是新鲜度的问题。”

“是呀！对了，所有关系人的不在场证明呢？”

“除了我刚才说过的平太郎外，大家都没有不在场证明。先说他妈妈安江吧，她平常整天都

待在梅迪西，正巧那天那个时候，却说要去银座逛街，所以安江没有不在场证明。至于梅泽家的人嘛，当时昌子、知子、秋子、雪子四人，正在一起在准备晚餐。那时候，时子似乎刚从保谷的多惠家回来。因此，这四个女儿的不在场证明，都是由自己的妈妈作证的。姑且算是不在场证明。完全没有证人的是礼子和信代，她们说两个人一起去涩谷看电影。电影大约八点结束。九点左右回到吉男和文子的家。因此，就时间上来讲，这两个女孩有犯案的可能性，因为上野毛离东横线府立高中并不远。然而她们一个才二十岁，一个二十二岁，应该不会犯下那样的命案吧！文子和吉男也和他们的女儿一样，提不出确实的不在场证明。不过，撇开不在场证明的问题，若论杀人动机的话，则和平吉命案时完全相反，所有的人都没有杀害一枝的动机。先说说梅迪西的安江母子。他们应该根本没见过一枝。再说吉男与文子，他们的情形也和前者类似，他们也许见过一枝，却没有机会接触，所以也不至于想致她于死地。至于那些少女，基本上她们

就象姊妹一样呀！”

“一枝曾到过梅泽家玩吗？”

“很少去。以上就是有关杀人动机的部分，所以我才会认为一枝的命案是窃盗杀人。好了，这一部分就暂时告一段落，接下去要说的人物是饭田，你不是希望赶快听阿索德的杀人事件吗？”

## 第五章

---

御手洗似乎还想继续听下去。他说：“是呀！你就继续说下去。前面的疑点等理出头绪后再讨论也好。”

“终于要进入主题了。这个‘阿索德杀人事件’，真可以说是集神怪、诡异之大成的恐怖命案。”

“我等好久了，快说吧！”

“等我说完，你一定也会惊叹不已。一枝三月二十三日遇害后，过了两、三天，梅泽家虽已草草办完丧事，全家却都还感到有点心神不宁，就想去祈神求福，祛除恶运。于是，一家人就决定去新泻的弥彦山朝拜，这地点在平吉的手记里也提到过，因为那手记就像他的遗书一般，所以一来是替平吉完成遗愿，告慰平吉在天之灵，二



来也可以平息心中的不安。”

“这是谁的主意？”

“是昌子提出来的。于是，三月二十八日，昌子就带了知子、秋子、雪子、时子、礼子、信代等六人，离开东京，前往新泻弥彦山。实际上这趟远行也含有散心之意，因为那两件命案在大家心头都留下一层阴影。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她们抵达弥彦，住了一晚，第二天再登上弥彦山。”

“那么，她们可曾参拜过弥彦神社？”

“那还用说吗？不过，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因为弥彦附近有个岩室温泉，你这个不问世事的人大概不知道吧！从弥彦去的话，搭乘巴士就可以到达。所以，二十九日晚上，她们好像在那里逗留一晚。那一带有个住渡弥彦国家公园，景色十分优美，女孩们想多玩一天，就要求昌子再多住一晚。另外，我忘了前面有没有说，由于昌子的娘家在福岛县的会津若松，离弥彦不远，对昌子而言，既然已经来到弥彦了，当然要顺道回娘家一趟。但是她担心带六个女孩回去会添麻烦，

心想反正她们也长大了，既然她们想多玩一天，不如自己回娘家，让她们玩个痛快，这是之后昌子自己说的。而昌子就在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三月三十一日独自前往会津若松，要女儿们先回家。于是女儿们三十日玩了一天，预定三十一日早上出发，晚上抵达目黑的梅泽冢。而昌子便于三十日早上从岩室温泉出发，当天下午抵达会津若松，三十一日整天都待在娘家休息，直到四月一日早上才回东京。按照原先的想法，她四月一日晚上回到东京，应该与女孩子们回合。”

“这么说，那些女孩子就在东京看一天家，等妈妈回来喽！”

“本来应该如此。但是四月一日晚上，昌子回到目黑的家里后，并没有看到孩子们，家里也和出门前一样，可见女孩子们并没有回来。那些少女们就此下落不明，不久一一变成尸体，而且就像平吉手稿所描述的，每具尸体都缺了一个部位，分别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寻获。而昌子赫然发现：等待她的，竟然不是少女们，而是拘捕令。”

我只说到这里就停止，御手洗也陷入沉思：

“被捕了？当然不会是涉及杀害一枝吧？”

“当然不是。是平吉！”

“警方也注意到把床吊起来的方法吗？”

“不，好像是接到匿名信才发现的。”

御手洗马上“哼”了一声。

“当时好像有很多匿名信。看来果然有不少狂热份子，日本自那时起，也成为探案推理的先进国。我想，要是我也生在那个时候，又想出那个密室陷阱的方法，也一定会向警方投书的。于是警方立刻前往梅泽家侦查，不料那七名嫌犯都去旅行了。本以为她们是畏罪潜逃，结果却见昌子一人回来。于是，警方也怀疑昌子先指使六名少女杀了平吉，然后再一一杀害她们灭口。”

御手洗张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还是把话吞了回去，只是问：“那么，昌子招认了？”

“不，她当然否认了。虽然经过几次庭讯，她始终没有承认那样的罪行。结果在昭和三十五年时，她死于狱中，享年七十六岁。昭和三十年代，文坛吹起一股占星命案的推理旋风，这是受

到传播媒体的大力宣扬，以及昌子至死否认犯案，并且死于狱中的影响。”

“警方对于昌子的怀疑，是否只针对平吉一案，还是也包括阿索德命案在内？”

“老实说，我觉得他们对这一连串的事件，根本完全摸不着头绪，只是觉得昌子的嫌疑最大所以锁定在她身上，只要假以时日能从她身上挖出结果，当时日本的警察都是这么做的。”

“真是一群糊涂蛋！不过，在没有证据的状况下，他们也能拿到拘捕令？”

“啊，我刚才说的话有点语病，其实不是什么正式的拘捕令……”

“说的也是！他们那些人如果要抓人，哪需要什么拘捕令。但是，若说昌子会杀害那六名少女，我认为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她的亲生女儿。如果她为了保护自己而对亲生女儿下毒手，岂不变成心狠手辣的巫婆！”

“不，昌子给人的印象确实不太好，她的个性很严厉！”

“那么，我想要问一件事。或许现在再问这些也无多大意义，但是，在弥彦时，昌子可有时间杀害那六名少女？”

“关于这一点，至今仍然争论不休，不过，就结论来说，答案大概是否定的。到三十一日早上为止，这些少女仍然活着。这是根据旅馆方面的证言而得到的事实。据岩室温泉旅馆的服务生说：三月二十九到三十日，包括昌子在内的七位女客，确曾投宿于该处；而接下来的三十日到三十一日，除了昌子之外，那六名少女依然住在同一家旅馆。也就是说，被害的六名少女连续两个晚上，都住同一家旅馆。根据服务生的说法，到三十一日早上为止，六名少女的确还活着。但是自三十一日早上离开旅馆后，她们就下落不明了。通常我们在讨论某个人的不在场证明时，必须先推断被害者死亡时间。不过，在这件命案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六名少女失踪后，隔了很久尸体才被发现，而且尸体也受到极大的伤害。只有最早被发现的知子，因为距失踪的事件比较短，所以较能推测出正确的死亡时间。据推

测，她的死亡时间大约是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点到九点之间。也就是她们失踪之后的下午。”

“从各种条件来研判，”我接着说，“这六名少女在同一地点同时遇害的可能性相当大。因此，前面推定的死亡时间，也很可能就是她们全体的死亡时间。假定凶案是发生于三十一日午后，那么黄昏以后的可能性，比下午更大。拿这个假定的死亡时间，与昌子三十一日下午的行踪相比对时，对昌子有点不利。昌子娘家的人虽然一再强调，三月三十日傍晚，昌子的确有回到娘家。不过，这又是至亲的证词，不足采信；再加上由于平吉命案已传遍全国，昌子回到娘家后，并不愿外出，三十一日整天都待在家里，因此除了家人以外，谁也没见到。这一点是对她最不利的地方。综观上述，谁也不敢说她不会在三十一日早上再回到弥彦行凶。”

“不过，六具尸体不是分散于全国各地吗？昌子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件事吧，她不是没有驾照吗？”

“没有。在昭和十一年年的时候，几乎没有女人持有驾照。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汽车驾照犹如现在的飞机驾照一般；前面提到过的人物当中，也只有平吉和平太郎有驾照而已。”

“那么，这一连串命案的凶手若是同一个人，而且是单独作案的话，就不可能是女的喽！”

“照说应该是这样。”

“我们再回来讨论少女们的行踪吧！到三十一日早上为止，她们的行踪都算是很清楚。不过，这以后就完全没有目击者了吗？六个人一起行动，应该相当引人注目吧？”

“完全没有目击者。”

“会不会她们认为反正四月一日晚上再回目黑就好了，所以又放松心情多玩了一天呢？”

“警方也这么想过，所以一一查询了附近的旅馆，例如岩室温泉、弥彦、吉田、卷西川，甚至较远处的分水、寺泊、燕等处的所有旅馆，然而就是没有人看过这六名少女去投宿。或许她们其中有人在三十日就遇害了……”

“可是，三十日晚上她们不是还一起住在旅馆吗？”

“啊，对！如果她们发现少了人，一定会向警方报案吧？”

“她们可能去佐渡吗？”

“会吗？当个年代要去佐渡岛，好像只有从新潟或直江津坐船才行，但这两个地方离岩室温泉都很远。不过，警方还是去佐渡调查了。”

“嗯。如果她们不想让人知道这个行程，很有可能分开行动，每两人或三人一组，或是使用假名。而且三十一日有一整天的时间，她们可以分别投宿于不同的旅社，坐在火车上时，也可以分开坐，免得引人注目。不过，我实在找不到她们这么做的理由。”

“你想的不错，分散行动的话，确实比较不会引人注目。只是，她们有必要这么做吗？而且，她们有什么理由，会去那些她们成为尸体后，被发现的地方？对凶手来说，她们那样的行动，简直就是自动上门来送死！三月三十一日以后，她们并没有投宿旅社，然而这种可能性很



低，因为她们在东京以外并没有什么亲戚，而且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她们没来过。其他如朋友或熟人处，警方也一一探听过，答案还是一样。如果曾经住过自己家的少女，莫名其妙地死得那么惨，想必没有人会保持沉默吧！总之，三十一日早上以后，她们就完全和外界失去联络了！”

“经过长达四十年的争论，还是找不出她们失去联络的原因吗？”

“是的。”

“昌子被警方逮捕后，一直都否认自己涉案，但警方却没有释放她。警方一直不放走昌子，是否后来找到了什么证据？”

“不错。警方在梅泽家仔细搜索以后，竟然发现了装有砒霜的瓶子，一束疑似用来吊床用、附有挂钩的绳子。”

“咦？真的找到那些东西了吗？”

“嗯。不过，令人纳闷的是，绳子只有一条，大概其他的都丢掉了。”

“不过。这样反而更令人难以置信，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吗？难道昌子不会说这是别人故意栽

脏的吗？”

“她说了。”

“她知道是谁嫁祸给她的？”

“她说不知道。不过也许她确实不知道是谁。”

“哼！总之问题是出在天窗，警察应该检查过天窗，没有发现那里有被移动过的痕迹吗？”

“这个嘛，在命案发生的前几天，好像有小孩丢石头到画室的屋顶，因此玻璃上有裂痕，于是平吉马上换了新玻璃，重新安装时也用了新的修补剂，看不出什么疑点。”

“真是心思细密的家伙。”

“心思细密？”

“嗯，那个石头不是小孩子丢的，而是凶手丢的。”

“怎么说呢？”

“这个等一下再解释。不过警方如果早点发现就好了。二月二十六日当天，屋顶应该积了很多雪。只要爬梯子到屋顶一看就知道了。应该会有脚印或手印，抑或移动玻璃的形迹……啊！”

“怎么啦？！”

“因为下大雪的关系，天窗的玻璃上想必积了一层雪吧！所以，平吉的尸体被发现时，画室的室内应该很暗。因为雪把天窗遮住了。不过，如果天窗的玻璃曾经拿掉，雪就无法堆积，房间也就变亮了。当时画室没有出现不自然的光线吗？”

“好像没有吧！因为书上并没有提到这点，要是有这种情形，应该会写下来吧。大概是两边的玻璃上都积满了雪吧，不过……”

“是吗？嗯，如果凶手的心思够细密，当然会把玻璃放回原位，然后再在上面积放一些雪。而且，二十六日早上八点不是又下了一阵子雪吗？不过，在潮湿的屋顶上用修补剂安装玻璃，不是很容易的事……”

“可是，昌子被捕时，距平吉遇害已经一个多月了！”

“嗯，总之是太慢了，错过调查的最好时机……不过，说到梯子，梅泽家有梯子吗？”

“有。好像一直搁在主屋的墙角。”

“有移动过的痕迹吗？”

“没有。梯子好像是放在屋檐下，那个地方不会积雪，而且，玻璃店的人来换玻璃时，好像也用过一个梯子。总之，警方是在平吉的命案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才去梅泽家搜查的，彼时上面已积了灰尘，即使之前有用过，也看不太出来。”

“这么说，如果杀害平吉的凶手是昌子她们，那么她们用的，就是这梯子喽。不过……雪地上面好像没有移动梯子时所留下的脚印。”

“不，这个梯子放在一楼的窗口下。如果从窗口移进家里，再从玄关搬出来……不，不必那么做。因为把梯子拿出去时，外面还在下雪，就算有脚印，也会被积雪掩盖。所以问题是把梯子搬回来的时候。从后栅门出来，沿着外面的路绕一圈，再从玄关走进家里，然后从一楼的窗口递出来。”

“哈，那些女人好像变成扫烟囱的工人了！”

“不是她们做的，那么绳子和砒霜又作何解释？”

“对了！那种砒霜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问题该是我问才对呀！”

“那砒霜又叫亚砷酸。就是用来杀害那六位少女的剧毒。法医验尸的结果显示，每个女孩胃里都有零点二到零点三公克的亚砷酸。”

“咦？这不是很奇怪吗？在平吉的小说里，不是提到过牡羊座者要用铁，处女座者要用水银置之于死地吗？而且，这些少女很可能在四月一日晚上以前就已经遇害了，装毒药的瓶子怎么会出现于梅泽家呢？”

“对呀，所以警方才不释放昌子，这么一来，不但逮捕令师出有名，还可以将她留置。另外，平吉手稿里提到的金属元素，也的确从少女的尸体口中或喉咙里找到。完全如平吉所指定的。不过，这些金属并不是用来杀人的，致她们于死地的是亚砷酸。这是一种剧毒，只要零点一公克就能致命。大家都知道氰酸钾是一种毒药，其致死量为零点一五公克，因此亚砷酸的毒性，

比氰酸钾更可怕。在此，有一份说明，你要不要看一下？刚才说的砒霜（ $\text{As}_2\text{O}_3$ ）溶于水中，这会增加它的碱性，因而快速融解，然后就变成亚砷酸，公式是 $\text{As}_2\text{O}_3 + 3\text{H}_2\text{O} \rightarrow 2\text{H}_3\text{AsO}_3$ 。”

“噢。”

“凶手把亚砷酸混在果汁里，让六名少女喝下去。由于剂量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凶手是利用六人齐聚一堂时，同时对她们下毒的。”

“原来如此。”

“可是，凶手不只杀了她们，还按照平吉书中所描述的，把那些金属元素一一放进她们口中。

“水瓶座的知子口中找出氧化铅。那是一种黄色的粉末，本身就是一种剧毒，好像很难溶于水。换句话说，只用这个氧化铅，也可毒死知子，可是凶手无法一一毒死少女们，总之，凶手为了一次毒死六名少女，不得不用相同的毒药。这种推理应该可以成立。”

“果然如此，真厉害！”

“天蝎座的秋子口中被放的是氧化铁。那东西俗名铁丹，经常使用于颜料或涂料的红色泥状物，它并不是什么毒素，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物质，约占地球上所有物质的百分之八。其次是巨蟹座的雪子，她喉咙里放的是硝酸银，那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有毒物质。然后是时子，她是牡羊座，和天蝎座的秋子同样是铁质，不过由于她的头已被切掉，所以切断面和身体上涂有铁丹。接下来是处女座的礼子，她口中验出水银。最后是射手座的信代，从她喉咙里化验出锡的成分。情形大致是如此。水银可以摔坏几支体温计而取得，其他药品则必须具备专业知识，必须是能自由出入大学药学部的人，一般人很难取得。但是梅泽平吉基于对艺术的狂热，也许会费尽心机去搜集，可惜的是，他已作古，无法求证。”

“这些毒药会不会是平吉生前已经收集，而把它放在一个隐密的地方？”

“这就知道了。我也想过这种可能性。不过警方似乎不这么认为。总之，不管这是有意的行凶，或是一种恶作剧，凶手把这项炼金术般困

难的大工程，圆满地完成了；至少是依照平吉的解释，来进行这个杀人行动的。我们可以说：平吉偷偷写在手稿上的计划，几乎被凶手完全实现了。但是，既然平吉已死，凶手究竟是谁？凶手行凶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谜题之所在。”

“嗯。”

“除了平吉还活着之外，实在很难解释阿索德命案为何会发生。因为，对别人而言，制作阿索德应该是毫无意义的事。当然，若有人醉心于平吉的思想、艺术观，确实可能为死去的平吉完成‘遗愿’。但是，平吉并没有这种亲密的艺术家朋友。”

“平吉真的死了吗？”

听到御手洗这么说，我不由得高声大笑了起来：“啊哈！我就在等你这么说。”

御手洗显得有点沮丧，不过头脑灵活的他，很快地接着说：“不，我所想的和你说的并不一样！”

“那么，你是什么意思？”我立刻追问了一句。根据我的直觉，他说这句话一定别有含意。



“你的说明不会到此就结束了吧？”御手洗接着又说，“尸体是各自在何处被发现的？我想等你把全部谜题都提出来以后，才说出我的想法。”

“好吧！别忘了你现在说的话，等一下你一定要好好回答我。”

“好啊，反正你马上就忘了。”

“你说什么？”

“谁的尸体最先被发现？是依照靠近东京的顺序被发现的吗？”御手洗立刻提问。

“不是，第一具被发现的尸体是知子，在细仓矿山，属于宫城县。宫城县栗原郡栗驹村大字细仓、细仓矿山。尸体被弃置于林道分岔口后面的树林，并未掩埋。膝部以下被切断，然后用油纸包起来。死者身上还穿着旅行时的服装。四月十五日即她们失联的十五天之后，被路过的村民发现的。细仓矿山是以产铅及亚铅而著名。知子是水瓶座，在占星术或是炼金术中代表铅。因此，使得向来不以想像力来办案的日本警察，这一次也意外地不否定其依照平吉的小说来进行的

可能性。也就是说，那些少女们大概均已遇害，而且依平吉小说所述的，被遗弃于全国各地。不过，平吉的小说里，只提到要把牡羊座置于产铁之地，巨蟹座置于产银之地，却没有具体说明矿山的名字。因此，如果要找时子，就得到全国各地以产铁闻名的矿山搜索，例如北海道的仲洞爷、岩手的釜石、群马的群马矿山、埼玉的秩父等地。同样地，若是雪子的话，因她是巨蟹座，属于银，所以要到北海道的鸿之舞、丰羽、秋田的小板、岐阜的神冈等地去找。找那些尸体，好像耗费了不少时间，因为其他的尸体都被埋起来了。”

“咦？被埋起来了？那么说，只有知子没被埋了？”

“对呀！”

“嗯……”

“她们被埋的深度都各不相同。是否含有某种占星术上的意义呢？这个就要靠你了！”

“你再说得具体一点吧？”

“嗯，秋子被埋了五十公分深，时子是七十公分，信代则是一公尺四十公分，雪子为一公尺零五公分，礼子一公尺五十公分。当然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警方及业余侦探都想不出这些数字有何用意。至今尚无一人想得到令人心服口服的合理解释。”

“哦。”

“唉，也许，那么做只是为了故弄玄虚。”

“如果掩埋的深度都是在五十公分到七十公分之间，倒还说过得去。至于一公尺五十公分的深度，未免太离谱了，要是个子矮一点的人，甚至可以站着掩埋呢！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秋子是天蝎座，她被埋了五十公分？……时子嘛……”

“牡羊座、天蝎座为七十公分、五十公分，处女座、射手座、巨蟹座则分别为一公尺五十、一公尺四十、一公尺零五公分。这里有一张表。”

“啊……可是，也有一个是一百零五公分的——那大概是凶手一时疏忽。喂，知子之后又发

现谁？”

“由于下过雨，所以被掩埋的尸体失去早期发现的黄金机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发现。直到约一个月之后的五月四日才又发现秋子的尸体。她是被油纸包着，穿着旅行时的衣服，不过腰部却被切掉二、三十公分，死状很惨。发现的地点是岩手县釜石市甲子町大桥，她被埋在釜石矿山附近的山里。听说是警犬发现的。知子和秋子两具尸体，都经过当时被关在拘留所的昌子指认，确定是她自己的亲生女儿无误。”

我接着说，“于是警方对警犬的信心大增，再派出大量警犬协助搜寻。这一招果然奏效，只隔三天，就在群马县群马郡郡马村大字保渡田的群马矿山，找到了时子的尸体。她身上也覆盖着油纸，衣服也和失踪前穿的一样，只是少了一个头，所以也可能是别人。不过多惠已出面指认无误。除了多惠的证言之外，尸体的两脚也具有芭蕾舞者的特征，而且腹测也有一颗痣，这点和平吉手稿中所述的一致。而且推定死亡时间与前后失踪的少女中，并没有和时子同龄的人，所以可

以断定这具尸首就是时子。然后，又过了好久。大概因为埋尸的洞太深了。雪子的尸体直到十月二日才发现。她的死状也许是最惨的。由于时间过久，尸体早已腐烂。胸部被切除，凶手竟然把头直接摆在腹部上面，宛如一寸法师。其他地方则大致相同。被油纸包着，穿旅行时的服装，被埋在一公尺深的洞里。地点则在秋田县大馆郡毛马内村小坂矿山的废矿附近。昌子也亲自前往认尸，并确定是雪子。接着，又隔了一段时日，才在那年年尾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现了信代的尸体，距离被杀的时间已接近九个月。剩下的信代和礼子，各属于射手座和处女座，代表的金属为锡与水银。在日本境内，出产这两种金属的著名矿山并不多。先说水银吧，要是把范围限定于本州，则只有奈良县的大和一处。至于锡，也只有兵库县的明延及生野而已。如果不是这样，这两具尸体也许永远无法发现了。因为她们被埋得相当深。十二月二十八日，信代的尸体在兵库县朝来郡生野村的矿山被发现。她的大腿被切断，骨盘和膝关节被凑在一起，其他大致与前被害者相

同。由于遇害时间是三月底，至今已过了九个月，尸体早已化作一堆白骨，真是残酷啊！最后一个礼子。她是在昭和十二年二月十日被发现的，所以距第一个被杀的平吉已经大约一年。礼子的尸体少了腹部，其他地方也都和别人一样。埋尸地点则在奈良县宇陀郡菟田野村大字的大和矿山附近。她被埋在一个一百五十公分深的洞里。由于这两具尸体早已化为白骨，即使再亲密的人也认不出来，根本没必要让她们母亲文子前来认尸。不过，文子好像还是前去认尸了。”

“照你这么说，这两具尸体不是比时子更有可能是别人的尸体吗？因为容貌已经无法辨认，只能从衣服上分辨。”

“没错。为了求证确实是信代和礼子，调查人员花了不少精神。时子的尸体因为死亡不久，尸体尚未腐烂，所以不难辨认；不过，最后找到的这两具尸骨，也可以从骨骼及皮肤来推断年龄；其次，这两具尸骨的身高方面，也大致吻合信代和礼子的身高。另外，头盖骨可用黏土代替肉，让它复原成原来的模样。如此，每个人的长

相也就大致确定了。还有血型比对也使得辨认更加确定，不过最有决定性的，是这六具尸体的脚部骨骼以及脚趾的形状，都能很明显地看出她们生前都是芭蕾舞者。详细的情形我虽然不太了解，不过，由于芭蕾舞者都是踮着脚尖跳舞的，所以足趾当然也会变形了，脚部的骨骼大概也和一般正常人不大一样吧！再说，要在当时找到和她们同龄，又都跳芭蕾舞的少女，恐怕全日本都找不到。当然当时全国各地也有十余岁少女失踪、请求协寻的案子，若说死者是其他人的可能性完全是零，未免有点奇怪。但是若只是为了要杀掉她们，而花功夫要她们长时间练舞，把脚趾骨弄成变形，实在太匪夷所思。总之，综合上述的限定条件，大约可以肯定这六具尸体，九成九就是梅泽家的小姐们吧！”（图四图五）

图4



“有道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她们到弥彦旅行时，免不了要带点随身衣物吧？可是，却没有





发现这类东西，只有尸体，这点或许是非常重要的线索。还有，我要再说一遍，知子的死亡推定

时间是昭和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点到九点之间。根据前面说过的理由，这个时间也可以当作其他五个人的死亡推定时间。虽然也有些书或调查报告书上，把这五人的死亡推定时间写成四月初，可是这些大可不必管。”

“认为其他五人的死亡时间，和知子一致的，是否只是来自你刚才所说的理由呢？”

“对。后来才发现的尸体，因为发现得晚，基本上已经很难推断正确的死亡时间，只能用推测的。尤其是信代及礼子，更可以说根本推断不出正确的死亡时间。据法医说，尸体只要放置一年以上，就难免出现判断错误的情况。更何况有人习惯把死亡时间说得长一点，有人习惯说得短一点，另外，尸体弃置的状态会影响腐败的程度，当然也会影响死亡时间的判断。再举个别的例子说：凶手在夏天杀了人，却故意让尸体换上冬天穿的棉袍，结果推断死亡时间时，可能就相差半年之久。好了，我的说明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还有不在场证明呢？所有出现的人物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的不在场证明呢？或许这个命案根本是为了集体屠杀。制作阿索德的事情，只是一种掩饰行为。也许梅泽平吉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引来杀身之祸。不过，要是提到对梅泽家有不满意的人，第一个被想到的，就是平吉的前妻多惠了！”

“但是从不在场证明来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多惠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守着柜台，照顾烟摊的生意。姑且不论平吉被杀的时间是深夜，在一枝遇害的时间，或者六名少女遇害的时间里，附近许多邻居都言之凿凿地说多惠一直坐在柜台前。多惠的香烟摊对面，好像是一家理发店；三月三十一日那天，由于生意很清淡，所以理发店老板看到多惠始终坐在店里，一直到晚上七点半左右才关上店门，其间只有偶尔去上个洗手间或做其他杂事。邻居说，昭和十一年那一整年，多惠可以说没有一天不开店。而且，当时多惠已经四十八岁了，怎么可能独自把六具尸体运到全国各地丢弃呢？再说，她也没有驾照。更何

况，那六名少女之中，还有一个是她自己的亲生女儿呢！所以，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多惠都不可能是凶手！”

“多惠的不在场证明成立吗？”

“成立。”

“不过，昌子却由于证据不足而被警方拘留。平太郎或富田安江呢？他们没有被拘捕吗？”

“不，他们就算被警察带走，也不是被拘捕的。我刚才也说过，那个时代警察只要认为可疑，就可以带人了，不像现在，一定要先有拘捕令才能带走嫌犯。所以，吉男也被拘留过几天才对。一切都看警察高兴。”

御手洗冷哼了一声，然后说：“那些笨家伙，能做出什么好事！”

“总之，每个人都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先说富田母子吧。三月三十一日那天，梅迪西当然也有营业，所以店里的女服务生、客人以及朋友们，都能为他们作证。咖啡店那边是十点才打烊的。在开店的时间内，富田安江以及平太郎似乎

都不曾离开过三十分钟以上，而且虽说是十点打烊，因为店里还有熟人，所以一直聊到快十二点，客人才离开。当然安江和平太郎也都在座。其次是梅泽吉男。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他在护国寺的出版社和人见面，一直谈到五点多，然后和一名叫户田的编辑搭电车回到家里，一起喝酒喝到十一点多。他的老婆文子，在丈夫回家的下午六点之前，虽然行踪交代得不够清楚，不过，五点十分之前，她还和附近的主妇，站在路边闲聊。由此看来，这对夫妻的不在场证明，应可成立吧！他们的情况和多惠一样，六名少女之中，有两名是他们亲生女儿，照理说，他们不可能对女儿下毒，书中的主要人物，除了昌子外，只有这五个人还没死，而他们的不在场证明，可以说都很充分。虽然文子的证据略嫌不足，然而她不但不知道命案现场在哪里，或许连弥彦的方向也搞不清楚，这么一来她若犯案，就必须一大早就离开东京，由此可见她的话是实话。再说，这五个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一一遗弃尸体。这就是警方所作的结论。”

“所有小说的出场人物都有不在场证明啊。原来如此，难怪会有凶手是外人的说法。不过，昌子不是也有不在场证明吗？”

“问题是，为昌子作证的，都是昌子的至亲。再加上那五个人的不在场证明都可以成立，因此急转直下，昌子的嫌疑随之加重。更何况昌子所居住的梅泽家的屋子里，又有砒霜瓶子的问题。”

“哼！如果把床吊上去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虽然不知道昌子是否只邀自己的女儿或邀所有人一起参与行动，可是在杀害平吉时，既然没有杀女孩们灭口的念头，为何事隔一个月之后，却又改变主意呢？所以这根本是自相矛盾的。”

“依你看呢？”

“先撇开平吉的命案，看看阿索德命案吧！凶手会不会是一个疯狂的艺术家的，他籍着杀害这些少女的行动，得到制作平吉梦寐以求的阿索德材料，然后再秘密地进行了这个疯狂的行动呢？”

“这一部分，就是‘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的最大魅力所在。有人说阿索德已经制成标本，藏在日本国内的某处，要解开‘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之谜，就必须先找出凶手和阿索德。阿索德必须放在如本的真正中心点，这是平吉所写的。这个遍寻不到的艺术家，既然已照平吉所描述的去做，看来会把已完成的阿索德放在平吉所指定的地点吧！那么这个日本的中心点在哪里？寻找犯人有点难，于是有人认为找不到凶手了，所以寻找阿索德就成了最大的目标。多惠曾经把得到的财产的大部分，做为悬赏金，希望有人能找到阿索德。可是这笔赏金至今仍然原封不动地放着。”

“等一下，为什么说找不到凶手？”

“噢！你居然还有勇气出这样的问题？果然是好样的，御手洗兄，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说一遍。因为和阿索德命案有关的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呀！再说尸体必须用车载到各地遗弃，然而，自四月起，平太郎每天都在梅迪西露面，昌子又被警方逮捕了，至于吉男嘛，他根本没有驾照。

剩下的女人也一样，不论多惠、文子，还是安江，她们不仅没有驾照，而且也都过着一如以往的日子。由此看来，我们只能认为凶手是平吉手记中所没有的外人了。既然无法从已知的人物中去寻找凶手，也就只有先找到阿索德再说了。”

“这话听起来好无奈呀！平吉没有学生吗？或是在梅迪西认识了什么人？”

“嗯，在梅迪西及柿木认识了五、六个人，但都是点头之交。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确定曾经去过平吉的画室。虽然另有一人很可能也去过，不过本人却否认了。其他人则连平吉的画室在哪里都搞不清楚！”

“哦！”

“还有，平吉也不曾对这些人说起阿索德的事，因为他们在手记中并未露面。能够代替平吉完成阿索德事件的人，一定是醉心于平吉的思想，或者是平吉的至亲。因此，这个人一定曾经出现在平吉的小说中。”

“唔……”



“不过，或许是有人曾经偷潜入画室，无意中看到平吉的手稿。平吉外出时，通常都把画室的钥匙带在身上，如果有人趁他喝酒时偷走钥匙，就能轻易地进入画室。但是，出现在平吉的手记里的人物，没有人有必要偷平吉的钥匙，偷偷进入画室中。”

“唔……的确是太不可思议了！”

“经过了四十年，还是没有人能解开这个谜题！”

“给我看看那六具尸体被发现的日期表好吗？我对其中还有些怀疑。”

“好啊！从这张表上看来，埋得最深的尸体最晚被发现，没有掩埋的尸体最早被发现。我认为这可能是凶手刻意安排的。不过，这又代表了什么意义呢？我能马上想到的，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为了方便自己的逃亡行动，另一个则是凶手确实是占星术或炼金术的信徒，这个埋尸的顺序特别有用意……可是，首先是水瓶座，其次为天蝎座，再来是牡羊座、巨蟹座、射手座、处女座，这样看来，也没有按照黄道的顺序排列啊！

看起来也不是依照自北到南的顺序，那么是按照距东京的距离吗？不，也不是。也许是我想错了，根本没有按照任何顺序……”

“对了！也许他本来打算全部都挖很深的洞，然后又嫌麻烦，所以才愈挖愈浅……循着这条线索，也许能够查出凶手埋尸的路径吧！埋得较深的是兵库与奈良，这两个地方的距离相当近，但是埋得第三深的，却是距离这两处相当远的秋田，这是为什么？”

“嗯……说得也是，如果埋得第三深的，不是秋田的雪子的话，那……总之，如果最初埋的是奈良或兵库的礼子与信代，按照路线来看的话，接下来应该是在群马埋了时子，再沿直线，在青森的县境埋了雪子，接着往南到岩手埋了秋子，最后才到宫城，因为这是最后一个了，所以把知子随便一丢，就逃回东京。这种推测应该可以成立。”

“与其说他觉得把尸体埋得太深，比较费事，毋宁说是凶手怕在周游日本埋尸的途中，万一最先丢弃的尸体被人发现，可就糟了，所以才

越埋越深的。”

“可能是这样吧，不过，在秋田被发现的雪子埋得深，在她之前的时子却埋得浅，这就形成了深、深、浅、深、浅的掩埋顺序。如果把第三和第四交换一下，就确实符合埋尸的顺序与深浅有关的说法了。那……埋尸的行动会不会是分两次进行的呢？或凶手是军方的特务机关，分两组进行掩埋工作，A组在西日本的奈良、兵庫、关东的群马进行，B组则在秋田、岩手、宫城的东日本进行；这么一来，每一组都是第一具尸体里得最深，这样就合乎逻辑。比起凶手是一个人，分两次行动埋尸的说法，这个军方的两组行动说，似乎比较合理。如果说凶手只有一个人，那么时子就不应埋得那么浅。与其说时子是第一次埋尸过程的最后一个，不如说她是整个埋尸过程的中途站。会不会凶手在完成西日本奈良与兵庫的埋尸工作后，就直接到秋田呢？可是，这样的话，埋在群马的时子，和在宫城未被掩埋的知子的顺序也是矛盾的。那么把西日本放在后面呢？这也不合理。因为在宫城发现的知子并未被掩

埋。因此，这个事件便倾向是由特务机关下手的可能性。要是他们分成两组，同时在西日本与东日本进行，则以东京为准，各自从最边缘的地点来开始埋尸，就颇合乎逻辑了。因为东京不是有特务机关的组织吗？如果真是如此，负责西日本方面的组员，居然没有掩埋时子，不是很奇怪吗？对啊！如此一来，特务机关介入此事的可能性，又变小了。而且，根据熟悉军事机密的人的说法，单方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哦！不过，这也可能是特务机关的高度机密，就算熟悉军事机密的人，也不见得会知道吧！”

“总之，秋田的雪子埋得那么深是凶手反覆无常所致。不过从这个想法可以成立一项推测，那就是凶手是旅居关东的人，他可能打算回青森时一路埋尸，则雪子的尸体就变成最后一个，这样一来，曝尸荒野的就应该是雪子了。”

“嗯……也许是吧！另外，这个埋尸的地点，还提供了什么线索吗？九州或北海道都有很多矿山，为何陈尸地点只限于本州呢？也许这一

点正好可以做为用汽车运尸体弃置各地的证据吧！当时连接九州与本州的关门隧道，还没有兴建呢！会不会是依照年龄的顺序呢？知子是二十六岁，秋子是二十四岁，嗯？对了！埋尸的深浅，是依照年龄的顺序嘛：最后的信代与礼子虽然颠倒了，可是由于埋尸的洞几乎是一样深，故而可以互换。至少这位杀人艺术家，把最年轻的信代列入最后一组。也许这点代表了某种意义呢！”

“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罢了！无法从中得到线索！”

“是吗？也许是吧！”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总算把‘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说完。怎么样，御手洗兄，你想到破案的方法了吗？”

御手洗的忧郁症似乎又发作了，只见他紧皱着眉头，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揉捏着眼睑附近：“这个难题的确是比我想像中更难、更大！老实说，我没办法在今天答覆你，也许要花几天时间吧！”

“几天吗？”我本想说也许要几年呢！终究没说出口。

“和这个事件有关的人物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而且也几乎完全没有动机。”御手洗低声地喃喃自语，“那么，会不会是在梅迪西或柿木认识的熟人干的呢？但是，他们和平吉的交情，应该没有深到会代替平吉去做那种荒谬至极的事。而且，他们根本没机会看到平吉的小说式手记。至于局外人，也许是陆军特务机关。不过，他们并没有替平吉制作阿索德的理由，熟悉军中事务的证人也没听过那种事。换句话说，凶手根本不存在……”

“不错！所以你还是投降吧！乖乖地放弃寻找凶手的事，也和大家一样，一起去寻找被置于四、六、三，十三之中心点的阿索德吧！”

“阿索德不是在日本的中心点吗？”

“对！”

“他书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日本的真正中心在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线上，所以只要沿着这条线仔细搜索，就可以找到阿索德了

吧？”

“说得没错。只是，这条线长达三百五十五公里，如果换算成直线距离，相当于东京到奈良的距离。其中有三国山脉、秩父山地，还要经过富士的树海，不是开车或骑机车就通过得了的，这三百五十五公里的距离，大都处于相当偏僻的地区，阿索德又被埋在地下，就算我们能像鼯鼠一般地挖地道，要找阿索德，仍然比登天还难！”

御手洗突然“哼”了一声，低声咕哝道：“就算如此，只要一个晚上，今天晚上就足够了……”

御手洗非常小声地说着。他的声音比蚊子叫还小，听不清楚地后面说的是什么。

---

## 第六章

---

第二天，我因临时有急事而抽不开身，御手洗似乎在思考“四、六、三”的谜题，也没打电话给我。

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身为自由业者，真是悲哀的事，因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必须以工作为先。我也曾经对御手洗表示过，干脆在他那里上班算了，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却突然站起来，说：“譬如说：一片荆棘园的后面，就是一块理想的园地；为了穿越这一条充满荆棘又弯弯曲曲地路，是必须披荆斩棘，才能通过那条路，到达路的彼端，建立美好的家园。这样你懂吗？”

“啊？”



“那是男人奋斗一生的终点站。虽然攀爬荆棘园的门柱，从高处远眺，也可以看到荆棘园的出口，但是，如果不经一番辛苦，那终究只是看得见，却到不了的理想园地。”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

听到我这么说，御手洗便以遗憾地口气说：“可惜呀！在没有想像力的人的眼中，毕卡索的画就和涂鸦一样没有价值。”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御手洗的话，就是不要我去上班的意思吧？因为他的个性这么别扭，所以当时说不出不想让我去上班的话。

第三天，我再去找他。才隔一日，他脸上的阴霾已经不见了。这个男人的心情，是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的。

当我进入他的房间时，原本像流浪汉一样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的他，慢慢地站起来，缓缓地在室内踱步，然后对着门外，象站在宣传车上的候选人准备发表政见般，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我可以猜出他这么愉快的原因。我想他是已经解开“四、六、三之谜”了！

御手洗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说：“那天你走了以后，我又想了许多。认为应该先找出日本国的南北中心，因为，东西方向的中心点已经知道了。平吉认为日本的最北端应该是春牟古丹岛，位于北纬四十九度十一分；最南端的硫磺岛，为北纬二十四度四十三分。这两者的中心点为北纬三十六度五十七分。从地图上来看，平吉所说的东西中心线，亦即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分，和南北的中心线之交叉点，大约是在新潟县的石打滑雪场附近。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平吉所说的真正南端——波照间岛与春牟古丹岛之间的中心线。波照间岛在北纬二十四度三分，和最北端的北纬四十九度十一分的中心线，就是北纬三十六度三十七分。这条线和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交叉点，在群馬县的泽渡温泉一带。这两个中心点的差，正好长二十分。这个数字似乎是有意义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平吉所说日本肚脐的弥彦山之纬度，那是北纬三十七度四十二分。这个数字和刚才提到过的两个中心点的前者，相差四十五分，是可以除尽的数字。不过，这样还是

求不出四、六、三的数字。于是我想到：何不把发现六名少女尸体的矿山的经纬度，也全部列出来看看呢？所以就列出了这一张表。”

御手洗把一张写满数字的纸递给我看：

㊦小板矿山（秋田县）东经一百四十度四十六分  
北纬四十度二十一分    ♂釜石矿山（岩手县）东  
经一百四十一度四十二分北纬三十九度十八分  
h 细仓矿山（宫城县）东经一百四十度五十四分  
北纬三十八度四十八分    ♂群馬矿山（群馬县）  
东经一百三十八度三十八分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六  
分    ♀生野矿山（兵库县）东经一百三十四度四十  
九分北纬三十五度十分    IO大和矿山（奈良县）  
东经一百三十五度五十九分北纬三十四度二十九  
分。

“我把这六座矿山的经纬度求出一个平均值。先从东经来算，结果却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正好是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正好和平吉所说的东西之中心线吻合，由此可见，这六个地方是他早就选好的！其次再来求纬度的平均值，正好是北纬三十七度二十七分。在地图上部可看出这

个纬度和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交叉点，就是长冈的西边一带。然后再拿它和刚才求出的日本南北之中心点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它和两种中心点的前者，也就是春牟古丹岛与硫磺岛的中心点，正好相隔三十分的距离。接着再看与弥彦山的位置关系，北纬三十七度二十七分，是从弥彦山向南移动十五分的地点。如果把弥彦山也包括在内，则在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那条线上，包括弥彦山在内，正好有四个点。由南向北来说，首先是春牟古丹岛与波照间岛的中心点。再来就是向北移二十分的春牟古丹岛与硫磺岛的中心点，再来就是向北移三十分的六座矿山的平均纬度点，最后再向北移动十五分，就是弥彦山了！也就是说，从南端开始，间隔分别是二十分、三十分、十五分，共有四个点并列于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线上。如果各除以五，就会得到四、六、三的数字。这个四、六、三的中心，也就是加起来为十三的正中央，就是北纬三十七度九点五分。北纬三十七度九点五分，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位置，从地图上来

看，应该是新泻县十日町东北方的山中。这里想必就是平吉想要安置阿索德的地点。怎么样？我家的咖啡好喝吧？尤其是今天的咖啡特别好。或许你不觉得，但是我一直都这么认为的。你觉得呢？石冈兄！”

“啊，今天的咖啡……”

“哎呀，我不是问咖啡的事，我是在问你对于四、六、三的看法。”

一时之间，我有点说不出话。

“……了不起！”好不容易说出这几个字，就立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御手洗似乎不太舒服。我赶紧接着说，“御手洗兄，你真的很了不起。能够想到这里，只能说你是个天才。”

“该不会是……”

“唔？”

“刚才我说的答案，以前也有人提出过了？”

或许刚才我一不小心，露出了“很遗憾”的表情。但是，偶尔杀杀他的锐气，应该无妨吧：“御手洗兄，可别小看四十年的时间。凡人必须花四十年的时间，才建得了一座金字塔呢！”我

的话有点讽刺的味道，但这也是从御手洗那里学来的。

“从没有见过这么讨厌的案子！”御手洗似乎要歇斯底里起来了，“不管是什么答案，前面都已有人答过，这不就像考试一样吗？你就像拿着考卷的老师，要我在答案纸上画×或√。我不喜欢被考试，也不会因为答对了，被认为是模范生、被称赞，而感到高兴。成为模范生又怎么样？而且，怎样才是模范生该有的行为？我不会为了拥有模范生的优越感而努力的。现在不会，以后也绝对不会。”

“御手洗兄。”

御手洗不理睬我的叫唤，迳自无言地走到窗边。

“御手洗兄。”

“……我说……”御手洗终于开口了，“我不是不了解你想说的。只是，我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我不觉得自己是个怪人，而是别人不了解我，才会说我奇怪。明明我也和大家一样，每天过着普通的生活，但是别人却觉得我好像生活在

火星上面一样。”

这好像就是他有忧郁症的原因了。

“御手洗兄，你好像不太舒服……不要一直站着，坐一下吧！一直站着会很累吧？”

“我实在不懂。”御手洗接着说，“既然最后都要进棺材，人们为什么还要为愚蠢的事拚命？没有用的啦，石冈兄。现在得到的一切，以后还不是会失去？就像平吉所说，我现在所做的努力，到头来等于是白忙一场。喜悦也好，悲伤、愤怒也罢，都犹如台风或夕阳，来了会去，去了也还会再来；就像樱花一样，春天来了，就会开花。我们每天忙东忙西，最后仍然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叫做理想？哼！不过是让我们耗费人生的标语。”御手洗说着说着，整个人坐进沙发里。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

听到我这么说，他立刻瞪着我，问：“了解？你了解什么了？”他带着悲哀的语气说，“唉，对不起，我不应该对着你抱怨。你不会说我是疯子吧？谢谢你。或许你也和别人一样，但

你一定比别人更‘认真’看待我。好了，换个话题吧！刚才我说的地点里，没有发现什么吗？”

“唔？地点？”

“啧啧，你呀！我在说十日町东北方的山中呀，就是十三的中央嘛。”

“啊？那个呀！”

“那些业余侦探没有一窝蜂地跑去那里吗？”

“大概没有吧！有的话，那个地方现在一定成为观光胜地了。”

“说不定还会卖阿索德馒头之类的。”

“可能哦！”

“没有在那里发现什么东西吗？”

“没有。”

“没有？什么也没有？”

“对，什么也没有。”我摇头说。

“但是……这么说来，就是有别种想法了？那是……”

“还有很多谜案、说法，这本书里都有写了。你想知道的话，可以把书拿去看看。”



“不必了，我没有时间看，也没有兴趣看。我要自己解开这个谜。我敢说这就是正确答案。不过，那个谜样的杀人艺术家，是否能解开这个谜底呢？他虽然依照平吉所描述的步骤杀人，可是关于安置阿索德的地点，他是否也胸有成竹呢？我个人认为，他应该能找到答案。因为他既然能照平吉的意思，把尸体弃置在平吉预先计划好的位置，想必他对平吉的整个构想，早已了然于心。就以‘弃尸地点’为例吧！平吉在手记中，并未指示弃尸的正确地点，也没有写出矿山的名称。不过，从手记里写的四、六、三的数字来看，平吉对于弃尸地点，应该早有腹案。再来看凶手的弃尸地点，竟然也恰好吻合四、六、三的数字。换句话说，这个神秘凶手的弃尸地和平吉的构想完全相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因此，他应该也能解开平吉留下来的谜。这个神秘的艺术家的如此了解平吉，让人几乎忍不住想说：平吉和凶手是同一个人！”

“不错！”

“或者，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些突发事件，使凶手想到安置阿索德的更理想地点……也或许阿索德被埋得很深，不是那么轻易就会露出土面。那些业余侦探难道都没有挖过那一带？”

“挖是挖了，只是什么也没有挖到。那个地方已经被挖得像满是炮弹痕迹的硫磺岛。”

“硫磺岛！说起硫磺岛，平吉对硫磺岛的预言日，确实料中了。这些先别管，可是阿索德居然没有被埋在那里……那一带是什么地形？有没有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地方？”

“似乎不太可能！因为那里的地形很平坦，而且四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挖遍了。”

“嗯，既然你这么说，就相信你吧！如果没有埋在那里的话……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制作阿索德？”

“那又何必杀害六名少女，再把她们身体的的一部分收集起来呢？”

“也许尸块腐败得太快，而遭到挫折。制成标本的臆测，大概只是空穴来风吧！制作人体的标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虽说如此，但是只要多多研究有关制作动物标本方法的书，有了概念之后，再加以运用，还是可能办得到的呀！”

“也许是吧！”

“虽然平吉的手记上，并没有提到制造阿索德的方法，不过，凶手若是平吉以外的人，自然会想出以标本的方式，来完成阿索德。我们都知道，那是即使只存在一天，也会令人感到满足的作品吧？就算凶手制造标本的技术很拙劣，只要那个标本拥有半年的生命，相信凶手就会感到很大的满足了。平吉的小说中不是也提到，只要能组成阿索德，她自然会具有生命力。不是吗？我虽然不这么认为，不过，他既然是个疯狂的艺术家的，那就说不定了！”

“嗯。”

“我认为你所解出的十三的中心点，应该没有错，然而却仍然找不到阿索德。就像你说的，这实在令人想不透。总之，从开始到我们谈到的这里，和这个事件相关的几个主要谜题，都已被推理迷们拿来一再研究了，可是，仍然没有一个

合理的答案？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什么？”

“就是关于十三的中心点，以及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说法，可能只是平吉一时兴起，随手写下的，用不着这么认真去思考……”

“绝对不是那样，这点我敢保证！”

“哦？为什么？”

“因为这条线上的确有些玄机。”

“怎么说呢？”

“也许把话题扯远了，不过，有关这条贯穿南北的线，并不是只有平吉的手稿有记载。其他知名作家也曾在著作中，也曾有过这条线具有一种神秘莫测力量的介绍。我常常看神秘小说，你听过松本清张这个作家吧！他曾写短篇小说＜东经一百三十九度线＞。你看过吗？”

“没有。”

“这本小说似乎在为梅泽平吉的预言作证据。这一点相当有趣。据说日本自古即有龟甲卜和鹿骨卜两种占卜方法。鹿骨卜，就是用火钳贯

穿鹿的肩胛骨，再根据鹿骨的裂纹，来预卜当年狩猎或农事的吉凶。至于龟甲卜，则因日本为岛国，海边很容易捡到龟甲，于是逐渐以龟甲来取代鹿骨。换言之，虽然鹿骨卜的历史比龟甲卜悠久，但流传龟甲卜习俗的主要场所，就是越后的弥彦神社。由于那一带是海边，当然以龟甲卜为主。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流传着龟甲卜的习俗，那就是从弥彦向南的太平洋沿岸的海滨，伊豆的白滨神社。至于流传鹿骨卜习俗的地方，大约可分为下列三处：上州群马县的贯前神社，和武州，即现在东京郊区的御岳神社与阿伎留神社。这五个神社都在东经一百三十九度线上，由南至北排成一行。除了上述的地方，日本的其他地方不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就都找不到有龟甲卜、鹿骨卜习俗的神社了。”

“哦！”

“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如果按照古音的读法，这条一百三十九度线的三个数字就得念做（HI）、（MI）、（KOKONOTSU）。换言之，这条线等于是（HI）、（MI）、（KO）

的暗示（棒槌学堂注：卑弥呼的日文发音即为HIMIKO）。”

“这实在很有意思！但是，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偶然呢？东经一百三十九度这个数字，是近代人对地球有了认识之后才建立的数值，硬把它和两千年前的卑弥呼扯在一起，不是太牵强了吗？”

“因为卑弥呼是女巫师，拥有超乎科学的力量，因此，让它以数字的启示来呈现，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在邪马台国的时代，女巫师卑弥呼的实际工作，就是利用龟甲或鹿骨的占卜行事，来预测未来。”

“那么，邪马台国在东经一百三十九度线上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据说邪马台国的后代，曾经移住在那一带。关于这一点，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魏志倭人传》的记载，三世纪的时候，邪马台国曾一度在现在日本九州出现。到了八世纪大和王朝兴起时，谁也不知道邪马台国究竟到哪里去了，日本的文献上完全没有

邪马台国的记载。有人说邪马台国被当时敌对的狗奴国消灭了，也有人认为邪马台国是被从朝鲜来的大陆民族消灭了。平吉的看法偏向后者。关于邪马台国的后来，依照这本小说的说法是：邪马台国后来灭亡了，而且与日本的中央政府军合并了。只是，大和王朝建立中央政府以后，对待邪马台国的政策，就是将邪马台国的人们与卑弥呼的子孙，强制迁移到东国。观看奈良时代以后的日本中央政府的政策，就可以发现到：朝鲜半岛动乱时，躲避战乱而逃到日本的‘归化人’，就被强制性地居住在上总、上野、武藏、甲斐等关东地区。不过，一般人推测，这样的政策其实早就有了，第一批被强制迁居的人，应该是邪马台国人吧！”

“嗯！”

“邪马台国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谜，虽然有人说它的所在地在九州，但也有人说在别的地方，众说纷纭。我曾经花时间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我们以后再来讨论，我们回到东经一百三十九度的话题吧。刚才我们说到

有龟甲卜和鹿骨卜习俗的五个神社。越后弥彦神社的经度，前面已经说过了，上州贯前神社位于东经一百三十八度三十八分，武州的御岳神社是东经一百三十九度十二分，阿伎留神社是东经一百三十九度十三分，伊豆的白滨神社在东经一百三十八度五十八分上。这几个神社都在平吉所说的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的延长线上。若是将平吉的说法向东移十二分，就可以和松本清张的说法合并了，由于东经一百二十四度线通过冲绳先岛群岛的正中央，我们将之大略视为日本极西点，东端则舍尾数算为一百五十四度。平吉所说的春牟古丹岛左侧的舍子古丹岛大致上便是极东点。以此数据所求出之日本的中央，就是一百三十度了。平吉可能认为：在日本的中心进行占卜，是最灵验的，居住在那里的巫师们的感应，也是最强的。所以平吉在昭和十一年时，就预言这是一条重要的线，在此拥有某种力量。”

“嗯，这样的说法很有意思。”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说呀！”

“小说家高木彬光的长篇作品<黄金之键>里，也提到这条线。”

“哦？”

“那本小说的主要内容，和明治维新时，江户幕府为了东山再起的宝藏埋藏地有关。我只说和平吉的事件有关的部分。江户幕府即将结束之际，有一位和胜海舟齐名的政治家小栗上野介，他忠于幕府，与倒幕派誓不两立。幕府末年征讨萨长联合军时，胜海舟主张和平交流，但小栗却主张彻底对抗，决定率领积弱不振的幕府军队，拟定了一个毁灭萨长东征军的计画。据说西乡隆盛后来知道这个计画的内容后，也大为赞叹。小栗的作战计划是：幕府军在箱根到小田原一带驻军，让萨长的东征军直驱已成空城的静冈，并在箱根与东征军决战，逼使东征军败走兴津，此时在停靠在兴津海岸的军舰，就展开炮击，一举消灭东征军。兴津这个地方一面靠山，一面临海，是个狭长的地带，遇到炮击时，根本无处可躲。可惜这个伟大的骏河湾作战计划，后来因为历史

的趋势，根本没有实行之日。不过，如果实行了，或许历史就会改写，江户幕府会更早结束。而箱根与兴津几乎是等距离地各在东与西夹住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这条线。也就是说这场作战，原本计画在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这条线上展开。还有，计画这场战争的人物小栗上野介的出生地上州权田村，也在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上；小栗后来失败了，逃回权田村，也在权田村被处决，他的墓地位置，也几乎是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传说中，小栗埋藏幕府黄金的地点是赤城山，赤城山位于东经一百三十九度十二分。但是这本小说却不认为赤城山是藏宝地点，认为藏宝地点应该在连结松井田与权田村的这条线上的某一个地方。这条线应该就是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好了，我已经将我知道的，和这条线有关的历史事件，做一个说明了。”

御手洗在发呆，好像故意要岔开话题般地，说：“那么，我是不是也该搬到那里呢？”

“现在来看看饭田小姐提供的资料吧！这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世人知道的资料，之前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再加上饭田小姐提供的资料，能不能解开谜底，就要靠你的智慧了！”

回想起来，御手洗和我之所以会对这件四十年前的悬案产生浓厚的兴趣，完全是因饭田美沙子而起的。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御手洗的占星术教室。

我之所以会来御手洗的占星术教室，是因为想学习一些基本的占星术知识，后来因为太闲了，就常常在他的占星术教室打转，偶尔会有女性前来请求御手洗为她们占卜，而且都说御手洗说得很准，此时御手洗就摆起大师的嘴脸，对我命令东命令西的，久而久之，我竟然成了他的助手。

饭田美沙子刚进来时，我并未特别注意。不过，她所委托的事情却和一般人不同。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好，”她迟疑了片刻，似乎在想该如何措词，“我并不是想请你为我占卜，不，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对象不是

我，而是我父亲。”说完，她又沉默了，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御手洗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样，也不催她，倒是站在一边的我，等得有点不耐烦。“其实……”她似乎下定了决心，终又开口了，“这种事本来应该去找警察结局，可是我却不能那么做。唉，御手洗先生，你还记得水谷小姐吧！大约一年前，她曾经拜访过你。”

“水谷小姐吗？”他故意歪着脑袋想了一下才说：“啊！就是遇到骚扰电话的那位小姐吗？”

“对。她是我的朋友。当时她遇到难题，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来找你商量之后，竟然很快就把麻烦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她向我提起你，说你不但精于星相，又有侦探方面的天才，而且聪明绝顶，所以我才冒昧地前来拜访！”

“哈哈！过奖了！”

饭田美沙子愈说愈顺口，而御手洗是喜欢听奉承话的男人。但是，她突然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之后，才突然开口问了一句奇怪的话：“御手洗先生的大名是什么呢？”

她的问题虽然无厘头，但我从旁却感觉到御手洗有些震动。

“我的名字和你现在要说的事情有关吗？”御手洗十分谨慎地回问。

“不，和我的事情没有关系，是水谷小姐想知道。她说她问你的时候，你不愿说。”

“好像是特地来问我的名字的……”

“洁，清洁的洁。”我打断御手洗的话，赶紧发言。当御手洗要口出尖酸刻薄的语言时，阻止他继续发言，是我的工作。

饭田美沙子低着头，好像在忍住笑的样子。御手洗的表情则是愈来愈难看。

“很奇怪的名字。”饭田美沙子抬头说。她的脸上有着红晕。

“给我这个名字的人很奇怪。”御手洗立刻接口说。

“给你这个名字的人？那是令尊吧？”

御手洗的表情愈来愈不耐烦。他说：“不错。所以他遭受天谴，早早死了。”

气氛变得很不自在，一时之间大家都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终于由饭田美沙子先开口说话。

“我不愿意去找警察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件事是先父的耻辱。先父虽然已于上个月逝世，但那件事如果发展到需要负刑事责任的情况，则外子和家兄都会受牵连。因为我们一家人和我先生都在警界服务。我刚才虽然提到过刑事责任，可是我父亲却绝对没有犯罪，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退休时还曾受上级表扬，除非不得已，平日他绝不请假或迟到。不过，他似乎一直为了某件事情，而抱着赎罪的心理。也许，那只是他的心理作用罢了。由于我想告诉你的，是一件轰动一时的神秘案件。此事若被外子或家兄知道，一定会立刻公诸于世，影响到家父的声誉。因为我先生和先父一样，是个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地人；而哥哥对工作又一向认真，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爸爸生前实在可怜，他一直独自承受这份心里压力，连个倾诉的对象也没有。要是可能的话，希望此事能在不损及父亲名誉，也不会在他

清白的一生留下污点的情况下解决。我认为父亲的希望就是这样，所以我试着代表他，向你求助。”

她说到这里，又停顿了一下，似乎陷入回忆里，也似乎想确定一下自己的决心。然后才说：“对我而言，这件事也像是家丑，万一宣扬出去，家兄不知将有何种反应。为了顾及家兄与外子，我才不敢贸然报警。由于这个事件和西洋占星术也有关系，而你是精于此道的占星术师，因此我认为你必定能由各种迹象，找出其中的关键，来破解这个谜题，所以我下定决心，前来拜访。可是，如果你有所误解就麻烦了，所以我必须声明，父亲绝对不是凶手，他和梅泽家的那些人也毫无瓜葛，他只是受人利用了。唔……御手洗先生，你可知道战前发生的梅泽家占星术杀人事件？”

当御手洗冷漠地回答“不知道”时，她似乎十分惊讶，便愣愣地看着他。也许她认为那么有名的事件，又和占星术有关，御手洗一定会知道。老实说，御手洗的回答也颇让我惊讶。

“我本来以为你知道的……那么我就必须从头说起了！”

接着，她就从平吉被杀的事件开始说，我忍不住从旁插嘴，并说我正好有一本关于这个事件的书，待会儿会详细为御手洗说明。她应了一声“噢”后，简单地交代完事件之后，又说：“我本姓竹越，婚后才随丈夫改姓饭田。我的父亲是竹越文次郎，他是明治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的。我刚才说过父亲在警界服务，梅泽家的事件发生于昭和十一年，当年父亲是三十一岁，在高轮警察局服务。当时我尚未出生，不过哥哥应该已经出生了。现在我们虽然住在自由之丘附近，但当时却住在上野毛附近，所以才会被卷入那个事件里。前几天，我在为先父整理书架时，发现了这个。这是用警察写笔录时的纸写的，字迹确实是家父的，里面的内容则是阐述了当时的经过情形。看了这份手稿后，我震惊不已，而且也不敢相信。一想到那么温和敦厚、循规蹈矩的父亲，竟然……我觉得父亲实在太可怜了，因此无法撒手不管。手稿的内容始于梅泽家事件中的一



枝命案。命案发生前，父亲和一枝……那不应该是警察会有行为。我既然已经决心让你知道这件事，不妨把这本手稿放在这里。我认为你看过之后，应该能了解先父的心愿，所以我想请你为我解决此事。如果真的能解决了，相信先父就是死也瞑目了。父亲死时，一定心有不甘，这点绝不会错！也许要解决整个事件有点强人所难，不过，我只希望和父亲有关的部分，能查个水落石出……”

后来，我们又聊了一阵子，并没有马上看竹越文次郎的手稿。我只瞥了一眼那本手稿，就知道它和一般的资料不同，当时的兴奋之情真是无法形容，几乎要感谢御手洗；若不是他，我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一份手稿。想必御手洗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不过，他却表现得十分淡然。

---

## 第七章

---

竹越文次郎的手稿：

在长达三十四年的警官生涯里，显然是失去的多，获得的少。一张奖状与警官的头衔，就是我获得的全部，然而，它们并不能减轻我内心的痛苦。

不过，这痛苦和我的职业无关，任何人都无法向他人诉说自己真正的痛苦。也许那些整天游手好闲的人，也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吧！

我五十七岁取得优遇退休时，也有部属大感意外。我并不是贪图那百分之五十的退休金，不少人担心退休之后，顿失生活重心，无法适应，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年纪大了，有些警察工作做起来恐怕会力不从心，难免有失误，所以还是选择退休一途。其实，这二十多年来，光荣退休

的景象，一直在我脑海盘旋，就像少女对于披白纱的憧憬一般！一直把这些自己亲手写的东西留在身边，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虽然也曾下定决心，只要能顺利退休，就不再碰这些东西，然而，退休后终日无事可做，便又忍不住提起笔来。也唯有在这些当年制作笔录的纸上书写，才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昔日的活力。

在此我必须将一直恐惧的事坦诚相告。随着地位的提高，责任也随之增加。老实说，早年我并未为我的工作感到烦恼，但是当儿子也选择了同一行业，而且也一路爬升到应有的地位，我的恐惧就愈来愈大，一心期望能平安无事地捱到退休。既然如此担心，何不早点自递辞呈呢？原因是胆小的我连这都不敢做，其原因有二，第一是我认为当警察是我的天职，并无离职的理由；其次是不知该如何面对同事的异样眼光，或作何解释。当然，那件事一旦东窗事发，不论我有没有离职，结局都是一样。总之，不明不白地离职，恐怕只会让我变成被侦查的对象。

一直在我脑海萦绕，令我心有余悸的，就是发生于昭和十一年梅泽家血案。在那个黑暗时代里，经常发生一些集体屠杀或神秘事件，梅泽家的事件也是其中之一，这件命案是由樱田门的刑事一组负责侦办的，我当时是高轮警局的侦查组长。那个时期各分局都设有侦查组，由于我的成绩优良，所以才三十岁就升上组长之职。

当时，我在上野毛买了一栋房子，长子也刚出生不久，可说是意气风发之时。然而，我永远也忘不了昭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上发生过的事。使我卷入这不幸事件的，就是发生在上野毛的金本一枝命案。包含一枝命案在内的梅泽家命案，战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奇案，一般人虽然都认为一枝命案和梅泽家的数条命案或许无关，不过，以下我所记述的事实，也许可以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年轻时，我为了争取晋升的机会，工作得格外卖力，经常早出晚归。但是升上组长后，我每天总是准时六点下班，走到那一带大约是七点多，所以如果对方是早有预谋，要引我入陷阱，

是很容易达到目的。那天我走出车站，大约走了五分钟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个穿着黑色和服的女人蹲在路边。当时路上并无其他行人，她双手捂着肚子，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我还记得当时她说：“我临时腹痛如绞，只好蹲在路边休息。”一听说她就住在附近，我就发挥人民保姆的服务精神，送她回家。我把她抱进屋子，让她躺着休息后本想告辞，她却留我多坐一会儿。一问之下，才知道她是一个人独居。坦白说，我对太太一向很忠实，不过，我也不认为夫妇以外的男女关系是一种羞耻。我敢发誓，当时我绝对没有打她的主意，只有当她哀怨的表情及敞开的裙摆映入眼帘时，我就把持不住自己的欲望了。

虽然我到现在还猜不透那个女人的心理，可是当听她说自己是个寡妇时，便猜想她可能是难耐空闺寂寞。事实上，当我拥抱她时，她也一再地在我耳边重复：我好寂寞哦！后来，她还频频向我致谢，并叫我不要开灯，赶快回家，否则家人会为我担心。她还说：我只是一时熬不住寂寞，请你忘了我吧！我绝对不会对别人提起刚才

的事！

我摸黑穿好了衣服，遮遮掩掩地走出大门，然后一面走一面想，觉得自己好像被狐狸精迷住了。我也想到：或许她的腹痛是装出来的。嗯，我愈想愈有可能。她会不会是连续剧里经常出现的女骗子？我摸摸口袋，钞票一张也没少。看来如果她刚才是装病，也是难耐深闺寂寞，才出此下策吧！于是，我内心毫无罪恶感，反而庆幸自己救了她。看她刚才的样子，绝对不会对外透露口风，只要我也保持沉默就没事了。不过，就算被我太太知道了，也没什么关系。

我回到家时大约是九点半，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就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

第二天什么事也没发生，直到第三天（二十五日）早上，我才得知她的死讯，并由报上得知她叫金本一枝。报纸以不小的篇幅报导这件命案，同时也刊登了她的照片，但是我觉得照片和她本人不太像，或许那是她年轻时的照片。我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逃出了警局。一枝家虽然距我家颇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我事前即得知消

息，理当先到现场调查。因此，我不敢细读报纸的内容。

据报载，一枝的尸体是二十四日晚上八时许发现的，也就是我下班回到家以后的事。最让我惊讶的是一枝死亡推定时刻。如果说是二十三日晚上七到九时之间，正好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我一向粗心，记不得正确的时间，然而我记得在距上野毛不远处遇到她时，大约是七点半，或是再晚一点，不过绝不会超过八点。既然那个时候一枝还活着，在那之前更不成问题，然后我送她回家，等我从她家出来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或八点五十分。

根据研判，凶手可能是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在一枝面向梳妆台时，击毙一枝。从时间上推算起来，那个凶手极可能和我擦身而过，也可能一直躲在屋子里，等我和一枝燕好过，我离开之后，在一枝坐在梳妆台前，梳理散乱的头发时，下手杀了一枝。这个案子里，最令我忐忑不安的，就是警方研判一枝曾经被强暴，还查出强暴者的血型为O型。而我的血型的确是O型。

回到家以后，我也不敢再看有关这个命案的消息。报纸对于一枝命案的报导，不像阿索德命案那样大篇幅，所以我也不清楚报纸如何报导一枝的命案。但是，我想报纸应该没有报导一枝曾被强暴之事。我之所以知道，是从警察局里听来的。尸体身上的和服，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被当作凶器的花瓶，也确实放在那间屋子的桌子上。只是，没想到她竟然已经三十一岁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也许是为了诱惑男人，而刻意打扮吧！当时，我心满意足地拥抱着她，事后，她隔了一扇纸门在隔壁梳头发，谁知道就此香消玉陨。我很同情这个和我有一夜情的女人，也对杀人的凶手相当愤怒，不过，由于辖区不同，我也没理由公然参与侦办这个事件。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四月二日我突然收到一封限时信，上面写着竹越文次郎亲启，邮戳是四月一日，寄信处是牛进局，一开头就写着：看完之后，请立刻将此信烧毁，一切依指示行事，请谨记于心！



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是为皇国之利益而行动的地下组织。关于三月二十三日发生于上野毛的金本一枝命案，我们已掌握确实的证据，证明是阁下所为。阁下身为治安人员，却知法犯法，实在令人深感遗憾。阁下的罪行本该被绳之以法，但有鉴于目前时局动荡不安，我大和民族自应团结一致，不宜自相残杀。故特赐下一戴罪立功之机会，以赎前愆。

此任务之具体内容为：处理六具女尸。这些少女均是中国间谍，虽已处刑，却不能公开。因为一旦引发中日战争，后果堪虑，故不得不故布疑阵，使世人误认为这是一般民间的无头怪案。因为本组织之人员无法出面，也不能使用本组织之公务车。希望阁下能自行调度车辆，在指定的时间内，依照指定的方法，到指定地点，遗弃此六具尸体。另外，请阁下了解：一旦事迹败露，你和本组织毫无关系，一切责任均由阁下自行承担。六具尸体已置于阁下犯案的金本一枝住宅的仓库，行动期限为四月三日至四月十日。希望阁

下在夜间行动，并且严禁向当地人问路，原则上也不准在餐馆逗留，不要留任何痕迹。此事攸关阁下生死，请牢记于心。随函附上一张地图，也许资料不够充分，但希望阁下能及时完成任务。

就记忆所及，那封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我当然大吃一惊，可是直到那时才发觉，要是有人指证我是嫌犯，我也很难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洗刷自己的冤屈。

不管我和一枝一起进入她家，以及从她家出来时，是否有人目击，一枝的死亡时间推定是七点到九点之间。我是七点半到她家的，当时她当然还活着。然后，我离开时大约是八点四十五分到五十分。换言之，那段关键时刻的大半，我都和一枝在一起。我被冤枉的可能性仅仅只有九点之前的这十分钟而已。更何况死掉的一枝体内，还残留着与我燕好的证据，只要警方传讯我，就会认为凶手是我吧！我在绝望之余，隐隐感到自己的警官生涯已接近尾声了，唯一的补救之道，就是依照这个地下组织的指示，圆满完成任务。

我知道当时的确有某些秘密组织的存在，对我这种低阶警官来说，他们几乎不像是现实生活的人物。但是，要是他们的组织十分严密，相心必不至于言而无信。更何况，他们既然一连杀了六名少女，应该也会极力隐瞒吧！

我继续看信，却又吓出一身冷汗。本以为只要把尸体丢在一个地方就好了，没想到却必须把尸体散置于日本各地。这件任务相当艰巨，即使通宵工作也无法在一天之内完成。信上除了指定各具尸体的遗弃地点之外，连行程的顺序，以及洞穴的深度也有详细的说明。幸好信中不只写出弃尸地的地点，还画出地图，注明在某座矿山附近。要是没有这些说明，我想我根本找不到那些地方。但是，我又同时觉得拟定这个计划的人，一定也没到过这些地方，否则他应该把地图画得更仔细才对。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把尸体散置各地？我至今仍然百思不解。不过，也许是为了制造悬疑气氛，而故布疑阵吧！只是，我无意中发现了她们的身体被切断一部分的理由。因为，这么一来，正好可以把她们放在我的凯迪拉克车

的后座，否则就很难办了，我想应该是为了运尸方便起见。

第二天，我几乎什么事都没做，只是一个劲儿地胡思乱想。我根本没有杀人，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才能保住性命呢？不过正如前述，所有情况都对我十分不利。尽管我没有杀人，然而和一枝做爱却是事实，如果要证明，就不得不供出这段事实，而这段事实却足以使我背上败坏警纪的罪名，受人唾弃。到那时，不但我的名字会上报，也会害家人蒙羞，甚至走投无路。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内心竟然燃起一股求生欲望。也许，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会面临一次生死关头的抉择吧：我才三十岁就担任侦查组长，家中又有娇妻稚子，绝不能轻易被打倒。于是，我下定决心了！

昭和十一年时，不但我没有自用车，就连周遭那些收入比我高很多的同事，也没有人拥有私人汽车。局里虽然有公务车，可是这件事并非一、两天即可完成，所以也不能向局里借车。左思右想之后，终于想起一个因犯诈欺罪而认识的

建筑商，由于他暗中经营不法事业，所以对我极力讨好。事后回想起来，若不是和他有这段渊源，运尸的交通工具就没有着落了。

至于警局方面，由于我是个从不休假的模范警员，所以只编了一套谎言，说太太染病，想送她到娘家附近的花卷温泉疗养，就轻易得到一周休假。其实我的东北之行并非谎言，我打算旅程途中在花卷小憩，并买些当地的土产分送同事。四月四日早上，我对太太说即将远行，要她做三天份的饭团。四月五日星期天。由于时间相当紧迫，于是我四日半夜即启程，先到一枝家里运出两具尸体，然后往关西的方向出发。

根据那封信的要求，我必须按照顺序，将这些穿着衣服，被切割过的尸体，掩埋在不同的地方。这些有如畸形儿的尸块，如果不尽快处理，势必会发出臭味，引来注意，到时候上野毛的一枝家，一定会再度招来搜查，所以我不得不立即行动。幸好当时与现在不同，即使深夜在国道上行走，也不必担心被拦下来查询，就算被查询了，只要我亮出我的警察证，应该可以顺利过

关。

由于路途遥远，所以直到第二天晚上我才抵达第一个指定地点：奈良县的大和矿山。我先在滨松附近的山林假寐了片刻，等待夜深才动手埋尸。四月的夜晚并不长，实在不适合做这种事，因为我顿然察觉埋尸工作必须花费许多时间。由于怕触及当时的恐怖景象，故不想再次描述细节，不过，在埋尸过程中，曾几次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因为山路崎岖，为了节省燃料，走得很辛苦，我虽然准备了三罐汽油，还是不太放心。当时的汽油行很少，如果到那里再买汽油，一定会让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尸体尚未掩埋之前，我不想在汽油行露面。

信上指定的埋尸地点依序为奈良县的大和、兵库县的生野、群马县的群马、秋田县的小板、岩手县的釜石、宫城县的细仓。

我借来的凯迪拉克汽车，没办法一次运六具尸体。虽然也曾考虑使用卡车，可是又想到借车时必须亮出警察证，只好打消此念。因此，只好以东京为界，分两次进行，原则上一次处理三具

尸体。不过，因为群馬是指定的第三个地点，埋第三具尸体，与进行第一天处理时，必须来回经过东京，也就是说，必须载着一具尸体回到东京做补给，再上路。所以我决定第一次只处理两具尸体。奈良和兵库两地，我都按照指示，各挖了一百五十公分的深洞。前一次的洞挖得深，只处理两具，后面的洞挖得浅，多处理几具，这样也不失平衡。

按照指示的顺序掩埋尸体，确实让我感到不安。是不是对方另有用意？或许对方会在途中埋伏，监视我的行为，并且设下陷阱。但是，就算是那样又如何？我只能依照信中的指示做。

六日清晨两点，我在大和矿山开始作业。一个人挖一百五十公分的大洞，的确是超乎想像的辛苦。我一直挖到黎明时分才挖好，挖好之后就累得倒头就睡。

傍晚时，我忽然感到有点异样，睁开眼睛一看，有个奇怪的男人用布巾包住脸，只露出两只眼睛，正在向车里面窥探，我吓得差点停止呼吸。心想：这下完蛋了。不过，对方显然是智障

儿，我一跳起来，他就溜掉了。当时尸体用布覆盖着，也没什么臭味。由于当地人烟罕至，而且就算心里发急，也没办法做任何事，只得等到黄昏才出发。

生野的工作也非常辛苦。不过，我自我安慰地想：深的洞只剩下这里和另外一个了。

回程的七日那天，我在大阪加满了油，连带来的汽油罐都装得满满的。回到家已经是八日下午了。只埋了两具尸体，就花掉四天时间。我的休假只到十日止，看来是来不及了。于是在家饱餐一顿之后，交代太太说若有电话，绝对不可以接，当天晚上又载了另外四具尸体，踏上旅途。预计十日到达花卷后，立刻和警局里联络，推称太太的病势恶化，等病情稳定之后，立刻打电报或写信回去报告。幸好接下来的十一日、十二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

九日清晨，终于抵达高崎附近。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山径，连睡觉的地方都很难找。九日傍晚我再度出发，半夜抵达群马矿山附近，又开始挖洞理尸。和一百五十公分的洞比起来，这次的工



作着实太轻松了。因为依照指示，只要刚好把尸体盖住即可。接下来，从十日凌晨起，就马不停蹄地赶路，经过更曲折崎岖的山路，终于到了白河。

十一日凌晨三时左右，终于抵达花卷。我在当地的邮局寄出一封限时信，信上说预计十五日可以回去销假。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不可能提早完成，所以我决定不用电报。

十二日的清晨，完成了小板矿山的工作。当时因迷途而耽搁不少时间，所幸后来也如期完成任务。

十三日凌晨，完成了岩手县釜石矿山的工作，十三日半夜，最后的宫城县细仓矿山的任务也圆满达成，至此，总算大功告成了。根据信上指示，弃置在细仓的尸体不一定要掩埋，所以我也乐得轻松。不过，该处离林道不远，可能很快就会被发现。果然不出所料，那具尸体十五日就被发现了。

十四日的凌晨，我回到福岛附近。这一个礼拜来，几乎是不眠不休，也不曾进食。到了后半

段，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近乎疯狂，只知拼命工作，根本无暇思及自己在做什么。

总之，十四日深夜，我终于平安地回到东京。当天晚上，我整个人瘫在床上，像一团烂泥。

回想起来，当初骗妻子病重的谎言，实在很高明。当我十五日回到警局时简直判若两人。我的眼眶深陷，两眼布满血丝，下巴变尖，身体也瘦了一圈，不但妻子深感讶异，同事及部属也惊诧不已，都认为我是为了照顾病重的妻子，而劳累过度。当时的我虽然年轻力壮，也禁不起这种折腾，后来还因此多次在执勤时昏倒或作呕。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体力才逐渐恢复。我想，要是弃尸的指定地点再多一个，那我一定会完全崩溃。不管怎么说，完成了那个工作之后，我人生中的劫难算是已经消除了。幸好当时我年轻力壮，才能完成任务。要是在那之前或之后，恐怕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在那之前，年纪尚轻，又无地位，根本不可能休那么多天假；在那之后，则体力不济，无法完成任务。而自此之后

到退休离职，我再也没有缺勤过。

不过，我内心的不安，却并未随着体力的恢复而消除。当陷入忘我之境的时刻过去，心中随即闪过一丝疑问，我是否中了圈套？虽然那封信上说我是凶手，不过实际上对方知道我并非真凶，只是把一枝遇害的情况，造成凶手就是我的假象。然后再利用我，要我把尸体运到各地丢弃。不过，尽管我知道事实如此，又能怎么样呢？当时我实在别无选择。这个疑惑，从十五日早上，最后被我弃置的尸体在细仓被发现的消息传入警察局时，便和突然涌上心头的心痛一起，不断地在我心中扩散。

其后，另外几具尸体也陆续被发现。每一次我都尝到心悸的恐怖。正如我所想的，埋得较浅的尸体较早被发现。不过，直到第二具尸体被发现时，我才发现这就是被称为阿索德命案的梅泽事件。在那之前，我只听到过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的名称。但是因为公务繁忙，并不清楚一枝姊妹的种种。若由一般人的常识来判断，这个事件很显然是灭门血案。可是调查后发现，一枝的丈

夫虽是中国人，应该不至于使她的妹妹也被怀疑是间谍吧。这么说，以地下组织之名，叫我做埋尸的工作，根本是骗人的！自己被利用的事，让我的自尊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我一直相信自己之所以答应都么做，一方面固然是被当时的情势所逼，另一方面也是受到爱国心的驱使。

埋在釜石矿山的尸体，于五月四日被发现，七日又掘出埋在群马矿山的尸体，然后是三具埋得较深的尸体，十月二日发现里在小坂矿山的尸体，十二月二十八日发现了生野矿山的尸体。至于大和矿山的尸体，则直到次年的二月十日才发现。

警察局的同事一直在谈论这一连串的事件，让我觉得毫无容身之地。然而，让我从无地容身的状况下得到解脱的，竟然是阿部定事件。

逮捕阿部定的经过，至今仍历历如绘。五月二十日下午五点半。他用大和田直的假名，投宿于品川车站前的品川旅馆时，被警方逮捕。品川车站属于高轮派出所的辖区，所以破案的功劳，就由找的同事安藤刑警获得。由于阿部定案的侦

查总部设在尾久警局，所以当夜双方的刑事组员，都围着安藤，举杯同贺，所有高轮警察局的同仁，都陶醉在破案的甜蜜里。我才得以喘一口气。

六月，我得到阅读梅泽平吉的手记的机会。平吉的手记被誊写了很多份，在各警局之间传阅，因此才得知有关制作阿索德的想法。不过，我对于这个手记的内容，仍是半信半疑。由于我是当事人，所以知道那些身材娇小的少女，被切断二、三十公分之后，搬运起来格外方便。因为，当时我一直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凶手之所以毁尸，主要是为了运尸方便。不过，至于为何要分别弃置于不同的地点，我就想不明白了。

从此，我深深迷上这个事件，并一再地思索答案。我个人的结论是：凶手是醉心于平吉思想的某一个人，这个人为了制作阿索德，而对六名无辜的少女遽下毒手。除了这个理由外，我实在无法解释这个命案的杀人行为与动机。而我，竟成了这个狂人的助手。不过，我仍有不解之处。

就算弃尸地点有西洋占星术上的特殊含意，但是为何大和与生野的尸体，比其他地方埋得更深，而细仓的尸体又为何不加掩埋？这其中的文章，都和占星术脱不了关系吗？

我忽然想到，是否以洞穴的深度，来调节被发现的时间呢？不过，为何小坂、大和、生野三处的尸体，要较慢被发现呢？这三具尸体，并没有明显的特征，而且腐烂的程度也不是特别厉害。我在埋葬尸体之前曾经检查过。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埋在别的矿山，或离矿山较远处，即使挖的洞很浅，也不容易被发现。说起来都因为有了平吉的手记，才会较早被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依照平吉手记所述，弃尸于产相关金属的矿山呢？其理论上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看来，只有归咎于占星术，或疯狂的行为吧！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认为梅泽家除了一枝之外的六个表姊妹，根本不可能是间谍，那只是凶手假借地下组织之名引我上钩，为他处理尸体的手段。不过，一枝的行动又该作何解释？这一切都是由她的行动引起的。是否她早就

有意引我上钩？我虽然也想过，会不会是凶手无意中  
发现我和一枝的奸情，才想出这个借刀杀人的阴谋？  
不过，这也不太合理，因为阿索德命案显然是早有预  
谋的，凶手早已决定杀害六名少女，然后考虑了许久，  
才找到担任运尸工作的最佳人选——我。因为，既拥  
有驾照，运尸时即使被发现，也能随口搪塞过去的，除  
了警官之外无他。若是一般老百姓，很容易被逮捕，就  
算自称是医生或科学家做为研究之用，也很难逃脱罪  
责。而且最重要的是，谁会想到警察就是犯人呢？因  
此，一枝自然是和凶手一伙的，她的任务就是引诱我，  
使我自投罗网。

那么一枝为何会被杀呢？不，这个问题本身即有矛  
盾。凶手既然想利用一枝的死来威胁我，就表示一开始  
就决定置她于死地。如果一枝早就明白自己难逃一死，  
还愿意为凶手做如此大的牺牲吗？或是凶手并未告诉  
她实情，而以别的理由说服她？那么，那又是什么理  
由呢？既然早已预谋杀人，除了逼我为他运尸之外，  
还有什么理由？也许一开始时只是预定以我和一枝的  
暧昧关

系，作为威胁我的利器。至少，凶手是让一枝误以为是这样的吧？不过，这样的理由也牵强。以我和女人的暧昧关系，来威胁我，事实上并不会太大的效果；更何况不是我去强迫她，而是她来引诱我的。

此外，我又突发奇想，作出以下的推论：一枝就是凶手，她杀了六个人，并预先写好那封匿名信，然后故意引诱我，再故布疑阵造成他杀的假象而后自杀。——因为我只收过那封信，之后就再无任何联络。刚接到信的时候，我本来还想辩驳一番，却因为信封上并无寄信人的地址，使我无法回信。于是不禁怀疑：是否寄信人已死，才无法再来信？

不过，这种假设似乎也不可能。首先，一枝是被击伤后脑而死的，就算她可以事先在镜台沾上血迹（她的身体均无其他外伤），也不可能做出类似后脑部被重击的自杀行为吧！况且凶器显然是玻璃花瓶，无论怎么说都应该是他杀。

另外一个重要的疑点，就是我最后见到一枝时，是三月二十三日，而那六个姊妹已被证实在



三月三十一日早上仍然活着。一个已死的人怎么可能行凶呢？

我是个倒楣鬼，平白无故地被卷入这桩诡异、荒谬的事件，被迫成为神秘凶手的共犯。一般说来，无论任何刑案，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自人们记忆中褪色，但这个案子却是例外。战后不久，这一连串的命案，竟然成为脍炙人口的“梅泽家占星术命案”，许多读者在看完书后，也纷纷把他们的感想或搜集到的资料，寄到侦查刑事组。每当同事从小山般的投书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发出欢呼时，我就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危机。看来，我只有到退休后，不，即使退休，也不能减轻内心的不安。

我被调任到樱田门侦查一组，也可算是运气不好。现在的一组是专门负责纵火案件，和帮忙处理火警现场的单位，但是当时的一组只有四十六名组员，却还要负责现在三组、四组负责的欺诈、防火、不良份子、强暴、强盗案，因此每天都会听到一些让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的事件。当时高轮署的副长小山先生，看中我的沉稳与经

验，就调我到尚有空缺的一组，专门负责处理诈欺案。

昭和十八年时，战事十分激烈。对我而言，负责处理诈欺事件，真是另一种不幸。因为我不得不对那个曾借我凯迪拉克的建筑商徇私，因此，我的不安又再度扩大。由于空袭频繁，警政署也各处疏散，我们遂移驻于浅草的第一女高。当时，我真宁愿自己被征去当兵，战死沙场。不过，由于干部均需留守，所以尽管许多同僚都开赴战地，我却接到缓召的通知。这件事也增加了我的痛苦。当时还不满一岁的儿子文彦，日后竟也选择了警察这一行，女儿美沙子也嫁给警察。至此，我的苦恼更是有增无减。

由于我是没犯错、不请假、不迟到的模范警察，而且每次的升级考试都通过，在退休之前，已经做到警视之职，在别人眼中看来，我的警察生涯可说是一帆风顺。然而，我最热切盼望的，却是退休之日。虽然大家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不过，对我来说，退休之日，就是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日子。

昭和三十七（一九六二）年，我正好五十七岁，自从昭和三年进入警界以来，已经度过三十四年充满痛苦的警察生涯。那一年，是涉嫌杀害梅泽平吉的昌子死于狱中的两年后，也是所谓占星术杀人的推理风气最盛的时期。我不仅熟读所有和事件有关的书籍，就连电视及收音机的特别报导也不放过，不过，却仍然得不到更进一步的资料。彻底休息了一年以后，我又振作起来了。当时我还不到六十岁，而且自认为身为刑警的办案能力并未衰退，乃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查个水落石出！

我访问了梅泽家，也到过梅迪西，见过事件的关系人。当时东京正在举行奥运。昭和三十九年十二月时，和占星术杀人事件有关的人，只剩下吉男之妻文子与富田安江两人。我还记得她们各是七十四岁与七十七岁。

梅泽文子把梅泽家的老房子改建成公寓，在此度过残生。她没有子孙，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婆。战争时，吉男已超过五十岁，所以没被征召，不过，我去拜访她时，她说吉男不久前才过

世。

至于富田安江，她把银座的店卖了，搬到涩谷，开了一家同名的画廊，交由养子经营，自己独居于田园调布的公寓。据说后来平太郎战死沙场，她便向亲戚领养了一个孩子。虽然养子经常来照顾她，毕竟还是晚景凄凉。

平吉的前妻多惠，在我拜访她之前已经去世，不过她得到大部分遗产，想必生活也很富裕。说起来，这三个女人的晚年，都不愁衣食，在那个时代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其他人都死了。

不过，如果说这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是凶手，还是令人难以相信。而且，不管是吉男还是平太郎，就像那些业余侦探所研判的，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是凶手。事实上，我还在警界服务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和平吉手记中曾提到过的，住在品川的昌子的前夫有关。

我认为无论警方或民众，都太疏忽村上谕这个人了。于是我决定退職之后，一定要对他彻底追查。战前，警方办案时多半对嫌犯彻底追查，

然而，对于有头有脸的人物，却不敢造次。以村上的条件看来，如果妻子犯了罪，一定会带着女儿前来投奔吧。

我带着警视的名片去品川的村上宅访问时，他已是隐居于豪华巨宅内的老人了。他虽然老态龙钟，表现出八十二岁老人的姿态，眼光却依然锐利，隐隐可见年轻时的精明。结果，我大失所望。不但看不出他涉案的嫌疑，反而被对方教训了一顿，说我轻视了战前的调查。我才知道当年他也被彻底调查过了，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时的舆论界，对于战前特务机关之说言之凿凿，这么说来，也许我接到的信是真的。另外，若凶手是平吉手记中的人物之一，那么，杀害平吉、一枝、阿索德的凶手，也可能各不相同，或者是数人一同作案。

虽然一般人都极力主张应先找出阿索德，不过，我对于阿索德的存在却始终存疑。在我所知的例子里，有些被亲族集体谋杀的受害者，他们遭受分尸的原因，可能是杀人者对死者的积怨太

深，或为了运尸方便，我想梅泽家的惨案也不例外。而且由于这件命案共有六名死者，处理起来更加费神。

我虽然不相信阿索德的传说，不过，如果说那六名少女身上残缺的部位，真的都被集中在一起了，我也不认为会如谣传那般地被制成标本，我以为应该会被放在和平吉有渊源的地方，或埋在平吉的墓地附近。因为，凶手也许是和平吉有关的人，或信奉平吉思想的人，于是为了平吉而犯案。所以我也曾去平吉的墓地探查，却发现其四周紧邻着别人的墓地，而且附近的小路都是水泥地，似乎不太可能埋在那里。不过，也可能是埋在墓地附近的空地，只是我独自一人很难深入调查，再说真凶也不太可能是平吉思想之信奉者，因为平吉不善于交际，和他交往的人，只限于在“梅迪西”或“柿木”所认识的少数几个人。他比较常去“梅迪西”，至于“柿木”，大约一个月才去一次，所以不算熟客。虽然他也曾光顾过碑文谷或自由丘一带的酒店，可是因为他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喝闷酒，所以老板娘或其他熟客也很少

搭理他。而且，根据侦查一组的调查，平吉在“梅迪西”和“柿木”认识的人，还不到十个。说也奇怪，“柿木”的老板娘里子，居然和个性木讷的平吉十分投契，还为他介绍了几个志趣相投的客人。那些人多半是柿木的老主顾，其中一个就是平吉手记中曾提到过，经营人偶模特儿工厂的绪方严三。

当时，绪方在距酒店不远的目黑区柿木板开工厂，雇有十多个工人，在当地有点名气。昭和十一年时，他四十六岁，而里子则是三十多岁的寡妇，也许绪方看上风韵犹存的里子，所以几乎每天晚上八点就到“柿木”报到。

平吉很欣赏绪方，认识他之后的四、五天，也是每天都去酒店。他们一起畅谈模特儿的事，平吉也到工厂参观过。不过，绪方的态度不如平吉热络，不管怎么说，他都不可能对平吉那种荒诞不经的论调产生兴趣。

绪方也许是在里子面前故作姿态，他处处表现出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大老板，对于心思细密的艺术家不屑一顾，因此他绝不至于为了平吉而闯

下大祸，而平吉也不可能对那种充满市侩气的人吐露心声。况且，平吉遇害时，他正在工厂赶工，所以他既无动机，又有不在场证明。一枝被害时，他虽交代不出正确的行踪，然而，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却连日都在工厂或“柿木”出现，故无太大嫌疑。

说到可疑的人物，绪方的职员安川的嫌疑，反而比绪方更大。平吉到工厂参观时，绪方曾介绍他们认识，后来，绪方带安川去柿木喝酒，又遇到平吉。除此之外，他们是否又有来往，则不得而知。也许安川会对阿索德产生兴趣吧！

平吉被杀的时间里，由于当时安川和绪方在一起，所以他和绪方一样没有动机，也没有嫌疑。至于一枝及阿索德事件，他也有不在场证明。不过，仍然有一部分人也认为有深入调查安川民雄的必要。当年他二十八岁，后来应召入伍，战时曾受过伤，现在应该住在京都一带。虽然他也是少数仍存活的关系人之一，我却没有去找他。不过我已查出他的地址，有生之年一定要见他一面。



另外一个名叫石桥敏信的画家，也住在柿木坂，当年三十岁，刚好和我同年。他家世代经营茶行，是个业余画家，巴黎是他最向往的地方，所以他会专程去柿木，一来听平吉谈他在巴黎生活时的种种，二来藉机亲近里子，因此成为柿木的常客。

他现在也还在柿木坂经营茶行，我去访问时，他谈及战争之事，庆幸自己得以死里逃生，并且说现在已经不画画了，但是有个女儿就读于美术大学。因为他刚从向往已久的巴黎回来，所以兴匆匆地说着巴黎的种种，并且告诉我：平吉当年提起过的餐厅，现在还在营业，让他十分感动。光是这个话题，他就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说曾在柿木和平吉交谈过几次，也曾去过平吉的画室。但是因为平吉的态度相当冷漠，好像并不欢迎他前往，所以自此保持距离。平吉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不过，偶尔也会像中邪似地喋喋不休。据石桥说，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大都是喜怒无常的个性。

“柿木”已经不在。里子自那之后也成了绪方的人，不过绪方是有妇之夫，所以把工厂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则和里子搬到花小金井。

我和石桥在茶行上面的接待室谈得很投机，他个性开朗，胸无城府，实在无法把他和那么可怕的命案联想在一起。他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又缺乏动机。临别时，他还一再要我再去他，态度十分诚恳，当时，我也认真地想再次去找他。

平吉在柿木认识的朋友，只有上述三人，其中以人偶模特儿工厂工人的安川民雄最可疑。

也许里子也该被列入嫌犯之一，不过她也有不在场证明，而且和平吉无深仇大恨，应该没有杀人的动机。

其次再谈谈平吉在富田安江所经营的画廊咖啡屋“梅迪西”的交游情形。这里可以说是中年艺术家的沙龙，因为安江人缘颇佳，所以常有画家、雕刻家、模特儿、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电影工作者，在此高谈阔论。平吉虽然经常来此，但是，这里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好去处。平吉

不喜欢好辩多话的人，当那些人在座时，他都有意避开，刚好那些剧作家电影工作者都是这类人。在那帮艺术家之中，平吉欣赏的只有三个人，最多也只能勉强算四个。

若要从那些人当中选出最怪的人，那就是雕刻家德田基成。德田是个恃才傲物的鬼才，他的工作室在三鹰，当年四十多岁，在艺术界颇有名气。平吉深深感受到德田的魅力。如今想起来，平吉之所以产生制作阿索德的念头，或许多多少少是受到德田的影响。德田日后也曾被侦查组调查，所以我在偶然的机会里见过他。他形容枯槁，夹杂着银丝的长发乱成一团，任谁看来，都会同意他就是阿索德的创造者。不过，最后终因证据不足，德田还是被释放了，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他没有驾驶执照。只有我知道凶手根本不需要驾驶执照。德田的旺盛创作力一直持续到死前为止，位于三鹰的德田工作室，现已经改名为德田基成纪念馆，展示德田生前的作品。

昭和四十年正月，我正想去找他时，他却突然去世了，所以未能和他碰面。阿索德之事姑且

不论，他完全没有杀害平吉或一枝的动机。因为他从未去过平吉的画室，也从未见过一枝。此外，根据他太太的说法，阿索德事件发生时，他也有不在场的证明。

平吉在梅迪西交到的朋友，还有个叫安部豪三的画家。他是平吉的学弟，个性豪爽，和郁郁寡欢地平吉却成为好友。昭和十一年时，安部的反战思想反映于画作上，因此被宪警视为眼中钉，同行的画家也对他敬而远之。不过，当时他才二十出头，和平吉的差距太大，所以除了在梅迪西之外，两人应该不曾碰面，而且他也不曾去过平吉的画室。当时他住在吉祥寺一带，距离目黑的平吉住处相当远。

安部和津轻出身的作家太宰治同乡，当时太宰治也住在吉祥寺一带，据说他俩是很好的朋友。不过，太宰没去过梅迪西，所以也没见过平吉。安部不但缺少杀人的动机，甚至连梅泽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虽然不在场证明不是很清楚。一组也就不再追查他。他当时似乎已有妻室，后来入伍随军到大陆，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有问题，所

以服役时当个二等兵受尽折磨直到战争结束。战后，他和妻子离婚，又娶了年轻女子，一起到南美流浪，昭和三十几年死在故乡。他在艺术界虽小有名气，成就却不大。

安部的未亡人现在在西荻洼开一家叫“格列尔”的画廊。我去过那里，里面挂满了安部的画，以及太宰治写给安部的信。不过，由于她是战后才认识安部的，所以对梅泽事件一无所知。

另外一个在梅迪西认识的朋友也是画家，名叫山田靖。他和平吉并不很熟，也不因他艺术家的身分，受平吉影响，是个个性随和的人，在“梅迪西”出入的客人当中，除了老板和前面提到的两人能和平吉气味相投之外，山田算是还能聊上几句的人。当时他已四十多岁，住在大森。出乎意料的是，平吉居然到过他家两次。不过，与其说这是山田的魅力，不如说是其妻绢江身为作家的魅力来得更恰当。

绢江以前当过模特儿，后来成为著名的女诗人，当时也是四十岁左右。平吉一向对朗波、波特莱尔、沙特的书兴趣极大，画室虽然连美术类

的书籍都特意的避免，但主屋放了不少。他这方面的嗜好恐怕是从他和绢江之间的接触才得以知晓。因为绢江对平吉在手记中提到受到极大震撼的安德列·未佑也十分熟悉。

不过，山田夫妇缺乏杀人动机，也有不在场证明。昭和三十年前后，这两人也相继辞世。

说起来，梅迪西的熟客中，和平吉有来往的只有上述四人，再加上柿木的关系者，共计七人。若问及这七人当中是否有凶手，答案应是否定的。就算这七个当中有人是凶手，恐怕也只涉及阿索德事件，至于平吉和一枝，他们均缺乏杀人动机，他们甚至都没见过一枝。而且，若要指出谁是涉嫌阿桑德事件的人，大概只有安川民雄吧！这也是因为一组的搜查不够彻底，令人难以信服。由于在直接关系人当中找不出嫌犯，只好把侦查网随便地扩大到这七个人身上，他们就是所谓的辅助性当事人。如果在直接关系人中找到犯人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成为调查的对象。

平吉不善交际，除了上述几人外，应无较亲近的朋友。或许他还有秘密交往的老友，可是，

警方追查的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这个事件令人想不透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由三个命案组成，而且这三个命案虽然个别并不是没有嫌犯，但他们不是已死，就是后来被杀了。

关于平吉的命案，可以说全部家人都有杀人的动机。不过，可能下手行凶的昌子与六名少女当中，后者后来也遇害了。因此，杀害这些少女的凶手，当然是另有其人了。

至于一枝命案，由于大家都缺乏杀人的动机，故只能推断是窃盗杀人。

而阿索德命案，亦即六名少女的命案，更是匪夷所思。因为有杀人动机的人，应该只有已经被杀而不在世上的平吉。

不管怎么说，这三个命案都只能想成各有不同凶手犯下的案子，不过，若把这些互相矛盾的线索，勉强地加以组合的话，大概可以归纳出一种可能。

那就是：平吉被少女们杀害，某个深爱平吉的人为了复仇，杀了那六名少女。而让别人误以为平吉是凶手的最佳方法，就是依照平吉的手记

行事。同时，这个凶手为了脱罪，就必须把杀人罪推给平吉，来混淆搜查工作的进行。因此选中一枝的房子做为藏尸之所，于是又杀了一枝。

可是，凶手为何要杀害无辜的一枝呢？其实并无证据可证明一枝并非平吉命案的共犯。若是说昌子是主谋，决定唆使女孩们杀了丈夫，那么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长女一枝似乎有点不自然。这么一想，对凶手而言，杀害一枝也成为复仇的一部分，真可谓“一石二鸟”之计！

由于我被迫成为凶手的共犯，并担任弃尸工作，所以知道犯人根本不需要驾照。于是便大胆地假设对方是女人。当我以为自己受命于秘密机关，为了弃尸而疲于奔命，但就算我遭到挫折，瞒着他把应该丢在秋田的尸体随便扔在福岛，犯人应该也不会介意的！因为万一我被警方逮捕，唯一的证据也只有那封信罢了。一想到弃尸时的辛苦，我就决定与凶手誓不两立。

总之，我知道的事实比别人多，因而也比一般人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得到前述的推论。



不过，这个推论也碰到一堵高墙。那就是一枝。一枝可能也参与杀害平吉的行动，根据前面的想法，阿桑德及一枝的命案，都是凶手的复仇行动。那么，一枝为何要勾引我，使我卷入其中呢？我只能认为那是故意设计陷害我。至于陷害我的理由，就是要我帮助凶手弃尸。那么，一枝岂不是也加入复仇的行动了吗？

这是个极大的矛盾。不过，这个矛盾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要是一枝没死，对我就不构成威胁。那么，一枝应该早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她究竟为了谁，而做如此大的牺牲呢？

至于凶手究竟是谁？这当然是个大问题。照某些人的判断，杀害平吉的凶手是昌子和六名少女。不过，是谁为了平吉，而如此大费周章地进行复仇计划，再驱使我将尸体运到全国各地呢？若只是基于同情的心理，可能费那么大的劲吗？是多惠？吉男？还是文子？如果是他们，怎会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抑或是安江？还是平太郎？直接关系人只有这几个，而决定他们是否有嫌疑的，就是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夜里。由于不知道详

细的时间，所以把时间延长为下午三点到半夜十二点，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几乎都有不在场证明。

这五个人可以分为两组男女和一个女人。由于画廊十点多才打烊，安江与平太郎母子打烊之前都在画廊里，当然会有很多证人。而打烊后也还有熟客逗留到近十二点，他们都证实安江母子从未离开过半小时以上。

其次是吉男夫妇。那天正好有个户田编辑来梅泽家和吉男洽谈公事。由于三十一日是星期二，并没打算留宿，所以户田六点多到吉男家，直到十一点多才离去。而吉男自中午起，就一直和户由共同行动。所以。吉男夫妇也没有嫌疑。

至于多惠嘛，她一直在香烟店，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她才把店门半掩，窗户也半开，仍然继续做生意。十点前，还有两、三个客人上门买烟，邻居都可以为她作证。多惠完全关上窗就寝是十点过后。虽然六名少女遇害的地点尚未确定，但是，一个四十八岁的中年妇人，要走到保谷车站，再搭电车到上野毛，至少要花两小时以

上的时间。所以可以判断地的不在场证明确实属实。

另外要加以补充的，是昌子的不在场证明。她于四月一日上午八点四十七分，坐上由会津若松开出的火车。她的家人都里异口同声说她前一天整天都待在娘家。

关于那七个间接关系者，若只以阿索德命案而言，则柿木的里子、绪方、石桥都有不在场证明。安川没有不在场证明。梅迪西的德田、安部各由妻子证实其不在场。山田夫妇则和另外四、五位艺术家在梅迪西逗留到十一点左右。从银座到上野毛要花一个小时。七人之中最可疑的就属安川了，他和平吉在柿木见过两次面，在工厂见过一次。

绪方和平吉大约交往了一年，相当清楚安川与平吉见面的时间。第一次在工厂见面时是昭和十年九月，其后的两次则都在十二月。其间他们并未碰面，关于这点，里子和绪方都加以证实。此外，自昭和十一年正月起，平吉就再也没去过柿木了。

如果说凶手是安川，那么包括十二月在内，他们两人共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秘密地进行计划。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因为安川住在离工厂约十分钟路程的员工宿舍，据管理员及同事说，安川平日除了工厂与宿舍之外，最多只是到外面喝两杯，而且大都和同事一起。包括星期日在内，从十二月到三月底为止，总共只有四次外出时不曾向同事透露行踪。其中一次是三月三十日，但当晚十一点前就回来了。据他说是去看电影。换句话说，剩下的三次是有可能和平吉在一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交情究竟有多深。

由于安川从事的是制造人偶模特儿的工作，或许会对创造阿索德之事感到兴趣；因此，就算是他杀了那六名少女，为了避人耳目，也有必要另觅制作阿索德的场地。然而，安川在事件发生后一直待在宿舍，就算他有时间制作阿索德，也找不到制作阿索德的场地吧。

再者，还有另一个否定的元素。安川并不认识那些少女。因为一般而言六位少女是齐聚一堂时，共同喝了掺有毒药的果汁。而和他们初见面

的安江怎么可能让她们聚在一起喝下毒药，或是在她们齐聚一堂时，突然露面呢？若是这样的话，凶手当时一定还有同伴。不过，安川生性孤僻，朋友很少，他所交往的都是工厂的同事。

关于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我不得不和别人一样宣布投降。凶手显然并不存在。此外，虽然也有些和昌子或六名少女有来往的小人物，不过，据判断，他们都是清白的，我也有同感。

退休以后的十几年里，我始终在思索这个问题。虽然我的体力已逐渐衰退，但是我相信自己的思考力并未随年龄而退化。然而在这个命案上，我的思虑却总在相同的地方来回打转，找不到合理的出口。长期痛苦的警察生涯，使我的胃完全受损。我自知来日无多，只怕在我咽气之时，这个案子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回想起来，我的一生只是随波逐流，并没有逆流而上而有所成就。既是凡夫俗子，原只希望能平静的过一生，没想到却因一时的疏忽，而种下祸根。我的内心极不安宁，真是悔之莫及！

真希望有人能为我解开这个谜题，不，应该说，这案子一定要解决。不过，我却没有勇气告诉儿子。

这本手稿应该烧掉？或最保存下来？也许是我人生最后阶段的抉择。要是我死后，这本手稿并没有被我销毁，有机会看到本文的人，也许会笑我优柔寡断吧！？

---

## 第八章

---

“结果竹越文次郎去京都见安川民雄了吗？”  
御手洗压低嗓门问。

“看样子好像没有去！”

“嗯，看了竹越先生的手稿之后，我又解开了更多真相。现在终于知道是谁用什么方法，把尸体弃置全国各地了，同时又知道凶手不一定有驾照。全日本大概只有我们和饭田美沙子知道这个秘密了！”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原来认识你还有这个好处！”

“嗯，梵谷有朋友，虽然不懂他的价值，但总还能说说话呀。对了，你的那本书上，可曾提到安川民维？”

“有。只是竹越先生的手稿里写得更详细。”

“这份手稿似乎是希望让别人看到而写的。我看到平吉的手记时，也有这种感觉。”

“是呀！”

“竹越先生并没有销毁手稿，还是把手稿留下来了，可见这就是他最后的决定。”御手洗站了起来，又说，“这是一份充满痛苦的手稿，任何人看到了，都不会无动于衷吧？我这个在东京郊外的小小占卜师，偶尔也会听到这类充满痛苦的求救声，那种时候我就会觉得：这座像肮脏瓦砾堆的城市，是一个容纳了各种痛苦求救声音的巢穴。不过该听的已经够了。那个时代的事，就在今天完全结束吧。现在是要来拯救的时候。”

御手洗坐下来，继续说道：“他既然留下手稿，就是希望有人能够为他解开这个谜，挽回他的名誉。既然我已看了他的手稿，自当义不容辞地负起这个责任。”

“啊……你说的很有道理。”

“能得到的资料，我们几乎都已经得到了吧？接下来的，就全靠自己的智慧了，这个凶手



对杀人并不拿手，不过计划得真不错。不过，我总有一个地方想不通。之前听你说明的时候，我就很不明白这一点，现在看到这份手稿，又让我想起这个疑问。”

“是不是你曾说过的矛盾之处？那是什么？”

“竹越也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平吉被七个女人杀死了。这又重新回到最初平吉被杀的密室。我认为这是最矛盾的地方。若说凶手是昌子和那些少女共七人……不，当时时子到保谷探望多惠，故只剩六人，所以七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不过，不管是六个人还是七个人，依照这个说法，凶手就是平吉命案发生时，在梅泽家主屋里的所有人。也就最说，平吉遇害那晚，梅泽家只有杀人者与被害者两种身分的人，并没有第三种身分的人——也就是杀人者必须欺骗或防范的人。既然没有必须防范的第三者，杀人者何必费那么大的劲，把床吊起来，又故布疑阵地把现场布置成密室呢？只要大家合作无间，套好说词，要完成空前绝后的完全犯罪，并非不可能。”

“是吗？你说的也对。雪地里的脚印要怎么解释？只要她们有说谎，在警方的搜证，她们的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可能吧？”

“脚印嘛，是要做多少就有多少，所以根本不成问题。例如：二十五日的深夜，雪还继续下着的时候，主屋里的三个女孩，不对，太多人容易打草惊蛇，何况平吉可能并未吃安眠药，而且可能模特儿在，她们也进不去。所以其中一人偷偷溜进平吉的画室。等到十二点左右雪停了模特儿回去以后，再下手杀害平吉。然后再利用事先准备好的男鞋，或者穿上平吉的鞋子，同时两手拿着自己的鞋子，就可以制造出那些脚印。当然，她是从后面的栅门出来，然后绕一圈从玄关回到主屋，那时画室的门不必上锁，第二天早上十点多时，大家再一起去画室。她们可以先派一个人到窗口看，并且故意留下脚印，另外一人则进入画室，把门关好，然后挂上锁，再对外面的人说‘好了’，于是留在外面的人便合力撞开大门。这样不就行了吗？一点问题也没有。又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把床吊上去呢？”

“.....”

“我觉得把床吊上去的说法，也是很矛盾的。如果要把床吊上去，就必须有梯子。没有梯子的话，再高明的芭蕾舞者，也跳不上二楼的屋顶。可是，画室外并没有搬梯子的脚印痕迹，除非她们是在下雪的时候搬.....啊！没错，如果是二十五日当天，比十一点早很多的时候把梯子搬去的，事后的大雪确实可以让脚印完全消失。可是画室外有模特儿回去时的脚印，可见她们搬梯子去时，模特儿还在画室里。七个人的行动一定会引起注意的吧？不会被画室里的人发现吗？不过，搬梯子的行动或许用不着七个人。或是已经爬上去了。平吉并没有听收音机的习惯，工作时也不会发出敲敲打打的声音吧？他又不是聋子，应该会听到搬梯子时所发出的声响吧。而且，模特儿回去时，如果发现到外面有梯子，也会觉得奇怪吧？”

“嗯，不过，当时窗帘不是放下来了吗？而且，平吉已经五十岁了，也许耳朵也有点重听.....”

“这句话被五十岁的人听到，一定会生气！”

“她们的行动虽然冒着可能被发现的危险，但是，当时火炉也劈劈啪啪地响，如果运气不错，还是可以达成目的，不会被发现的。至于模特儿，或许那个模特儿是女儿中的某一个人——例如是时子。她可以和平吉说话，引开平吉的注意力……”

“这种假设就更奇怪了。如果是这样，让在里面当模特儿的时子杀死平吉，不就好了吗？”

“没错。应该是有一个模特儿在。再回到刚才的话题。也许并不是所有少女都参与杀人的行动，共同行凶的只有四人，就是昌子以及她的亲生女儿知子、秋子、雪子，也许还包括一枝。那么，剩下的人都成了第三者。也就是杀人者必须防范、隐瞒的对象……”

“你可真会自圆其说！算了。可是这么一来，雪子的立场就相当微妙了。昌子的女儿之中，雪子是平吉的亲生女，她会加入杀人的行动吗？包括一枝在内的七名少女，只有雪子与时子和平吉有血缘关系。她们虽是异母姊妹，却是同

年所生，也许感情特别好呢！昌子每天都和她们一起生活，她应该可以判断出该不该让雪子参加。先不管杀死平吉的凶手是谁的推论。你认为竹越文次郎的想法如何？他说阿索德事件，其实是为平吉而做的复仇行为，你认为呢？赞成吗？”

“嗯……这个嘛，我想是有那种可能吧！”

“那么，根据你刚才的推理，如果杀死平吉的，只是昌子母女，那就不该把六名少女全部杀死。难道是凶手判断错误，以为平吉之死是她们一起做的？”

“可能吧！……而且，凶手也有必要让人误以为是为了制作阿索德才杀人的，是平吉的阴魂作祟；抑或醉心平吉思想者的杰作，也许真有这么一个人，他看了平吉的手记，对平吉的思想走火入魔，于是想亲自试试看！”

“哈哈！那么，我们再回来说吊床的事吧！我不太认同你刚才说的。虽然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这种想法和现实稍有距离哩。如果凶手是梅泽家的那些女人，在雪夜里，两手早已冻僵，而

且还是女人，怎么有力气把平吉连人带床，吊得那么高呢？况且又不知道他何时会醒过来？我敢断定这点绝无可能！”

“你这么一说，岂不是把我们好不容易才知道的部分，完全否定了吗？这岂不是越说越迷糊了。那么，警方找到的绳子是怎么回事？毒药瓶的事又该怎么说呢？你该不会想说那只是一个圈套，是故意让人以为她们是凶手。”

“我正是这么想的。”

“那么你说说看，究竟是谁做的？据我所知，能够潜入梅泽家，放置那些东西的，绝对不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外人。正如竹越文次郎所说的，平吉在梅迪西和柿木认识的间接关系者，只有七人，而且他们从来没见过那七名少女。至于富田安江与平太郎也不可能。那么吉男、文子或多惠三个人中，谁会把那两样东西放在梅泽家，谁就是凶手啰！那会是谁？”

“哎呀，也不是只有熟人才会进入空无一人屋子嘛！”

“咦？”

“算了，我们还是来讨论凶手是谁吧！”

“御手洗兄，要挑人家的毛病实在太简单了。警方既然逮捕昌子，也许是因为获得比我们更详尽的证据吧。第一，我们并没有到过现场，而警方却是在查证现场之后，才逮捕昌子的，所以你也别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抓错人了吧！至于吉男、文子、多惠三人，也是反覆查证之后，才判断他们并未涉案的。先说多惠吧，她是早已进不了梅泽家的女人。吉男、文子夫妇虽然可以进入梅泽家，然而，你自己也说过，这样一来，他们岂不是连自己的女儿也害了吗？岂有为人父母者，设计陷害自己女儿的道理？要是只陷害昌子一人，倒还说得过去。因此这三人和本案无关。至于阿索德事件，则更不可能了。理由和前面一样，他们总不至于杀害自己的女儿吧！换句话说，设计这个圈套的人，根本不存在！”

“这的确是个大难题。不过，我认为一定能找到答案！”

“我想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们想也想不到的……”

“使用魔法吗？”

“怎么会？行凶者本来就打算让人猜不透，他们也许是和梅泽家族完全不相干的人或团体。也就是说，竹越收到的信可能是真的，这个秘密组织很早就暗中监视梅泽家族的一举一动，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他们一一消失。”

“这种说法很难令人采信吧！”

“嗯，还有另一个想法，也就是最吸引我的部分，那就是平吉还活着的假设。虽然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不过，他确实利用巧妙的手法，让自己消失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一切疑点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首先，画室外的男人脚印，是平吉自己的，尸体当然也不会有胡子。或许那个尸体，是他从某个地方找到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但还没办法让他长胡子。而且被杀之后，脸型也会有点变。况且，他的家人是第一次见到他没留胡子的模样，所以分辨不出来。这么想的话，就不难了解他为何要独居于庭院角



落的画室。因为若是每天和家人一起生活，替身的身分马上就会被识破。所以当他决心制作阿索德时，就和家人分居。制作阿索德的第一阶段就是让自己消失。让自己从世上消失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成为幽灵：既然大家都认为他已死，那么有什么风吹草动，也不会怀疑到他头上。在不必怕被判死刑的情况下，他可以从容地在暗中监视六位少女的行动，并伺机加以杀害。杀了她们之后，还可以专心一意地制作阿索德。执行了第一步后，内向的平吉积极地到外面寻找自己的替身。找到之后，就在二月二十六日那天，把替身带回画室，又故布疑阵，让别人怀疑那些女人即是凶手！不过，对于昌子他却有所顾忌，生怕她在画室发现了线索，看穿自己的心思。毕竟是二十几年的夫妻了嘛！因此一定要让她被捕，才能完全放心。对！一定是这样！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啊！亏你想得出来。反正再怎么样也找不出真凶，只要平吉还活着，阿索德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不过，那种想法却会使很多细节产生问题。按常理来判断，用替身来欺骗家人，实在很难令人信服。就算这点让你猜对了，还是有很多疑点。”

“你是指什么而言？”

“我认为如果他还活着，就应该会把最后那一幅画画完。因为那十二幅画，是平吉一生的代表作！”

“那个嘛！要是他画完画，反而不妙。正因为画尚未完成，才会予人他被谋杀的印象。”

“嗯，说的也是。”

“而且，也许阿索德才是第十二幅画的主题！”

“那么，为什么非置一枝于死地不可呢？”

“大概是为了确保制作阿索德的场地吧……”

“不会吧？乍见之下。一枝的家的是个理想的场地，可是，平吉应该可以在弥彦附近找到更适当地点，小说中也提到过。一枝家曾发生过命案，警察可能随时会来调查，反而不是安全的地点。你以前不是也这么说吗？难道你都忘了？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一枝引竹越文次郎上钩之事。一枝为何要那么做？若是受平吉指使，平吉又凭什么让她听命于地呢？如果只为了运尸，平吉自己不是也有驾照吗？”

“因为弃置尸体的地点分散于各地，当然最好是找一个比平吉更年轻，而且又是刑警的人嘛！”

“那么，平吉是怎么说服一枝的？他只不过是她的继父，她怎么可能轻易为平吉献身呢？”

“这点我现在还想不出来，不过，也许平吉编了一套美丽的谎言，让一枝愿意为他牺牲。”

“决定性的疑点还有三个。第一个疑点和那本小说式的手记有关。我觉得那本手记根本不该留在现场。要是平吉真的没死，又杀了六名少女，那么，对他而言，那本手记绝对留不得！有了那本手记，不但少女们会心生警惕，他也无法顺利地弃尸，尸体也会很快地被发现，所以说留下那本手记，对诈死的平吉一点好处也没有。深埋在一公尺五十公分下的尸体也被发现了，为什么还要留着那个东西，不把它带走呢？”

“任何巧妙的计划，也难免会有致命的疏忽吧！像那个三亿元抢案，犯人是骑假的警用机车去追运钞车，可却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机车后面竟拖着先前挂在机车上的车套。”

“真的是‘疏忽’吗？那么，他为什么不把寻找替身的计划，也写在书上？你刚才不是说，那也是制作阿索德的重要阶段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要是平吉是最后离开画室的人，他又怎么能从里面反锁呢？这可是个大难题呢！”

“我一定会绞尽脑汁来思考这个问题，只要找得出答案，就可以宣布梅泽平吉仍然活在人间！不过，你应该也知道，答案只有这一个：根本没有其他凶手。若平吉并非真凶，就无法推断这一连串事件，是由同一人所为。看了竹越文次郎的手稿后，更使我觉得必须朝凶手是同一个人的线上去思考。经过多方向的思考，我还是认为平吉是凶手的可能性最大，很难找到第二个有可能性的人了！一般说来，一个家庭连续发生三件凶案，是很不自然的事，除非是出自同一凶手，有意志的连续杀人。另外一件就是使自己消失的

事件，这是个障眼法，也可说是这一连串事件之根源，我一定要证明这一点！”御手洗接着又说：“我们就等着瞧吧！”

---

## 第九章

---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反覆思索这个问题。我很了解御手洗想说的，就是“平吉还活着”；只有平吉活着，才能解释那些解不开的谜底。

竹越先生的想法与论点敏锐，但是我想从和他相反的方向来思索。也就是说：他认为阿索德命案是有人为平吉报仇而犯下的罪行，而我想从平吉没有死的假设，来思考阿索德命案。

也就是说，平吉先在街上找到一个酷似自己的人，然后把他带回画室，再加以杀害……不，这么以来又会遇到从里面反锁的密室问题。对了，他先找好替身，然后借刀杀人。至于方法嘛……应该还是把床吊起来……没别的方法了……想到这里，我差点叫了出来。对了！平吉一定是以昌子等人误杀了那个替身的事，来威胁昌子的

女儿一枝。若是这样，就有充足的理由了。

他先让想将老屋改建成公寓的昌子等人，杀死自己的替身，然后以昌子杀人为由，要胁一枝引诱竹越，否则就要说出昌子杀人的事……对了！一定是这样！只要拖一个警察下水，要完成阿索德，就比较容易了。

竹越认为阿索德事件是对杀平吉的凶手所采取的报复行动，但是却仍然没有办法解释一枝的行为。若是依照我的假设，就说得通了。可是，为何要杀一枝？似乎没必要……算了，反正平吉是个怪人。也许他认为反正一枝的姊妹都死了，不如连她也杀了吧；或者，他害怕一枝会透露自己还活着的秘密。嗯！这点比较可能。

那些业余侦探之中，也有人主张平吉并没有死，不过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平吉化身为吉男，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却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平吉假冒吉男的话，反而会使自己陷入危险中。想要隐瞒真实身分，去制作阿索德的话，还是单身行动比较方便。如今虽然很难找到平吉还活着的证据，可是推理至此，这件案子似

乎已渐露曙光，而且明天又有御手洗来担任福尔摩斯的角色。想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安然入梦了。

我不敢说御手洗是个名侦探。不过，从饭田美沙子会把那么重要的资料交给他这点看来，想必他以前有过一些事迹，让人觉得他相当有本事，因此在某些人心目中，他是个颇有分量的人吧！而我因为认识他还不满一年，对他以前的作为，可以说是完全不清楚。

去年我遭遇灾难，他曾经为我解围，所以我的内心之中，确实对他有点期待。不过，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并不敢期望他能成功地解开这个命案之谜。不管怎么说，四十多年来，不知已有多少聪明人，挑战过这个占星术杀人案，结果个个败阵下来，如今却期待御手洗能以快刀斩乱麻之势，解决这些疑点，似乎是在对他做不合理的要求。若是这案子真能破得了，那可说是一个奇迹。再加上他最近的状况不佳，经常处于情绪低落中，连吃饭时的外出，都不甚愿意；另外，四十多年的时间隔阂，更是解决这个案子的大障



碍。

第二天，我问御手洗有何进展时，他只是懒洋洋地说了声：“景气不好！”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没有进展。我想大概是前述的原因所以找不出答案吧。只是因为他不同于一般人，所以我一直期待，或许会有一小部分突破。那对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喽。于是，我忍住笑意，告诉他自己的新发现。

听了我的说法，他就说：“你还是认为床是被吊起来的吗？”他的语气有点不耐烦的样子，“就算他真的先找好替身，但是他怎么知道那些女人什么时候要把床吊起来呢？而且，说不定她们随时都会去画室玩，那不就露出马脚了吗？要真是这样的话，除非他事先就让替身留好胡子，并教他素描的基础。”

“素描？为什么？”

“因为平吉是画家啊！如果他整天只在画室闲荡而不作画，岂不是令人起疑吗？”

御手洗的态度让我有点火大：“那么，一枝的案子该怎么解释呢？你有更合理的说法吗？竹越

先生不也困在这里吗？总之，在你的合理说法出现以前，我这样的假设是最有可能性的。”我是带着嘲讽的口气说的，但御手洗却没有回嘴反驳。看来这位福尔摩斯也跌入五里雾之中了。于是我趁势追击，“看来还是有差距的呀！如果是福尔摩斯的话，一定很快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让华生医生说明下一个事件了。就算一时无法解决，也会展开积极的行动，不会像你一样，只是整天坐在沙发上发呆。”

“福尔摩斯？”御手洗一脸莫名其妙的表情。可是，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就真的让我瞠目结舌了，“那个爱吹牛、没有常识、因为古柯碱毒瘾，而搞不清楚现实与幻觉，却广受世人喜爱的英国人吗？”

听到这样的话，我讶异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他可是一个伟人唷！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竟敢用那种说法批评传说中的伟人。他哪里吹牛了？哪里没有常识了？人家是饱读大英图书馆藏书，见多识广的名侦探！”

“日本人的缺点，你都有了。完全以政治性的想法，来做价值判断。你真的是错到骨髓里去了。”

“你说够了吧？总之，请你一定要说明福尔摩斯哪里吹牛？哪里没有常识了？”

“那样的例子太多了，一时还真不知道从何说起。唔……该怎么说呢？对了，你喜欢哪一个故事？”

“所有的故事我都喜欢。”

“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我全部都喜欢。”

“那就不知要从何说起了。”

“虽然我无法说出最爱的故事是哪一个，但是作者自认为第一名，也最受读者喜爱的，应该就是……”

“吗？那确实是作者最好的杰作，内容和蛇有关吧？一般人都知道养在保险库里的蛇，会窒息而死。就算这是一尾不用呼吸的蛇好了，但是用牛奶喂蛇的点子，可真是太天才了。奶类是哺乳动物的食物，蛇是爬虫类，它是不会喝牛奶

的。还有，吹口哨引蛇出来，也是可笑的事。蛇是没有耳朵的，应该听不到口哨的声音；这属于常识范围，一般人在中学的生物或理科课程里，就可以学习到，所以只要认真地用脑筋想一想，就能明白那个故事是行不通的。所以我才会说那位大师没有常识。我认为那种乱七八糟的故事，情节纯粹是幻想出来的。故事里虽然有华生和他一起行动，其实都是福尔摩斯的胡思乱想，再加上一些冒险情节，假推理之名，让华生写出来的小说。有古柯碱瘾头的人，经常会产生和蛇有关的幻想，所以我说他有古柯碱毒瘾，并且胡乱吹牛。”

“不管你怎么说，人家福尔摩斯就是能够一眼看穿一个人的职业与性格，然后一针见血地解决谜团。你呢？你有什么本事？”

“一眼看穿？，他根本都是瞎猜的。举个例子说吧！……对了，记得的故事吗？他是怎么形容那个忘了把烟斗带回去人？你记得吧？那时他说：修复烟斗的价钱，已经足够再买一支新的烟斗了，可见烟斗的主人非常珍惜那支烟斗。而

且，从烟斗的右侧焦黄的情况看来，这位主人显然是一位左撇子；并且，他不用火柴点烟，而习惯用油灯点烟。他还特别说明：因为用左手拿烟斗，在油灯上点烟，所以烟斗的右侧就变得焦黄了。就算烟斗的主人，会非常粗心大意地把心爱的烟斗烧成焦黄；但是，左撇子的人用烟斗抽烟时，用的也是左手吗？像我们这种习惯用右手的人，拿烟斗的时候，会用哪一手呢？应该会用左手吧！因为右手要写字，或者做其他事，这样才能一边抽烟，一边做事。因此点烟的时候，通常也会用左手拿着烟斗去点烟。不是吗？他那样的胡猜、吹牛，华生竟然不辩驳。不过，或许华生不能辩驳，他也就经常吹吹牛皮，戏弄纯真的华生，来打发时间得到乐趣。类似这样不用心的事，还有很多。对了，我想起来了，福尔摩斯也是一个变装高手，他会戴上假发，撑着洋伞，假装成老女人，在路上行走吧、你知道福尔摩斯的身高吗？身高将近一百八十公分的老女人，在街上行走时，应该有人会怀疑那是男人变装的吧！为什么华生会没有注意到这些呢？所以我认为福

尔摩斯的推理，是从胡乱猜测开始的；而且他有古柯碱中毒的毛病，病情一发作起来，就像疯子一样，非常可怕。华生不是说过吗？如果福尔摩斯是拳击手，大概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了他的拳头。说不定华生就遇到过他发作的时候，而且被击倒过好几回。可是，他却不敢和福尔摩斯绝交，因为福尔摩斯是他的衣食父母，他是靠写福尔摩斯的破案经过来过日子的人，所以只好忍耐着福尔摩斯的吹牛、幻想，继续和福尔摩斯在一起，即使明明看穿福尔摩斯的伪装，他也要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等待福尔摩斯对他说，哈哈是我，他才很夸张地表现惊讶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咦？石冈兄？你怎么了？”

“……你……你……竟然说得出这样的话……我实在无法相信……你会有这种遭天谴想法！”

“我等着遭天谴。对了，你不是说福尔摩斯能一眼看穿一个人的性格与职业，这一点上我不如福尔摩斯吗？你错了，你应该知道我观察人的性格，是从占星术开始的。面对全然陌生的人

时，要推测那个人的性格，恐怕从占星术开始，是最有效的。至于要了解一个人的一般行为，则精神病理学可以派上用场。而天文学，当然也是有用处的。想了解一个人的个性，最快的方法就是问他的生辰。因为从生辰可以推算出星座，从星座的属性，可以知道一个人的性情。你不是见过我与客人的对答吗？那种时候我总是可以从客人的生日，一步步地推测出客人的个性。福尔摩斯先生生于英国，却没有研究占星学，实在太遗憾了。想了解人的问题时，没有比占星学更方便的学问了。我经常遇到一些前来找我解决困难的人，因此，我有时就会想到：如果我不懂占星学的话，一定不知从哪里下手才好。”

“我知道你对精神医学有研究。但是，你也懂天文学吗？”

“那当然。我是占星师呀！虽然我有望远镜，但是，我并不使用望远镜来了解天文学。我非常注意最新的天文知识。例如：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除了土星有环外，还有哪一个行星有环呢？你知道吗？”

“咦？不是只有土星有环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所知道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知识；在战争的废墟里编纂的课本，似乎是这么写的。顺便一提，你读的教科书里，不是还写着月亮里有一只兔子在捣米吧！”

“.....”

“我冒犯到你了吗？咳，总之，石冈兄，科学时时刻刻在进步，跟不上是不行的，否则我们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现在这时代，连小学课本里都提到宇宙中充满了电磁波、重力可以扭曲空间，时间若踩了煞车，所有的物体就会接受空间的指令开始运动等理论。我们这些老家伙，已经是养老院里还在天动说的古人了。所以别再计较了。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吧！除了土星有环外，天王星也有环，木星的外围也有一道薄薄的环。这是我最近才知道的天文情报。”

我总觉得御手洗比较像在吹牛：“我现在知道你很了解福尔摩斯，也很懂天文学了。那么，你佩服的人是谁？布朗神父（注：切斯特顿笔下



的名探)吗?”

“那是谁?我对教会不太熟悉。”

“菲洛·万斯(注:范达因笔下的名探)?”

“唔?什么饭斯?”

“马格雷探长(注:乔治·奚孟农笔下的名探)?”

“是目黑区的警察吗(注:目黑读音为Meguro,和马格雷Maigret接近)?”

“赫丘里·波洛(注:阿嘉莎·克莉丝蒂笔下的名探)?”

“好像是个醉汉的名字。”

“多佛探长(注:乔艾思·波特笔下的名探)?”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搞半天你只知道福尔摩斯啊?你把他说得那么不堪,让我震惊得说不出话。啧,难道福尔摩斯的一切,都不能让你感动吗?”

“谁说的?完全没有缺点的电脑,能够让人感动吗?福尔摩斯让我感动的,正是他是人,而不是机器的这一部分。我喜欢他。这个世界上我

最喜欢的人，就是他。”

御手洗的这番话，让我意外，也让我有一点点的感动。这个人平常不太夸奖别人，我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称赞人。不过，御手洗马上接着说：“可是，他有一件事让我非常反感。福尔摩斯晚年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而他竟然相信逮捕德国间谍是一种正义，并且参与行动，为英国工作。说到间谍，英国人的间谍散布世界各地。你看过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吧？英国人对付阿拉伯人，用的是狡猾奸诈的外交政策；基本上英国就是一个奸诈的国家。且不说他们如何对阿拉伯，就说对中国吧！鸦片战争是怎么回事？明显的是一种恶意的侵犯，一种犯罪的行为嘛。为这种国家所做的行为怎能说是正义呢？福尔摩斯不该和那种事扯在一起，他应该更超然。因为这一点，我对福尔摩斯的喜爱程度减半了。或许你要说：那只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因为华生说过福尔摩斯对政治几乎完全无知。可是，犯罪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真正的正义意识，是超越国家主义的。所以我认为晚年的福尔

摩斯堕落了。不过，也许他那是假的福尔摩斯，因为真正的福尔摩斯已在中，和莫里亚蒂掉落激流而死。也或许是英国利用福尔摩斯的名气，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谁知道呢……噢？”

正在此时，外面却传来急促、具有威胁感的敲门声，而且不待我们回应，就用力推开大门。进来的是一个穿着藏青色西装，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你是御手洗先生吗？”大汉向我问道。

“不是！”

于是他转身面向御手洗走去，然后神气活现地从里面的口袋抽出一个黑色证件，晃了一下，然后说：“我叫竹越！”

“真是稀客！原来是警察先生，有人违规停车吗？”御手洗调侃着，然后又故意靠过去，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警察的证件，可以让我仔细瞧瞧吗？”

“你的口才还不错嘛！最近的年轻人真是不懂规矩，害我们整天忙得团团转！”竹越开始打官腔。

“我们的规矩是先敲门，等对方开门才能进去，下次你可要记住。有话快说吧！”御手洗也不甘示弱。

“好家伙！你对任何人都用这种态度说话吗？”

“不，只有对你这种伟大的人才如此。闲话少说，如果要占卜，就快告诉我你的生辰。”

那个叫竹越的刑警，没想到会碰到个软钉子，似乎有点懊恼，不过还是不愿意向御手洗低头：“我妹妹来过了吧？美沙子来过这里吧？”听他的口气，好像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气愤。

“啊！”御手洗提高嗓门说，“原来她就是你妹妹！怎么差别那么大呢？看来环境对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不对？石冈兄。”

“美沙子真是鬼迷心窍！她一定把爸爸的手稿拿给你了，你可别装蒜！”

“我又没说不知道！”

“今天妹婿才告诉我这件事。那篇手稿对警察而言，是很重要的资料，快还给我。”

“我已经看过了，还你也无所谓。不过。令妹是否会谅解呢？”

“我是她哥哥，她不敢反对。话是我说的，快拿出来。”

“看起来你并没有和她商量过，这就叫我为难了，我怎么知道她是否同意把手稿交给你？最重要的是文次郎先生的意思，不是吗？像你这么不客气来拜托别人，还真是了不起啊。”

“我已经够客气了，要是你再不识好歹。我也有办法对付你的。”

“什么办法？在下一定要见识一下。原来你也是会思考的啊！真是令人钦佩啊。到底是什么办法呀？石冈兄，你看他是不是要亮出手铐逮捕我们？”

“啧，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这样。”

御手洗故意打了一个哈欠，说：“我没有你想象的年轻吧！”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的。要是爸爸知道那份手稿落在你们这种三流侦探手里，一定死不瞑

目。侦查一件犯罪案子，可不像你们想像中那么简单，必须到现场搜证，每天来回奔波，那是得磨破鞋底的辛苦工作！”

“你说的犯罪案子，是指梅泽家的占星术杀人案？”

“占星术杀人案？这是什么玩意儿？简直像漫画的名字。你们这些外行人，以为靠着一张嘴巴，就可以破案，还任意为重要的刑案下名称。我说过，要侦破一个案子，是要流血流汗，兼磨破鞋底的工作。总之，那份资料对我们十分重要，这点你总该明白吧！”

“照你这么说，当警察的人，家里最好开鞋店。但是，我觉得你说漏了一件事。想破案的条件，除了要流血流汗，兼磨破鞋底外，还需要有脑筋，不是吗？从你刚才出现到现在的种种表现，我实在很难觉得你是个有脑筋的人。既然是这份手稿对你们这么重要，就还给你吧！不过，我敢和你打赌，就算有了它，你还是破不了案，我劝你别白费心机了！不要说手稿，连我都可以跟你去，看看你是如何为这四十年前的血案磨破

鞋底。这个案子可是你从来没遇过，非以这手稿为重心的案件，你要搞清楚，可别自取其辱哦！”

“你胡说什么？我们当刑警的，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累积了许多搜查的经验。别小看搜查的动作，那不是你们门外汉想的那么容易。”

“你一直在强调搜查的行动，我有说过搜查不重要吗？”——没有。我很想这么说，但是，我可没有御手洗的胆子。刚才那个人亮出警察证时的威势，还是挺吓人的，此刻我最好少插嘴。——“比起实地的搜查行动，动脑筋是更重要的事。是你小看了动脑筋之事。”御手洗继续说。

“要斗智的话，我绝不会输给你！”竹越不服气地说，“像你这种没有社会地位，只是区区一个占星师，跟那个什么鲁邦三世没两样。靠着一张嘴说东道西的人，竟然也敢自以为是大侦探，真是让我开了眼界。身为警察的人，可和你不一样，我们有责任让社会大众知道案情的真相，不能单靠想象，马马虎虎蒙混过关。那么，我顺便

问你，莫非你已想出破案的来龙去脉了？”

御手洗一时哑口无言——我很了解御手洗刚才的态度绝非虚张声势，因此被人家这么一问，内心一定非常懊恼——“不，还没有！”

竹越不禁露出胜利的笑容：“哈哈！所以我说你们对案子只是抱着玩玩的态度嘛！警方是不会对你们这样的人有所期待的。你呀，还差得远呢！”

“你不要得意得太早。像你这样的资质，即使把手稿拿回去看，也是白费力气；就像给黑猩猩电子计算机一样，它仍然不会用。因为无法从手稿里看出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很快就拿给局里的同事看，征询他们的意见吧？这些同事如果能帮你解决这个案子，那还算好。但是，恐怕他们也和你一样，脑子里装得都是浆糊，这么一来，不仅案子仍然无法破解，竹越文次郎——也就是你的父亲——一生的名誉，很可能因为手稿被公开而毁了。这种结果你可曾想到？令妹一定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如此不安，不敢将手稿交给你。当真演变成这样，文次郎当日没有烧掉手稿，就



变成错事了。如果能利用这份手稿中的线索破案，就算不把手稿交出去，也不算什么大错吧！你不会今天拿回去，明天就向同事公开这份手稿吧？这关系到你父亲的名誉。这样吧，你总还认识字，就让你把手稿拿回去看几天也无所谓，但是你必须答应我绝对不公开手稿的内容。你打算借几天呢？”

“嗯，三天可以吧！”

“手稿很长哟，三天大概只够看一遍。”

“那就一星期吧！再久就不行了，因为除了妹婿以外，局里的同事好像也有人隐隐感到有这份手稿的存在，我无法隐瞒太久。”

“一个礼拜吗？我知道了！”

“喂，喂，难道你……”我说。

“我会在这份手稿被公开前，设法解决这个案子。”

“谅你也找不到凶手。”竹越道。

“喂，我没有说要找凶手呀，我只说要‘解决’这个案子。要我把凶手带给你面前，是不可能的事。今天是五号——星期四；你等我到下星

期四——十二号吧！”

“那么，十三号我就在警局里公开这篇手稿！”

“既然如此，时间所剩不多了，出去的门和你刚才进来的门是一样的，你可以先请便！对了，你是十一月生的吧？”

“没错。我妹妹告诉你的吗？”

“我自己猜的。顺便告诉你，你应该是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出生的。好了，拿好这份手稿，别弄丢了；下个星期四我要让这份手稿变成灰，免得被人公开。”

竹越匆匆离开，在听不见他的脚步声之后，我才忧心忡忡地说：“你刚才说的话没问题吗？”

“什么？”

“你不是说下星期四之前要找出凶手是谁吗？”

御手洗故作神秘地笑而不答，更增加我内心的不安。

“我也认为你比那个刑警聪明，可是，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我第一次听到你说明这个事件时，心里就有一个疑点，只是一直无法清楚地说明那个疑点是什么。我经常会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凡是有类似的事，我都会记得一清二楚。那并不是像猜谜那样直接的事……该怎么说呢……只要想得出来……。不过，也许是我完全搞错了！若是这样，就太糟糕了。算了，反正还有一个礼拜嘛，值得去闯一闯。对了，你有带皮包吗？”

“有。你问这个做什么？”

“里面有没有钱？”

“当然有啦！”

“多吗？够你一个人用四、五天？要是够就好了。我现在就要去京都。你要不要去？”

“京都？现在？那么急？总得先准备一下吧。工作方面必须先做安排才行？说走就走，这样太突然了！”

“那我们就先分手四、五天吧！不便勉强你。”御手洗说完就转过身，从桌子底下拖出一个旅行袋。我不得不慌慌张张地大叫：“我去！我也去！”



## 第十章

---

御手洗对这件事总算认真起来。这家伙不做则已，一旦采取行动，疾如脱兔。两个人（尤其是我）带着地图和必备的《梅泽家占星杀人案》一书，搭新干线前往目的地。

“竹越刑警怎么会找到你那里呢？”我问。

“饭田美沙子连自己的丈夫都保密，却把笔记给我看，大概因此心有愧疚，终于忍不住将此事泄漏给她先生知道。而她先生饭田刑警是个老实人，想到事态的严重性，觉得必须告诉大舅子，所以……”

“美沙子女士的先生是个很老实的人……”

“或许是那只大猩猩勒住饭田刑警的脖子，逼他说的。”

“那个竹越刑警是个自大狂。”

“那些人都是那样的，以为把警察的证件亮出来，人家就得都听他的。大概是武侠电视剧看太多了，把从前水户黄们那一套，也搬到现实中来，让人怀疑他们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二十世纪。至于手稿的内容，竹越可能早已略知一二，所以一家之耻被一个从未谋面、而且还是个类似鲁邦三世的人看到，难怪会那么气愤。不过，他的话还是得打点折扣就是了。不管怎么说，那位先生看来还是不脱战前警察权威至上的观念，真是侮辱了民主时代人民保姆的美名。”

“问题在于日本人总认为警察就必须威风凛凛。希望外国人不会看到现代日本竟然还有那样的警察。”

“其实日本现在还有很多竹越那样的警察，只不过竹越特别嚣张。日本应该把他列为国宝，好让人记住日本人二次大战前的丑陋。”

“难怪竹越文次郎、饭田美沙子都不愿把手稿给他看，他们的心情我能体会。”

御手洗突然看着我，说：“我很想知道美沙子心里的想法。”

“唔？”

“她发现那本手稿时，不知心里有何想法？”

“这还用问。如果她把手稿交给自以为是的哥哥，可想而知父亲的秘密会被暴露。而她来找你谈，就是希望能够暗中解开事情的谜底，洗刷父亲的冤情。”

御手洗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你真的这样认为吗？那她为什么要透露给饭田知道呢？她不让哥哥知道，却告诉她的先生饭田刑警。她应该想到，凭她先生一人之力，是解决不了事情的。她就是认定不管是从能力、个性来说，她先生除了害怕外，根本不可能把这个惊人的证据藏在心里，所以才找上我们，她从朋友那听说我有这方面的癖好，而且人怪朋友少，所以不太可能把她父亲的遭遇到处宣扬。如果运气好、解开了谜底，她可能想一个人居功。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损失。总之，父亲的耻辱不至于公诸于世。而我也不是胆敢这么做的人。如果我成功，那正中她

下怀，可以把功劳推给她先生。因为这是个大事件，或许她那没啥本事的先生，因此升为东京警视厅的厅长。我觉得她可能在打如意算盘。”

“你不会是想得太多了吧？她不像……”

“她不像坏人？我并没有说她是坏人，而且我这样讲，也没有什么恶意。女人，尤其是结了婚的女人，大概都会像她那样。”

“你把女人都看成这样，不是太瞧不起女人了吗？”

“有些男人很病态的把女人一味想成极端顺从、贤淑的娃娃，这不是更失礼！”

“……”

“这个议题就像讨论德川家康和冷气一样无聊。”

“这么说，你觉得女人都像她这样有心机喽？”

“倒也不是。大概一千个当中，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吧。”

“一千个！”我惊呆了：“一千个太夸张了吧？你不觉得应该把比例提高到十个人？”我



说。

御手洗哈哈大笑，毫不犹豫地说：“不觉得。”

话题中断了一下，我一时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御手洗倒是先开口：“关于这个案子，我们真的有把握吗？已经找到所有解决案子的线索了吗？”

“应该还有一些地方需要突破吧？”

“我们已经知道梅泽平吉的第二任老婆昌子，是会津若松人，案发时，父母还健在；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她跟兄弟、亲戚间的关系吗？大概没必要吧！至于平吉的第一任妻子多惠的出身和家族情况，你了解多少？”

“据我所知，多惠的母姓是藤枝，是京都嵯峨野的落柿舍一带的人。”

“那可真巧，这一趟也可以去那里看看。还有呢？”

“她没有兄弟姊妹，是独生女。长大之后，全家搬到上京区的今出川，家里经营西阵织的布料店。不晓得是运气太坏，或是父母亲不懂做生

意，生意一直没有起色。弄到后来，她母亲竟病倒在床，举目无亲，唯一的亲人伯父，当时远在满洲。不久，母亲病逝，店内生意愈来愈难维持，最后逼得父亲上吊，遗言要多惠到满洲投靠伯父、伯母。可怜的多惠，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满洲，却流浪东京。此时的多惠已经二十岁。二十二或二十三岁那年，多惠在都立大学——当时还叫府立高等学校附近的一家和服店工作，老板供应吃住。合该有缘吧，那家店的老板和吉男认识，请吉男介绍相亲的对象给多惠。老板一方面可能是同情多惠，另一方面，多惠实在是个乖巧、勤劳的女孩。这只是我想象啦。总之老板为二十三岁的多惠拉拢这段姻缘。开始只是说说而已，后来却认真起来。吉男可能觉得平吉适合，便介绍他们认识。”

“照理说来，多惠应该因此时来运转了，为什么后来还会离婚呢？”

“唉，歹命嘛。离婚后，已想通的多惠，便决定在保谷的香烟店度过下半辈子。她的星座位置也不好。”

“按星座的配置，人的命运本来就不平等。除了这些外，你还知道些什么？”

“还有一些，但是可能和这个案子没有什么关系。多惠从小喜欢信玄袋——就是布制椭圆底的手提袋、小钱袋之类，袋口可以用绳子缩紧，用来搭配和服，上了年纪后，她更收集了不少这类的袋子。其实，在她的父亲经营西阵织布料店时，她就有自制信玄袋出售的梦想，并且希望小店就开在故乡嵯峨野的落柿舍一带。在保谷的邻居，都曾听过多惠提这件事。”

“案发后，尤其是战后，平吉的画和版税，让多惠获得不少遗产吧？”

“又有什么用！她身体衰弱，每天只是吃饭、睡觉而已。有钱虽然可以托人做事，对善意的邻居表示大方，虽然生活优裕，心里却仍然是无依无靠的。她好像还表示过，如果阿索德真的存在，要悬赏给发现者。”

“既然有钱了，她不是应该回到嵯峨野，去实现开店的梦想吗？”

“话是没错。但是，一方面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另一方面则是已跟左右邻居处得很好，可以互相照应，不想到了老年才回到已无旧识的嵯峨野做生意。何况也上了年纪；因此下不了离开的决心。结果还是死在保谷。”

“那多惠的遗产呢？”

“很可观吧。听说多惠一死，就不知从哪里便冒出自称是她侄子的、伯父的媳妇、孙子的人，掌握到最佳时机出现，大言不惭地要来继承遗产；不过，多惠似乎留有遗书，也分些钱给邻居。她死的时候，邻居都哭了。”

“讲了半天，这里面还是没有可疑的人物。好，她的事我知道了。那么，梅迪西的富田安江呢？你对她了不了解？”

“不甚了解。”

“那梅泽吉男的老婆文子呢？”

“文子原姓吉冈，家里只有兄妹两人，生于镰仓。是吉男写作的仲介人，不，应该说是他恩人介绍给他的，他们家好像是类似庙宇或神社。家世需要讲得更详细吗？”

“不用了，她过去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历史吗？”

“没有，她是个很平凡的女人。”

御手洗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不再开口。他托着腮，望着窗外，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由于车子里面灯光明亮，漆黑的玻璃窗上便反映出车内的景物，窗外向后流逝的夜景，便相对地看不太清楚。脸孔贴向窗户的御手洗，突然冒出一句话：“月亮出来了。”接着又道，“星星也看得比较清楚了。你看在月亮这一边闪亮的，就是木星。你们不懂星座的人，想找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或冥王星等行星，最好是以月亮为准，因为月亮是最明显的目标。今天是四月五号，月亮的位置为巨蟹座，不久后它就会移到狮子座。木星现在是在巨蟹座二十九度角的地方，现在这两颗都很接近巨蟹座。我跟你说过月亮和行星都会通过同一线上吗？我每天就是这样追逐着星星的动向。在这星球上，我们微小的行为中，有多少只是一场虚空？其中最大的，就是会不断增加的‘竞争’。我对竞争是

毫无兴趣的，宇宙不停地在缓慢移动，如同一个大钟的内部，我们所住的星，又是微不足道的小齿轮上微小的一齿而已。而我们人更只是齿顶上一个细菌。可是这些家伙老为一些无聊的事而悲喜，短如瞬间的人生总是要搞得天翻地覆，而且由于自己太渺小，看不到整个时钟，于是还得意的自以为不受该机制的影响，简直是滑稽透顶。我每次想到此总不禁失笑。明明是一个小细菌，贪那一点小财到底有什么用？又不能带进棺材里去，为什么还斤斤计较于这些愚蠢无稽之事呢？”御手洗一边说着，一边不禁笑了起来。

“我看我也是一只斤斤计较于蠢事的细菌。为了对付竹越那个大细菌，竟然急急忙忙地搭新干线，打老远从东京跑到京都来。”我一阵大笑。

“人做尽恶事之后，就该死了。”御手洗说。

“对了，我们干嘛跑来京都？”我自己感到讶异，为什么之前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要跟安川民雄见面啊，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是的，是想见他一面。”

“时间过得真快，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有七十岁了吧！”

“时代变了。但是，我们来京都的目的只有这个吗？”

“好啦，别急。反正很久没来京都，顺便来看看朋友，不是很好吗？刚才通过电话，我的朋友会来接我们，我会介绍你们认识，他在南禅寺附近一家名叫顺正的料理店当厨师。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他的公寓。”

“你常来京都？”

“嗯。有时候住在这里。京都常引发我一些不可思议的灵感。”

---

## 第十一章

---

“喂，江本！”一踏上月台，御手洗突然叫了一声，吓了我一跳。一个靠着柱子的高个子男人听到叫声，慢慢地起身走向我们。

“好久不见了。”江本先生握住御手洗的手寒暄。

“近来好吗？”御手洗笑着问。

“的确好久没见面了。不过也没什么好的。”说完，江本便自我介绍。他是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出生，今年二十五岁，身高一百八十公分。因为是日本料理店的厨师，所以留着短短的五分头，看起来很清爽。

“要不要帮忙拿行李？这么少。”

“因为想到就跑来了。”



听我这么说，江本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并问：“来看樱花吗？”

“樱花？”御手洗回答江本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樱花的事。”接着他又说，“不过，或许石冈兄会想看看樱花。”

江本住在西京极，若是以平安时期的京城来说，公寓位在棋盘式街道的西南边。从地图来看，则位于左下角。江本开车，一路上我看着窗外夜景，希望看到京都古老街道的风貌。然而从窗外消逝的景物，基本上和东京差不多，尽是耀眼的霓虹灯和高楼大厦。我是第一次来京都。江本公寓的格局是两房一厅，有一个房间让我跟御手洗睡。这种经历对我来说，还是头一次。临睡前御手洗告诉我，明天会很忙，要早一点睡。江本隔着纸门告诉我们，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用他的车；但是御手洗回说“不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搭阪急电车向四条河原町出发。根据御手洗的说法，竹越文次郎的手稿里，安川民雄住的地方是在四条河原町车站附近。

“你会看京都的地址吗？譬如依着安川民雄的地址——‘中京区富小路路的六角街’——就能找得它的所在。”

“我没办法，京都跟东京不一样吧。”

“当然是不一样。京都的马路是棋盘式的街道，一般来说是可以从街道名称，找出地址所表示的位置，就像座标一样。譬如说这个富小路，一开始这条街名的意思，就表示房子都是南北向，而六角街是指最靠近它的东西方向的街道。”

“噢……”

“我们马上就可以试试看。”车子抵达终点站，我们踏出月台。“这一带叫四条河原，是京都最热闹的地方，相当于东京的银座、八重洲。可是一般的京都人都不予好评。”

“为什么？”

“因为这里不像京都。”

果然，走出车站，看不到木造房子，一眼望去尽是水泥建筑，感觉仿佛是涩谷，完全没有古都应有的味道。御手洗快步走在我前面。走过十

字路口。看到一条清澈见底的浅溪，溪底白色的石头夹杂着水藻。沿着溪往前走的感觉十分美好。我想这就是京都与东京不同之处。银座或涩谷不太可能有这么美的小溪。上午的阳光照射水面，反映出一片亮丽，非常好看。

“这是高濑川。”御手洗对我说。根据他的说明，这条小河原本是商人为运输货物而开凿的。可是可能淤塞的缘故，河道已经变浅，现在已无法行船。

“到了！”御手洗提高声音叫道。

“什么？这是哪里？”

“是中国馆子呀！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我一边吃饭，一边想着要和安川民雄见面的事。安川现在已经七十岁，还愿意接受打扰吗？他的脾气虽然古怪，却没犯过什么罪，必定想过安静的晚年。不停思索地脑海，浮出了一个日日唯有酒瓶陪伴的流浪汉影子……说不定抱着《梅泽家占星杀人案》这本书，找上他的我们，是他的第一个访客呢！而他会把我们当成一般客人吗？我们又能从他嘴里挖出多少有关梅泽平吉生

平的线索呢？御手洗是否能套出什么？

我们要寻找的住址，就在店的附近。

“这条是富小路，那边即六角街，很快便到了。”御手洗站在大马路上指指点点，“走，再过三条街就是啦。”说着，御手洗即刻前进，“不会错，一定就是这里。这一带看起来像公寓的房子，只有这里了。”御手洗一边说，一边已经踏上金属做的楼梯。公寓的底楼，是家叫“蝶”的酒吧，这个时候还没开张。白色木板门映着中午的阳光。

酒吧旁边是家小酒店。公寓的楼梯窄得可怜，只能够勉强一个人走。楼梯尽头是阳台，一排信箱并排。我跟御手洗迫不及待地寻找“安川”这个名字，结果却令人失望。御手洗露出可能找错地方了的表情，但这个表情一闪即逝。他是一个自信心极强的人，随即敲了身边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回答——里面的人或许在午睡吧？御手洗又敲了一下，仍旧没有人应门。

“不是这间吧！”御手洗说，“我们这样沿路敲门，里面的人一定以为我们是推销员，所以才

不出来应门。我们去另一侧试试。”御手洗不死心地走到走廊的另一头，敲另外一边的门。果然有了反应，被他敲门的那一家，打开小小的缝，出来应门的，是一位胖胖的女人。

“对不起，我们不是要推销报纸。请问这公寓有一位安川先生吗？”御手洗问道。

“噢，安川先生吗？他早就搬家了。”那位女士非常有耐心地告诉我们。御手洗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回过头看了我一眼，又接着问，“这样呀！那么，知道搬去哪里吗？”

“不知道耶。已经搬走很久了。你去那边问问看，房东就住在那里，或许他会知道。啊！不过房东现在可能不在，大概在北白川的店那边。”

“北白川？店名叫什么？”

“白蝶。房东通常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道谢之后，御手洗把门关上。然后去敲房东的门，房东果然不在家。

“看来，我们得跑一趟北白川了。房东的名字是……”御手洗看了看门旁的名牌，说，“姓大

川吗？好，石冈兄，我们走吧！”

巴士摇摇晃晃。窗外一幢幢房子的屋顶有如寺院建筑，而泥土墙连绵不断。车子终于来到北白川，我们很快便找到那家店。这次运气不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开门。

“你是大川先生吗？”

男人听御手洗这样问，眼神立刻有所警觉，迅速打量我们。于是御手洗简单地说明来意，询问大川是否知道安川搬到哪里去了。听到御手洗那么说之后，大川就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人说他好像搬回河原町了。你们是警察吗？”

除了女人之外，全日本大概就属我们两个人最不像警察了。大川这样问，实在让人觉得他的话里有刺。

“我们像吗？”御手洗神情自若，笑着说。

“有名片吗？可以给我一张吗？”男人说。

我一听，心想完了，御手洗跟我一样，也愣了一下：“这……抱歉，恐怕不方便给你名片。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听过内阁公安调查室

吗？”

男人听到公安调查室这个名称，立刻脸色大变，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两位的大名……”

“噢，没关系……”御手洗顿了顿，才又接着说：“算了，今天就这样吧！但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探听到安川民雄的新住处呢？”

男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又说：“今天晚上……这样，五点，下午五点好了。我现在有急事，必须去高榎。但是我会尽快赶回来，回答你们的问话。你们可以打电话给我吗？”

大川留下电话号码后，我们就走了。现在才中午，还有五个钟头。总之，要立刻得到线索，本来就是不大可能的事。我跟御手洗沿着鸭川走时，故意挖苦地对御手洗说，“你还真是扮什么像什么。”

“我最在行的是骗子。”御手洗哈哈大笑，一点也没有反省的意思，并说，“不过，他也太狡猾了。”他想用一句话替自己开脱。

向河原走去的时候，我一路思索和安川民雄见面的可能情形。今天六号——星期五，像这样

进行调查，一个礼拜将很快就会过去。

“你会顺利进行吗？”我不安地征求御手洗的意见。

“别急。”御手洗回答。

两个人默不吭声，走了很久，看到前面有一座桥，桥上车水马龙。附近的建筑物似乎在哪里看过。想了半天，原来跟早上在四条河原町看到得很像。两个人走得口干舌燥，腿也酸了，便进入茶馆，喝点冷饮止渴。此时御手洗说：“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到底还忽略了什么？那一定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非常微小的事情。这个案件好像一件由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铁屑所组合成的前卫作品，只是其中有一小块铁屑掉了，所以怎么样也组合不出该有的形状。只要能找到遗漏的那一小块，一切就迎刃而解，案情的真相就可以大白了。但是那个被遗漏、忽略的一小块，到底在哪里呢？从一开始的部分就必须认真过滤，才能开始。问题出在后半段吗？一定还有没发现的关键，否则这个案件就不会至今无解。四十多年来，多少日本名侦探苦思不着，被困在那里，现



在，我也一样百思不得其解……”

---

## 第十二章

---

我们在四条河原町的日式茶馆喝果汁，到快五点时，御手洗才去打电话。电话讲没两句，只听他说“知道了”，便挂掉电话，然后回到桌子旁边，对我说：“快，上路！”

走过马路上，这时已是下班时间，交通出现了拥塞。御手洗穿过人群，但却没去搭早上坐过的阪急电车，而是过了桥朝着京阪电车的车站走去。

“去哪里？”我急着发问。

“大阪府寝屋川市木屋町四之十六，石原庄。从那里的京阪四条站，搭京阪电车，在香里园下。”御手洗一边走过鸭川，一边指着前面的车站说。

“那一站就叫做香里园吗？”

“没错。”

“那个名字很美嘛！”

京阪四条车站就在鸭川畔。我们在等电车时，脚下的鸭川已被夕阳染红。抵达香里园时，天色已近黄昏。但是这地方并不如它的名字“香里园”那样引人绮思，眼前所见的，是灯火处处的餐饮店。而现在正是那些灯开始发挥功能的时候了。步履踉跄的醉汉逐渐出现在道路旁，而那些符合夜里出现的女子，则跨着稳健的步伐追着那些醉汉跑。

好不容易找到石原庄时，天已暗了。敲管理员的房门，并没有人应声。爬到二楼，就近敲一户人家的门，一个中年女子探头出来，问过之后，她说这里并没有安川先生这个人，让我们十分意外。

我们不死心，再敲别家的门。得到的回答是：“安川？好像搬家了，不知道搬到哪里去，问问管理员，或许知道。”

御手洗开始表现出失望的样子，折腾一天，仍是摸不着头绪。下到楼下，这次运气不错，管理员在。问他安川民雄是不是住在这里？他说安川已经不住在这里。再问他搬到哪里呢？

“那老先生老早死了。”

“死了？”我跟御手洗不约而同地叫了出来，“你是说安川民雄死了吗？”

“没错啊，安川民雄。”

听说安川民雄已死，我差点昏倒。虽然无法想像安川离开柿木坂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更想不到眼前这座破落的灰泥旧公寓，竟是安川一生的终点站。更令人意外的是，管理员告诉我们，安川并非独居，他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儿，那女儿嫁给木匠，生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小学，一个才两岁左右。安川便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

管理员室前的荧光灯似乎已经非常老旧了，不时地闪一下。每当那种时候，管理员就生气地抬头看天花板。

离开公寓前，我又再度回头看了一眼那公寓。有种百感交集的感觉，也令我想起儿时苦涩

的回忆。突然觉得一直追逐着一个人的一生，这种行为是一种对人的亵渎。告辞管理员前御手洗又问了安川女儿现在的住处，管理员说：“没有问过他们要搬去哪里。不过，搬家公司或许会知道。他们是上个月才搬的，搬家公司是寝屋川车站前面的寝屋川搬家公司。”

“现在几点？”御手洗看我手上的表问。

“八点十分。”

“还早……走吧，到寝屋川搬家公司。”

回到香里园站，我们搭电车向寝屋川出发。一下车，很快就找到搬家公司。但是这个时间，已经下班了，大概不会有什么收获吧？御手洗站在店前抄写这家公司的电话号码时，发现店里有些微的灯光，便上前敲门。如我们所预料的，搬家公司的老板不能给我们答案，但是他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再来问年轻的搬运工人，或许还记得他们搬去的地方。我们只好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电车又把我们载回西京极。我暗忖，耗费这么大气力，应该也够了吧！六日星期五这一天，

就这样白耗了。御手洗的想法应该跟我一样，觉得很无奈吧！

---

## 第十三章

---

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的声音把我吵醒。习惯早起的江本已经出门了。我很快地坐起来，离开被窝，进厨房冲泡即溶咖啡。回到房间时，御手洗刚刚放下电话。我把咖啡递到地面前，他说，已经有收获。

“正确的住址虽然不知道，但大概是搬到大阪的东淀川区，就在丰里町站牌附近，丰里町站好像就是个终点站，巴士会在那里转弯之后，照着原路回程。那边有家名叫大道屋，兼卖糖果饼干的小吃店，从这家店旁的小路走进进去，就可以看见一栋公寓。他们家的姓名牌已经改成‘加藤’。新搬去的地方好像很靠近淀川的堤防，前往丰里町的巴士，好像是从梅田开出去的，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在阪急电车的上新庄站换车。你要

去吗？”

我们先从西京极搭电车到上新庄，然后改搭巴士，在终点站丰里町下车，远眺架在淀川上的铁桥。这一带还很偏僻，空地到处长满杂草，旧轮胎东一个西一个，我们搭的巴士所走的路，一直下去就会爬上堤防的坡道，往铁桥那里去。路看起来很新，马路边缘的水泥砖好像也才刚铺上去的。四周有些盖了一半就丢弃的旧房子，并不是沿着新路而建的。大道屋也在其中。这些建筑物跟那些废轮胎一样旧。从店旁小路进去，我回头一看，那店的背面竟是铁皮搭的。有几栋并排在一起的公寓，信箱墙上，有一个信箱上面写着“加藤”这个姓氏。

爬上老旧的木板梯，二楼走廊挂满晾晒的衣服。加藤家的门上有一个小玻璃窗。玻璃窗打开了一点点，传出里面洗衣服和小孩子的哭声。御手洗敲门之后，里面便有了回应。但并没有马上出来开门。我可以想像里面的人忙着收东西的景象。



门开了。是一个头发散乱、不施脂粉的女人。可是门一开，她立刻露出后悔的神情。御手洗抢进一步，阻止她关门，并问她可不可以谈谈她的父亲安川民雄。

“没什么好谈的。”女人表情断然，“我跟父亲毫无关系，你们为什么一再找上我？请回去吧。”说完，砰一声，用力把门关上，留在门外的是她背上小孩的哭声。

御手洗吃了闭门羹，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对我说：“走吧。”

女人说得一口标准东京腔，完全没有关西腔的口音，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来到这里之后，我的耳朵听到的尽是关西口音的日本话，没有想到竟然会在这里听到标准的东京腔。

“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御手洗很不甘心似的说，“我想，安川这条线索不用追了。即使安川还活着，大概也不会吐露什么，更何况他那女儿。我会来到这里，只是因为竹越文次郎没有完成访问安川这件事，所以我想代替他走一趟。”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让我想想。”不知道御手洗会想出什么新点子，我们再搭上阪急电车。

“你好像说过，你只在学校旅行时，来过一次京都。”在电车上，御手洗说，“你可以在桂站下车，然后换车到岚山。岚山和嵯峨野是京都的观光胜地，现在正是樱花盛开季节。我们就在这里分手，你去看看风景，我现在想一个人行动，你知道回到西京极公寓的路吧？”

我在岚山的车站下车，随着赏花的人潮前进，到处都是漂亮的樱花。这里有名的河流桂川，河面相当宽广，架在河上的木桥相形之下也显得相当长。我过桥的时候，和一位舞妓擦身而过，她和一个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金发青年在一起。这个舞妓的脚上穿着像是漆木屐一样的鞋子，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叩叩的声音。其他过桥的人的鞋子，都不会发出声音。过了桥，从桥头的介绍看板上，知道原来这条桥就是“渡月桥”。想像夜晚的时候，月亮倒映河面的美景，这条桥的名字确实非常恰当。桥的尽头，有座像是小小地

藏庵的木头小屋，却是一座公共电话亭。很想在这里打一通电话，但是，不知道可以打给谁，因为我在京都并没有朋友。离落柿舍还有点距离，所以就在岚山简单吃了午饭，才去搭京福电车。这种路面电车，在东京已经很少见了。

我想起一部我喜欢的推理小说，里面就有这种电车的场景。当年东京的路面电车要绝迹时，我还感伤地觉得：优良的推理小说，恐怕也要绝迹了。不知道这条电车会通到哪里，我就一直坐到像是终点站的地方下车。站名叫做“四条大宫”，一出站，就是一条热闹的马路。我在这里漫无目的地逛着，渐渐觉得这里有点面熟，原来这里就是观光客必来的地点之一“四条河原町”。

我还去了清水寺，并从“三年坂”附近，循着石板路走下来。这里有非常浓烈的京都气息。两旁有许多土产店，我进去一家茶屋，点了一杯甜酒。穿着和服、送甜酒来的女孩，之后就站在店门前，对着石板路洒水，并且非常小心地不让水溅到对面的土产店。离开清水寺一带，我又回到“四条河原町”，直到好像已经无处可逛了，才筋

疲力尽地回西京极。

---

## 第十四章

---

公寓里，只有江本在。

“京都怎么样？”

“好极了。”

“你从哪里回来？”

“岚山，清水寺。”

“御手洗呢？”

“他在电车上就放我鸽子。”

听我这么说，江本露出同情的表情。我和江本正准备炸天妇罗做晚餐时，御手洗像梦游病人似的回来了。于是三个人围着小餐桌说话。

“喂，你穿的上衣，不是江本的吗？天气这么热，脱掉吧，我看你这么穿都觉得热。”

御手洗好像完全没有听到我说的话，自顾自盯着墙壁。

“喂，御手洗，把上衣脱掉。”我再一次用比较强调的口气说，御手洗才慢吞吞地站起来，然后去换上自己的衣服。天妇罗的味道非常好，江本不愧是一流的厨师，可惜御手洗只顾想心事，似乎没有感受到美食。

江本向御手洗建议：“明天星期天，我也不用上班，可以载石冈去洛北玩。你呢？”我心里大喜。江本接着说，“我已经听石冈兄说你们这次来的目的了。反正是用脑的事情，不是吗？如果你还没有计划要去哪里，那么坐在车子也一样可以动脑筋，就和我们同行如何？”

御手洗很感谢似的点头说：“如果我就坐在后座不用讲话也可以的话。”

江本开车向大原三千院驰去。途中，御手洗果然一言不发，像老僧入定似的，表情木然。

我们在大原吃怀石料理，江本很热心地介绍各种菜色，御手洗仍然沉默。江本人很和气，跟我很投缘。一整天，他带我们从同志社大学逛到京都大学、二条城、平安神宫、京都御苑、太秦电影村等，凡京都的名胜差不多走遍了。最后又

要带我们去河原町，我因为昨日已去过，就谢绝了。我们还吃了寿司，并到高濂川的古典茶艺馆饮茶。——快乐的一天，在享受咖啡中结束。今天是八日星期天，眼看这一天又过去了。

翌日起床时，御手洗跟江本都已出去了。我一个人饿着肚皮，到西京极的街上找东西吃，经过车站前的小书店时，也顺便进去逛逛。西京极有座运动公园，以球场为主，几堆人马正在嘶喊。我开始思考整个事件。我自己的思考在和御手洗采取个别行动之后，完全没有任何进展。但是我的脑子里却也时时刻刻都挥不掉这件事。

这个案件，很明显的有股魔力。我看过《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想起一个颇有资产的人，因为热中解开这个案件的谜底竟把财产赔光，并且受到幻影中女人的魅惑，终至投身日本海。我相信如幻的阿索德，真能令人如此热中。想到这里，我又走到车站。西京极的街道已经被我走完了，干脆再去四条河原町逛逛。昨天那家古典茶艺馆不错，还有那边有家丸善书店，去看看有没有美国插画年鉴之类的书也好。

我坐在西京极的月台椅子上，等待开往河原町的列车。现在已过通勤的时间，月台上没有几个人，有一位老婆婆坐在阳光很好的椅子上，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她就抬起头来看，但那是一列快速车，只是从我们的眼前开过去，并没有停下来。列车像一阵风般地过去，被丢弃在月台上的旧报纸杂志，便在阳光下随风起舞。我突然想起丰里町的那个巴士站——淀川堤防的附近还有很多空地，被丢弃在空地上的旧轮胎……这又让我联想到那个一口标准东京腔的女人——安川民雄的女儿。

御手洗果真放弃了安川民雄的女儿这条线索吗？他现在一个人进行得如何？忽然一种莫名的愤怒，使我不假思索地往月台的反方向跑。我决定现在就去上新庄，所以要改搭往梅田的电车。

抵达上新庄，月台上的钟指着快四点。我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搭巴士，但转念又觉得在这个陌生之地散散步也不错。上新庄这里只有车站附近还算热闹，其他地方就显得萧条了。有很多卖章鱼烧、大阪烧的店，令人恍如身在大阪。旧地重



游，见过的景物又一一出现，淀川上的铁桥，就在远处。很快就到了巴士站，大道屋就在眼前了。

我没把握一个人去找安川的女儿会见得到她。然而，她应该会关心与父亲有关的梅泽事件吧？或许把竹越文次郎手稿的内容告诉她，可以引起她的兴趣也说不定。

我准备向她撒谎，说我虽然不是警察，但是是竹越文次郎女儿美沙子的老朋友，所以看过那本手稿。如果跟她提竹越的名字，大概不会惹麻烦。她说过她父亲的事已经给她带来不少麻烦，因此，我认为她应该也有权知道竹越手稿的一些内容。不管怎样，我想多多掌握与平吉生死有关的线索。还有，案件发生后，安川民雄怎样过活呢？他和梅泽平吉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接触呢？

站在门前，我慎重地敲了一下门，这回没有听到洗衣服的声音了。一种紧张的气氛，随着开门声传来。探头出来的女人表情，倏地沉重下来。

“啊……我，”一时手足无措的我，终于鼓足勇气，把喉咙里的话吐出来，“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关于战前的那个事件，我得到了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资料，我是来告诉你那些资料的内容的……”

可能因为我的样子太认真了，她忍不住笑出来，下定决心似的，走出门外，然后说：“孩子跑出去玩了，我得去找。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她讲的是标准的东京腔。

今天，她的背后仍背着小孩。她说，小孩大都跑来这里。说着，我们登上淀川的河堤，视野顿时开阔，极目望去，除了宽广的河流，并没有看到半个小孩。她的步伐很小，我把准备好的一番话，一股脑地说出来。还好，她满有兴趣的样子，默默听我讲完后，终于轮到她开口了。

“我在东京长大，住在蒲田附近的莲沼。从蒲田到莲沼，只有一个站牌。为了省钱，我的母亲都是由蒲田走路回家的。”说到这里，她现出一丝苦笑，“关于我父亲的事，因为那时我尚未出生，所以知道的不多，不知是否帮得上忙……”

那个案件发生时，父亲应该是在服役吧，他的右手就是当兵时受伤的。战争后，他回来跟母亲住在一起，那时他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但后来他却渐渐变了，原来生活不错的家，因为他涉足赛船、赛马，迫使母亲必须工作，挣钱补贴家用。日子一久，母亲开始厌烦这种无止境的辛苦。一家人生活在六席榻榻米的空间，父亲一喝醉，全家人就都束手无策，后来他的脑筋已经不太对劲，还会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应该已经不在的人，却来找他……”

“谁？谁来找他？是梅泽平吉吗？”我不禁激动起来。

“我想他是这样说的。而且确实也听过这个名字。不过，父亲提到梅泽时，已经神志不清。他可能是吃了吗啡或打麻药吧，让人觉得他像是产生幻觉，在说梦话。”

“如果平吉还活着，就有可能平吉来找他。关于梅泽家的事件，如果平吉真的死了，就有很多事情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我的劲来了，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这个事件我

已经反覆地和御手洗讨论过好几次，所以说明起来非常流畅。我的结论是：第一具死亡的尸体上没有胡子，而平吉原本是有胡子的，而一枝之死，是为了让竹越文次郎依凶手的指示行事，还有，只有平吉有制造阿桑德命案的动机。尽管我讲得口沫横飞，她却不是很热中。不时摇动背后的小孩，好像在听我说话，又好像没有在听。从河面上吹过来的风，吹动了她散落在额和颊上的发。

“民雄先生没提过阿索德的事吗？或是看过……”

“好像听他说过。可是我那时候还太小，所以……不过，梅泽平吉的名字，我倒从小听到大，但是，我根本不关心他，对于这件事，我始终不感兴趣，甚至感到厌恶，因为这个名字会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那个事件最轰动时，我父亲随时都要应付那些来路不明的人。有一阵子，我从学校回来，经常发现家里坐满等候父亲的人。我家那么小，却被搞得乌烟瘴气，实在很讨厌。因此，我们才会搬来京都。”

“是吗……原来你家也遭遇了很多麻烦的事……那些事都是我无法理解的。我今天来，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真对不起。”

“你母亲去世了？”

“她还没有去世之前，就和我父亲离婚了。晚期父亲的性情让母亲很受不了。虽然母亲要我跟她在一起，可是父亲舍不得我，我也觉得父亲很可怜，就陪在他身边。父亲是个温和的人，从来不打我。却因为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心情不好，所以我们过得很惨。这个家……”

“你们没有亲戚、朋友吗？”

“没有。就算有，也只是一些喝酒、赌博的朋友。不过有一个叫吉田秀彩的人，和父亲相当投缘。其实应该说，我父亲非常崇拜这个人。”

“他是做什么的？”

“好像是专门以四柱推命来帮人算命、占卜的命理专家。比父亲大十岁，以前好像住东京，他们在小酒馆认识的。”

“住东京？”

“是的。”

“民雄先生喜欢算命吗？”

“或许……但也没有特别喜欢。他之所以对吉田先生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喜欢做人偶。”

“做人偶？”

“是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谈得来。后来吉田先生不知道为什么搬到京都，父亲可能是因为他的缘故，才想来京都。”

吉田秀彩——又出现一条线索。

“你跟警察谈过这件事吗？”

“警察？我不和警察谈我父亲的事。”

“那么警察一定不知道吉田这个人吧？对了，你和那位吉田谈过话吗？你觉得那人怎么样？”

“从来也没有，今天还是我第一次对人提起这件事呢！”

我们并肩走在河堤，太阳渐渐西斜，她脸上的表情让人猜不透。我想我该直接进入话题了：“你自己有什么想法？你认为梅泽平吉真的死了

吗？真的有阿索德吗？你父亲对于这点有什么看法？”

“我根本不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应该说根本不想了解。至于父亲，他已经酒精中毒得很严重、头脑不清了，还能想什么呢？不过，他确实曾经数次提到梅泽这个人。如果你要相信父亲的醉话，我也没办法。或许，你看到我父亲当时的样子，就会了解我讲的话。总之，我不会把父亲的醉言醉语当真。不过，他倒是说对吉田先生说了不少。”

“吉田的名字怎么写？”

“优秀的‘秀’，色彩的‘彩’。”

“住在哪里？！”

“我不知道正确的住址、电话，因为我只见过他一次面。如果我爸爸的话没错，吉田住在京都北区的乌丸车库附近。京都没有人不晓得乌丸车库，就在乌丸路的尽头，他家便靠近车库围墙。”

谢过她之过，我们在河堤上分手。走了几步后，我回头看她，她却只顾哄小孩，头也不回，

整个人融入暮色。我走下河堤，想走进河边的芦苇丛。走近才知芦苇比想像得要高，高过了我的个头，大约有两公尺吧。有一条小路将芦苇分成两侧。我向前奋进，但在草丛中，这条路宛如成了一条隧道。地面逐渐变得泥泞，四周充满枯枝的味道。突然间我已到了水边。河水在黑硬的黏土上淙淙流过。左手边，可在夕阳余晕中，看到铁桥的影子，还有往来车辆的灯光。

我开始思考整件事。我想我掌握到一条警察和御手洗都不知道的大线索。这个吉田秀彩和安川民维到底说过什么话？能够从他们的谈话中，找到平吉还活着的线索吗？或许可以，这点谁也不能否定。刚才，她一直向我强调她父亲说的是醉话，但不管怎么说，安川一定认为平吉还活着！而且，我怎么也无法接受那是酒后乱说的。看看手上的表，已经七点五分。今天是九号星期一，离约定的星期四，还有三天。事情不能再拖，否则就无法在星期五之前，阻止竹越刑警将竹越文次郎之耻公诸于世。



我粗暴的踩进芦苇里，大步跑回来时路。决定跑一趟乌丸车库。因此回程没有在西京极下车，直接坐到终点站四条河原町，然后换巴士到目的地。到达乌丸车库这一站时，已经快十点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想问路也没有机会。怎么办？只好有气无力地绕着站牌旁的围墙走，希望吉田就住在围墙的后面。但是绕了一圈后，当然没有在围墙上看到“吉田”的门牌。最后不得已，只好走到警察局去问。

站在吉田家门口，四周一片黑暗，里面的人都睡了，没有电话号码，只有明天再来。巴士电车终于把我载回西京极的公寓。江本和御手洗已经梦周公了。不想打扰他们，我悄悄地钻进被窝。

---

## 第十五章

---

第二天醒来，御手洗和江本早不见人影。真糟糕，这样一来，我就没办法把找到的新线索，跟御手洗说明了。都是昨天晚上太兴奋一直睡不着害的。不过也无妨。那约定又没说不能由我来解决，只要是御手洗的组员解决就行了。盥洗完毕，我马上到西京极车站，搭往四条乌丸的车子。由于昨天晚上已经摸清门路，抵达吉田秀彩家时，才十点多。

玄关的玻璃门开了之后，一个穿和服的太太走出来。我急忙打招呼，问道：“你好，这里是秀彩先生的家吗？是安川民雄的女儿告诉我的。”

那太太很客气地回答：“先生昨天就出去了。”

“去哪里……”

“去名古屋，他说中午回来，但可能傍晚才会到家。”我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并且留话：再来之前，会先打电话。事情就是急不得。在等人的时间里，我一边沿着贺茂川往下走，一边想案件。

这条河流叫做贺茂川，下游和东边流过来的高野川，呈Y字形汇流在一起后，就叫做鸭川。两河交集的地方，称今出川。梅泽平吉前任太太多惠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经营西阵织失败。御手洗向竹越刑警夸下海口，说一个礼拜内可以解决这个案子，但是何谓解决呢？首先是必须说明凶手犯案的过程（如果有的话），并且说出凶手是谁吧？照现在的情形看来，要完成这两点就不容易，更何况那位竹越刑警的要求，恐怕不止于此。要证明某一个人是凶手，基本上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只要是凶手还没死，就得查出凶手现在的住所、甚至确认凶手现在也在该地生活，若不如此就不算找到。

今天是十号星期二。连今天也算进去，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如果今天夜里还不能找到凶手，应该就没希望了。凶手在日本国内，不，他不一定在日本。他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即使他在国内，可能在稚内（棒槌学堂注：北海道最北端），也可能在琉球。到后天的两天之内，一定要找出他的踪迹。两天时间实在是太赶了，极有可能需要花上两天以上的时间，更何况这事件发生在四十年前。如果我们真的能在未来的两天内解决案子，赶在星期四回东京，当天就向竹越、饭田说明案由，就可以把竹越文次郎的手稿烧掉了：明天就是星期三。最好能搭星期三晚上的车回东京，所以今天不能有所收获的话，恐怕在期限前解决事件的希望，就渺茫了。现在我要办的，就是向吉田秀彩追出平吉活着的证据，而且证明平吉就是凶手。至于他匿藏的地方，就不容易着手，但少说也要探听出平吉最后现身的场所，然后明天再去那个场所做进一步调查。

时间似乎过得很慢。捱到两点，打电话去吉田家，秀彩的老婆很客气地说：对不起，人还没

回来。我只好决定继续耗到五点。

为了打发时间，我就近在公园旁边的一家茶馆休息。时间慢慢消逝，五点十分，我很快拨通电话。谢天谢地，电话那头说，秀彩刚刚到家。我马上接口就说，请让他等我，我马上就到。话一讲完，我就扔下话筒，飞奔出茶馆。

吉田秀彩在玄关迎接我。照民雄女儿的说法，吉田是六十岁左右的人。可是看他满头白发，七十岁都有了。

等不及进入客厅，在玄关我便开始说明来意。他请我在沙发坐好后，我的话匣子打开，说明因为朋友的父亲去世，整理书房时，找到一本手稿，上面有竹越的名字，内容则三言两语带过。然后，我说，这件事纯粹是帮朋友的忙，关于梅泽平吉的生死问题，我相信他仍活着，否则案件就无法说明等等，一股脑儿的对吉田说了一遍。

“我见过安川民雄的女儿，安川先生似乎认为梅泽平吉没有死，而他似乎告诉过你他的想法，所以我才来找你，希望听听您对这件事的看

法。另外，你认为真的有人能做阿索德吗？”

吉田秀彩整个身子几乎埋进暗色调的沙发里，听我叙述完毕，他说：“你的话很有趣。”我重新打量吉田，银发下的五官，鼻子细而高，两颊削瘦，眼光时而锐利，时而温和，是张富有魅力的脸。因为他身材精瘦，个子又高，所以不认识的人可能会说他很孤傲，其实这种说法未必切实际。

“我曾经占卜过这件事。关于平吉的生死，答案是五比五。不过，现在我认为死的成分是四比六。可是，谈到阿索德，我是以创作人偶为兴趣的人，其中的哲理讲不完。如果为做那个而犯下了杀人罪，那我可能真会把它做出来。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前后矛盾。”

这个时候，吉田太太端着茶、点心，来到客厅。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匆匆跑来，也没有带见面礼：“对不起，太急的缘故，以致空手……”

秀彩笑笑，说不必客气。

这时候我才首次环顾吉川家的客厅。刚进来的时候，整个人就像是斗牛场的牛一样，根本没

时间注意这些。客厅里占卜之类的书很多。而大大小小的人偶，有木制的，或合成树脂做的，这些作品的风格都相当写实。

由于我的赞美，话题自然转向人偶。

“这是合成树脂吗？”

“那个，是FRP。”

“噢……”我十分惊讶，老人家洋文居然朗朗上口。

“怎么会想到制造人偶呢？”

“嗯，说来话长。我对人本身感到兴趣。乐于制作人偶，个中道理，不是门外汉可以了解的。”

“刚刚您说自己也可能去制造阿索德，制作人偶真的那么有魅力吗？”

“说是魔力也无妨。人偶即是人的化身。当我制作人偶时，聚精会神，手指接触模型，魂魄仿佛就慢慢地进入人偶之中，另一方面，人偶的制作，又好像是在制造尸体，有点恐怖，这种经验，单是魅力二字是不足以形容的。从历史看来，日本是不会制作人偶的民族。虽然日本也有

土俑或陶俑之类的东西，但是这些都是‘代替真正的人’，是象征性的，与雕刻或雕塑人偶的概念，截然不同。日本人的历史里，很少有肖像之类的东西，更别说雕像了。西方的希腊或罗马，每一个时代的执政者或英雄，几乎都留下了肖像画、雕像、浮雕等等肖像，供后人景仰。日本却只见佛像的雕刻作品，却从来没看过为政者的雕像。并不是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技术不行，而是害怕魂魄会因此而被摄走，所以即便是人像画，也不多见。因此，在日本制作人偶时，通常是要躲着别人制作的，而且制作者也总是秉持着神圣、严肃、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创作一件作品。这种创作的过程，有如与生命的搏斗。我从昭和开始，便沉迷在这种创作的魔力当中。”

“那么，你认为创作阿索德是……”

“创作阿索德的想法是邪术，做人偶一定要用人体之外的材料，才叫人偶，不可以用人体本身来做。刚才我说过，人偶的制作，从历史来看，是种阴暗、悲惨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会产生那种狂想，毕竟是日本人嘛。



不，应该说在我的时代，只要是一度着迷于制作人偶的人，就能了解那种心理。然而自己是否也会去做这件事，又是另一个问题。谈不上道德，根本上那种做人偶的出发点和创作的态度就与我不同。”

“我了解你的意思。不过刚刚你提到你也有可能做出阿索德，及平吉或许死了。那是什么意思？”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认识平吉的安川跟我很熟，而我也对案件中的那个人偶，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我对整个案件的情节，实在没多大兴趣，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深入去想那个案件。因此你来追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就得再好好想一想。我向来不善与人说理，尤其是对你这种年轻人说明。关于平吉生死的问题：如果他还活着，就不可能不跟别人来往。一个人独自住在深山里头，这并不是像嘴巴上说的那么容易，吃就是个大问题，除非可以过着不吃不喝的神仙生活。若说他还活在人间，太太也不在身边，应该很不方便吧，为了不引人注目，也不能

不随着社会的脉动生活。而且太太的娘家也会调查吧。日本这么小，现实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啦。我想平吉多半死了。但是，如果说他制作了阿索德之后，自杀死了，就应该会留下尸体，被世人发现，当然，如果他死的时候有办法让自己的尸体消失又另当别论。若是如此，一个人恐怕不行，一定要有人帮他处理，若不烧了还是埋了，就一定会被人发现。也说不定他就死在阿索德旁边。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您说的是……安川民雄也谈过这件事吗？”

“是的。”

“他怎么说？”

“不，他的话我完全不相信。他是平吉的狂信者，他对平吉还活着这事深信不疑。”

“那么那个阿索德……”

“他说，阿索德已经做好了，一定藏在日本的某个地方。”

“安川有没有说在哪里？”

“哈，说过了。”

“哪里？”

“明治村。你知不知道？”

“名字听过。”

“那是名古屋铁路局在名古屋犬山营建的村子。凑巧，我刚从明治村回来。”

“噢？在明治村的哪里？埋在某一个地方吗？”

“没有埋。明治村里有个宇治山田邮局，内部就是个博物馆，展出邮票、邮政发展的历史，里面还有江户时代信差的假人、明治时代的邮筒以及大正时代的邮差人偶。不知为何那角落还有一个女人偶。安川认为那就是阿索德。”

“哦，那样的展览品中，怎么会出现一个女人偶呢？而且应该知道是谁把它搬进去的啊？”

“这个嘛……这一直是个谜。因为那些人偶老实说是我做的。那些展览人偶是委托我和名古屋的尾张人偶社制作。我时常在名古屋、京都来回跑，名古屋的同好也经常到我京都的工作室，互相研究制造，完成以后再一个个运到明治村展览。但是开幕那天，我们去看，都吓了一跳，怎

么多出一个人偶，问尾张人偶社的人，也说不知道。大家都不记得有做那个女人偶，邮局的历史展览馆也并不需要那样的女人偶。我们想可能是明治村里的有关人员，觉得原本的展览内容太单调了，就放了一个女人偶进去。老实说，那个人偶虽然做得不错，可是跟展览馆不配合。因为这个女人偶的来路不明，显得非常诡异，所以安川民雄就说那个女人偶是阿索德。”

“原来如此。你这次去明治村，就是为了人偶的事去的吗？”

“不，我有朋友在明治村，他跟我一样，从前也是喜爱制造人偶的同好。另外，我喜欢明治村的踏实气氛。我小时候在东京住过，非常怀念过去东京车站的派出所、新桥铁工场，还有隅田川的桥、帝国大饭店。避开假日的时间，那个地方人就不会太多，在那里散步，优游自在。但是像我这种年纪，已经不适合住在现在的东京，最好是住在京都，尤其是明治村，还有那个时代的气氛。”

“明治村真的这么好？”

“或许是我的偏好，你们年轻人我就不知道。”

“我想再回到刚刚的问题，您看安川认为梅泽的想法如何？”

“至少我们不当一回事，那是狂人的妄想。”

“你搬到京都后，安川还来找你吗？”

吉田秀彩现出苦笑：“这……有吧。”

“你们来往密切吗？”

“他常常来，这里也算是工作室。我不是在说死人的坏话，但他在死以前，人已经变得很奇怪……自从他迷上梅泽家的占星术命案后，就变成那个案子的牺牲者。在日本，像他这种人或许很多。那些人相信他们负有上天的使命，要破解那个案子。这简直是病态。安川的口袋经常放着小瓶的威士忌。我好几次告诉他，这种年纪了，不要那样喝酒。还好，他不抽烟。不过，每当他拿起小瓶威士忌喝一点喝一点的时候，到我这里的朋友都劝他，不要喝了。到了后来安川一来，大家便说要回家。有一段期间，因为我不给他好

脸色看，他就比较少来。如果来的话，不外是他前天晚上作了什么奇怪的梦，跑来把梦中的情景，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总之，他人已经活在梦和现实混淆不清的日子里。最后，不知道他是不是得到什么启示。有一次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梅泽平吉，他言之凿凿地说，那个人来的时候，老是客气的跪下行礼，而且还一直说好久不见什么的。而且他眉弯处有火烧的疤痕，那就是他是平吉最好的证据。”

“他为什么说火烧的疤痕，可以证明是平吉呢？”

“我也不知道，那道理只有他本人自己才知道。”

“那个人和您还有联络吗？”

“有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前面我提到，去明治村找的那个友人。”

“他叫什么名字？”

“梅田八郎。”

“梅田？”

“对呀，安川也说，他的名字和梅泽平吉都有一个‘梅’字。可这没什么道理，大阪车站附近一带就叫梅田，这在关西并不稀奇啊。”

我忽然灵光一现。我想的不是“梅田”，而是八郎二字，因为死于梅泽家占星术命案的人，前后加起来不是正好八个吗？

“梅田没有在东京住过，小我几岁。如果他是平吉的话，又太年轻了。”吉田秀彩又说。

“他在明治村做什么工作？”

“明治村有个京都七条派出所，是明治时代的建筑物。梅田八郎留着英国式的胡子、挂着佩刀，在那里做明治时代的警察。”一个念头跑上来，我应该跑一趟明治村。

吉田秀彩似乎看穿我的心事：“你到明治村走走也好。梅田绝不是平吉。一方面年龄不符，我猜安川是把他自己年轻时在东京看到的平吉，想成了梅田，全然忘了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而且平吉个性内向、阴郁，梅田则笑口常开，充满活力。梅泽平吉是左撇子，梅田恰好相反。”

告别时，我一再谢谢吉田秀彩，他太太也出来殷殷致意。吉田秀彩送我到公路上。他告诉我，现在是夏令时间，明治村营业到五点。早上十点开始让人参观，花两个钟头就可以全部看完。此行大有收获。我在暮色中，走向回程的公车站。今天已经十号了，还有最后的两天。回到西京极的公寓时，江本已经回来了，他一个人无聊地在听唱片。我也坐下来，随便跟他聊起来。

“御手洗人呢？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我刚才在门口看到他了。”江本说。

“他还好吧？”

“那家伙……一副拚命的样子，说绝对要找出线索，就跑出去了。”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闷起来。看来，我也必须更加振作才行。我把这几天的情形，大致向江本说明后，请他明天务必把车子借给我。他告诉我，必须走名神高速公路，然后在小牧交流道北上，便可以到明治村，用不着多少时间。

我决定明天六点出发。今天很累，要早一点休息。京都的道路我不太熟悉，在东京，早上过



了七点就塞车，京都大概也一样。反正要早点出门。御手洗忙他的，想跟他谈话的机会都没有。明天早上不可能等他起床，只好回来再说。我为自己铺好床后，也为御手洗铺好床，就钻进被窝里睡觉。

---

## 第十六章

---

大概是情绪紧张的关系吧？天一亮，我就自然地张开眼睛。夜里应该是作梦了，但是却不记得梦的内容，只记得确实作梦了。至于是好梦还是坏梦，也说不清楚，因为并没有很不舒服的感觉。虽然有一点点悲伤的情绪，却也不是很深刻。总之，只留下作过梦的感觉。身旁的御手洗还在睡。我要起来时，他发出睡得不太安稳的呻吟声。

走出公寓，将身体投入早晨的空气中，从我嘴巴里呼出来的气，好像一阵白烟。尽管身子和脑筋还没有完全从睡眠中醒来，但这样的感觉却很舒服。昨天足足睡了八个小时，这样的睡眠时间应该很充足了。

车子在名神高速公路上奔驰。走了两个小时左右后，我看到左手边的田地里，竖立着一个大看板，那是一个冰箱的广告，广告内有一个笑吟吟的女人，一头秀发在风中飘扬。

霎时，我想起了早上的梦。

那好像是在海底，一个全身赤裸的长头发女孩，在昏暗中晃呀晃。她的皮肤白皙，乳房的下面及腹部、膝盖等处，都被绳子紧紧地绑住。她张着眼睛看我，但下个瞬间，她的脸上却没了表情，没有开口，仿佛在向我招手，而且往深邃的海底沉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清清楚楚，一种说不出的美和恐怖。这难道是我此行的预兆？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打个冷颤。我想起了安川民雄，还有投身日本海的狂热份子。现在我也要去那些人所在的地方了吗？我不由得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抵达明治村时，已经十一点了。从京都开到这里，因为途中有点塞车，总共花了五个小时。停好车，才知道这里并非明治村的入口。要去明治村，还得搭专门到那个村子的巴士才行。

巴士沿着坡路爬行。路很窄，旁边的树枝不时和车身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从车窗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潭碧绿的湖水。但严格说来，那只能说是大的水池。走在明治村里，不管人在哪一个角落，好像都可以看到这个“入鹿池”。

整个明治村就像没有顶盖的博物馆。因为时间还早，我便信步游览。这个日本百年前的明治街道，很像现在的美国乡间，让人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欧美人建造房屋，仍以百年前的样式为基础，但日本人的房屋建造百年前和百年后，却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现在住在贝克街的英国人，应该还住在和福尔摩斯一样的房屋，使用着一样的家具，可是日本人却不同。日本的房舍样式，自明治时代改变以来，几乎已失去了延续传统的空间。日本人的选择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呢？从现在摩登的日本建筑看来，日本人似乎想把自己的生活封锁在灰泥的围墙中。

明治时代人们的直接模仿也有问题吧！在高温多湿的日本，是不可能建造欧美那种重视隐私的楼房的。但是现在空调普及，日本人的房屋看

来又将渐渐回到当时的风格。我觉得日本人的房屋建筑、市镇建筑好像都绕了远路。在这里散步最舒服，而且让人感觉和日本街道完全不同的最大原因是，它没有围墙。日本现在富裕了。如果有一天所有家庭都有了空调设备，房屋都回到明治时代的设计，那么围墙就该全都拆除了，走在明治村时，我一边思忖着。

我走过大井牛肉店和圣约翰教堂，站在日本大文豪森鸥外、夏目漱石的日本式房舍前发呆。这房子的名牌上写的是夏目漱石的大作“吾辈是猫”，让人不禁莞尔。走在我前面的四、五个人，像是结伴来玩的，看他们一路有说有笑，十分欢乐。我不禁想到：如果御手洗现在和我在一起的话，应该也像这样妙语如珠吧！然而我现在、心里所想的并不是他开玩笑的事，而是他所写的《草枕》中的一段：

依智而动者为人所弃，依情而行者随潮漂流。总之，人生在世难也。

依智而动便是典型的御手洗型吧。整个地球上，大概再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句话了。相反

的，依情而行，随潮流漂流的，不就是我吗！而且我们兄弟俩，一天到晚叫穷，生活拮据。所以可以肯定对我们这两种人而言，人生在世真的很难。而那个竹越文次郎，应该是和我一样依情而行，我无法淡然看待他写的手稿。如果我是他，大概也会像他一样，丝毫不差地对自己的人生做那样的决定吧！对他而言，人生并不是一句简单的人世难所能道尽的。

走过漱石的房子，下了石梯，真的就有一只白色的猫躺在眼前。原来那并不是个玩笑。但是，这种没有车子往来的宁静之地，也正是猫儿们喜爱的居所。原来如此，这就是明治村。

走下石梯就来到广场。可以看到代表时代的市区电车噗噗地来回跑着。听到一群小女孩的欢呼声，因而将眼光朝角落望去，原来是一个中年阿伯，穿着侧边镶有金边的黑裤子、嘴上还用胶水黏了英国式的胡子，看起来神气十足。年轻女孩们围着地抢着要合照。他的腰间还垂着一把长刀哩。一时我还没有会意过来，原来他是明治的警察。这么说有点抱歉，不过我真觉得他有点像

街头广告艺人。拿相机的人小跑步的又轮流换了两三个，不知何故又涌起了欢呼声。但是穿金边黑裤的男人还是忍耐着。

他可能就是梅田八郎。他的装扮就算在一公里之外也不会看错。反正拍照大概还要花点时间，所以我决定先去绕一圈。头一个就要去看宇治山田邮局。

明治村虽然是观光胜地，但是知道这里的人好像不多，因此没有夏日的轻井泽的热闹。在这里的服务人员，都是老人家，不但态度亲切，而且精神奕奕。刚才我搭旧式的京都市立电车时，司机就是个老先生。他替我剪票时，特别把明治村的印戳重重盖下去，还叫我拿回去当做纪念品。我很惊讶。在东京，电车人员给我的印象都是冷漠无情的。京都电车上的车掌也是老人，他精神饱满，认真地向乘客介绍左右两旁的景物，暗哑苍劲的声音响彻电车：看，右边是品川灯塔，左边是名作家幸田露伴的房子……他是车掌，但也一路担当导游的工作。这个人对自己的喉咙极有自信，可能以前是个讲师吧！

可惜的是，不久之后，一群不太礼貌的中年妇人团体上了车。她们配合着老人的解说，像水牛群一般在车里到处乱撞，弄得这台珍贵的老电车像火柴盒一样摇晃起来。我对老司机最感惊讶的，倒还不是他的嗓门。当电车到达折返点时，原本老态龙钟的老人，突然宛如脱兔一般跳下了电车。我好奇的把头伸出车窗外，用目光追随着他的去向。电车集电支架那里垂着一根绳子。只见瘦小的老司机跳起来抓住那绳，用全身之力往下扯。而集电支架因老人的体重而被硬拉了下来。老司机手拿着支架沿电车侧啪啪地边跑边画了一个弧，然后再把支架拉往电车前放开。总之，他是在改变集电支架的方向。然后再次跳上电车。随后，电车便在他的手势下，再度以与老司机的卖力完全不搭调的温吞速度，开始前进。

他并不是东京周边路线密度过高的电车司机（根本没有路线可言），而且就算慢一点也没有人会抱怨，但是他所展现的卖力态度、那种认真，令人根本不认为他是个老人。我真是从心底感到佩服。不过，我还是为他感到担忧。若是他



的家人看到了，恐怕也跟我有同感吧。像那样的工作方式，或许神经痛可以不药而愈，天天晚上沾枕就睡。但万一在工作中咕咚一声倒下去死了，那可怎么办？他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卖命的呀。换另一个角度想，那岂不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呢。只要工作，人生就是美好的。比起孤独隐居，死了还让子孙伤透脑筋的老人，像这老司机拚老命抓住集电支架地工作，万一死了也死得有价值呀。我懂了，那时吉田秀彩说他羡慕这种人生的意思，我终于悟透了。

在参观铁道寮新桥工场、品川玻璃工厂的路上，我看到了立在路旁的黑色箱子。就是这个——邮筒！我心里面叫了出来，找到了！宇治山田邮局，太好了！跑上小小的阶梯，踏上黑褐色、油污渗透的地板，我的心脏怦怦跳。奇怪，一个人也没有，刚过中午的阳光，照在地板上，光束中，浮尘清晰可见。我的目光移动，先是江户时代的信差人偶进入眼帘，接着是明治时代的邮筒，那是红色的圆柱形筒子。站在筒子旁边的，即是明治时期起的邮差，从大正到昭和，一

个个……阿索德呢？我焦急的眼光投向它。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屋子一角有一具女性人偶。她穿着和服，直发覆到额前，静静地立在那里。

这就是阿索德吗？

我小心翼翼地一步步朝那人偶走去。她穿着红色和服，两手垂直，姿势呆板。发长及肩，可以看到身上有薄薄一层灰尘。这人偶大概有四十年历史了，令人有种阴森之感。头发下方张大的玻璃眼珠，空洞地瞪视我，跟我梦境中看到的女孩不一样。

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跟海洋有关的电影，深海的幽暗中，突然出现鲨鱼眼睛的亮光会吓我一跳。

大白天，我一个人在这明治村的邮局博物馆里，静静地面对人偶，脑海里产生一连串想像。我有一种预感，这无边的寂静将会转变成一股巨大的恐惧。我鼓足勇气继续探索，静止的人偶却蠢蠢欲动似的骇人。

我慢慢地把脸凑近，隔着栏杆，我们的距离，大概相当于我的身高。奇怪，是室内光线的

关系吗？我竟然看到她眼睛附近的皮肤有皱纹，但她的眼珠子明明是玻璃做的呀！至于她的手，和真人不一样。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那确实不像真人的手。只是……她的脸……太不可思议，为什么有微妙的皱纹？应该看个究竟。我走到门口向周遭张望，没有人，就这么办吧！我决定跳过栏杆，仔细观察。我正卯足脚力想要跳时，忽然听到“砰”一声，我的心脏险些麻痹。一个女清洁员拿着长柄扫把进来，铁制的箱形簸箕，砰、砰地制造出好大的噪音。她开始清扫地板，把香烟头、小石子集成一堆，胡乱地扫进簸箕。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干脆先出去，回头再进来。

邮局左手边有间类似茶馆的店，我忽然觉得肚子很饿。明治村中并没有餐厅或茶馆。正门前有一家，但一出去便不能进来了，所以我买瓶牛奶和面包果腹。然后根据吉田秀彩说的，坐在隅田川新大桥旁的长凳上吃面包，看着帝国大饭店的玄关。

这里是明治村的尽头，游客到此参观后，必定折回。我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前面的水池，地上有座桥，叫“天龙眼镜”，水上天鹅优游，池水潺潺流下到入鹿地，是一个静谧的所在。广阔的空地上，空无一人。树丛顶上冒出阵阵白烟，应该是蒸汽火车吧。在远方高处搭建的铁桥上，突然出现三辆火车的踪影。

从常识判断，那个人偶不可能是阿索德。四十年前的人体，被摆在这里当装饰，应该是在众目睽睽下，经过检查后搬进来的。这么多人怎会容许这种事发生呢，这一想就知道根本不合常理。但是，那个人偶是从哪里搬来的？是谁做的？怎么搬来的？如果这一连串的流程都没问题，那么这条线索就该放弃，一直把焦点放在这尊人偶上只是浪费时间。

再回到邮局时，清洁工已走了，可是却有几个游客陆陆续续进来，我只好对着人偶干着急。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一直觉得那人偶的眼光，越过游人的肩膀，直直看着我。既然不断有游客进来，我只好打消跳过栏杆观察的主意，然后毫不

犹疑地离开邮局，赶到京都七条派出所。刚走到派出所前广场，就看到梅田正拿着扫把在石板上扫。有一群女孩子走过，向他说再见，他也回答说再见！并且稍稍做出敬礼的姿势，那样子就像个警察（其实我并没有看过真正的警察敬礼的样子）。

我走近一看，发现他是个眉目慈祥的人，好像很容易攀谈。所以我很轻松地向前问道：“您是梅田八郎吗？”

“是的。”

我直呼他的姓名，他一点也不惊讶，想必他在这里相当有名。

“是吉田秀彩先生介绍我来的，我叫石冈，住在东京。”听到吉田秀彩的名字，梅田八郎略显诧异。我已经习惯自我推销，就像业务员似的，快快地把安川的女儿加藤和吉田秀彩的话，叙述一遍。

他两手握住扫把，倾听我讲完一段，便邀请我进入派出所坐。

他请我坐下，自己推了张有滚轮的公务椅过来坐下，然后说道：“你刚才说的安川那个人，我想起来了，他已经死了，生前也来过这里，他就是爱喝酒，不然，可以活得更久。不过，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小时候，我想成为乐队中的一员。结果，干过司机、车掌，最后竟然在这里当警察。”

听他说话，我失望透了。因为他跟我想像中的梅田八郎相差太远。他一派认真，完全不像在演戏。如此纯真、善良的人，怎会是计划一连串血腥事件，并且行动冷静的杀人者？而且，他看起来才六十出头。不过，或许是这里的生活太好了，让他看起来年轻。我只好试着向他提起梅泽平吉的事。

“梅泽平吉？噢……那个酒鬼准是发酒疯，竟然把我跟梅泽平吉扯在一起。不要听他的。可能是长得真有点像吧！不过，那人那么坏，像他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若是说我像乃木大将或是明治天皇，那我会很高兴的！哈……”

“昭和四十一年左右，大约是四十年前，那时你住在哪里呢？”

“你问我？这叫什么……不在……不在……？”

“什么？”

“我是说那个叫什么不在的证明的啦！”

“喔！你是说不在场证明啊！我没有那个意思啦！只是随便问问。”

“四十年前我才二十岁。战前……那时我还住在四国的高松，在一家酒屋当学徒。”

“噢……”为了追踪线索，我竟然像警察似的侦讯嫌犯的不在场证明，若是再问下去就太不礼貌了。

“你是高松人？”

“是的。”

“但是你说话的声音有大阪腔。”

“因为我在大阪待了很久。我从军队退伍后，就留在大阪谋生，在很多家酒屋工作过，也换了很多工作，甚至摆过面摊，也做过橱窗模特儿工人。”

“你和吉田先生是在那里认识的？”

“不，不，跟他认识，是后来的事，大概在十年……二十年前吧。我在难波的一栋大楼当警卫的时候，那栋大楼有雕刻人偶的艺术家工作室，因此经常有艺术家出入。我因为曾经在制作橱窗人偶的地方工作过，很怀念做人偶的那种感觉，所以也很想尝试那些艺术家们的工作，便透过京都爱好此道的朋友，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去那样的工作室碰碰运气，而那个工作室的主持人，就是秀彩先生。于是我转到京都的大楼当警卫，同时兼秀彩先生的助手。虽然秀彩总是说自己只是因为兴趣才做人偶，并不是专业的人偶师，但是事实上他制作人偶的境界很高。这可不是我说的，而是有名的大师给他的评语；尤其是他做的西式脸孔的人偶，全日本无人能出其右。我就是这个时候认识吉田的。当时他也是刚从东京搬来。多少我也可以帮他一点忙。但是我和他特别亲近的原因，是一起合作万国博览会的工作，那时我们两个人几乎天天熬夜地工作了一年。”



安川民维也是这个时候，因为仰慕吉田秀彩，和梅田八郎一样，迁移到京都。昨天我也跟吉田秀彩谈过话，他确实很有个人风格、魅力。梅田八郎有没有太太呢？他看起来生活得挺逍遥自在的。

“我有太太，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提起来是很遥远、也很感伤。由于战争的关系，她死于空袭。当时我去南方，后来虽然活着回来，却看不到太太了。从此，我一个人生活，现在我已经习惯这种无拘无束的日子。而且如果不是单身，也不会到明治村工作，可能早就在四国当祖父了。”

梅田八郎的人生理论到底对不对，不是我这一辈的人可以批评的。

“吉田秀彩昨天才来过吗？”

“对，他每个月都会来一次。他喜欢这里，所以常常来，而我若一个月没看到他，也会觉得怪怪的。”

吉田秀彩的魅力，到底从何而来的呢？虽然他的职业是命理师，但好像也是个艺术家。而他

制作人偶的本事，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从梅田八郎的谈话看来，他们并不是老早就认识的朋友。

“我不是很清楚秀彩先生的事，我想其他会员们也不清楚。只听说他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很年轻就拥有个人工作室，他的确是东京人。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秀彩先生最让人服气的地方，是他有一代教祖的气派，是个了不起的人，我每次见到他之后，就有一种放心的感觉。这一点其他的会员们也颇有同感。他无所不知，经验丰富，对于很多尚未发生的事，他也经常预测得很准确，可以说是未卜先知。”

未卜先知……一个灵感突然涌上来。我真是后知后觉，事情早就很明显，我却怀疑到梅田八郎身上。拥有像神一样的魅力，又见识丰富，做事果断，精于制作人偶、占卜等……

这个吉田秀彩到底是何方神圣？

事情愈想愈有可能。虽然是六十左右的人，看起来却像八十出头。而且秀彩说过：“平吉是左撇子，梅田刚好相反。”

我所熟读的这一本书上，并没有写到平吉是左撇子的事，吉田秀彩怎么会知道平吉是左撇子呢？他预测平吉死了，但是又表示平吉可能还平静地活着。这是否是他的亲身体验呢？和他谈话时，他还稍微地把人偶制造和日本历史扯在一起。但平吉的手记里，却没有写到这一点，为什么呢？还有，安川民雄为什么要老远从东京搬到京都追随秀彩？除了秀彩的个人魅力外，没有其他原因吗？

这样一想，我忍不住兴奋起来，胃也因此起了一阵翻腾，并且心脏收缩加快，喉头也紧了起来。

梅田八郎并没发现我的情绪激动，还不断地赞美秀彩。现在我已经知道梅田八郎绝不是凶手，但是我还想弄清楚宇治山田邮局里那个人偶，是怎么来的。于是，等梅田八郎讲到一个段落，我立刻插嘴，提起那个人偶的事。

“宇治山田邮局的人偶？那些都是秀彩先生和尾张人偶社的人……唔？这些你都知道了？什么？你说那里有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偶？这我就不

清楚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这一回事。秀彩先生也不知道那个人偶是从哪里来的吗？或许你可以去入口的办事处问问看。我们馆长就在那里，他叫室冈，他应该最清楚。”

我十分感谢梅田八郎，他比我想像的还善良、淳朴。向他告别时，我竟然心生依依不舍的感情。或许我们再也不会碰头了。看他的样子，未来的日子他都会在明治村当警员，无怨无悔的度过余生。

来到了事务所，我说要见室冈馆长，有人去通报。馆长一定觉得很纳闷，我既不递上名片，又不是来访问，也不是对制造人偶有兴趣的人，找他有什么事？我试着把从秀彩那边听来的，跟室冈大谈人偶的神秘性。

馆长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就是为这个来的？”接着解释道，“因为展览品太单调，陪我巡视的人就说，他的百货店里有多余的人偶，需要的话，可以送我一个当摆设。我接受他的好意，第二天，人偶便放在那里，直到今天。”我问他那个人的名字。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个人？答案是

在名古屋车站附近可找到，不过今天可能碰不到。

离开明治村时，刚好是明治村打烊的时间。车子往名神高速公路的方向奔驰。我一路盘算，明天见得到室冈馆长所说的，叫杉下的人吗？明天是最后一天，也就是十二号星期四，如果再不能和御手洗碰头，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自从四月七日星期五，在阪急电车分手后，我和御手洗虽然同房共眠，却互不通消息，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上。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把掌握到的线索互相交换一下。明天最紧要关头了，还是由我一个人在名古屋奔走的话，恐怕办不了什么大事。或许应该放弃找杉下，这个人身上应该没有什么有趣的线索了。应该是和室冈馆长差不多的人物。倒是吉田秀彩值得再去探访。看来他是个不简单的人，具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力量。

一辆卡车跑在我前面，陷入思考的我无暇超车，专心想问题。我一直在想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找出一个方法，逼他不小心说出只有凶手才晓

得的事。只要他一泄底，不但能证明他本人就是凶手，而且之后他无论怎么辩解，也无法开脱。但这个方法在哪儿呢？

平吉之死，可以说是自我消失的诡计。假如秀彩是平吉的话，相信他的确有办法使用这个诡计。他的诡计一定完美而吸引人。如果御手洗此刻仍无进展的话，我就可以邀请他一起想办法，引诱秀彩露出马脚。御手洗也是演戏的一流人才。对付秀彩，说不定他有更好的点子。不过，万一御手洗不能配合，只好我自己一个人干了。假如明天能确定吉田秀彩是凶手，调查宇治山田邮局人偶来历之事，就可以不必太急了。

如此说来，今天的明治村之行，就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事了。如果我昨天晚上就想到这一点，今天的行程一定就是再去找吉田秀彩，那就可以省一天的时间了。不过事情往往这样，当初把希望都放在安川民雄身上，结果还不是落空。话又说回来，当初是因为找安川民雄，才会找到吉田秀彩，并从秀彩口中，得知安川说阿索德在明治村。因此才怀疑梅田八郎身上，以为梅田可

能就是平吉。等见到梅田，和梅田说过话了，才更清楚地感觉到吉田秀彩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所以说这趟明治村之行，并没有徒劳往返，总比不来却后悔好。

梅田八郎的话，让我有一个灵感，也许秀彩就是平吉。秀彩的出身，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能证明案发当时，吉田秀彩有不在场证明，那么我的猜想就不成立。可是若不能确定周遭的亲友都不知道昭和十一年左右秀彩的情形，也就不能将他列为嫌疑者。但我从今天梅田八郎的口中证实了这件事，所以这趟明治村之行也不算白搭。

高速公路上挤满下班的车子。为了避免塞车，我到休息站吃点东西。星期三的太阳就要下山了。

要从吉田秀彩的嘴里套出话来，绝对是困难的事，他似乎是个难缠的人物。和他谈话时，可不能像今天对待梅田八郎时一样，一定得更谨慎才行。如果我要当面拆穿他说的话只有凶手本人才知道的话，就必须先去证明某些事是除了凶手之外没有人知道。不过，安川是他的朋友，而安

川也认识平吉，如果到时候他说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安川告诉他的，那我也无可奈何。不管怎么说，安川民雄确实可以成为吉田秀彩的挡箭牌。

回到西京极的公寓时，十点已过。御手洗还没回来，江本一个人在看电视。我拿出从明治村买回来的土产，当作借车子的谢礼。两个人谈了一下明治村，我就被睡魔击倒，铺好我和御手洗两个人的床后，就进被窝里梦周公去了。



---

## 第十七章

---

因为前一天六点起床，所以第二天早上六点一到，我的眼睛就自然睁开，脑子里浮现昨天的决定——再度拜访吉田秀彩。待会儿御手洗起来，应该好好讨论彼此的发展。可是下一秒钟我完全清醒了，因为，御手洗的棉被下空空的。

他一早就出去行动了吗？正觉得他了不起的时候，却又发现棉被的样子，好像和我昨天晚上刚铺好的时候一样。他昨晚没有回来吗？会不会在紧追凶手的时候，遭遇不测了？或是被人监禁？可是我不相信在我的世界中有小说或电影里的情节。很可能他的行动已进展到某种程度，如果毫无所获，一定会回来。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了，他必须分秒掌握。说不定，他现在人不在京都，所以无法回来。这样一想，安心了不少。但

是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能够尽早向他报告我的情形。累积在心里的话，恨不得一股脑儿丢进他耳朵里。我认为昨天的行动应该不会没有用，就算御手洗调查的内容和我不同，应该也和我调查的事实有些关联。若是他今天还没有得到任何结论，只要和我的调查结果核对一下，说不定答案就会出现在眼前了。不管怎样，这家伙总该打个电话回来才对。暂且等等看吧。于是我躺在床上不动，但也睡不着。左思右想，还是坐了起来。

江本还在睡，再一个钟头，他才会起床。为了不吵醒他，我轻手轻脚地起来，出门去散步。万一御手洗这个时间内打电话回来，江本应该可以支援。我现在对西京极的街道已经摸熟了，便一个人散步到运动公园。衡量时间，在江本大概起床了的时间，才悠哉游哉地走回公寓。进门时江本正在刷牙，御手洗并没有打电话回来。

快八点时，江本将要出门，跑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

“不，我想等御手洗的电话，他应该会打电话回来。”

“好吧。那我先出去了。”

门开了又关，江本下楼梯的脚步声刚消失，电话铃声突然大作。我有种不安的感觉，赶紧拿起电话筒。

“石冈……”

不像御手洗平常的声音。平常的他，一定会说个冷笑话当开场的。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微弱、沉重，几乎听不清楚地在讲什么。不知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紧张：“怎么了？你在哪里？有危险吗？什么事呢？不要紧吧？”

电话中的声音突然高起来：“啊……痛苦死了……我快死了，快，你来……”

情况好像相当严重，御洗手一定是身处困境了。“你在哪里？发生什么事了？”可他的声音逐渐转弱到几乎听不见，倒是听到车子的声音，还有小孩子的嚷嚷声。这个电话可能在孩子上学的路上打的，而不是在室内打的。

“我的状况……现在不能详细说明……”

“我懂，我懂！快告诉我你在哪里，我马上赶去。”

“在哲学之道……入口，不是银阁寺这边，是另一头的……入口……”

哲学之道在哪里？听都没听过，会不会是他一时混乱，说错地方：“哲学之道是路的名字吗？确定？计程车司机知道吗？”

“知道。来的时候，帮我买……面包和牛奶。”

“面包、牛奶？没问题，要这些做什么？”

“面包、牛奶……我要吃，其他的……还有什么？”御手洗就是这副德行，在这个节骨眼还反问我。

“你受伤了吗？”

“没……有……”

“好，我现在就去，等我。”放下电话筒，我奔出公寓，赶到车站。御手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他真的面临生死关头吗？他是个无药可救的人，但他只有我这个朋友。但是他还会说些气死人的话，表示情况不致太恶劣。御手洗这个人，就算是死到临头也没一句好话。

我在四条河原町买好牛奶、面包后，便招呼计程车，告诉司机目的地。不久，车子抵达一块刻有“哲学之道”字样的大石头前。我下了车，环顾四周，发现那里有一座小公园，却没有看到任何人。穿过公园，沿着小河，才是哲学之道。走没多久，看到凳子上躺着一个流浪汉，旁边有条黑狗对着他猛摇尾巴。这不可能是御手洗。

可是刚要走过去，流浪汉却勉强坐起来，叫声“石冈”——竟然是御手洗，他显得有气无力的，亏我将他扶好。坐在凳子上，我端详御手洗的脸，吓了一跳。他睡眠惺松，才四、五天没见面，怎么变得这样？无精打采，头发凌乱，双眼通红，眼眶下陷，两颊削瘦，脸色苍白，好像一个染病的游民。

“有没有买面包？”御手洗大概饿坏了，第一句话先问吃的，“能不吃多好。做人真麻烦，要吃、要睡，其实都是浪费时间。如果把这些时间节省起来，人类一定可以有更大的成就。”说归说，他仍旧打开纸袋，拿出面包，狼吞虎咽起来。从御手洗现在的样子看来，一定是被逼到了

绝路，因为当他顺利地做好事的时候，总是能表现得一派轻松。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我心中掠过，好不容易才打消这念头。没有这回事！相信他绝对是饿坏了，所以才猛啃面包。看他好像逃难儿童般啃着面包，我突然同情起他来。

“你这几天都没吃东西吗？”

“嗯，我忘了吃。从前天开始……不，是大前天开始……唉，总之，我是暂时忘了人生还有吃东西这件事。”

看来御手洗只是饿过头，我之前的担心，算是白担心了。但是，像他这样没有生活常识的人，若身旁没有一个人随时提醒他该吃饭了、该睡觉了，恐怕不会活得太长久。

本来我急着想告诉他我的发展情形，现在看来似乎得先听他的。但是要发问，也得等他吃完东西，才好问他进展得如何。为了不刺激他，我显得十分小心。御手洗不作答，一个人喃喃自语，然后突然大叫：“那个叫朝的小子，昨天……渣滓！”御手洗怒不可遏，眼露凶光，样子变得很可怕。他继续乱嚷嚷道，“骗子！我虽然

像个病蝗虫一样跑遍了东海道，还几天没睡，为什么大家在说早安的时候都把昨天的事抛到脑后了？几夜没睡也没什么关系，虽然抵抗力很差，可是该看的我也看到了。那是一大片菜花田啊！啊！那条路就像是铺满了书。是煞车的声音！到处都是！你听到了没？为什么？你怎么受得了！不对。那是大波斯菊园……对，是波斯菊田。那个拿木刀砍去花茎的混蛋，我把刀子丢了。现在一点危险都没有了。没有刺、没有爪也没有牙。我连木刀在哪儿都不知道了。是苔藓，苔藓黏在我身上，好像长了霉……风景很棒吧！要不要拍一张留念？快，鼬鼠……鼬鼠！赶快抓！你要帮忙我。不快点挖洞，就再也抓不到了！”

完全不知道他在嚷嚷什么。大概只有“疯了”两个字，可以形容御手洗现在的样子。我慌忙站起来制止御手洗。我不断向御手洗说，你太疲倦了。事实上，他也确实是筋疲力尽。我想办法让他慢慢躺在冷硬的凳子上。绝望自脚边升起，我感到眼前是一片黑暗。不只是他所说的话，而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我可以断言，御手洗是毫无进

展了。

御手洗的忧郁症或许又发作了。他实在不应该跟竹越赌气，发下那样的豪语，结果变成要和竹越竞争（事实上，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眼前的情况看来，御手洗是要输了。

其实，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没有胜算的竞争。因为对方什么都不用做，而御手洗却必须挑战经历了四十年，却仍然无人能解开谜底的命案。而且，就算最后御手洗能解开谜底，知道凶手是谁，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内，找到凶手，将这个凶手送到竹越的面前。御手洗输定了。目前唯一的希望，便是看我调查的结果了。如果我能证明吉田秀彩就是梅泽平吉，那么这场比赛未必是输。只是，虽然我对自己的调查有信心，吉田秀彩那老人一定隐藏着什么。但我担心时间不够。照现在的情形，我就算是得扔下他不管，也必须去调查吉田秀彩。还有，如果我现在把我调查的结果告诉他，恐怕也会刺激到他，加重他的“病情”。昨晚，他大概就是睡在这冷板凳上的吧！真是的，即使自责，也不用这样处罚自己



呀！若是下雨的话，怎么办呢？

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多了。不能再拖了，看来，我还是得一个人去找秀彩。御手洗可以打电话请江本照顾。正作如此考虑时，御手洗却讲话了，这回总算说得还像人话。

“以前我批评福尔摩斯的时候，你说我一定会受报应，果然说中了。我真的是个不自量力的人。原本我以为谜底很快能揭晓，事实上，也正在解开当中。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明明觉得已经快摸到边了，却老是摸不到。结果，太认真的去追根究底，却发现根本什么都没解开，好像有个重点没抓到，我想了又想，就是想不透那一点。哎呀，好痛呀！果然被你说中了，我的嘴巴肿起来了，一讲话就痛，我真的是受到报应了。我不行了，但是你好像进展得不错。你能告诉我你的进展吗？”

此刻御手洗讲话不像平常那样拐弯抹角了。可见人有时候还是应该要遇到些挫折，受点教训才行。但是我认为他这回的挫折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竟然得向竹越刑警那种人承认失败。还好

有我，他可以暂时回避，让我一个人去和那个刑警对决。

于是，我把再访安川民雄的女儿，找到吉田秀彩，再去找梅田八郎的经过，和我心中的想法，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但是他头枕在右胳膊上，目光茫然，显然对我的话不感兴趣。看来他的心思都还放在别处。看御手洗兴味索然的样子，令我打从心底感到失望。御手洗的情绪似乎比较平稳，让他独自一个人没关系了。我决定还是要一个人去找吉田秀彩，不管结果如何，总要放手一搏。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不去也不行了。

“若王子应该开了吧……”御手洗突然从长椅上坐起来不清不楚地说。

“什么若王子？是庙吗？”

“唔，是神社……啊，不是啦，是那个！”随着御手洗指的方向看去，在小径的下方，有一栋西式洋房般的小钟塔，塔尖凸出于丛树中。我们所在的哲学之道，其实是沿着小河的堤防小径。御手洗指的房子，位于小径下方四、五公尺处。

“是间茶馆嘛！”

“嗯，我想喝点热的东西。”御手洗身体虚弱，想喝点热的东西，我当然不能反对。走进入口，下几层石阶，才踏入室内。

茶馆老板是位名艺人，把出口宅庭院的一部分，拿来开店。阳光照到了我们的桌子。除了我跟御手洗，没有其他客人，这地方感觉不错。庭院摆设了雕刻作品，还有一口西班牙式的石井，庭院和玻璃的日光屋相通。

“这里很不错。”我的心情一下子觉得轻松不少。

“嗯。”御手洗仍然表情茫然。

“我想去找刚才提到的，叫吉田秀彩的人，你有什么意见？要不要一起去？”

“好，不过……”御手洗沉默思考了很久才说道。

“没有时间了，无论如河，今天必须弄个水落石出。”我喝完杯中的咖啡，便抓起帐单，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就在我站起来时，原本透过大玻璃窗照射进来的阳光，却突然被云层遮住。恐

怕是要变天了吧！御手洗也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去。我拿出钱包准备付钱。因为小钞用完了，只好拿出一张一万圆大钞。因为时间还早，刚开店而已，店里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我，店里的人只好拿着钞票去换小钞。御手洗就站在外面多等了一会儿。

我一把抓着找回的九千圆钞票，按我的习惯，将每一张钱的正反面与方向都摆成一致，一边和御手洗踏上通往哲学之道的石阶。九张钞票，有一张中间用胶带黏接。胶带刚好贴到钞票上伊藤博文的半边脸。御手洗又坐回原来的凳子，那只黑狗也跟着跑来。御手洗好像很有狗缘似的。我心里急得不得了，只想早点去找吉田秀彩。于是便催他一起去乌丸仓库。

当我要把九张钞票放进钱包的时候，对御手洗说：“看，还找了一张用胶带黏起来的钞票。”并把那一张贴着胶带的钞票，给御手洗看。

“嘿，不会是不透明的胶带吧？”御手洗说，“嗯，是用透明胶带呀，那就没有问题了。”

“什么没有问题？”

“啊，我是说万圆大钞用不透明胶带贴的话，就有是假钞票的可能性。一千圆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为什么用不透明胶带贴，就可能是假钞票？”

“哎呀，告诉你你也听不懂……说明起来很麻烦的，总之是……用假钞来形容也不正确啦。总之是一种诈欺……那是……哎呀……”御手洗好像根本就不想说明，他愈说愈小声，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又来了，大概是忧郁症又要发作了。御手洗变得全身紧绷，眼睛眯得很小，身上的血管微凸，嘴巴无力地松开，一副疯病即将爆发的样子。我被他这个样子吓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我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心里一片混乱，只能等待着他下一秒绝望的瞬间。

“噢噢噢……”御手洗突然大叫出声。握紧拳头，向前挥出。

一对男女与我们擦肩而过，还回头看，一旁的黑狗也看傻了眼。虽然以前我对他有种种数不

尽的怨言，可是我从未怀疑过他的聪明过人，也很佩服他的思虑精密。然而这项长处，反而也害他陷入崩溃的边缘。我顿时陷入绝望的悲凄中，仿佛已看到他即将步向疯狂，也意味着他的脑死。

“怎么了？御手洗，冷静一点！”我不能袖手旁观。抓住他的肩膀，拚命摇他。但是当我注视他的脸，很奇怪，我被他的人感动了。虽然他双颊凹陷，身体瘦弱，却使尽全力大声叫喊，彷彿一只自尊心强烈、张嘴怒吼的瘦狮。

忽然，他不再做狮子吼，却开始跑起来。

人一旦疯狂起来，谁也抵挡不住。他在前面跑，我则是虚弱地在后面追。我一面追，一面想，是不是他看到小孩子快要掉进河里打算去救他，所以才狂奔起来呢，一定是的。不，非得是这样不可。我一面跑一面转头张望。想起来还真奇妙，因为自己用眼睛看就知道，根本没有人跌落河里。他跑了三十公尺，却猛然停下来，转过头又往反方向跑，差点就和我相撞。刚才就站定的那对男女正用全速躲开他，我则拚命地再追下

去。突然间他又停下来，抱着头蹲下来。那只黑狗很聪明，早就不知跑哪儿避难去了。我气喘吁吁的跑近他，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坏的男女用责备的眼光交互望向我和危险的御手洗。御手洗蹲下的地方就是他刚才狂喊之处。早知道我就在这里等他就行了。

我走近他。御手洗抬起头，一脸恶作剧的表情，就像他平常一派优闲的样子。

“石冈，我们要去哪里？”

看御手洗的样子，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了。但是我不敢大意，担心还会有其他的事发生。我正想说“你跑得真快”时，他却很快地又开口：“我真笨啊！”——对呀，我也有同感——“实在太愚蠢了！我就像把眼镜架在自己的头上，却还拚命在房间里找戴眼镜的人一样。不过，虽然浪费了很多力气，从现在开始我要从头一步步认真检视。虽然开始迷了路，但没有造成牺牲，真是太好了。”

“到底是什么事太好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呀！”

“我想通了，就是那一点，石冈，我终于想通了！完全就是我所想的。等着瞧吧，凶手就要现身了。这个凶手真的太厉害了，我甘拜下风。不过，我也实在太糊涂了，竟然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其实早在你对我说说明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就应该注意到的。这根本是件简单不过的凶杀案。我们在搞什么！明明打算要偷萝卜，却竟然从地球的另一边开始挖洞。石冈，你应该笑我，大家应该都来嘲笑我，我太可笑了，简直是个小丑。这才是本事件中最令人惊讶的事。这种谜题，小孩子都猜得到。既然如此，我们得赶快，现在几点？”

“嗯？”

“不要嗯啊，你没戴表吗？”

“十一点。”

“啧！快没时间了。快，告诉我，往东京的新干线，最晚一班是几点？”

“晚上八点二十九分……”

“好，我们就坐这一班回东京。你现在回西京极去等我的电话。没时间多说，再见！”



“等一下，你要去哪里？”御手洗早跑远了，我只好大声吼。

“这还用问，去凶嫌那里！”

“什么？你的毛病不会又发作吧？你没事吧？还有力气吗？先告诉我，凶嫌在哪里……”

“我现在就是要去找。放心，傍晚前一定可以找到。”

“傍晚！你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吗？可不是雨伞之类的东西哟。还有，吉田秀彩的事怎么办呢？不去找他了吗？”“吉田？哪一个吉田？哦哦！是你刚刚提到的吉田秀彩吗？不必去找他了。”“为什么？”

“他不是凶手。”

“你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知道凶手是谁。”

“凶手是……”我话还没讲完，御手洗已经消失在右转角的地方。

我是前辈子造了什么孽，有这种朋友！才两、三个钟头，就快把我累死。现在他走了，我又是自己一个人了，吉田秀彩的事到底要怎么办

呢？御手洗说不用去找吉田秀彩了，可是，我能相信他的话吗？他还宣称这个案件再简单不过。真有这么简单吗？到底哪里简单了？天底下有简单又复杂的案件吗？他还说，这个谜底连小孩子都可以猜出来。如果他疯了，那倒是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他到底发现了什么？是“真的”发现破案的关键了吗？从他的表现看来，我只能觉得他是疯病又发作了。会不会是他的一时妄想，以为自己已破解那个命案了？还有，就算他是真的发现了命案的重要关键，也不可能在黄昏以前找到凶手吧！四十多年来，多少人将心血投注在这件事上，至今没有一个人能明确地指出凶手是谁，他却说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找到凶手。如果他能像把雨伞忘在公共电话亭，突然想起来了，又返回去拿一样的把凶手找出来，要我在京都倒着走都可以。关于这一句话，我可以肯定的断言，这绝对是疯子的疯话，而且疯的程度已经很重了。我这么说，十个人听了应该都会点头称是。

首先，御手洗所得知的情报应该和我相同。不对，吉田秀彩、梅田八郎的事他不知道，所以

知道的比我还少。这样竟然还要在本日内找出凶手？他叫我回去公寓，等他的电话。如果我那么做，就代表我有那么一丝丝的相信，一个严重的病人要在今天内找出凶手的白日梦。这事的可能性，以常识来说，根本绝对是信不过的。但是将错就错吧，反正那个末期症状的病人已经“跑”了。我非帮他这次不可，而且也有必要回去交代。这，这什么跟什么嘛！

约定的时间就在今天。如果御手洗那边失败的话怎么办？我是不是该先做点什么呢？总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御手洗才会什么都没说就走了。而我再怎么烦恼也没有用，如果我能稍微了解一点他那混乱的思考，那么我便能乖乖地回去房子里，等待他的电话。可是照这样子下去……唉，想到这里，我只能仰天长叹了。抬头一看，天空是一片厚厚的云层，和我的心里一样。

对了，刚才他是看到贴胶带的钞票之后，好像想通了什么事情，才突然发飙，认定自己有答案了。钞票上的胶带和这个案件有关系吗？我急忙拿出钱包，把贴着胶带的那张钞票抽出来看，

但是看不出什么所以然。就是胶带贴在钞票上而已，能从这个想到什么呢？我还把钞票翻过来看，背面也同样贴着胶带。御手洗并没有看背面。钞票上写了什么字吗？仔细看，什么也没有。色彩呢？和一般的钞票一样，并没有任何异状。那么是钞票上伊藤博文的签名有什么机关吗？还是“千”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什么都看不出来。钞票，就是钱。这个事件和钱有什么关联吗？但是，这是以前就讨论过的问题了。假钞！他说过假钞这两个字，这个事件和假钞有关吗？平吉是个艺术家，会和制造假钞的犯罪行为有关吗？可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线索里，都和假钞的犯罪行为扯不上任何关系呀！

那么，这和至今的所有线索有什么关联呢？我现在想到的，就只是它有假钞犯罪的嫌疑，或者完全没有，可是御手洗那种夸张的表现应该和假钞脱离不了关系，可见假钞这个字眼，隐藏了破案的关键。这么说，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除了假钞之外，他还提到了用不透明胶带贴

的话，就有是假钞票的可能性。又说一千圆的不可能，一万圆的才可以……为什么？是不是一万圆的纸质比较好？我明白了，制造一千圆的假钞票，利润不大，而制作一万圆的假钞。可以获利十倍。一定是这样。可是，为什么必须用不透明胶带，不能用透明胶带？假钞票都是新印好的纸币，没有必要贴胶带啊。他说的话莫名其妙。

一路想这些问题，终于回到西京极公寓。他说傍晚跟我联络。万一他失败了，我也来不及去找吉田秀彩谈了。天才与白痴，不过隔着一层纸，现在我就赌那层纸，看着办。



因为期待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所以我的这封挑战信，或许来得有点迟了。总之，我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揭开谜底。

现在，我鼓起勇气，想在这里写下一句名言：

〈我要向读者挑战〉

不必多说，所有的资料早就全部呈现给读者诸君了。请读者诸君别忘了一件事，那就是：解

谜的关键事实上就在你的眼前。

---

## 第十八章

---

我的思考活动处于停止的状态了。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案件现在已经进入结束的阶段，如果我的思考还在活动的话，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去找吉田秀彩。眼睛只能盯着电话，我的心情当然不会轻松。不过，原本像泄了气的气球的御手洗，现在已经恢复活力，这点身为朋友的我是很为他高兴。

在傍晚以前，御手洗还没有打电话回来之前，我可以做什么事呢？我不知道，我只能在电话前来回走动吧！为了打发时间，我还提前吃午饭。这样穷担心，其实无济于事。回到房间里，我在电话旁躺下，不到二十分钟，铃声便大作。因为电话来得比想像中的早，所以我认为不会是御手洗。我拿起电话说：“这里是江本。”

“你是石冈吗？”是御手洗那嘲弄的口气。

“这么早就打来，是不是忘了东西？”

“我现在在岚山。”

“好啊，那地方不错，你讨厌的樱花正开放。情况怎么样？”

“从我出生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你知不知道渡月桥？岚山的渡月桥。过了桥，有个地藏庵似的电话亭，你知道吗？”——我记得很清楚——“你现在过来。电话亭的另外一头，有一家‘琴听茶馆’，我在那里等你。那儿卖的樱花饼好吃极了，快来尝尝，顺便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好。谁？”

“见了就知道。”御手洗绝对不会现在就告诉我对方是谁，“你一定也很想见见那个人。让我一个独占这个碰面的机会，你会遗憾终生的。要快，那个人很有名、很忙，你不快来的话，对方就回去了。”

“明星吗？”



“哎呀，快来就是。天气怪怪的，正在台风，可能会下雨，记得带伞。玄关有一把是江本的伞，另外一把便宜货是上次下雨我买的，把那两支伞带来，快！”

匆匆穿好上衣，又在玄关的鞋柜下找到一白一黑两把伞，然后连走带跑赶至车站。还好自己体力还不错，可以这样随传随到。不过，御手洗搞啥把戏，这种时候要我去见什么明星？难道这个大明星和案件有关？

走出岚山车站时，虽然还是下午的时刻，但是天上有云在飘动，因此天空蒙着一层浅灰色，天色也就有点像夕阳要西下时的时间。一阵阵的强风吹动树梢，我小跑步经过渡月桥时，以为要闪电了，抬头看，却不见闪光，是春雷吗？“琴听茶馆”的客人不多，御手洗坐在挂着红色布帘的靠窗的位子上。一看到我，御手洗略略举手，要我过去。他面前坐着一位穿着和服的女人，那个女人背对着我。我拿着两把伞，在御手洗旁边的位置坐下，从御手洗的位置看出去，正好是渡月桥。“请问要点什么？”女侍跟在我身边，轻声

问道。

“樱花饼。”御手洗熟练地说，并拿了几枚百圆硬币给女侍，替我先付帐。

隔着桌子，我可以很清楚地看着对面的和服女人。她眼睑低垂，给人的感觉、气质都很好，且面貌姣好，年轻时候，想必是个美人。她的年纪介于四、五十岁间。如果以五十岁来算，发生案件的当时，她应是十岁。这么大的孩子，能提供什么意见？御手洗可以从她口中间出什么呢？

妇人完全没有去动摆在面前的饼和茶，茶恐怕已经冷掉了。我很奇怪她为什么老是低着头？我对这女人一点印象也没有。不管在电视或电影里，我都没有见过这个女人。按照常理，御手洗应该会替我们介绍彼此，可是气氛出乎意外地沉闷，大家都没有说话。虽然我曾暗示御手洗为我们做介绍，但他仍然不为所动，只说：等你的饼来了再说。然后又陷入沉默。

果然，等女侍拿着托盘，端来小碟子和茶，摆在我面前后，御手洗终于开口：“他是和我一起来的朋友，叫做石冈和己。”

妇人总算抬起头来看我，并且微微一笑。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令人一时难忘。一个五十岁的女人，脸上会有这种笑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微笑，羞怯中带点幽怨。

御手洗面向我，以梦中人物即将出场的口气说道：“石冈，这位须藤妙子，就是梅泽家占星术杀人事件中，我们所敬佩的凶手。”

霎时，我觉得头昏目眩，好长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只是三人面面相觑。或者这才是足以与四十年匹敌的东西。

时间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突然之间春雷轰隆轰隆地响，电光闪过时，微暗的室内便乍放光明，房里传来一个女子的惊叫声夹在轰隆的雷鸣声中。那个惊叫声好像是信号般，大雨开始落下，河和桥都笼罩在一片烟雾中，雨打在屋顶上发出很大的声响，若不大声说话，根本听不见，所以我们都沉默不语。雨势渐猛，打在玻璃窗上，仿佛成了一幅泼墨山水，游人落荒而逃。有几个慌乱地打开店门，冲了进来，大声交谈。我好像听到来自遥远世界的声音。

我开始想：是不是御手洗又在开玩笑？偷看御手洗一眼，发现他并没有开玩笑的样子。再看看那位女性，她仍然正襟危坐，一副很正经的样子。为什么她就是凶手呢？我左猜右想，心里渐渐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须藤妙子——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听说，但是，她真的是我们全然不知道的人物吗？看她的样子，大概是五十岁左右，那么昭和十一年时，她才十岁。就算她现在已经五十五岁了，当时也不过十五岁，也还是一个小孩子，会做出什么呢？谋杀了平吉、杀死了一枝和阿索德，干下一连串命案的，不仅是个女的，竟然还是一个只有十岁的小女孩吗？还有，写信去威胁竹越文次郎的，也是这个女人吗？当年的她，能够一口气切割六个女体，完成阿桑德吗？凶手不是吉男、安川，也不是文子、平吉，真是这个女人吗？那么她的动机何在？跟梅泽家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们手中现有的资料里，出现的人物中并没有小孩子呀！当时她隐藏在哪里了？难道说我们，甚至所有关心这个案子的人，都疏忽了这个

线索？但是一个小孩子为何要杀害六个大人？她是在哪里下毒手的？她所使用的毒剂，是从哪里来的？除了以上这些疑问外，我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眼前的这个女人真的就是凶手，御手洗是怎么、从哪里把她找出来的？这个女人能够像一阵烟一样地躲藏了四十年而不被发现，御手洗是怎么发现她？并且在这个时候找到她？我和御手洗在哲学之道分手到现在，不过是一顿饭的时间呀！我跑到哲学之道见御手洗时，谜仍然是谜，和昭和十一年命案刚刚发生时，没有什么两样，为何一从“若王子”出来后，御手洗就灵光一闪，谜就不再是谜了？我实在不懂。

外面雨势仍然强劲，不时闪电打雷，屋子里充满午后雷雨特有的沉闷。我们像化石般坐着不动。雨势渐趋平稳、缓和，狂风骤雨慢慢停歇。

“我一直在想，不知道谁会发现这件事。”妇人突然冒出这句话，害我比先前更紧张。可是，随即，妇人沙哑的声音令我感到意外，那声音很难跟这张脸孔连想在一起，声音给人的感觉比脸孔的年纪大得多，“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个谜底

竟然在四十年后才被解开。不过我却想过，找上我的，一定是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想请问一件事。”御手洗说，“你为什么非要待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的地方？其实你可以住到别的地方。以你的聪明和流利的外语，住在国外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窗外的天空依旧灰云覆盖，雨静静地下着，闪电时而划破天空。

“这……我很难详细说明，简单说明的话……或许是……我心里一直在等待别人找到我吧！我是个孤独的人，就算有人怀疑，可能也找不到我身上。我认为能够找到的人，想必是跟我同类。像我这样的人，绝对不多……啊，我所说的同类，并不是说像我一样的坏人。”

“当然，我了解。”御手洗认真地点点头，表示颇有同感。

“我很高兴和你见面。”那妇人说。

“我更高兴。”

“你能力很强，将来一定可以担当大任。”

“过奖了。大概很难遇到比这件事更大的考验了。”

“我的事算不了什么。你还年轻，人生才要开始，一定会遇到很多事。你有很了不起的才华，不过，不要因为能解决我这个案件而自满。”

“哈，这一点你大可放心。你都没看到我们狼狈的样子呢！虽然我也会因为成功而自我陶醉，但是，这样的心情绝对不会在我的心里停留太久的，该清醒的时候，就应该清醒。今天晚上，我就要回东京，明天就必须把你的事情告诉警察。你知道竹越刑警吧，他是竹越文次郎的儿子，长得虎背熊腰，一周前我因为某个理由而和他约定，必须在明天以前解决这个案子，并把谜底告诉他。我如果告诉你那理由，你应该不会反对才是。如果你不同意，我在此别过回去东京之后，也就只是从头把我搁下的工作继续做下去，至于今天与你会面的事，在这事件就当作不曾发生过。总之，明天我去找竹越刑警，他大概会在明天傍晚的时候，就带着同事来这里找你，在

那个时间之前，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一切悉听尊便。”

“你这话的含意，有点想帮我逃亡的意思唷。”

御手洗闻言，转过脸笑了笑，说：“哈哈！我的人生虽然也有许多经验，不过就是还没有进过拘留所，不知道那里面的情形。因此，每当遇到可能会进入那种地方的人来问我问题时，我总是很为难。”

“你还很年轻，所以一无所惧。虽然我是女流之辈，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和你一样，不懂得什么叫害怕。”

“本以为是阵雨，一下子就会过去了，但是看情形可能一时还不会停。请带着这把伞，不要淋湿了。”御手洗拿出那把白伞。

“但是，这把伞可能还不了了。”

“没关系，反正是便宜货。”我们三个人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

须藤妙子打开手上的皮包，左手伸进皮包里。我心里有许多话准备问她，但话到喉咙，却



因为气氛不对，讲不出来。此刻的我，就像小学都没有毕业，却被迫在大学里听课的人，完全不懂别人说的是什么。

“没有什么答谢的，请收下这个。”说着，须藤妙子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袋子，放到御手洗手上。那个布袋子非常华丽，有红白丝线缠绕。

御手洗说声谢谢，便很自然地把小袋子放到左手掌上瞧。

步出茶馆后，我和御手洗同撑黑伞，向桥走去。妇人则撑着白伞，往相反的方向走。分手时，妇人一再向御手洗和我致意，我也只好连忙欠身。

两个人挤在同一把伞下，勉强走到桥上。我下意识地回过头，那妇人正好也朝这边看。她离去时，仍不时向我们表示谢意。我和御手洗一齐答礼。包括我在内的日本人，大概都万万想不到，那个逐渐去远、变小的纤弱影子，就是轰动一时的案件的首谋。她看起来是那么平凡，和她错身而过的人，谁也不会特别注意到她。

打雷、闪电都停了，戏剧性的时刻已经过去。在走向岚山车站的途中，我向御手洗提出问题。

“你会好好地说给我听吧？”

“当然。只要你想听。”

“你认为我会不想听吗？”

“不，不，我只是认为你不会承认脑筋不如我吧？”

我无话可说了。

---

## 第十九章

---

回到西京极的公寓。御手洗打长途电话到东京，好像是跟饭田美沙子说话。

“嗯……解决了……没问题。还活着，我们今天才碰面。你想知道是谁吗？噢……要知道的话，请明天下午到我的占星教室一趟。对了，你哥哥叫什么名字……文彦？是文彦吗？噢，原来如此，很不错的名字。那么请他也一起来。还有，请他千万记住，把令尊的手稿带来。没有看到那份手稿的话，我什么也不会说的。是的，我明天整天都在，随时候教。不过，来之前，还是请先打个电话。就这样了……”挂断这个电话后，御手洗又拨了一个电话。这次好像是打给江本的。

我在厨房找出扫把，开始打扫这间住了一个星期的房间。打完电话的御手洗回到房间后，就坐在房间的中间，气定神闲地动也不动，干扰到我的清扫工作。

窗外的雨已经变小，小得像在下雾一样，即使打开窗户，也不怕雨水会打进来。我们提着简单行李，到达京都车站的月台。江本已经在等我们了，他还为我们准备了两个便当。

雨已经完全停了。

“这是土产，欢迎再来。”江本对我们说。

“打搅了，谢谢你这几天来的照顾，我们过得很愉快。下次请你一定要来东京玩。”

“不要客气，没什么，住得惯就好，随时欢迎再来。事情能够解决，再好不过。”

“托福、托福。其实还没有完全解决，真相只有我们这位不剃胡子的先生才知道。”

“哈，他还没告诉你？”

“是啊。”

“这位先生向来如此。他自己房子里有什么东西，自己都不清楚。大扫除的时候，才发现一

屋子破铜烂铁。”我叹了一口气，说，“唉，反正……他与众不同就是了。或许他也已经忘了要向我说明案情的事。”

“可能是还没时间说吧？而且，这位先生一向喜欢故弄玄虚。”

“为什么帮人算命的人都有这么多毛病？”

“因为算命的，是别扭的老头子的工作嘛。”

“他还年轻，就这么别扭……”

“真是辛苦你了……”

“两位，送别的话说完了吗？让我们长久别离、开往五百年后的夜快车，已经进站。”

“他就是这副德行。”

“和这样一个人交往，真的很累。”

“清楚事情的全盘后，我会写封长信告诉你的。”

“祝你快乐。近期内请你一定要再来，京都夏天的大文字祭晚上很热闹。”

新干线驰出月台，不断摇手的江本已经看不到了。傍晚的原野，暮色未暗，我逼向御手洗。

“喂，无论如何都不能提示一点吗？好心有好报噢。”

解决完事情后，因为御手洗一时睡不着，他说要尽快回到自己家里的被窝睡，所以我们搭了比预定还早的车。

“提示吗？……就是透明胶带啦。”

“钞票上的透明胶带吗？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当然不是开玩笑。那透明胶带岂止是提示，它简直可以说就是本案的全部。”

“……”真拿他没办法，“那么，大阪的加藤、安川民雄，还有吉田秀彩、梅田八郎，都跟这件事毫无关系吗？”

“这，说没关系也没关系，说有关系也有关系。”

“破解命案的所有资料，我们已经都得到了吗？”

“已经不缺什么资料了。”

“但是，但是……你说凶手是那位须藤女士吗？你怎么知道她住哪里？”

“我当然知道。”

“只靠我们之前得到的那一点点资料，你就知道了？”

“不错，就靠那一点点资料。”

“你是不是掌握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线索？我去大阪、名古屋之间，你忙些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呀，我过得很轻松，这段期间我都在鸭川的岸边睡觉和思考。事实上，我们来京都之前，就已经掌握所有的线索了。而且，我一踏上京都的月台，就知道须藤妙子的住处。只是有点不相信而已。”

“那个须藤妙子到底是谁？她的本名是什么？”

“当然是假名啦！”

“那，她是我之前就知道的人吗？可能吗？她到底是谁？案件发生时，她的名字是什么？御手洗先生，请告诉我！阿索德是怎么回事？真的有人完成了阿索德吗？”

御手洗不耐烦地说：“阿索德……嗯……确实存在，她是活的还会动呢，而且就是她完成

的。”

我大吃一惊：“真的？那么那个阿索德是有生命的？是活着的？”

“那是一种魔法。”

“真有这回事！不是开玩笑吧。我不懂……她在现代，又是谁？”

御手洗闭目，自顾自发笑。

“告诉我！你真的搞清楚了？我受不了，我痛苦死了，我的胸口就要爆炸了。你快点告诉我吧！”

“让我睡一下嘛！别担心，你好好想一想。”御手洗把头靠在玻璃窗，认真地说着。

“御手洗……”我叹了一口气，说，“或许你觉得无所谓，可是这种情况下却让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你有义务透露一点案情给你的忠实朋友，毕竟我们一直一起追查这个事件，不是吗？看来，我们的友谊要到此为止了。”

“驴！胡说什么？不要威胁我。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等我整理出脉络，自然会详细解释给你听。再



说，我累得要死，身心俱疲，你却一下子问这个，一下子问那个，非要我回答不可，难道这就是友情的表现？而且我要告诉你的，跟明天向竹越文彦说明的内容一样，我何必重复？何况这里没有黑板可以画图，明天你来我住的地方，再听我解说，不是也很好吗？休息一下吧，今天真的够辛苦了。”

“可是我睡不着呀。”

“睡眠这个东西真是奇怪。我啊，三天没睡了，应该非常想睡才是，但是一看到车窗上面满脸胡茬的自己时，竟然让我睡不着。我真的想早点刮掉我脸上的胡子。男人呀！为什么会长胡子呢？……好吧，既然你那么渴望知道，我现在就告诉你一点。你说，须藤妙子几岁了？”

“五十左右吧？”

“哪里，六十六啦！”

“六十六！那四十年前是二十六岁……”

“是四十三年前。”

“四十三年前的话……就是二十三岁。我懂了。她是六个女儿的其中一个。她故意把尸体埋

得很深，令其腐败，实际上尸体并不是她，对吗？”

御手洗打了个呵欠：“今天的预演到此为止吧！那些跳芭蕾的少女的年龄都相当，她们的尸体可以做很好的安排。”

“什么？不会吧？骗人……真的会那样吗……以前我也想过……啧。今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了。”

“你不过一晚睡不着而已，小意思。明天你就可以听到答案了。一个晚上不睡陪陪我也无妨吧！”御手洗心情愉快，说完即闭目养神。

“你很快乐吧？”

“没有，只想睡。”御手洗虽然这么说，却又睁开眼睛，悄悄拿出须藤妙子给他的小袋子，放在手掌上，仔细端详。

窗外缓缓移动的地平线，在夜幕中跟着车子跑。我回想自己这一个礼拜来在京都的遭遇。先是去大阪找安川民雄的女儿加藤，和她在淀川岸边谈话；然后到乌丸车库拜访吉田秀彩，又赶到明治村寻找梅田八郎，那七天的日子过得紧凑又

匆忙。但是最后却在岚山与须藤妙子碰面，一切的发展都超乎想象。

“我去大阪和明治村的行动，简直是白跑了。”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挫折感，但御手洗一边把玩小袋子，一边轻轻地说：“不见得……”

莫非我的调查，对御手洗的判断，有参考价值或帮助吗？我问道：“怎么说？”

“这……好歹你也参观了明治村。”

御手洗把袋子翻转过来，有两粒骰子掉入他左手掌上。他用右手手指玩弄骰子：“她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才找得到她？”他自言自语地说着，又点了点头，然后又自问自答道：“不错，就是要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御手洗一直在玩那两粒骰子。夕阳下山了。

“戏法落幕了。”御手洗说。



〈第二封挑战信〉

御手洗所说的话，一点也不夸张。在他们两人到京都车站的月台时，我就写好了第一封给读者的挑战信。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太多疑点了，所以一直等到那个重大的提示出现后，才把那封挑战信，呈现到读者面前。

提示如果太露骨了，等于是让凶手提前出场，那样的话，恐怕还是有很多读者无法解释案情的经过。（不管怎么说，这可是历经了四十余年，全日本无人能解的重大谜题呀！）现在，且让我大胆地向读者提出第二封挑战信。

须藤妙子是谁？她当然是读者诸君们所知道的人物。还有她的犯罪手法是什么？相信读者诸君中，已经有人有答案了吧……

---

## 第二十章

---

——须藤妙子将有何下场？—— 我缺乏法律常识，不太了解。但根据御手洗的说法，公诉时效为十五年，也就是说，她不可能被判死刑。但英国和美国对于谋杀罪（有计划的杀人行为），并没有规定追诉时效，另外，奥斯威辛的纳粹党徒的追诉时效，则是永远有效。她是个日本人。但不管怎么说，今后她的日子难望安宁。

第二天是十三日。星期五。我在纲岛车站下车，穿过街道，因为还早，所以旅馆街仍静悄悄地。

昨晚，正如我所预料的一夜睡不着。一整个晚上都在想这件事，对于突然冒出来的须藤妙子，到底是怎样的女人，我的疑问实在太多。比以前读《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时，更是如坠五

里雾中，而且还觉得那时候比现在更了解事件的真相。我深深体会到自己的头脑的确是普通而已。

前面的茶馆老板正走出来，把营业中的牌子挂在入口处。我进去吃早餐，为待会儿的紧张时刻养精蓄锐。

到达御手洗的事务所时，他还在睡。我坐在沙发上等，无聊的时间让我坐立难安。今天应该至少会来两个客人，所以我便先将咖啡杯洗好，准备给客人用。因为御手洗尚未起床，我便放了张唱片，躺在长沙发上一边听音乐，一边等待。好不容易，终于听到御手洗卧室的门打开的声音。他站在门口，边打哈欠边摇头。胡子已经刮得清洁溜溜。昨天晚上他一定洗了澡，整个人看起来格外清爽。

“还累不累？”我问。

“干嘛这么早，你昨晚没睡吗？”御手洗答非所问地说。

“因为今天有好戏看啊。”

“好戏？什么好戏？”

“四十年的谜底就要揭晓了，不是吗？我马上就可以欣赏到你的得意演讲了。”

“对付那只大猩猩用不着准备。对我来说，紧张刺激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今天就好像节庆结束第二天的大扫除。我觉得必须向你说明经过，这也算相当有意义的事。”

“但是，今天也算是一种正式的作业吧？”

“正式的大整理。”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今天就算只来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你的麦克风，他们会将你说的话，传出去给一亿个人听。”

“说得也是，他们还真是麦克风。我得去刷牙了。”

御手洗洗完脸后，就悠哉游哉地坐在沙发上，完全看不出即将面对历史时刻的紧张。或许因为凶手是一位女性，又曾经和他见过面，所以他有一种不愿让警方知道凶手的矛盾心情吧！

“御手洗，今天你是英雄喔。”我说。

“什么英雄？我没兴趣。我有兴趣的只是解谜。既然我已经解开谜底了，照理说我的工作就做完了，如果凶手是个冷酷非常的杀人狂，未来有可能再杀人，那倒还另当别论。可是这案子跟刚才所说的根本不同。例如你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之后，下一步会怎么样？一个好画家只要画出一幅好画，他的工作就完了。至于如何定价钱，如何跟爱画的有钱人讨价还价，那是画商的责任。我不稀罕奖章，太重的话，戴在身上也麻烦。就好像一幅好画，不必配太花哨的画框。如果没有这件事，我根本不想帮那只大猩猩的忙。只是答应人家了，不得不尽力而为。”

十二点刚过，饭田美沙子打电话来，御手洗回答她“没有关系”后，就把电话挂断了。在等待客人到达的一个小时里，御手洗埋头在一张纸上画东西，也不知道在画什么。

终于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了。

“欢迎，欢迎，请进！”御手洗愉快地招呼饭田美沙子，并且亲切地招呼她入座。然后才一脸讶异地问：“咦？文彦兄怎么了？”



和饭田美沙子一起来的，并不是大块头的竹越文彦，而是一位和竹越刑警比起来显得瘦小的男子。

“抱歉，抱歉，家兄就是那种个性，对不起的地方，请多多包涵……今天他临时有事，走不开，所以由我先生代替他来，他也是一位刑警，应该足以代替家兄。”

我对眼前这位饭田刑警的印象不坏，但从他的外貌看来，与其说他是刑警，不如说是西装店的老板。

御手洗略表遗憾地打起精神说道：“是，是，我如果失败了，或许也会临时有事而走不开。总之，大人物总是非常忙碌的，不能要求太多。对了，石冈，你不是要泡咖啡吗？”

我立刻站起来。

“今天各位来的目的，主要是……”说着，御手洗走向黑板的方向，“梅泽家占星术命案，是四十三年前的老案子，现在就是要向各位报告关于凶手的事情。噢，差点忘了，令尊的手稿带来了吗？好极了，请给我吧。”

御手洗嘴巴说得毫不在乎似的，其实脑海里天天想着那本手稿。看他紧紧握住手稿的手，青筋浮现，唯恐有人抢走。为了笔记本，御手洗可说绞尽脑汁，成了拚命三郎。

“现在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凶手。凶手的名字叫须藤妙子，在京都经营一家小小的皮包店。地址是新丸太町路清泷街道上，靠近嵯峨野的清涼寺。店名为‘惠屋’，据目前了解，嵯峨野并没有其他同名同号的店，店主即须藤妙子。以上我所说的，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我还会大致说明的，请各位稍安勿躁。什么？不行吗？好吧，那么我的说明可能会变得长一点，请你要有耐性听。等石冈兄的咖啡泡好以后，我们就正式进入主题吧！”

御手洗抬头挺胸，滔滔不绝的说明，好像面对千人听众的大型演讲。这间小教室是教授占星术用的，小黑板、凳子一应俱全，可惜连我仅三名听众。端起咖啡，我一边啜饮，一边注意听。

“案件再单纯不过。听了之后大家都会大感意外。凶嫌须藤妙子虽然是名女性，却陆陆续续

地杀了梅泽一家人。奇怪的是，如此单纯的命案，为什么四十年来都破不了？这是因为须藤妙子这个女人就像是隐形人，大家都没看到。不过就像石冈曾用过的一个形容，她使用了某种戏法，使得这个案子历经四十年而无人能破。她的戏法不是使梅泽平吉自我消失，而是使须藤妙子这个女人消失。如石冈兄所说，这一连串凶案找不到凶嫌，不只是他，全日本都被她骗了四十年。这并不无道理。而凶嫌所使用的隐形戏法，即西洋占星术中的魔术！

“关于这个魔术的机关，也就是整个案件的关键所在，我会在下面慢慢说明。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平吉在密室被谋杀的这一条，然后再一路说明下去。现场的天窗以及所有窗户都装了铁条、框架，血肉之躯无法穿越。至于门户是否严紧，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连门栓也都上锁了。而户外又有三十年仅见的大雪，来访者不可能不留下足迹。被害者平吉在被杀之前，吃过安眠药，并且用剪刀剪短胡子。为什么要剪掉胡子呢？工作室里好像没有剪刀呀！

“另外，外边的雪地上留下的两个鞋印，一男一女，先出现女鞋印，再出现男的。雪是在夜间十一点半左右停止的，而平吉的死亡时间推测为零时左右。因此平吉被杀的时间带，大约其间前后的一个钟头内。当时平吉所画的模特儿，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人知道那个人是谁。由于雪上男鞋、女鞋来时的足迹已经不见了，由此可以猜测那两个人来的时间相当久，并且可能在平吉的工作室见过面。

“平吉这个命案，如果将脚印的因素也考虑进去，会出现什么样的推测呢？第一种，平吉死亡的推测时间是从十一点开始的，十一点一分凶手得逞以后，匆匆逃走。十一点一分到十一点三十分之间，下了将近二十九分钟的大雪，或许已经足够将凶手来去的脚印全部覆盖住了。第二种，凶手可能是穿女鞋的模特儿，可能是穿男鞋的人。或者，凶案是以上两人共同犯下的。还有另一种推测，鞋印只是一种诡计，事实上只有一个人去过平吉的工作室，那个人故布疑阵，在离去时，同时留下男鞋与女鞋的脚印。是模特儿的

女鞋主人留下男女两种鞋印的？还是模特儿离开之后，后来的男鞋主人留下两种脚印的？

“后面还有吊床说，但这并非一般常识，所以先排除。那么，以上，就出现了六种推测。神秘的脚印确实很有趣，但并不是按理论去推就可以得到解答的猜谜游戏。原因有好几个。但这六种推测让日本的名侦探就像走入迷宫般，四十多年来，都解不开凶嫌的障眼法。这是因为凶手在引导人走进迷宫的地方设了一个机关。但相反的，它却也成为指示出答案的线索。现在我们就来一一检视。

“第一种是凶手于十一点一分杀人。这个推测应该不成立，但有些微妙之处。为什么呢？就表示凶手是在现场——在平吉陈尸的地方除了凶手之外，还有在雪地上留下脚印的男鞋与女鞋或是只有一个人看到这件事。但是却没有这种目击者出现的事实。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没有现身呢？他或许有难言之隐，无法出面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他（或她）可以投书或采取别的行为，来证明鞋印的主人没有杀人呀！由此可证这第一种推测

很难成立。

“第二种推测，即女鞋脚印的主人模特儿，就是凶手。这种推测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从雪停的时间判断，男鞋和女鞋的主人应该曾经在平吉的工作室见过面。如此一来这个命案就存在着所谓的目击者。但是命案发生至今，并没有任何目击者出面指认凶手。所以，这个推测可以说是在缺乏人证的情况下，而被视为不可能。

“第三种推测的结论和第二种一样，如果男鞋印的主人是凶手，那么女鞋印的主人就应该是所谓的目击者。但是和前面推测一样，这个推测也会因为缺少目击者的指认，而无法继续讨论，因此也被视为不可能。

“第四种推测，即是两人共谋的说法。这个推测的可能性一般认为比前两种更高一点。但最问题是：平吉生前曾经吃了安眠药。不论凶手是男是女，在他们两人在场的情况下，平吉到底是因为来者是熟人，他是在自然的情况下，吃下安眠药呢？还是被强迫吃下安眠药的呢？若是如此，凶手为什么要让死者吃下安眠药？安眠药正

好是床被吊起来的说法的根据。

“但是若是如此，一枝的死或阿索德命案，似乎凶手人数是两个人以上的可能性极强。若是两个人以上露出马脚的机会也大。这不是无情冷酷的人所犯下的案子，一个人犯案的嫌疑很大。如果凶案是两个人所为，一枝和阿索德的杀人方式也应不同。也不用拖竹越文次郎下水。第五种推测，是女鞋印的主人故布疑阵。但是这个推测有说不通之处。那就是女鞋印应该是在二十五日午后二时开始下雪之前，就已经进入工作室的。当天东京下的雪，是三十年难得一见的大雪，她如何能事先预测会下大雪，并准备了男鞋，去故布疑阵呢？

“虽然也有可能利用平吉的鞋子，来制造男鞋的脚印；但是平吉的鞋子只有两双，那两双鞋都放得好好的。而且不管怎么设计，都不可能把平吉的鞋子再放回原处。也就是说，虽然可以从画室的入口穿自己的鞋子，走到后面的栅门，然后再以用脚尖走的方式折返，然后换上平吉的鞋子走路，盖掉用脚尖走的痕迹，虽然这样印下男

鞋的脚印，掩盖掉用脚尖走的痕迹，可是男鞋怎么放回去呢？

“还有一点也很头痛，为什么要故意留下两种脚印呢？何不留下男鞋的鞋印就好了呢？实在让人想不透。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只有：凶手故意扰乱调查的方向。凶手扰乱警方调查方向的做法，除了把床吊起来的说法，还有杀害一枝的凶手被误判凶手为男人的部分。警方根据死者身上留有精液这一点，推测杀害一枝的凶手是男性。那么就该与这个想法呼应之。可是凶手不应该用男、女两鞋印来误导，只要用一双男鞋就够了”第六种推测则是认为男鞋的主人是凶手，而女鞋的脚印是他故意留下来的；而且，他是雪已经开始下了以后，才来到平吉的工作室。因此，他确实可以事先准备好女鞋，然后在雪地留下女鞋的脚印。但是，如果想要嫁祸，凶手大可留下女鞋的脚印就好了呀，这种方法比第五种推测更有可能，留下女鞋就会让人想到模特儿。留下男鞋的脚印，不是更让人怀疑男鞋是凶手吗？还有，并没有哪一位男性，可以让平吉在他的视线下，



毫不掩饰地吃下安眠药，这个事实让这个推测也遇到了阻碍“就这样，这六种推测都有不可能之处。但是，若再进一步研究，会发现只有第五种推测才是答案。刚才所列举的六种推测若是同时思考则有以下六个步骤：第一种推测不成立的话，结论是事实上那两种脚印中，至少有一个一定是凶嫌的。各位觉得呢？第四种推测，男鞋女鞋共谋说不成立的话，则表示凶嫌即单独行凶。这个条件是一大加分。第二、第三种推测，两人在画室碰头并不成立的话，因此两种脚印中，必定有一种是为了故布疑阵，而特地加上去的。因此很自然地会有第五、第六种推测的想法。

“在说明第六种推测时，如果女鞋是故布疑阵的做法，凶手还留下男鞋的鞋印的做法，就显得太奇怪了。因此，我认为第五种推测比较有可能。刚才否定五种推测的理由是：平吉的鞋子不可能放回去，和雪地上遗留下女鞋的痕迹的问题。而反过来说，这些都是解开谜底的关键所在。第五种推测认为行凶者是穿女鞋的人，鞋印只是一种障眼法。这种看法基本上正确，只是这

时有一个问题，就是女鞋印的主人，是平吉画作的模特儿吗？这个模特儿迄今仍未现身，她到底是谁呢？有人猜测可能是梅迪西的富田安江，但是她有不在场证明，并且没有动机杀人。除了富田这一点之外，把模特儿和女鞋联想在一起，确实并无不妥。

“平吉如果会当着模特儿的面吃安眠药，表示这个模特儿必定跟他极热，就是因为很熟悉平吉的一切，所以这位模特儿才能故布疑阵，利用平吉的鞋子再折回工作室，这是很重要的有限条件。没错，这位模特儿，就是须藤妙子。当她摆着姿势让平吉画时，没想到外面开始下雪了，而且雪下得意外的大。她虽然懊恼，却临时起意，决定借用平吉的鞋子。不管如何，她有足够时间去计划。而嫁祸于昌子及少女们的诡计，也是事先筹划的预谋，为了达到目的，她故意割破工作室上面天窗的玻璃，换上新的，做好了完善的准备。由于突然下雪是在预计之外，她难免心生恐慌，不过，她却仍然一边摆着姿势，一边冷静思考着：将床吊上去之后，那些女人们接下来的行

动是什么呢？不可能让她们的脚印都留在雪地上吧？于是——

“因为凶手早就计划好杀害一枝的事，并且决定要让人误以为凶手是男子，所以就干脆利用男鞋制造平吉命案的障眼法。对凶嫌来说，虽然缺乏一贯性，但只要让人家不知道她的底细就可以了。另外，为了制造平吉头撞击到地板而死的假象，她应该事先便准备了平板状的凶器，这点并没有因下雪而改变。至于为什么要用剪刀剪平吉的胡子，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要勉强推测，是否因为她知道弟弟吉男和平吉长相极相似，所以故意使用这种障眼法？不过，可能让众人推测平吉仍存活的说法，也在凶手的预谋之中，所以才有此行动。不过这想法也暴露出凶手似乎是很年轻。

“由于凶手思虑周密，并且十分冷静的完成，才让此案如同迷宫一般。一般人或许会这么想，但其实并非如此。其中仍然有不够周详的小瑕疵。例如一枝命案，看起来似乎是男犯的暴行，但仔细思考之后，从一枝陈尸时，身上的衣

服并没有特别凌乱的情形看来，就可以发现那是年轻女犯的败笔。而故意制造鞋印之举，老实说，更是败笔之最。很明显的凶手是第一次杀人，一时慌乱，想得太多了，反而做出的错误的行为。例如脚印之事，其实根本无须制造男、女两种脚印，只要制造男性的脚印，就可以把调查引入男性凶手的方向了。这还不如吊床的障眼法比较高明。因为这会让人联想到一定是模特儿走了之后床才吊上去，而非模特儿还在时。很具说服力。

“雪停时，平吉或许已经睡着了，所以模特儿在雪仍下的时候就离开的。人们会这样想是很自然的。不过，由于鞋印的事，让我很大胆地推翻床被吊起来的说法。然而，凶嫌还是没有想到一件事，那就是平吉竟然会在她面前吃安眠药。这件事或许曾经干扰了凶手的情绪，但她仍然照计划采取行动。至于刚才提到的鞋子如何放回去，以及密室如何做等问题，当然也是这个案子里的大疑问。但与其现在浪费太多时间来说明，不如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凶手的进展。其实这里的

密室问题并不难；从窗户外鞋印看来，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密室的问题了。事后再抽回绳子，不就解决了。

“关于杀害一枝后的移尸，也不是一件难事。对凶手来说，所有罪行都轻而易举，但我却拉拉杂杂地讲了一大堆，实在很抱歉。对我来说，繁琐的部分也须一一交代，也的确麻烦，但唯有这样，才有办法作结论。文次郎在七点半到一枝家，八点五十分以前出去。而推测一枝死亡时间，是七点到九点，这似乎不可思议，但其实，文次郎在一枝家时，一枝已死在隔壁房间。如果文次郎曾经打开隔扇门，将可看到和警察验尸时完全一样的现场。凶手先杀害一枝，再引诱文次郎，然后把两件事串连在一起。

“其实，和文次郎做爱的人，并不是一枝，而是须藤妙子。她杀死一枝的目的，就是胁迫文次郎，要文次郎将那几具尸体运至全国。而她和文次郎做爱的理由，就是为了取得文次郎的精液，制造杀害一枝的凶嫌是男性的假象。因为平吉受害时，雪地上留有男鞋痕迹，为了呼应这一

点，最好之后的命案，也都是男性凶手所做，这样就更能保护自己了。

“我最初是在想这精液是从哪里运来的，但是应该是将射入自己体内的再移到隔壁的尸体上，所以精液才会是新鲜的。恐怕这是为了看起来像“奸尸”所做的安排。这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女人的怨恨之深。竹越文次郎明明和活女人做爱，却被判定为奸尸，其分歧的理由就在此。”

“既然她的用意只是让人误以为凶手是男人，那么制造成路过者劫财杀人的情况，不是比较好吗？”我提出质疑。

“不对，如果不是路过者的劫财案，警察就会考虑到可能与平吉的命案有关，而仔细地搜索一枝家。这么一来，放在仓库的尸体，恐怕就会被发现了。凶手连这一点都计算进去了。而且，她之所以要设计成都是男性凶手所为，是为了万一昌子能证明自己清白时，警方不至于怀疑到凶手的身上。只是，就算是布局成路过者的劫财行为，这个案子毕竟牵涉到人命，难道警方就不会深入调查陈尸的现场吗？这一点倒是值得怀疑。

而且她拚命把竹越先生诱入房子，这一步棋还是满冒险的。可能是当时上野毛是偏僻的乡下，她认为当地的警察比较马虎，所以冒险一试吧！

“话说回来，如果用现在的检调方法，恐怕最骗不过的。光是报纸的印刷，现在就清晰得多，看到报纸上一枝的照片，文次郎应会发现不对，但是，即使是现在，报上的照片通常会用年轻时候，或加以修整过的。新闻照片现在仍是这样啊。这样想过之后，命案中的许多疑点，便豁然开朗了。而擦去玻璃花瓶的血液，应该为了让文次郎看到没有沾血的状态；反正后来可以再把血涂上去，但最重要的是之前让文次郎看到有这个花瓶，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文次郎产生恐惧感。总之，不能让文次郎有一枝在文次郎来之前，就已经被杀死的想法。

“另外，从一枝是在镜子前被杀这件事来看，一枝和须藤妙子一定相当熟。但是为了隐瞒这个事实，妙子神经质地擦掉镜子上的血，并且试图将尸体搬离镜前。这也是一个大漏洞；在选择杀人地点的这件事上，她做得不算好。事实

上，她在其他地方下手，会比较好。只是，一般说来，女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对周遭环境的注意力就会减弱；须藤妙子自己也是女人，一定知道这一点。所以她才会选择那样的杀人地点。至于杀害一枝的理由，除了前面所说的之外，还有两点补充。一者是对一枝的怀恨，这一点可以说是一连串杀人的动机，后面我会再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为阿索德命案铺线。

“一枝的家，应该就是杀害那些少女的现场，总之，这个毒杀少女的地点，提供了聚集少女的理由，进而成为暂时藏匿少女们尸体的最佳场所，也是分尸的最佳场所，其场所所具备的条件，和前述的种种理由，都是这次杀人计划所要兼顾的。好了……”

御手洗停下来，吸了一口气。我们则屏息，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阿索德命案。这案子从一开始就是凶手拿着一条白手帕正反不断翻弄，把大家弄得头昏脑胀的魔术。我刚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直觉，觉得其中必定



有诈。但又想不出到底诈在何处，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所幸在眼看要冲不过去的时候，我仍然要求自己要在最快时间内冲过去。我不断地奋斗、挣扎。直到昨天，我才冲破难关，终于解开谜题。这完全是因为我解出了和它相似的一个问题之故。一旦想通后，就一切顺利。所以我只花了两个钟头，便出现在凶嫌面前。老实说，凶嫌的诡计其实很单纯。各位或许不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但事实的确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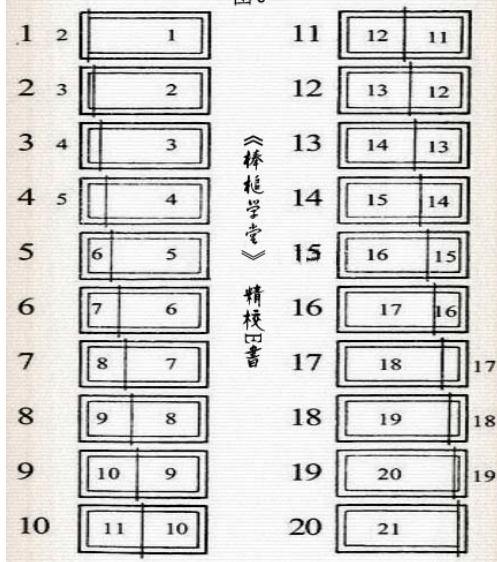
“在说明阿索德以前，我想先说刚才那个类似的问题，或许大家就可以很快了解何谓阿索德命案的诡计所在。大概在三、四年前，关西附近，曾经流行过万圆钞票的诈欺事件。听说这件事时，我正好在一家馆子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现在我就记忆所及，把电视上播报员说过的话，简单复述一下。

“播报员是这么说的：‘本日，在某区某町，发现中间部分被裁割过的万圆大钞。由于中间部分被割掉了，所以长度略短于完好的钞票。而裁切的部位，则用透明胶带黏起来。’然后画面上

就出现完整的钞票与被裁割过的钞票的照片，被裁割过的钞票和普通钞票一比较，自然短了一点。播报员接着说：‘歹徒利用被取走的部分，再做一张新的。这种诈欺事件起源于关西一带，现在关东也发现同样的骗案。这种钞票的特点是，钞票左右的号码不一样。’这样的报导，让人有点似懂非懂。当时，坐在我邻桌的学生，听完新闻就说：‘把切割下来的部分接在一起，变成一张新钞票吗？一张像手风琴一样，用透明胶带连接起来的钞票，能用吗？’他们的疑问非常有道理，因为万圆钞票的诈骗手法，当然不是那样。电视上的报导，实在很难让人了解歹徒的诈骗手法。可是，我一时也想不通，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手法，回到住处后，才慢慢想通那是怎么回事。”御手洗说着，便走到黑板旁，在黑板上面画了很多像钞票一样的长方形。（图6）

“要用嘴巴来说明这种手法，实在很困难；用图来解说的话，就容易多了。若手法说得不太正确，很容易似是而非，反而会得不到解答。但只要将伪造和真钞放在一起就可以判别得出。”

图6



御手洗指着黑板，说：“我因为左右的号码不同，所以想法不像刚才那些学生，但也无法马上解开它的骗局。回到家后，我试想了一下。画成图就简单多了。饭田先生应该知道这案子。石冈兄和美沙子女士可能不太清楚，我在此说明一

下。这里是二十张并排的钞票。虽然用十张钞票也可以制作，但是缺损的面积太大，很容易被发现，用三十张来制作的话，很安全但利润太少；十五张到二十张最恰当。

“如黑板所画，按照上面的线割开后。切线共有二十条，所以就是将钞票平均分成二十一段，每一段画一条切割线。这样二十张的切线便会由左至右移动。懂了吗？总之二十张纸钞都切成两半变成四十张。然后把这分成小张的四十张，再按照所标示数字，2和2、3和3、4和4……用不透明胶带拼起来。当然也可以用透明胶带，但这样就必须把两半密合在一起，于是左右长短就会变短。而用不透明胶带，两半钞可以稍微放开一点，恰好可以弥补缺点。

“现在各位懂了吗？经过这样变造，1仍是1，但2与2连，3与3连，结果多出了第二十一张。如何？难以想像吧？原本二十张钞票，用剪刀和胶带，仅仅三十分钟，就可以赚到一万圆，好玩吧！1和21的钞票虽然短了一边，可是褶起来使用时，并不容易被发现。我小时候，常常可

以看到用和纸贴上的破纸钞哩！好了，回到主题，这些钞票使用的时候是二十一张，但其实只有二十张。讲了半天，各位懂了吗？这个钞票的诈骗手法，只是让我想通此案本质的一个启示。本质上它和阿索德命案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说，阿索德的杀人方法和钞票的分割再组合是一样的，我们所看到的六具尸体，实际上是由五具尸体组成的！”

---

## 第二十一章

---

“啊！”我不禁轻叫了出来，这简直像海市蜃楼般的奇妙。不只是我，饭田夫妇也很兴奋，真相终告明朗！简直太神奇！我心里面叫。我不由佩服御手洗。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项背猛起鸡皮疙瘩。

“可是，尸体毕竟不是钞票，不能用胶带接合。”御手洗不理睬我们的惊讶，继续讲下去，“要接合尸体，当然需要更强力的‘接合剂’。在这种情况下，能取代不透明胶带功能的，无疑的就是人们对阿索德的幻想。这个理论或幻想因为太强烈、太诡异，就会愈忽略现实的情况，我们一直深信那六具尸体各自缺少的部位，已经被凶手拿去组合阿索德了。其实呢？没错！根本就没有什么阿索德，因为凶手一开始就没有制作阿索

德的计划。我说到这里，想必在场的各位，都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不需要我再多作说明了。那就……”

“这样就说完了吗？不再说清楚点吗？”我不禁脱口问道。我们三人个个张着嘴巴，充满期待地看着御手洗。我们的心脏好像要从喉咙跳出来般地紧张、激动，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下去。而御手洗脸上的表情却似笑非笑，还有一点点嫌麻烦的样子。

这时，我的脑海里居然浮现出“远近法”这三个字。并且，这三个字就如同平交道的红灯一般，闪个不停，又忽高忽低，忽远忽近。我的太阳穴的血管，也随之鼓动着。这幅像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作品的阿索德大画，竟然是一幅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假画”，可笑的是，人们竟被这幅不存在的画作上的微笑迷惑了四十年。

远近法之所谓的“焦点透视”宛如是一个讽刺。阿索德以这种方法绘成，而我们眼睛被强迫注视的地方，正是那画中所有线条凝聚成的“消失点”——阿索德的消失点。此时，阿索德所相

关的种种伪造的风景，正以炫目的气势，在我眼前远去，缩小成一个针头，然后消失。

可是，我心里还有很多疑问。我像站在疑问森林之中，从我耳边飞逝的风，都是问号。

那么凶手——为什么有的尸体埋得深？有的埋得浅？将尸体运至全国埋葬，不是基于占星术的理论吗？是根据什么理由，将尸体埋藏或放置于青森、奈良……等等地方？东经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又是怎么回事？早发现的尸体跟晚发现的尸体，有何意义上的差别？那么动机又是什么呢？自我消失后，凶手隐匿在哪里？还有，平吉的手稿是怎么一回事？那不是平吉写的吗？否则是谁写的？

“你好像很感兴趣嘛。”御手洗打趣我，“平常我说的话，比现在说的有价值多了，你却都当成耳边风。不过，今天我比较像是赞扬凶手的演讲会。我一直在想，这件事由凶嫌来说明会更好。如果我是须藤妙子，绝对不希望由别人来解开自己设下的谜底。你们真的想听我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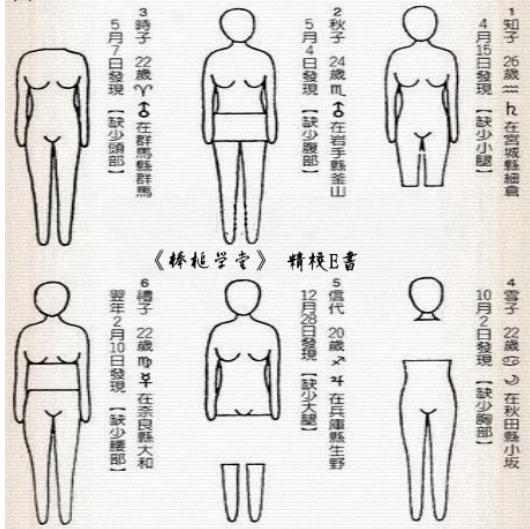


饭田刑警点头，我更不用说，美沙子更是睁大眼睛，猛点头不已。

御手洗不知是认真，还是开玩笑，叹口气说：“好吧！那我就服务到家，继续说喽。”

“这是按照发现尸体的先后次序，所画下的图。”说着，御手洗把那张图递给我们。

图7



“不过，这图很难懂。我们不如说，这是凶手特意设计的顺序，为的就是让人摸不着头绪。为了让你们容易了解，我想从支解尸体部位的顺序，由头、胸部、腹部等，一个个讲下来。也就是说它的顺序为：牡羊座的时子、巨蟹座的雪子、处女座的礼子。”御手洗一边说，一边把刚才画在黑板上的钞票擦掉，再依序画出人体。

“那些少女的尸体被找到之后，是如何辨认身分的呢？四号、五号、六号的尸体依次为雪子、信代、礼子。三人的尸体因为将近一年才被发现，尸体腐烂，脸部已经无法辨认。其地尸体在二到三个月就被发现，还可以从脸、头部和衣服来辨认，像礼子这样几乎已经变成一堆白骨的尸体，只能靠手记里所描述的，来确认身分了。现在我在尸体的上半部跟下半部标上名字

，并且用斜线箭头表示，其各部分各别所属的尸体。只要和刚才钞票的切割法联想在一起，就是用这种方式切割了五具尸体，然后再加以分开并列。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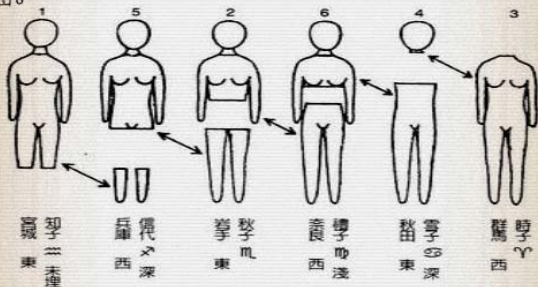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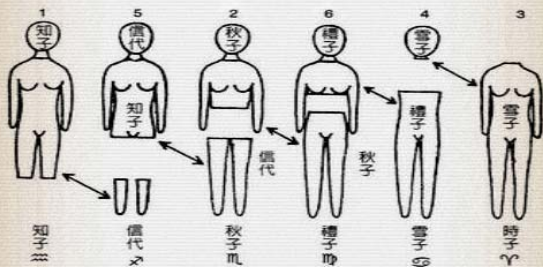


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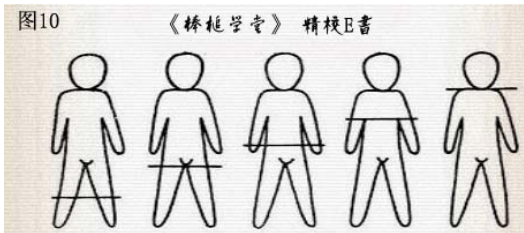
《椿杵学堂》 精校E書



“这里也有个盲点，各位知道凶手是一名女性时，都觉得非常讶异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凶手必须处理六具尸体，要在其中的四具尸体上做出两个切口，两具尸体做出一个切口，总共是十个切口；而且，还要把被切割下

图10

《桥樑学堂》 精校E書



来的六个部位，运到某个地方去组合。这些都是费时、费力气的工作，恐怕如果不是男性，就很难办到吧？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真正需要凶手用到力气的地方并不多，将尸体运送到各地掩埋的人，并不是凶手本人；而且事实上处理的尸体只有五具，每一具尸体上也只有一个切口；比较费事的工作，只是将尸块组合替换，以及替他们换衣服而已。不过，一个女人做这类事，应该还应付得来。

“就这样，五个死人，被组合成六组尸体了。可是，如果这六组尸体被找到，并且被并排在一起时，就算有阿索德的传说，还是有可能被发现其实只是五个人吧？这就是凶手为什么要分散弃置这些尸体的真正原因。

“基本上凶手在配置这些尸体的位置时，主要的考虑因素应该和星象、咒术无关，而是避免这几组尸体被集中在一起，尤其是相邻替换的尸块一定要分埋在关东和关西。头部和脸部无法伪造，因此没有头、没有脸的那一具女尸，即凶嫌本人。刚才各位也看过，被认为是时子的那具尸体，是没有头部的，所以凶手就是时子。”

御手洗讲到这里，我们三人都不作声。隔了一会儿，我才开口问：“那么，那个须藤妙子是……”

“她就是时子。”

我们三个人又沉默了，头脑好像也都有点混乱。隔了一会儿，御手洗问：“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除我之外，另外两个人和御手洗都不熟，饭田刑警和御手洗更是初次见面，当然多所顾虑。所以此时只好由我来应付御手洗的质问：“四号到六号雪子、信子、礼子的尸体，是案发后隔了半年才发现，为什么这三具尸体要埋深？”

“问得好。请看这张图（图7）。因为每具尸体都要和旁边的尸体做组合，例如知子和信代，所以必须避免不同的尸体在接近的时间内被发现。因为不论尸体分埋得有多远，也都有可能同时被运回东京或其他地方并列，只要一并列就危险了。因为切口一旦符合，相邻替换的把戏就会被拆穿。不过她们都穿着衣服，所以很难往这边想。

“互相借用肢体的尸体，在不同的时间带被发现时，早被发现的尸体可能已经火化了，这一点非常高明。最早被发现的三具尸体，都是在春天被发现的，一旦到了夏天，尸体会腐烂得更快，因此到了夏天，就先火化。若是在时兴土葬的欧洲，可能就很危险了。知子的尸体是故意让人最先发现的，因为她的尸体没有借用别人肢体，无论解剖或血液检验，都不会出纰漏。而被认为是时子的尸体，同样也没有借用别人的肢体，但是这具尸体没有头，实际上也不是时子，所以凶手不敢让她最先被发现。

“按照凶手原先计划，尸体被发现的前后顺序为知子，然后是秋子、雪子，这是第一组尸体；信代、礼子、时子等第二组的尸体，则愈晚被发现愈好，最好是已经腐化成白骨的阶段了，才被发现，那样一来，就没有比对刀口，而露出破绽的可能性。这样前半组发现后被并列时，也不用担心会被发现有组合替换的情形。为了这个理由，所以后半组都要理得比较深。

“现在大致清楚了吧。不过时子被发现时，埋得并不深，而雪子却理得比较深，这是为什么呢？应该是时子对代替自己的尸体，有潜在的不安感吧！虽然从脚和趾甲的变形可以知道她是芭蕾伶娜，但是还是不够充分。毕竟是没有头的尸体，比较容易引人怀疑是否为替身。就算没有这层顾虑，也由于她没有脸，可能也会被追查下去。

“要辨认是否是时子的尸体，还有一个依据，那就是平吉手记里曾经提到过的‘痣’。手记里说：时子的腹侧有颗痣。被认为是时子尸体的，实际上是雪子的身体，但时子却在偶然中得

知雪子身上有痣，便利用了这一点。如果尸体埋得太深、太晚被发现，尸体完全腐化了，这个可以当作辨识线索的‘痣’，恐怕也会消失了，所以这具被用来代替时子的尸体，就不能太晚被发现。

“尽管凶手如此防患，但仍然暴露若干危险。第一，时子可能和雪子被同时起出并列。虽然群马和秋田两地相距甚远，但也不能过分乐观，万一两个尸体被发现后，凑巧被放在一起，雪子的头被移到时子身上，雪子的尸体便完整出现了。其实，从痣来判断的话，也是相当冒险的。因为雪子是昌子的亲生女儿，母亲当然知道女儿的腰上有没有痣。必须安排不让昌子去认时子的尸体，而去认雪子腐烂后的尸体。而时子的尸体则是由多惠来确认。所以时子必须让多惠看到自己腰上有颗后天的痣。

“这样一来，问题点一一出现了，但是时子也都想到了。对时子来说，可以避免前述的危险点的方法，就是深埋‘雪子’，浅埋‘时子’；还有为了要让人知道‘时子的腰上有痣’。因此掉换了



雪子和时子掩埋时的深度组别。但掉换了雪子和时子的组别后，又产生新的危险。万一前半组前三具尸体发现后，万一被摆放在一起时，就会有相邻的尸体在一起。

“但是最高明的是，这问题并未出现在前半组，而是后半组。而秋子和时子就不是相邻组。后半组尸体被发现时，又都已腐化，就更没有这个问题了。凶手有意让后半组的信代、礼子、雪子腐烂后才被发现，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以嫌疑犯名义被捕的昌子，在精神状态异常下，更难从尸体上发现有何不对，就算她发现异，但说的话已不足为警方所采信。还有，因为尸体已经腐化到至亲难以确认的程度，警察可能不会带案发即拘留的嫌犯前去指认。所以雪子很可能在母亲尚未指认前，就先行火化了。

“至于梅泽吉男的老婆文子又另当别论。她毫无涉嫌因素，女儿的尸体一被发现，便会被要求立即前往指认。由于指认者是死者母亲，就算有疏忽的地方，警察也会认真考虑。因此有必要让她的女儿相当腐烂，甚至化成一堆白骨。基于

上述种种理由，时子将尸体分为深埋组和浅埋组了，而雪子的尸体被深埋了。”

听完御手洗的这段解说，我不禁咋舌。没有想到这个案子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原来如此……实在太令人讶异了。可是，若是如此，虽然把时子和雪子的组别对调也没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不让被当作时子的雪子尸体那一整组放在浅埋组也就是前半组呢？如果这样的话……”

“哎呀，我不是说过了吗？时子也怕警察看到第一个后大感惊骇，然后就再往下追查呀。比如说若是她故意将时子藉由浅埋而被第二或第三个发现，那么信代或礼子中，有一个一定得当第一个。但这两人尸体的上下两部分，都分别为两个人的，不论是谁当第一个，当她被像知子那样丢弃不埋的话，肯定做母亲的文子一定会发现异状。我敢跟你赌，做母亲的在这方面的敏感度可是很强的。时子在计划时最警戒的是她们的母亲，而非警察。

“而且，在未腐败的状态下，看到这样的组合尸体，再单纯的警察可能也会觉得有异，至少

会尽全力动脑筋去想。好，那如果是把无头尸当作第一号呢？这尸体虽然只缺一部分。可是凶手会很不安，这我刚才说过了。所以，要拿来当作第一号任意弃置的，再怎么想，都只有知子最合适。”

“那么，如果一律……”

“你是说一律都深埋好吗？若是如此，就失了与阿索德相关的契机。警察可能花上十年时间才起出所有的尸体，于是就不会和平吉的手记联想在一起。而且那些尸体上，别说看不到痣，恐怕连芭蕾伶娜的特征——脚骨和趾甲变形都看不到了。与其这样，还不如都被发现。万一弄不好，可能六具尸体都永远找不到，或是刚好没找到无头的那具。这种事不能说绝对不可能。而且这种‘巧合’便会很乌龙的成为指出凶手的证据。这样一来，辛辛苦苦预备自己尸体，以及其他所有的事不都白做了？以时子来说，这六具尸体一旦被发现，自己就安全了。而且这期间不能太久。不只是为了看到芭蕾伶娜的特征，而且因为她已设计成找不到凶手的悬案，所以找不到尸体

的人就等于是凶手，这风险很高。而且在六具尸体被找齐之前，她必须隐身躲藏，若是时间太长，对时子来说也不是愉快的事。”

我叹了一口气，然后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死者几乎都不是全尸，难道警察没有从血型找出疑点吗？”

“很凑巧，她们的血型都是A型，这方面饭田先生算是行家。据我所知，现在血型不只ABO，还有MN型、Q型、RH型。最主要是抗体的不同，但要排列分类，那么人类的血液型又可细分为一千多种。不仅血型，上下分割的尸体，如果详细做染色体、骨骼组织分析，这件命案还是骗不了警方。”

“是不是乡下警察的关系，疏忽了这方面？”

“撇开乡下警察不说，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一条街有大医院的，也几乎少之又少。命案发生时，血液方面的检验，大概只有ABO三种血型吧，这一方面我不清楚。不过我知道MN型、O型的发现，是战后的事。饭田先生应该知道这些吧？那就没错，昭和十一年年的时候，一般人只

知道ABO血型。”

“染色体是从血液中抽离的吗？”

“可以从血液、唾液、精液、皮肤以及骨头抽离。但是这宗命案发生在昭和十一年，尸体现在已经变成一堆残骸、粉末，早已不可能利用血液、染色体、骨骼组织等判案方法。现在都是用显微镜在办案，由此点上，现代对犯罪者来说已经不再是个天堂了。”

“你现在所讲的，我都明白了。难怪你那天发狂大叫哩。不过，光凭这些资料，你怎么知道须藤妙子，不，时子住的地方？”

“哈！这还不简单吗？只要从动机这一点去想，就能够明白了。”

“对了，说起动机，她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你那本《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借一下。唔……你看看这张家谱图表，时子的母亲多惠可说是这家人中最悲剧的人物。时子杀人的动机，应该就是为了替母报仇。如果我的想像没错，平吉并不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所以当昌子介入他的

婚姻时，他就随随便便抛弃了温顺的多惠。跟后母及异母姊妹生活的时子，内心一定十分痛苦。对时子来说，礼子、信代、雪子，虽然都和自己有亲戚关系，但也是经由让母亲受苦的平吉才有的血缘。这六个人，不，再加上昌子、时子，总共八个人生活在一起，时子介入她们中间，自然有无法打成一片的感觉。但她杀人直接动机，是什么呢？

“之前，关于这点我一直想不透，后来我当面问她，她花了几十分钟告诉我。其实并不单纯。总之，时子对她们虽积怨已久，但最主要的还是为苦命的母亲出一口气。多惠是个苦命的女人，父母经商失败，好不容易嫁个有钱先生，却因为昌子的夺爱，落得一无所有。像她那种消极、保守的女性，遇到这种事情，又无能为力自己争取权益，非常可怜。所以时子想再怎么样，至少帮母亲争取到一笔钱吧。这就是犯罪的动机。

“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说明时子杀人的动机，最基于对母亲强烈的同情与爱。多惠在京都嵯峨野开过皮包店，嵯峨野是她最怀念的地方，

结果却死在保谷。时子那个时候或许有完成母亲梦想的念头。果然四十年后的今天，时子便隐居在那个地方。我猜她可能会以母亲的名字取店名，于是便到派出所打听这一带有没有叫妙屋或惠屋的皮包店。真的就找到一家惠屋，而且时子连自己的名字也改了。”

“这么说，梅泽平吉的手稿不是平吉本人写的？”

“当然是时子写的。”

“二月二十五号下雪那一天，平吉的模特儿就是时子吗？”

“是。”

“原来平吉以自己的女儿做模特儿……关于密室的问题，你能说明一下吗？”

“那其实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和平吉鞋子的问题一样，我不觉得有说明的必要，但是你既然问了，我就说吧！我前面就已经说过，时子在充当父亲的模特儿时，外面开始下雪了，于是她便思考出脚印的障眼法。平吉平日最信赖的人，就是时子，因此当然可能当着她的面吃下安眠药。

那时，时子正打算要回去。

“之后，时子冷不防杀害了父亲，并且把床挪斜，让床看起来好像被吊起来一样，又让平吉的一只脚垂到床外，还剪短了平吉的胡子，才离开工作室，从有凌乱足迹的窗户边拉动绳子，把门闩带上。这个时候，门上的皮包锁还没有挂上去。接着，她穿着女鞋，走到栅门，再利用芭蕾舞者的踮脚尖走法回到工作室的入口，换上平吉的男鞋，故意在窗户的下面弄出混乱的脚印，然后踩过刚才踮脚尖走路的痕迹，把脚尖的印子除掉，来到外面的马路上。

“至于接下来她去了哪里？就不清楚了。她可以去保谷找她的母亲，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没有巴士，也没有电车，叫计程车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所以她大概就随便找个地方躲到天亮才回去，凶器应该也在那个时候处理掉了。第二天早上她回到梅泽家时，身上一定有包包之类的东西。因为包包里放着平吉的鞋子。

“然后，她做了早餐，前往平吉的工作室，先假装在窗口探视里面的情形，并且趁机把平吉



的鞋子从窗户丢入室内的地上。那样丢进去的鞋子，当然是有点乱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待会儿一家人会破门进去，一定会把地上的鞋子弄乱的，所以谁也不会起疑。接下来她把大家叫来，众人破门而入，时子便利用一阵乱的时候，独自把门扶好，挂下皮包锁。就这样，皮包锁和鞋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在撞门进入之前，如果大家先到窗口去看看里面的情形，或许会有人注意到门上没有挂皮包锁。但是时子一定会以不要弄乱脚印，影响破案为由，说服大家不要靠近窗户。”

“那……警察问起皮包锁的问题时，时子只要回答说‘有’就好啊，因为第一个发现的就是时子啊。”

“没错。”

“保谷的多惠为时子做的不在场证明，是骗人的吗？”

“对。”

“杀一枝和陷害竹越文次郎的也是时子吗？”

“梅泽家一连串的命案都是她做的，文次郎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这是这件案子里最令人讨厌的一点。他因为被卷入命案，后半辈子都很难过。案情现在才真相大白，对他而言是有点晚了，但总算还他清白了，相信他死后有知，应该安心了。石冈，请你去把房子里冬天用剩的煤油拿来好吗？”

我拿着只剩下一点点的煤油桶来时，御手洗已站在磁砖的流理台前等我。水槽里放着文次郎的手稿，御手洗将一点点煤油浇在手稿上。“美沙子夫人，有没有火柴或打火机？有吗！太好了，借我一下。”御手洗点着火，浇上煤油的手稿很快烧起来。

四个人围着流理台，看着流理台里燃烧的手稿，好象围着小小的营火。御手洗不时用小棍子拨弄，烧成黑灰的纸，一片、两片、三片，飞舞到空中。我发现美沙子喃喃自语道：这样太好了。

---

## 第二十二章

---

案件到此已告侦破，但是我却还有许多疑问。御手洗的讲解太让人惊奇了，使人来不及提出问题。现在一个人冷静下来，逐渐清明的混浊头脑，便浮现出若干疑问。

最大的疑点是，当时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到哪里去收集砒霜、氧化铅以及氢氧化铁等毒品？水银的话，打破几支温度计，就可以得到，并不困难，但是硝酸银或锡之类的东西，若不是从药科大学里取得，一般是很难拿到的。还有，她自我消失后，藏匿在何处？虽然四十年后，御手洗在嵯峨野找到她，但是案发后，如果她随即改名，并且开始在嵯峨野过新的生活，难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就像吉田秀彩对我说过的话：人死了，谁也不会注意，但想一个人偷偷过

日子，却不是容易的事。还有，时子担任父亲的模特儿，说不定那些姊妹们会突然跑来探视。她不用担心在自己下手时，被人发现吗？不过，这个问题或许因为平吉个性的关系，让时子没有这一层忧虑。平吉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儿，应该是瞒着所有人的行为，而且，他平日作风神秘，作画时也都拉下窗帘，此时被发现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另外，整个计划是多惠与时子母女两人的共谋？或是多惠授意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多惠为时子做不在场证明的伪证，和见到被指为是时子的雪子尸体时，毫无异议的情形，就很容易被理解了。还有，平吉被杀之夜，时子明明有地方可以去，何必要忍着低温在外面等到天明？此外，吉田秀彩为什么知道平吉是左撇子？我对这件事一直不能释怀，最后终于忍不住打电话问吉田。结果他告诉我：是听安川讲的。

饭田夫妇走出御手洗的教室，准备将这桩惊世骇俗的命案真相，告诉世人。而御手洗则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立即恢复到平日的神情

和态度。我则回到自己的住处后，脑子里还拚命想着和这桩命案有关的事，一时之间、心情实在无法平静下来。

这件从昭和十一年开始，中间经过战争，一直到昭和五十四年才被破解的案子，还差最后的一幕，才算真正的完结。听完御手洗解说的第二天早上，我带着紧张的心情，打开报纸看，结果却让我相当失望。历经四十余年才被解决的“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并没有如我所预期的攻占报纸的版面，却让我受到了深刻的痛击。因为报纸第四版的某一个角落，报导了须藤妙子自杀的事。不知道御手洗知道这消息后，有什么感想？虽然我的内心深处，似乎早已知道会出现这种结局，但是，真正面对这样的结局时，我还是觉得深受刺激。

那一行的内容大致是：接到饭田刑警的联络后，当地的警方在十三日星期五的晚上，发现须藤妙子陈尸于“惠屋”中。死因与阿索德杀人事件一样，她吞下砒霜，中毒死亡。这个报导很短，只简单提到可能与所谓的梅泽家占星术杀人事件

有关。报导中还提到，死者留有遗书，主要的内容是向在她那边工作的两个女孩致歉，害她们没有工作了，因此有一笔钱要给她们。我卷起报纸，拿在手上，决定去找御手洗。

刚刚看报纸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那些砒霜或许是从前毒害那些少女时所剩下来的东西。四十年来，她一直把那样的东西放在身边吗？我多少有些了解须藤妙子的孤独感了。只是，她为什么不作任何告白，就自杀了呢？

走出车站，我才知道，我所买的报纸大概是世界上最打混的报社出的。因为商店前写着偌大的字——占星术杀人命案破了，凶嫌为一名女性。报纸十分畅销，赶在卖完之前，我买了一份。这一份报纸的报导里，也没有加入图片来说明凶手分尸的方法，只是把昭和十一年发生的案件，再次概要地叙述一下，结论时说道，这是警察四十年来锲而不舍的辛苦收获，御手洗的名字完全被抹煞了。

御手洗还是老样子，还在睡。我直闯他的卧室，告诉他须藤妙子死了。“是吗？”他立刻睁开

眼睛，只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手臂放在枕头上，似乎要我暂时别说话。我已经不知道该讲什么，内心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御手洗又开口了：“来杯咖啡好吗？”

他一边喝咖啡，一边认真地读我买来的报纸。读完，往桌上一放，微笑箸说：“看到了吗？警方稳健踏实的办案精神，终于获得最后胜利……”

“凭竹越那家伙，再稳健踏实一百年，也不会有收获！不过，我看他去卖鞋，可能会赚点钱。”趁这个机会，我提出心中的疑问——那些毒品的来源，向他请教。

“那个呀！她到底是怎么拿到手的呢？我也不知道。”

“在我去岚山和你们见面时，你不是有时间和她说话吗？”

“嗯，是有时间，但是没有多说话。”

“为什么？凶手好不容易出现在眼前了，你为什么不问她？”

“问了几句之后，就觉得她亲切起来。而且，我又不是一步一步追查才好不容易找到她的。那天须藤妙子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没有什么辛苦感慨，更没有‘终于可以问她’的想法。”

“骗人！”我心里这么想着。当时苦思不解破案的关键，而陷入半疯狂状态模样的人，是谁呀？御手洗这个男人，明明苦得要命，累得要死，在别人面前却要摆出气定神闲，一副“我是天才，什么也难不倒我”的样子。

“对我而言，那件案子已经没有什么非明白不可的重要部分；而一些小细节，知不知道都一样，没有什么意义。”

“那你就告诉我，那些药从哪里来的？”

“你好像非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行的样子。不管是毒药，还是什么东京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都像是装饰在柱子上的浮雕，她的本领真是了得，所以那些装饰品，才做得那么精巧，充满生命力，让人看不到建筑物的整体。但是，任何华美的建筑物，最重要的都是结构，这才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只在意那些装饰、专心分析那些



装饰的结果，往往无法把握建筑物的结构。知道那些药品是怎么来的，有那么重要吗？她只要随便去哪个医药大学，做清洁妇的工作，就可以偷到那些药品了吧？”

“那……命案可能不是时子一人的计划。她的母亲多惠会不会是同谋？或者更大胆地说，是多惠唆使她去做的。你认为呢？”

“不可能。”

“全部是时子一个人的计谋？”

“当然。”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你的这个问题不能用理性来分析，我是从她们的感情来推测的。时子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以妙子的名字在嵯峨野经营‘惠屋’皮包店时，已经有必死的心情。她难道会不知道开店就是公开自己的行踪？她毫不隐瞒地让自己出现，怀抱的就是一种‘殉情’的情结。我之所以肯定她们并非共谋，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和钱有关。如果是多惠和时子共谋，当多惠获得遗产时，时子必定也会分到一些，甚至一半吧？但实际上，那笔

钱到了多惠那边后，一直没有消失掉。还有，如果她们是共谋，计划成功，拿到钱后，时子也回到多惠身边了，多惠应该会立刻搬到亦都的嵯峨野，开一家店，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可是，孤独的多惠即使拿到钱，仍然守在原地，过她孤独的一生。这样的结果，一定让时子感到遗憾，所以时子才会在明了危险的情况下，去实现母亲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说的‘殉情’。”

“是这样的吗……”

“当然，我这两个没有证据的论调，你也可以完全推翻，但是凶手既然死了，你的怀疑永远无法求证。”

“太可惜了。失去千载难逢向她求证的机会。”

“是吗？我倒觉得这样很好。”

“那……这两、三天内，你没有接到她写给你的，类似遗书之类的东西吗？”

“怎么可能呢？第一，她不知道我的住址，而且，她也不知道我的姓名。我不觉得我的名字适合在那样的时候说出来，而且也不是什么好听

的名字。”

“唔……还有，案发后，须藤妙子，不，应该说时子，藏匿在哪里？”

“关于这一点，我倒是稍微问过她了。”

“在哪里？”

“好像是中国大陆。”

“满洲吗？很有可能，就像英国的犯人大都喜欢往美国逃。”

“她说她回到日本时，从火车看到窗外的群山，好像涌进了自己的怀里一般，日本虽然小，但是充满诗意，这话让我印象深刻。”

“嗯……”

“那段时间一定很美好吧。现在的日本人恐怕有不少连地平线都没看过就死了。”

“她胆大、心细，是很难得一见的犯人。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竟做得出这样的案子。”

御手洗的表情似乎在看很遥远的地方。说：“是啊！她实在是很了不起，一个弱女子就犯下四十年来日本所有人都破不了的案子，史无前例，可佩。”

“还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我了解是那张钞票刺激你，但只是这样而已吗？你是怎么发现这么庞大的过程的？再怎么说，你也不可能只从我的说明，就突然联想到尸体骗局的关键吧！”

“这个答案，要从阿索德说起。因为我怎么想，都找不出制作阿索德的地点和时间。不过那也不打紧，更重要的是平吉的手记。当初我在研判案情时，就发现平吉的手记疑点很多，可能是别人伪造的。”

“请举例说明。”我说。

“疑点真的很多。那……就从最根本的说起吧！手记里先说：手记可视为阿索德的附属品，应该放在日本的中心点，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却又说如果有钱的话，就要给多惠。所以很明显的，这本手记是有意写给人家看的。

“而且，凶手应该拿走手稿，却没有拿走，仍然留在平吉的尸体旁，所以只有凶手自己写的，才不用时时阅读地完成手记内容所指示的，那么繁琐而细微埋尸的行为。若是别人或平吉所

写，不带一份拷贝一定会忘记其中的细节。而且那手记并不是在杀平吉时才第一次看到的，一定是之前就反覆阅读过，就算如此，把那手记带在身上，还是比较妥当，所以摆明是要给别人看的。可见手记不是平吉所写的可能性大增。

“手记的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死后，我的创作可以和梵谷的遗作一样带来可观的财富……这段话也很奇怪，为什么为了拯救大日本帝国的阿索德画作，会成为‘财富’？这绝对是筹画整个计划的人才说的话。而且还说这些财富要给多惠。不过，从这一点，正好可以看出凶手的企图。还有，手记里曾经说过‘我不喜欢烟雾迷蒙的地方……很少涉足酒店’，但你也曾说过平吉是个老烟枪之类的话。手记里的那一段话，其实是时子在说自己。

“总之，疑点真的太多了，还有……对了，音乐。手记里平吉说喜欢‘卡布里岛’和‘月光小夜曲’。这些都是昭和九年到十年流行的曲子。我以前曾经研究过那个时期的音乐，知道那两首都很好的曲子。但是对平吉来说，那段时期他

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过着类似隐居般的生活，工作室并没有收音机之类的音响，他怎么会知道那些曲子呢？而时子的话，当然听过那些曲子吧。昌子喜欢音乐，梅泽家的主屋里，应该随时可以听到音乐。”

“说得有理……”

御手洗这么一说，确实为我解开不少疑问。不过，他始终没有谈起须藤妙子自杀的事。

“须藤妙子的自杀……”我还是忍不住开口提起，“她为什么不愿对自己的死做一些说明？她一手完成的梅泽家命案，实在太轰动了，她应该或多或少地做一点说明吧。”

“要她做什么说明呢？她要怎么说明，你才会觉得满意呢？”御手洗接着又说，“你看看报纸怎么说的！说她是畏罪自杀。这么简单的下定论了。考生自杀是受不了考试的痛苦，不管这个自杀的考生原本的成绩是好的，还是坏的，或是中等的，一律冠以同样的原因。真的那么单纯吗？真是狗屁不通！把所有事都压挤成大众可以接受的层次。根本就是想籍由大众的这种暴力的行

为，来解除自己平庸愚蠢的劣等感和危机感！一个人活了几十年后，一旦决心弃世，一定有很多原因，多说明又有何用？世界上默默无闻死去的人太多了，或许你例外，对于死有独特见解。懂了吗？”

“.....”

---

## 第二十三章

---

御手洗始终避谈自己对须藤妙子之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他一定在发现真相时，了解到什么绝对不能说的。那到底是什么事呢？我怎么猜也猜不到。虽然我有机会问他，但他总是推诿地笑说：那就像掷骰子一样。他不肯吐露出来。

我想他的意思是——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就象小孩子在过年时掷骰子玩一样，会赢也会输，有好也有坏。不管是床吊起来的障眼法，还是东京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还是四、六、三的中心，或是什么阿索德及其他种种，都是凶手分散人们注意力的陷阱；我和御手洗就像掷骰子的人，一掷下去，一喜一忧，有赢有输，有调查方向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总之，这



一件事，让我们都有收获，虽然我的调查方向偏差了，但也独闯了名古屋与明治村，见到了一些人。

但这件事当中我们毫无不快的回忆，我们见了很多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唯一令人讨厌的就是竹越刑警那样的人。讽刺的是，命案的凶手，竟是让我们印象最好的人。我很难形容这个事件带给我的教训。若要说有什么不愉快，就是最后所体验到的种种情绪，可以就这么封存在心中，不去理会吗？

这案子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世人的骚动，街头巷尾仍然在传说着命案的种种。原本只有小幅报导的报纸，立即做了连续一个礼拜的相关报导，杂志也竞相出专辑，电视台还做了特别节目。谨慎的饭田刑警上了电视，连竹越都在荧光屏上猛抢镜头，让人很不舒服。以前出版过这个事件与人吃人的人种有关，或与UFO有关的出版社，现在更是抢搭列车，紧急出版了相关书籍，捞最后一笔。

不过，不管是哪一家媒体的报导，都把破案的功劳放在饭田刑警头上，于是美沙子女士寄来了一张写和没写都一样的感谢明信片。由于没有任何媒体提到御手洗的名字，我的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的朋友被忽视，因此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然而这样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御手洗的名字没有出现，这个案子就是稳健、踏实的警方所破的，竹越文次郎名字和文次郎的手稿，也就不会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这件事能有这样的结果，让我很满意，觉得总算没有白费力气了，我想御手洗一定和我一样高兴。不，他一定比我高兴。因为我心里有世人忽视了我的朋友的不愉快感觉，所以喜悦程度大大的减半了。但御手洗却安然自若，对于大众的骚动，他似乎视而不见。

“你一点都不介意吗？”

“介意什么？”

“这件案子明明是你破的，却好像与你无类似的。其实上，上电视的人应该你，这样你或许可以一举成名，财源滚滚了。啊，我知道你不

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可是世人就是这样呀！只要出了名，做什么事都容易了，对你的工作也会有帮助的。有了钱，你就可以搬到更好的建筑物里，并且在室内摆上舒服的沙发，来找你的客人当然也会愈来愈多。不是吗？”

“不必了，我不希望我住的地方一天到晚挤满没头脑的人。但每当我回到家，你就必须大声呼叫才找得到我。或许你无法想像，现在这种日子最适合我。我才不像让那些把脑袋忘在别处的家伙破坏我的生活步调。逍遥自在，想睡就睡，想好好研究就做研究，碰到有趣味的事才出门，还可以想讨厌谁就讨厌谁。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不用看谁脸色。这些都是我的财富啊，都是我用被某警员奚落成鲁邦三世换来的呀。我可不想失掉它。何况，觉得寂寞的时候，还有你来作伴，这样就够了。”

听到御手洗这一番话，我的心头一热。实在太感动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重视我。既然他这么重视我们的友情，我更应该好好表现。于是我压抑着内心的笑意，说道：“那么，御手洗兄，

如果我把我们办案的经过，原原本本写给出版社，你反对吗？”

“得了，别开这种令人心脏麻痹的玩笑。哎呀，石冈兄，已经这么晚了。”御手洗像是遇到鬼似的，狠狠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变成印刷品，但你不觉得有让世人了解的价值吗？”

“别的都好说，这件事免谈。”御手洗这回的态度非常认真了。

“为什么这样坚持拒绝呢？说个理由吧。”

“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像没听懂。除了我刚才说的理由外，当然还有别的理由。”

“愿闻其一详。”

“我不想说。”

我是画插画的，跟出版界很熟，只要写成，一定可以出版，而且我想，这样也可以给在京都照顾我们的江本最完整的情节。到时候御手洗恐怕会成为最后一个读者。

“你大概很难想像，当我报上姓名时，对方问我名字怎么写的那种恐怖（棒槌学堂注：御手

洗在日文中是‘厕所’的意思。) ”御手洗像个老头子一样，沉坐在沙发里虚弱地说道，“你的作品里非写我不可吗？”

“当然，像你这种与众不同的人物，我的作品里如果没有你，就无法成为伟大的作品。”

“那你帮我取个酷一点的名字吧！像月影星之介什么的。”

“当然。只要你同意让我玩个小把戏。”

“占星术师的魔法吗？”

事情并非如此就全部结束，最后还有一件意外的发展等着我们。

须藤妙子还是留下相当于遗书的东西给御手洗。案子结束之后约半年，遗书的复本终于被送到御手洗的手中，而送这份遗书来的人，竟然就是那位竹越刑警。

十月的某个午后，有人敲了御手洗事务所的门。从敲门声听来，敲门的人似乎很谨慎。御手洗应了一声“请进”，但是可能是离门的位置太远了，对方没有听到，所以没有立即推门进来。隔了一会儿，又传来像女人敲门的声音。

“请进！”这回御手洗大声说了。

门轻轻地被推开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我们曾经见过的大个子男人——竹越刑警。

“哎呀，哎呀！看看是谁来了。”御手洗像是看到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很高兴地起身相迎，“稀客，稀客。石冈，快倒茶来。”

“不打扰，很快就走。”说着，竹越从公事包里拿大一叠影印的纸，“这是要给你的。对不起，这是影印的东西……”竹越又说，“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资料，而且……因为没有写收信人的姓名，一时也不知道要送给谁，需要时间推测，所以……”

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了。这个东西现在已经确实交给你了。”竹越说完掉头就走。

“哎呀，好不容易来，聊聊再走嘛。”

御手洗的口气有故意调侃的意思，竹越当然没有留步。但是，走出门外时，他又转身，像在喃喃自语一样地说道：“如果我不说的话，就不是男子汉。”然后，他垂着眼睛，视线盯住我们

的鞋子，为难地继续说下去，“这次非常谢谢你们，我父亲在的话，也一样会感谢你们。谢谢，谢谢，过去失礼的地方，请原谅……”说完，竹越迅速但很小心地把门关上，走了。

御手洗歪歪嘴巴，静静地笑了。

“他还不坏。”

“是不坏。”我说：“起码这次他从你那里学到不少事情。”

“哈，是吗？”御手洗说：“学会了敲门的方法吧！”

竹越刑警留下来的，就是须藤妙子给御手洗的遗书。遗书的内容详细地交代了那个事件的细节。我决定把遗书的全文公开出来，做为这本小说的结束。

---

## 第二十四章

---

给在岚山见面的年轻朋友：

我一直在等你。我这样讲，你一定觉得奇怪吧？但以我的心情而言，我真的只能这么说。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变得很奇怪了。做了那么大坏事的人，内心经常处在不安当中，人自然而然就变得奇怪了。

当我在母亲喜爱的地方偷生时，好几次梦见非常可怕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前面，凶狠地斥责我，并且硬把我拉入牢房。梦里的我，是年轻时命案发生当时的我。我每日惶恐不安，几乎到了腿都会发抖的地步。知道梦境终有一天会出现在现实中。说起来，我也是在等待这一天。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年轻、优雅、不盘问我任何事情的你，所以我很感谢你。我做了惊世骇



俗、十恶不赦的事，你却和颜以待。为了感谢你的善良，我才提笔写下这封信。

想起来，这事件轰动了整个社会，可是因为你的善良，命案里的某些细节一直没有解开。因此，现在我想做的，就是稍微说明命案的来龙去脉，并且写出我心里的忏悔。

跟后母昌子和她那群女儿的生活，简直像在地狱里度日一样。即使我的罪孽深重，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仍然一点都不后悔。后来我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也遭遇到种种痛苦，但是一想到那一段日子，我就能一一忍受下来。

我母亲被父亲抛弃时，我才一岁。母亲抵死要把我带走，父亲却以她身体虚弱为理由，加以拒绝。但却让她一个柔弱女子从此孤独地在香烟摊度其余生。

后母抚养我长大，她给我的的是一个痛苦的童年。现在再来说故人的是非，似乎有些不知感恩，或是过于为自己脱罪。在我小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我零用钱，别说零用钱，连洋娃娃都没买过一个给我。我从来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捡知

子或秋子不要的。我跟雪子上同一个学校，我虽然比她大一年级，但我们是同年的姊妹，她每天穿新衣，我穿的却是旧的衣服，真是让我难过到了极点。我唯一不输给她的，就是优异的成绩，但是她们母女却会联合起来，不让我好好读书。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昌子为什么不把我送回到保谷我母亲那里？大概是畏惧邻居的流言，和这么大的一个房子需要有人帮忙吧！我从小就很会做家事，对她而言，我是很好的佣人，所以每当我想去保谷，和我的亲生母亲生活时，她就有许多理由不让我走。我的这些遭遇，不管是亲戚朋友、邻居或同学都不知道。因为梅泽家的大围墙，把我们从世界孤立起来。

每次我去保谷探望母亲，回来之后，昌子母女就故意造谣，说我不知跟母亲诉苦什么。但是不管她们怎么说，我还是非去母亲那里不可。

虽然外人总以为我常常回去看母亲，其实不是，是在工作。这有几点原因：第一，母亲卖香烟，收入有限，我必须给她一点生活费，再加上母亲身体虚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病，因此，

我得存钱，以防万一。另外一点，以我的情形，没有钱的话，在梅泽家的生活就会有更多的困难。昌子是绝对不会给我钱的，但是却让她自己的女儿在金钱上过得很自由，让世人以为梅泽家的女儿都是那样的。总之，为了自谋财路，我不得不出外工作。母亲非常了解我的情形，所以梅泽家的人打电话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她就替我说谎，说我在她那里。如果昌子她们知道我在工作的话，不知道又会说些什么。

那时候的我，身体还算结实。那时代，一个女孩子是不可能到酒吧里工作的。透过一位熟人的帮助和介绍，我每个星期去一家大学的医院工作一天。为了不介绍我去那里工作的人增加麻烦，请容许我不说出那所大学的名字。我之所以了解人体的解剖，就是在那个大学医院学来的。可是这件事让我变得虚无。我开始想，人的生命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生命不过是寄居在肉体死了以后就离开。而这些都和好运、坏运和周围人的想法有关联。

曾经一度，我想自杀。现在想起来，虽然没什么道理，可是在我那个时代，对死的想法单纯，甚至有种向往，感觉它是生命的一种诱惑。在那所大学的同一栋大楼，同时还有药学系和理科的学生上课。我站在砒霜的药瓶前，下定求死的决心。我偷了一点点砒霜，放在化妆品的小瓶子里，来到保谷的母亲住处。母亲蹲在火盆前，身影看起来是那么的小。

那一天，我是带着告别的心情，去看母亲的。母亲看着我，从腋下拿出今川烧红豆饼的纸袋子给我看。她知道我今天要去，特地买回来给我吃的。我们母女吃着今川烧红豆饼时，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就这样独自去死。我仔细的想着：自己在这世上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呢？活着虽然不快乐，也找不到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死了，我的母亲该怎么办？不管我何时来看母亲，母亲都像一团被遗忘的废纸般，无精打采地坐在香烟店的摊子前，好像除了那个姿势外，她没有别的姿势了。我想母亲的一生，大概就一直坐在这个小香烟摊的榻榻米上，到死为止了。她

的人生是多么无趣呀！这个念头一起，我就更加不能原谅梅泽家的那些人。

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杀死那一家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让我勃然产生杀机，而是经年累月堆积的不满，终于让我下手杀人。

后母喜欢热闹，梅泽家经常洋溢音乐和笑声，对照之下，保谷的母亲家则死气沉沉，完全不同。这种人间的差别待遇，寒透了我的背，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对了，如果硬要找出是什么事，种下我杀人的动机，或许是这一件事：记得有一次，一枝跑到梅泽家的餐厅，发现只有一张坏椅子可以坐，便大发牢骚（这个人原本就很爱发牢骚）。后母不知从哪里找出一个小袋子说：把它套在椅子的一只脚上，再坐看看。那是母亲用心的收集，离开梅泽家时，忘记带走的小布袋。当时我真是忍无可忍，真想和她们拚命。我想到：反正我已决心一死，不如利用我的死，让母亲得到幸福。

想起我的杀人计划，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虽然我觉得自己长得还可以，却对自己的身材没

信心。可是那份自卑感，却是让我想到这计划的原因。请勿见笑。在实行计划之前，我不断的演练，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因此注意到竹越先生这个人。我很后悔自己对竹越先生所做的，好几次都想走到他面前，向他认罪。但是，要我自首的话，我宁愿自杀，所以直到他死了，我都没有机会当面向他道歉。

利用工作上的方便，我花了一年时间搜集毒药。昭和十年的岁暮，我不动声色地辞去工作。之前我去工作时所留下的身分与地址，都是假的，所以并不担心会被找到；而且，我偷的药剂分量非常少，应该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药剂失窃的事。还有，每回我去工作的时候，因为担心被昌子她们发现，所以工作时都戴着眼镜，发型也和平时不一样。很幸运的，果然没有人发现到这一件事。

老实说，我并不怨恨父亲，只觉得他是个任性的人。

杀害父亲的凶器，是医学院常常丢掉的一种装药物瓶的木箱子。那种箱子没有空隙，非常牢

固，我把从医学院偷出来的石膏混上稻草，这是因我以前听说，加了稻草就会变得更牢固。然后在箱子上加上木棍，做成坚固的把手。这支把手虽然很牢靠，但在杀害父亲时，还是弄坏了。

要下手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困难的。虽说父亲是一个任性的人，但是从来没有对我不好过。杀人那天的前几天，我告诉父亲，愿意当他的模特儿，但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父亲很高兴的同意了，他就是那种孩子气的人。

那一天，我在当父亲的模特儿，让父亲作画时，雪也开始下了。雪很大，那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大雪，现在想起那场大雪，我还会心有余悸。是不是神叫我不能动手杀人，才下这样的大雪，来警惕我呢？我很犹豫，心想：今天就算了吧。又看到父亲在我面前服用安眠药，我更想：那就明天再动手好了。

可是，明天也不行呀！父亲已在画布上用炭笔打上线条和基本的轮廓，明天就要勾出我的五官，再不下手，人家就会认出模特儿是谁。而

且，明天二十六日是星期三，我答应后母昌子要上芭蕾舞课。这个行动不能延到明天，不能拖了！下定决心，我终于把父亲杀了。并且用剪刀剪他的胡子，别人一定想不透这是为什么，其实我本来是想用刮胡刀的。但是在使用刮胡刀时，父亲的鼻子，嘴巴突然流血了，让我十分害怕，不得不停手。后来我使用剪刀时，虽然我留心不让剪下来的胡碴掉在地上，但还是掉了。然后我走出工作室，利用绳子从旁边的窗户拉上门闩，穿着自己的鞋子，走到栅门。因为怕被别人发现，当时有一种想退回工作室的冲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件恐怖的事。能想到这一点，算是我的幸运吧！

到了外面的马路，我先试着用脚尖走，再尝试用脚跟踏，果然如我所想，鞋印中间有一点凹陷。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的计谋一定很快就会被发现了。

这个时候，我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便慌忙地尽量抓了满手的雪，再踮着脚尖，走回画室的门口。我把雪装进皮包里，不够，我又在门槛附



近，尽量不留痕迹地再拿一些雪，放进皮包。这些雪是用来灭迹的。先抓一把雪放在刚才踮着脚尖的印象上，再用爸爸的鞋子踏上去，踮着脚尖走的印子，就消失了。除去印子完毕，我走到马路，扔掉皮包内剩下的雪，再把爸爸的鞋子放进皮包里。要不是清晨又再度下了一点雪，可能会留下画室旁我掏雪的痕迹。

为了怕撞到人，我跑到离家不太远的驹泽森林。因为夜深了，一路上虽然偶尔有车子从我旁边经过，却没有碰到任何人。我很幸运。驹泽有一条极小的河流，我喜欢那里的河边，长满一望无际的杂草，藏身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假使我想死，一定选择这个地方。

我之前便在岸边一处挖好洞，然后用木板和草盖起来。于是，我把自己做的凶器、刮胡刀、爸爸的胡碴等等东西，一起埋进洞里。直到天亮，我都待在森林里，轻举妄动的话，只会为我制造出目击者。除了躲在这里外，我什么地方也不能去。

很冷，我觉得自己快被冷死了，无限的后悔与不安浮现脑海。下雪的时候，我考虑着要不要回去，但又怕一走到外面的马路，就会被人看到。

父亲是个粗心的人，连叮咛我该早点回主屋，要不然会被锁在门外的话都不会说。我之前已向昌子说会去母亲那里，如果她打电话去问，母亲也会依惯例骗他们吧。我把自己创作的手稿，留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它的内容，如今想起来，真令我感到不安，虽然那是经过仔细思考，才写下的东西，但是我的思考或许也有不周的地方。我也想过：如果我的计划不那么大，或许比较好，或许我只要把他们毒死就好了……然而最让我担忧的，却是万一警察抓到我时，我该如何面对母亲？她一定会遭受比现在更大的痛苦。我真的宁愿自己死掉，也不愿意看见她痛苦。至于后母，我觉得一下子就让她死了，未免太便宜了她。

我一点都不担心笔迹的问题。因为父亲从二十岁开始，几乎就不动笔写字，跟朋友之间更无

书信往来，所以应该很难找到父亲写过的字，来和我写的手记做笔迹比较。而且，我曾经在父亲留学欧洲时的素描簿上，看过他写的几个字，觉得跟我的字很像；当时我的心里还想着：我们不愧是父女呀！但是，因为别人很容易看到我写的东西，所以也不能完全用我自己的笔迹，去写那一份手记。于是我找到一封中年男子写的信，并且模仿上面的笔迹……拉拉杂杂想了很多。每次一想起父亲曾经对我好，我就觉得自己罪恶深重。回想起来，在几个女儿当中，父亲最信赖我，最常和我说话，所以我才有本事写了那样的手记。我跟梅迪西的富田女士，似乎是他少数谈得来的人。然而，被他深深信任的我，竟然对他下了毒手。

从深夜到黎明的时间，长得超乎我的想像。冬夜实在漫长呀！天色终于泛白，但是新的恐惧又爬上我的心头。万一梅泽家中的其他女儿们，有人在我之前发现父亲受害，那我就无法把鞋子放回去了。工作室里有两双鞋子，这一点后母她们都知道，其中一双不见，并且被发现，我就大

大不妙。可是我若是太早回去，又显得奇怪。而且，在送饭去之前去画室的话，会留下脚印。我的心七上八下的。

关于鞋子的问题，因为是匆匆忙忙间想到的方法，所以设想得并不周全，才会有这么多的担忧。我愈来愈忧心我把鞋子放回去是好主意吗？鞋子有一点湿，但这不是大问题，因为谁也不敢断言父亲不会在下雪时走出工作室，但是警察看到被我丢在工作室门口的鞋子时，难道不会想到要对照脚印是不是父亲的鞋子？虽然这是一双非常常见的鞋子，万一断定的结果和鞋印是一样的，总是一件麻烦的事。不过，如果鞋子不见了，麻烦会更大吧？

想来想去的结果，我还是把鞋子拿回去了。很幸运，并没有断定那个鞋印与父亲的鞋子有关，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早上又下了点雪，鞋印变得不吻合了，或是警察根本没想到要拿父亲的鞋子来对照脚印吧？

警察来我家调查父亲的死时，态度非常严厉。我是早有准备的，当然不会被盘问出什么问

题。看到其他姊妹哭泣时，我一点也不同情，内心反而有一种痛快的感觉。只是昨天晚上在雪中站立一晚，可能感冒了，觉得非常不舒服，显得有气无力的，看起来反而更像遭遇丧父之痛的女儿。母亲知道命案当时我不在梅泽家，也没有去她那里时，便以为我是巧合因为工作的关系，而留在工作的地方过夜了；为了不让梅泽家的人知道我在工作，所以她便坚称我在她那里——母亲就是这样单纯的人。

现在我想谈谈一枝的命案。

杀害一枝当天，我是第二次独自去一枝家。前一次是去了解地形，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并不长。间隔的时间如果长了，难免让一枝有机会和昌子闲聊，说起我去她家的事。那就容易被怀疑了。我本来准备穿上和她身上一样的和服，但是时间不充裕，不得不把死去的一枝衣服脱下来穿。

我照原先计划在等竹越时，发现衣领上有血迹，便紧张地往暗的地方走。一想到这个计划，我就心跳加速，十分害怕。任谁也想不到一个年

轻的少女，会干出这种事。杀父亲是如此，杀一枝时也一样。

我在黑暗的路上，一边慢慢徘徊，一边担心：万一那个人正好今天不像平日一样的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那可怎么办？为了配合这个时间，我已经杀死一枝了。万一他今天比平日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想到这里，我竟然双脚无力，整个人就要晕倒。所幸，他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眼前。

当我和竹越先生一起进入一枝家时，一股说不出的血腥味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全身无力。但是，竹越先生好像没有感觉到。因为担心衣领上的血迹被发现，我慌慌张张地请他关掉电灯。

后来我才知道一枝死亡的时间，警方推测是七点到九点，我实在太幸运了。实际时间是七点多一点。警方可能是因为这案子是偷窃导致杀人，所以才将时间带拉得这么长吧！

竹越并不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一枝的葬礼之后，我故意弄脏几张坐垫。清洗坐垫的工作当然是我的，洗好了的坐垫，就晾在屋里风干。我这么做，是做为弥彦旅行回来时邀那些姊妹们来一枝家的理由。这时的我，似乎已经对杀人这事渐渐习惯，把这种事当作一个游戏了。并且对即将来到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杀害父亲和一枝时，充满了变数，我的心情也很不安。但是这趟旅行几乎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我提起父亲在手记里说过的事（我们都有被告知一点点手记的内容），酝酿去弥彦旅行的气氛，结果后母她们都同意了。当我和雪子她们请求后母在岩室温泉多停留一天时，没想到后母竟然说她要独自回会津若松。一切都如我所愿。我早就想过：非常在意世人眼光的后母，一定不会带女儿们一起回娘家，因为这几个女儿早因父亲的命案而出名了，回到娘家后，她应该也会一直待在屋子里，不会外出。我唯一担心的事，就是她会叫我和文子婶婶的两个女儿先回去。还好她没有。那一段时间里，我特别注意和她们相处，避免不愉快的情形。

回家的列车上，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很自然地分成了两组，分别是知子、秋子、雪子以及信代、礼子、我。我在火车里提到今天要回一枝家收拾坐垫的事，知子和秋子立刻反对，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就好了，我们已经很累了。这种话是很无情的，怎么说一枝和她们都是亲姊妹，和我则是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的人。她们就是这样欺负人，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数也数不完。例如说跳芭蕾舞的事，知子和雪子非常迟钝，老是跳不好，而我却表现得很好，于是后母就趁我去保谷的母亲家时，给她们特别指导，到时候再来奚落我。

因为她们不想去，我便努力示好，表示会弄果汁给她们喝，并且说我一个人会害怕，请求她们一定要陪我去。好不容易她们才答应。

我们是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一枝家。抵达后，我立刻到厨房弄果汁，杀了五个人。当时太阳还没有下山，天色还亮，用不着开灯。虽然是独立的房子，但是有灯光露出的话，远处还是会注意到这房子里有人，那样就有危险



了。

我知道砒霜的解毒剂。但是，我并没有拿到。不过因为厨房的事向来都是我在做，所以我一个人在厨房，她们也不疑有诈，我也不必多费手脚。我就把她们的尸体搬到浴室，然后独自回到目黑的梅泽家。

回到梅泽家的原因，除了是要把亚砷酸的瓶子和附了钥匙的绳子偷偷地放在后母的房间外，也是因为当晚我无处可睡。至于晾在家里的衣物，就让它继续晾着，或许永远不会有人来收拾了。

第二天晚上，尸体已经僵硬了，我就在窗下就着月光，进行切割尸体的工作。

将尸体放在浴室里一整晚，让我感到很不安。可是，浴室是切割尸体最理想的场所，而且，如果先把五具尸体都放在储物柜里，隔天再搬到浴室处理，这样沉重的工作，恐怕不是我一个女子所能负荷的。我也想过，万一因为放在浴室里被发现了，我就立刻在那房子的附近，服下同样的毒剂，假装成被同一人所杀。这样做当然

是为了母亲，免得她背负凶手母亲的恶名。而这么一来，就可营造出虚构的凶手为了完成“阿索德”，杀害我们六名少女，但是还没有分解就被发现等云云。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尸体并没有被发现。我处理完五具尸体，分配成六组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油纸包好，搬到储藏室，用布盖起来。这个储藏室已经在处理一枝丧礼的时候，被我打扫干净了。这是为了防止尸体上有可能沾到稻草或关东土壤等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恰好我们六人血型都是A型。这是有一次我们一同去捐血，我无意中知道的。

如何处理六个人的旅行袋，倒是我分尸结束的一大难题。旅行袋虽然小，但是有六个之多，又不能和尸体一起埋掉。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只好每个旅行袋内都放入秤锤，让它们沉入多摩川。切割尸体时所使用的锯子，也如法炮制，沉入河里。

写给竹越先生的信，我早就写好。在目黑的梅泽家休息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也就是四月

一日，就立刻投寄了，接着我才到一枝家处理尸体。这样做，是为了让尸体在还没有开始腐烂以前，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且也让竹越没有思考的时间。

我的身上没有痣，这点母亲多惠很清楚。为了利用痣做为辨认我的证物。我行凶相当久以前，就用铁棒打自己的腹部，再告诉母亲，这颗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母亲惊讶的程度超出我的想像，她一再的用手抚摸那颗痣。我不禁庆幸还好没用化妆品来画。

结束了一连串的罪行之后，我暂且投宿在川崎或浅草一带的小旅馆。我改变发型和服装，假装成在找工作的样子，心里却十分挂念母亲，想必她一定哀伤得不得了。由于我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闲，手边有点积蓄，所以暂时之间并无生活上的问题，但是，继续留在日本的话，绝对比较危险。幸好当时日本已经有海外的殖民地，所以早在计划之初，我就想过：如果计划能顺利进行，我就逃到中国大陆去躲起来。虽然我很挂念母亲，可是我却不能让母亲知道我没有死的事情，

因为她是个不会说谎的女人。我连母亲都得隐瞒，总觉有点残忍。但是万一母亲暴露真相，她所受到的痛苦，相信大于以为我已经死了。因此，我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哀痛，离开了日本。

说来幸运，我投宿在某个旅馆时，认识了一个女服务生，她正好要举家加入一个满洲移民团；在我百般央求之下，她愿意让我加入他们家，一起到中国大陆。可是大陆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天堂，土地虽然广大，但是冬天气温却常在零下四十度。做了一阵子的田里工作后，我便去“北安”服务。当时实在不是一个女人单独出来打天下的时代。不用说，日子极其艰辛，我不想浪费笔墨描述那些事情，只觉得那些是神对我的惩罚。我终于能够体会母亲当年所以没有来满洲的难处。

败战后，我回到日本，一直住在九州。经过昭和二十年代，到了昭和三十年代，梅泽家的事件更加被炒得沸沸扬扬，我间接听说保谷的母亲由于命案的发生，获得大笔遗产，这让我非常满足。昭和三十年左右，我理所当然地猜想母亲一

定会搬到京都，经营她梦想的皮包店。

昭和三十八年夏天，我终于忍耐不住，来到京都的嵯峨野，想见母亲一面。孰料，从落柿舍到岚山以及大觉寺、大泽地附近，我整整打听两天，都找不到母亲的店。

找不到母亲，让我非常气馁，当时的心情真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无可奈何之下，我便前往东京。但是东京完全变了，车辆数倍于过去，高速道路纵横，到处可见和奥运有关的标语。到了东京，我最想看的地方是目黑。我从远处眺望梅泽家的旧址，从建筑基地的树林缝隙，看到了一栋新起的大厦。

第二个想去看看的地方，是驹泽的森林。之前我就听说过，驹泽已经变成高尔夫球场了。想去驹泽的原因，是想再看看我喜欢的小河、原野，还有杀害父亲时掩埋凶器的地方。但是，当我站在驹泽的土地上时，我非常的震惊。眼前尽是推土机、大卡车，根本看不到森林或小河。我沿着路走，在原本是小河的位置处，看到了许多大大的水泥管。该不会那些水泥管已经取代了小

河，河水是从水泥管的中间流出去的吧？我当年埋凶器的地方，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我问路人，才知道这里是明年奥运的竞技场或运动公园的预定地。

太阳很大，我虽然拿着洋伞，仍然觉得汗水直流。赤裸着上半身工作的男人们，在太阳底下奋斗着。这和当日埋凶器的下雪夜晚，差别是何其大……

离开驹泽，我去保谷。此时我已经想到，母亲应该是不会离开保谷的。仔细想想，她现在的确实年龄，已有七十五了，昭和三十年左右，我以为她会在京都开店时，她也六十好几，不可能在那个年纪还独自开新店。认为她在京都开店，只是我一厢情愿、自我满足的想法。我实在太愚蠢了。到了保谷一带，往母亲的店走去时，我的双脚颤抖。前面转个弯，就可以看见母亲的店了，我所思念的母亲，今天也像往日一样，坐在她的店门口吧？

转弯了，但是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母亲的房子脏乱又老旧，周围的房子则是全变了。其他

面对马路的店家，店面都已换成铝制的玻璃门，只有母亲的房子，仍旧是黑黑脏脏木框玻璃门，显得特别醒目。店前没有摆香烟，母亲好像已经不做生意了。我打开玻璃门询问，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是多惠的亲戚，从大陆回来，想探望多惠。

母亲在里面的房间睡着。她毕竟老了，完全像个病人。我坐在她旁边。母女俩终于见面了。

母亲的眼睛差不多失明了，看不到我是谁，一直向我说谢谢——我泪流不断。

此时，我的心里开始有了后悔的念头，后悔自己犯下那么重的罪。我想：我到底做了什么呀？母亲并没有变得比较幸福呀！我错了。一连几天，我强忍悲情，向母亲解释，我就是时子。过了四、五天，母亲总算弄清楚我是时子，喜极而泣，高兴地叫着时子。不过母亲已经不能了解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我还能要求什么？她能知道我是时子，我便心满意足。

第二年，东京举行奥运，我为母亲买了一架当时刚上市的彩色电视，其实母亲视力几乎等于

零，什么也看不见了。当时彩色电视相当稀罕，附近的人都来看。奥运开幕典礼那天，电视机播放五架喷射机在天空画出奥运标志的五个圆圈的镜头时，母亲去世了。

我想替母亲做的事很多。到嵯峨野开店，是我为母亲实现梦想，也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固然说过我有后悔的心情，但不是一般世俗的忏悔。既然自己做的事，是再三思考过的事，就不必后悔，否则一开始就不该做。我的心情，希望你了解。

在京都开店的日子里，我认真回顾我的一生，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虫。和三个年轻的女孩子一起经营生意的日子，虽然平淡，但也有一些小小的乐趣。因此我下了一个赌注。对研究西洋占星术的你来说，我的一生或许可以从星座看出端倪。我于大正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上九点四十一分，在东京出生。象征转世、不吉、死的冥王星（♄），就在我的第一宫里。我怪异，喜欢异常事物的个性，跟冥王星有关系。但是这里又有金星（♀）、木星（♃）及月亮（☾）形成



幸运的大三角，表示我的运势很强。我的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也许得助于这个幸运三角。而象征子女及恋爱的第五宫，与表示交友、愿望的第十一宫，都很不好，所以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是一个朋友也没有，当然也没有子女。若说我对人生有什么愿望的话，那并不是拥有金钱、房子、名声，而是拥有一个真心相爱的男人。如果有这样一个男人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为他过活，对别的事物不屑一顾。

我一直住在嵯峨野，一心等待能够破解那个命案的人出现在我眼前。我把自己的未来全部赌在他身上。现在想来，我的这个念头实在可笑，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我就对我那个被命运封锁的恋爱运死心，期待的并不是一个爱我的男人，而是能“找到我”的人。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能够破解那个命案，一定是个聪明的人，一定可以让我爱上他，就算对方是个有妻室的人，也没有关系。而且，因为他握有我的把柄，我也只能给他绝对的自由，不会约束他。我相信这就是我的命运。

时间过去，我一天天老了，或许真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一定是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人。我那个杀人计划太完美了，使得我的赌注落空，这真是我人生的讽刺，我所期待的男人迟迟不能出现，这应该就是上苍给我的最大惩罚。不过，我一点也不怨你，遇见你，至少显示我下的赌注，并没有完全落空，只是丢的骰子没有赢而已。我早已决定一件事，那就是当我被找到的时候，就是我死的时候。我的星座命盘上，司死亡、遗产继承的第八宫里，有象征幸运的木星（♃），所以我想我的死，并不会给我带来痛苦，我可以死得干净利落。

最后祝你健康，这是我今世未了的执笔。我会在看不到的世界里，祝福你今后活跃、发展。

四月十三日星期五 时子

—完—

---

## 关于本书

---

《占星术杀人魔法》原名《占星术杀人事件》主要内容讲的是：四十年前，一桩占星术连续杀人案件轰动全日本！先是画家梅泽平吉在密室被人重击致死，接着是他早已出嫁的长女在家中被奸杀，最后甚至连与他同住的六个女儿也全部失踪。尸体陆续被发现埋在日本各地，而每个人身上都被切掉一部分！

梅泽平吉遗留的手记上写明他要依据“占星术”肢解重组六个女儿！难道他死而复活来完成怪异的艺术创作？当又没有证据与动机指向其他与本案相关的人——这可说是一桩找不到凶手的命案……

四十年后，眼见这桩诡谲至极的凶案变成邪灵的诅咒，本职占星师兼职侦探的御手洗洁却意

外的得到一封告白遗书！悬宕四十年无解的奇案终于现出一线曙光，御手洗洁决定在一星期内破解这件史上最不苦思议、超大规模的占星术杀人魔法！

对于热衷推理小说的读者来说，即便不懂日文，也能从海峡对岸台湾推理迷大量关于岛田庄司的讨论中感受到滚滚热浪。的确，即便是在仅有为数不多的岛田译本的台湾却有着大量的岛田拥护者，按照既晴的说法，这种魅力只有阿加莎·克里斯蒂与埃勒里·奎因才能与之比拟（既晴：《我眼中的岛田庄司》，《占星术杀人魔法》导读）。在我读完这本《占星术杀人魔法》之后，深信所言非虚，岛田庄司的作品的确是一般推理作家无法比拟的。

《占星术杀人魔法》是一本相当奇妙的书。它不是一本供上班族、青少年休闲消遣的书，它是一本让真正的推理迷大快朵颐的书；它不是一个关于藏书室女尸、税务署贪污的老套故事，它是一个充满幻想和不可思议的巨大谜题。如詹宏志说言，这类推理小说，不要问侦探是否不食人

间烟火、命案发生方式和理由是否合情合理、线索出现过程是否写实，我们关心的是侦探是否独特、谜题是否足够困难而新鲜（詹宏志：《詹宏志私房谋杀》）。

岛田庄司这本书最主要特色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其中大量谜团的魅力。小说包含三个主要的谜团：密室杀人（梅泽平吉被杀事件）、一枝被杀事件、阿索德之谜（六女被杀事件）。其中最为主要的是“阿索德之谜”，前二者可以说是其附属。但是把前两者的谜团拿出来独自成篇也算是颇具水准的本格作品，可在“阿索德之谜”的巨大不可思议之谜面前它们只能成为附庸。小说中还交杂着其他复杂手法，如暗号推理、多重解答、模仿杀人、不在现场证明，等等。那些已经在黄金时代被众多大师级人物屡屡尝试且不易超越的题材，在岛田庄司笔下仍能让人感受到其新鲜、精巧的地方。《占星术杀人魔法》就象是一桌极其奢华的饭菜，即使是再挑剔的食客，即使是胃口再大的食客，面对它也要惊讶一番——能承受得住吗？

岛田庄司是日本新本格派的开山祖师。新本格派推崇解谜至上，重新回到黄金时代推理小说的路线上来。在更多作家寻求推理小说纵向发展（他们重视心理、社会意义等方面，但是大部分都忽略了设谜与解谜）的今天，很多本格推理迷抱怨读不到真正的解谜推理，那么岛田庄司一类的新本格作家的作品绝对是首选读物。只是，在国内出版社还抱着森村诚一、内田康夫不放的情境下，我们只有抱怨与哀叹了。但是，岛田庄司并不是简单的效仿前人，他在《占星术杀人魔法》中如是说：“如果只有把前人所创造的东西，略加修改而完成的一件作品，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作艺术作品。我认为，唯有在对抗中，才又创造。”新本格作家在寻求着谜团更深层面的发展，其一大创见就是幻想性谜题。一个近乎疯子的人妄图将六个女儿身体上最完美的地方切下来，用所谓的魔法组成一个完美的人——阿索德，可是在他实施计划之前被人杀害了。接着小说借名侦探御手洗洁的推理将涉嫌犯罪的罪犯全盘否定，这意味着除了已经死去的疯子梅泽平吉

之外，没人能够犯下这些四十年来无人破解的罪行！而读者似乎即将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大概是一本鬼故事或者是超自然推理小说吧。错！错！错！当看完侦探的解说之后，你就会明白这是一桩完全可以凭借现实手法（并不是指它的“现实性”）能够实现的杀人事件。在不可理性（谜团的表象）与完全合理性（解答过程与解答本身）造成了对读者排山倒海式的冲击，不能不令读者感到巨大的乐趣和满足。

除此之外，小说无处不存在令读者头昏眼花的谜，因此，作者在挑战读者谁是凶手之后还再次下挑战书——你知道凶手的手法吗？哪有这样的作者，能如此自信：即便告诉读者凶手的名字（实际上告诉了名字读者也不知道凶手是谁！！）读者也不知道凶手是如何办到的！

如果你希望挑战自己的大脑，如果你沉浸与解谜推理而不能自拔，《占星术杀人魔法》绝对能够让你度过平生最美妙的几个晚上，甚至会是一个不眠之夜——你将不忍释卷直到天亮。



我写完这段文字之后又再去感受一遍岛田庄司了。我中了魔法了吗？但我是心甘情愿的吧。

*ellry* 撰写

---

## 我所知道的島田庄司

---

去年夏季，当我从皇冠出版知道要推出一系列島田庄司作品之际，我的胸口不自禁涌生一股火烫。

有一瞬间，我几乎误以为自己也许听错了。  
島田庄司！

在台湾只要接触了推理小说一段时间，就一定会听得到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推理小说识途老马经常情有独钟、恋慕不舍的名字。你永远遇得见一些总以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的表情在谈论島田庄司的推理迷。

从我大学时代接触网际网路开始，島田庄司一直是BBS上网友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中心，这样的情况至今未曾改变，不时出现初入门者询问“哪里买得到島田庄司的作品？”，目前仅译的数

部作品不断被重新讨论，连绝版书的拍卖价码竟然都能够高达数千元。若是论及推理作家中还有哪些人能够散发这种强大的魅力，我想恐怕也只有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与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可堪比拟，而这两位作家可是分属英美两国的推理文学之巅。

島田庄司的作品在早年曾被引介至台湾，当时他最重要、也是他最具纪念价值的处女作是《占星惹祸》（编注：即《占星术杀人魔法》）。回想自己第一次阅读到《占星惹祸》，是大学时代从图书馆里借得的，当时《占星惹祸》已然绝版日久。原本只打算在睡前先读个一百页，没想到愈读就愈无法放手，愈读就愈想要知道真相，不知不觉就这样读到凌晨三点，一口气把它看完，而故事中不可思议的巨大谜团更令我浑身颤栗，就此无法入睡直到天亮。后来，我决定学习日文以阅读原文推理，島田作品的吸引力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当我在友人间提起这段亲身感受时，更发现竟有不少人和我有雷同体验！《占星惹祸》可说是资深推理迷心目中的梦

幻逸品。

究竟島田庄司是何许人也？为何有着如此魅力？

要回答上述疑问，也许可以将时间轴拉长，先从日本推理的历史传承谈起。

一般咸认，日本推理历史源起于十九世纪末，由黑岩泪香、须藤南翠等翻译家担任传介先锋，将当时已粲然大备的欧美推理大量引入国内，经过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等纯文学名家的尊崇前导，江户川乱步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暗号推理《两枚铜钱》发表之际，正式宣示了日本推理文学的起点。

江户川乱步醉心爱伦·坡“理智的疯狂”式的恐怖美学，在己身的创作中融入了独创的“绚烂的妄想”，赋予了日本早期推理的艺术风貌。与江户川同期出道的推理作家尚有横沟正史、甲贺三郎、大下宇陀儿等人，由于他们几人全都是在《新青年》杂志出道的，所以日本推理的第一波兴盛时期，即称为《新青年时期》。

由于当时的欧美推理正处于古典解谜“黄金时期”浪潮（The Golden Age，一九二零年代至四零年代末期），强调严谨的推理程序与意外的解谜缉凶情节，经典杰作林立如林，日本推理的发展自然也趋之若鹜。和欧美古典解谜推理的情况类似，推理小说一开始是专属高级知识份子的消遣读物，以破解谜团、神探擒凶为主要题材，也就是所谓的“本格派”。

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日本推理初期发展，以短篇推理为主，直至小栗虫太郎《黑死馆杀人事件》与梦野久作《脑髓地狱》两大复杂难解的长篇推理，推升达到第一次巅峰。可是，随后二次世界大战开战，截至战争结束，日本推理一度中断了六、七年。

不过，战后的《宝石》杂志接续成为日本推理发展重地，以创作水准已成熟卓越的横沟正史为首，加上岛田一男、山田风太郎、高木彬光等辈出新秀，开启了日本长篇推理创作的新页。“宝石时期”进一步地融合“新青年时期”摸索出来的创作概念，加强了解谜、诡计的复杂性，深化

了耽美谲异的怪谈气氛，成功拓宽了本土的道路。其中以横沟正史《本阵杀人事件》、《狱门岛》和高木彬光的《纹身杀人事件》为最辉煌的成就。

然而，随着诡计的设置越来越复杂、怪谈的附会越来越牵强，日本的本格派作品一度走上场景越来越虚幻、故事越来越异常的地步，许多作品内容宛如童话故事般地超脱现实、扭曲现实甚至违背现实，逐渐难以获得读者的青睐。

随后，一九五八年松本清张以史所未见的社会派推理《点与线》登场，成功地结合推理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读者群也从高级知识份子扩展到一般的社会大众，推理小说自此成为国内主流的大众文学类型，而社会派重视写实动机、日常性、题材化的写作手法，也在推理文坛上长久独霸，“社会派时期”终于堂皇来临。

正当社会派大行其道，象征推理源流传统的本格派则一片荒芜。诚然，发展至末期的日本传统本格确实由于过于虚幻而出现衰竭枯萎之疲态，但一味追求写实性、不重视诡计的社会派推

理，后来亦渐渐落入谜味稀薄、平庸无趣的风俗小说窠臼。然而，社会派雄踞二十余年之久，且太平洋另一端的欧美推理，此刻早就完全专意朝着写实性的方向前进，更甚者深入描写犯罪心理，开始进占纯文学的领域，持续大力译介欧美当代推理的日本，自然受写实形式的作品影响颇大。此时的日本推理，当然随之不再认为注重幻想性、浪漫气氛浓厚的本格派作品有重视的必要性。正是在社会派浪潮沸沸扬扬之际，岛田庄司高举“解谜至上”的旗帜，毅然踏入日本推理文坛。

岛田庄司，一九四八年出生于广岛县（也是解谜推理经典《纹身杀人事件》发表的同年），武藏野美术大学毕业。一九七六年还曾经出过一场爵士乐唱片。

一九八零年，他以《占星术的魔法》一作参加第二十六届江戸川乱步奖——这是乱步在六十大寿那年，为了提振日本推理文学发展而设立的奖项，最初两届是颁给对推理文学贡献卓越的人士，但是从第三届开始，即改为推理小说新人

奖，演变成日本推理创作者鲤跃龙门的最重要管道——并获得决选入围。

《占星术的魔法》描述一桩长达四十年来从未解明的“圣女阿索德”命案，侦探则是一名个性古怪的占星术师御手洗洁，内容涉及占星术及黑魔法，充满复杂难解至极的连续谜团，可说是传统解谜推理的新典范。然而，评审的意见一致，认为《占星术的魔法》异想天开的谜团充满魅力、文采笔力精湛，可惜人物、背景、动机等设定却背离现实太远，因此最后败给井泽元彦的历史暗号推理《猿丸幻视行》。亦即，《占星术的魔法》输在评审的口味。

隔年十二月，巨匠横沟正史逝世，象征本格推理在文坛的处境终趋式微。同月，《占星术的魔法》经岛田改稿润饰，由讲谈社以《占星术杀人魔法》为名出版，岛田正式出道。

一九八二年，岛田发表御手洗洁的第二部探案《斜屋犯罪》——矗立在鄂霍次克海岸的奇妙洋房“流冰馆”，发生了连续密室谋杀案，而最有可能的凶嫌居然是一具收藏在宅内、名叫杰克的



人偶！奇妙的谜团与惊人的真相，虽然再度证明岛田的诡计制造实力，却仍旧不容于社会派既有势力，于是，岛田暂止了御手洗洁系列，另辟写实气氛比较浓厚的吉敷竹史警探系列，开始撰写描写地方名胜风光的旅情推理，有《卧铺特快车“隼号”1/60之壁》、《出云传说7/8之杀人》、《北夕鹤2/3之杀人》等作。

旅情推理的创作热潮，是由西村京太郎、内田康夫两位畅销名家带动的。八零年代的日本生活水准大幅提升，国内铁路建设完备、交通网络串连，人民经常搭火车旅行。旅情推理不仅利用时刻表制造的不在场证明诡计，更兼述各地名胜游览情报，因此极受读者欢迎。虽然岛田不得不屈从于现实，但令人感动的是，吉敷系列虽属旅情推理，但他仍然坚持“解谜至上”的写作原则，纵使孤军奋战也决不妥协。尽管文坛并未给予岛田好评，但是在大学生之间，御手洗洁系列却造成了不小的轰动。日本各个大学内的推理小说研究社团，都深深着迷于岛田那奇拔幻想、诡异怪诞的独特风格，给岛田最真诚的声援。难怪日后

有评论家会认为，岛田是个“过早出现”的先驱作家，总是踽踽独行地走在时代的前端，众人只有不断地向历史回顾，才能发现岛田的价值。一九八七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受《斜屋犯罪》影响至深的绫十行人发表《夺命十角馆》；一九八八年，同样毕业于京大的法月纶太郎发表《密闭教室》，歌野晶午发表《长形屋杀人》；一九八九年，我孙子武丸发表《8之杀人》，四位独钟解谜推理的新秀作家在岛田的举荐下登场，终于掀起了“新本格浪潮”，随后有九四年京极夏彦的《姑获鸟的夏天》、九六年森博嗣的《全都变成F》轮流接棒，让新本格浪潮愈发炽热、持续延烧，完全改变了日本现代推理的走向。而岛田这位幕后推手，也从此被誉为“新本格教祖”。

沉寂数年、解谜至上的御手洗洁系列，也在“新本格浪潮”的声势下陆续推出御手洗洁最初探案《异邦的骑士》、短篇集《御手洗洁的问候》及《御手洗洁的舞蹈》。

对照前述的日本推理史，“御手洗洁”系列可说是日本传统解谜推理脉流的崭新诠释，也是岛

田将创作理念发挥至淋漓尽致的结晶。一方面它遵循了古典的推理形式——案件发生，搜集线索，推理解谜，另一方面又融合岛田独有的创意。岛田在《本格Mystery论》中提到，正统解谜推理应同时包含充满幻想性及富含魅力的谜团，及合情合理、充满说服力的真相，两者之间绝大落差所造成的震撼，就会成为读者最大的阅读乐趣。

是以，岛田最大的魅力，即是他总是能创造出崭新的怪奇谜团。诸如前述的“圣女阿索德”和“人偶杰克”，其余尚有“全力奔跑的死者”、“鸟人”、“舞蹈病”、“噬食人肉的千年楠树”、“消失于火车厕所的小丑”……凡此种种令人好奇迷惑的怪异谜团，往往使读者一探究竟的冲动油然而生，倾心享受岛田精心设计的致密论理过程。

崭新的谜团加上精确的推理，岛田的创意仍不止如此。他笔下的第一神探御手洗洁，则更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御手洗在日文中是“厕所”，也是一个少见的姓氏，由于两种意思的读法不同，因此前来委托案件的人，经常会下意识地称

呼他为“厕所先生”。从这样的设定来看，就知道御手洗应该是一个令人发噱的角色——没错，他有演说癖，无论是否和谈话主题有关，都能够长篇大论地抒展自己的意见。案件中尽管有恐怖的谜团、残酷的杀人手法、阴森诡异的气氛，只要御手洗洁一出现，都能让读者感到安心、有趣，跟随着他的脚步往破案的方向前进。

然而，岛田的创作企图却不仅止于此。继发表个人的创作理念概论《本格Mystery宣言》后，御手洗洁探案有了全然不同的风貌。接下来的长篇《黑暗坡食人树》、《水晶金字塔》、《眩晕》及《雅特波斯》，统称为“新·御手洗”系列，全都是波澜壮阔、格局宏伟的超级巨作，篇幅从最初的六百页起跳，最后更高达九百多页！这不单带给读者前所未有的全新阅读视野，更昭示岛田对创作境界的极致追求，决不以文坛地位日渐稳固而稍有息歇。

近年来，岛田持续发表了篇幅超过一千页的《龙卧亭事件》、《泪流不止》等巨篇推理，以及《P的密室》、《魔神的游戏》、《上高地的

开膛手杰克》、《圣尼可拉斯的钻石鞋》和《俄罗斯幽灵军舰事件》等御手洗探案，甚至在曾经出版三期以作家为名的刊物《季刊岛田庄司》，即使岛田的作家生涯已超过二十年，创作精力依旧旺盛活跃。

除此之外，岛田还悉心收集情报以撰《秋好事件》、《三浦和义事件》及《死刑基因》，倡议日本废止死刑，以社会观察家角度，撰《日本型恶平等起源论》（与推理作家笠井洁合著）、《世纪末日本纪行》等作，对日本社会问题提出省思检讨……这实在显示岛田绝非单纯只是一个耽溺推理小说斗智游戏的作家而已。

岛田庄司目前移居美国洛杉矶，未改其志：“只要我身为推理作家，我一定坚持本格派。若我不再写本格作品，我就不再是个推理作家了。”

既晴

—完—